当代中国留学政策研究

——1980—1984年赴日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政策始末

王雪萍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简介

王雪萍，2006年毕业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政策与媒体研究科，获博士学位。曾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化问题研究所助教，现为日本关西学院大学言语教育研究中心讲师。

主要著作：

《日本的天空 中国的森林》（合著，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4年）、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合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

《日本人是天生勤奋的吗——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合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

《1945年的历史认识——围绕终战问题进行日中对话的尝试》（合著，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当代中国留学政策研究

——1980—1984年赴日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政策始末

王雪萍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留学政策研究:1980～1984年赴日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政策始末 / 王雪萍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12-3549-0

Ⅰ.当… Ⅱ.王… Ⅲ.留学生教育—教育政策—研究—中国—1980～1984 Ⅳ.G64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7702号

责任编辑	沈中明
封面设计	沈中明 远 望
责任校对	陈可望
责任出版	林 琦 刘 喆

书 名	当代中国留学政策研究 ——1980—1984年赴日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政策始末 Dangdai Zhongguo Liuxue Zhengce Yanjiu ——1980—1984 Nian Furi Guojia Gongpai Benke Liuxuesheng Zhengce Shimo
作 者	王雪萍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20×1020毫米 1/16 14½印张
字 数	249千字
版次印次	2009年7月第一版 2009年7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549-0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雪萍是我从事中国留学政策研究的合作者，也是我忘年之交的小朋友。认识王雪萍博士是在2004年10月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组织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会议的主题是研究中国留学生问题，国内外多位著名学者和专家悉数与会，如陈学飞、陈昌贵、王晓秋、周棉、大里浩秋等教授。会议期间王雪萍博士给我留下了勤奋好学、不辞劳苦、肯于研究的印象。由于有共同的研究方向和价值取向，以后的学术性联系逐渐多起来，我们还先后共同策划和开展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项目。

作为在日本研究当代中国留学政策的青年学者，王雪萍博士是从2001年开始进入到当代中国留学政策研究领域中来的，本书汇集并总结了其多年来调查与研究的成果。《当代中国留学政策研究——1980—1984年赴日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政策始末》通过对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政策的相关文献和资料进行分析入手，在揭示中国政府派遣本科生赴日留学的目的和停止派遣的原因之背景上，专门对1980年到1984年期间中国政府向日本派遣的379名国家公费本科留学生进行了追踪调查。王博士的研究特点是在分析中日两国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对实际经历留学过程的原留学生本人直接进行采访调查，并对其结果进行数据分析，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和讨论中国的留学政策。她在书中阐述了考察中国公派留学生流动趋向的社会需求以及策划选题的主张，列举、分析了一些事业成功者的案例，对于研究和改善中国留学政策中的实际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和实用价值。其数据和案例使用得体，增强了这本书的政策宣传、政策普及、政策服务的价值与功能。

王博士的这项调查是在日本的财团资助下，于2002年至2005年期间在中日美三国间多次往返进行的，其间个别访问了居住在中、日、美三国的100名原赴日中国政府公费本科留学生。作者以较大量的篇幅和较详实的材料，比较全面、客观地描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留学政策的发展和演变，对于读者了解当时中国公派留学日本政策的发展变化很有价值。作为

一名相对独立的研究者，王雪萍博士所从事的上述研究活动在新中国建国60年来的中国留学政策研究中还是比较罕见的，这种历史责任感、政策敏锐性和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该书对改革开放初期与中国留学活动交相呼应的留学政策内涵作了比较准确的概括和一定深度的分析，又梳理了“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这两条基本线索，从而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当代留学活动对留学政策的变革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本书的主要特点是研究者锁定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派遣赴日本科留学生的相关政策，并对当时被派遣的留学生本人及其家庭状况也进行了追踪调查，为我国当代留学生政策的评估与研究提供了比较珍贵的数据和方法，同时也弥补了我国留学政策研究中“重宏观、轻个案”的缺陷。本书通过中国当代留学生们对自身经历的叙述，把他们在留学过程中的正面感受和遇到的挫折与困难，以及如何融入日本、美国社会，学习日本、美国科技文化的过程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研究不仅对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生活进行了分析，还对他们从开始留学到毕业后在中日美三国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了具体的考查。全书既对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概述与研究，又注意了三者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使之成为一个整体。通过这些调查，作者还把留学生们的留学经历和接受异文化的过程，以及对他们毕业后去向选择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将其直接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同时作者还从中日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长期留学后，在对日本加深理解的过程中，对日本和日本人重新认识的变化倾向。这些调查结果不仅为中国留学政策提供了借鉴，也为改善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增进中日教育文化交流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教育部国际司出国留学工作处
苗丹国
2009年元旦

目 录

序 言（苗丹国）/ *1*

第一章 研究目的与特色 /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 /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4
第三节 研究特色 / 19

第二章 赴日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政策 / 22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的留学生派遣政策概论 / 22
第二节 邓小平与派遣留学生政策 / 25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本科留学生派遣政策的启动 / 29
第四节 留学生的选拔 / 32
第五节 预备教育 / 41
第六节 留学国大学和专业的决定 / 47
第七节 从本科留学生的专业看政府的派遣目的 / 51
第八节 停止或减少派遣本科留学生的决定 / 57
第九节 留学回国后的就业制度 / 61
第十节 小 结 / 65

第三章 国家公派本科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 / 67

第一节 得知被派往日本留学前对日本的印象 / 67
第二节 对赴日留学的态度 / 69
第三节 接受完预备教育后对日本印象的变化 / 71
第四节 作为国家公派生的日常生活 / 74
第五节 本科阶段的学习成果 / 88
第六节 本科毕业后的选择 / 92

第七节　派遣目的的完成情况 / 99

第四章　毕业后的升学选择 / 101
第一节　在研究生院的学习 / 101
第二节　继续升学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的选择 / 111
第三节　赴日本科留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 / 118
第四节　取得最终学历后的选择 / 128
第五节　小　结 / 142

第五章　从回国情况和国际交流方面来进行政策评价 / 144
第一节　留学生的回国情况 / 144
第二节　赴日本科留学生在调查时的情况 / 174
第三节　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职业与中日两国 / 180
第四节　小　结 / 185

第六章　留学周期与对日认识 / 186
第一节　各个时期的日本认识 / 187
第二节　对日本认识的变化趋势 / 210

结　语 / 212

参考文献 / 217

后　记 / 224

第一章

研究目的与特色

第一节　研究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建国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才培养政策的基本方针，是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建设的需要，通过考试或推荐等方式选拔人才，并由政府全额负担小学到大学或研究生的学费。学习结束后，将人才分配到国家建设需要的工作单位。

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也是政府人才培养政策的重要一环。为了培育国内紧缺的人才，政府非常重视留学生派遣工作。基于这一观点，从建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期内，派遣留学生的留学国、学校和所学的专业领域等重要事项都是由政府决定的。①

将留学生派遣到哪个国家、学习什么专业都由政府决定，而且具体政策也根据时代不同而不同。建国以后一直到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开始之前，留学的国家主要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主，“文革”开始后留学生派遣工作被迫中断。② 直到1972年派遣工作才又重新开始，而此时的派遣国家则改为以美、日、英、法等发达国家为主。③ 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从1973年开始的，大量派遣工作则

① 李滔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239页、783—787页。

② 石川启二：《中国の文革前の留学生派遣政策の特质》，（日本）《教育学研究》，1993年12月，第60卷第4号，第347—356页。

③ 石川启二：《中国大陆の文革後の留学生政策の推移》，（日本）《アジア文化》，1993年4月号，第12－23页。

是从1979年开始的。①

本书着眼于改革开放后1980年至1984年向日本派遣的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政策。其理由之一是由于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与向其他西方国家的派遣政策有所不同。与其他国家相比，改革开放初期派出的本科留学生中派往日本的较多。例如，从1980年至1984年的五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共向国外派遣了总数为760名的本科留学生，其中派往日本的就达379名，占总数的49.9%。②

另一个理由就是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长。改革开放后，本科留学生的选拔是从1978年开始的。本科生最先派往的是英、法等欧洲国家。因为向日本和联邦德国的派遣工作，需要进行一年左右日语或德语的预备教育，故选拔留学生工作虽然是在1978年进行的，但实际的出国留学却是从1980年开始的。③

可是在正式开始派遣的1980年，中国政府又出台了减少或停止派遣本科留学生的方针。所以1981年以后派遣本科留学生的国家只剩下了日本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而1983年和1984年连续派遣两年以后，又中止了向联邦德国派遣本科留学生的工作，至此本科留学生的派遣则仅为日本一个国家了。④ 1985年后，包括日本在内，向所有国家派遣本科留学生的工作基本完全停止。所以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的政策只持续了五年。即从1980年到1984年，其间共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379名。⑤

笔者之所以着眼于本科留学生的派遣政策，是因为这项政策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示下开始的，中国政府对其寄予的期待极大。邓小平于1978年

---

① 田中宏：《80年代における日本の留学生受入れ政策と中国留学生》，（日本）《中国研究》，1990年18号，第1—14页。

② 李滔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0—691页。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庆祝建校二十周年1979—1999》，1999年版，第29—40页。沈殿成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1896—1996》，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3页。

③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134页。

④ 教育部、外交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财政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联名向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81年3月13日（同济大学档案室保存）。

⑤ 拙稿《改革・開放期中国による派遣学部留学生－1980年度第1期赴日学部留学生の追迹調査を中心に》，（日本）《现代中国》，79号，2005年8月，第57—69页。

6月23日在清华大学谈及派遣留学生问题时曾指出，“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选派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对派遣本科留学生的工作直接发出了指示。①

中国政府为什么在本科留学生派遣政策刚刚开始两年之后就突然决定减少或停止派遣呢？而在此决定之后，又连续四年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这是为什么呢？当时中国政府是如何评价本科留学生派遣政策的呢？在派遣开始后三年的时间里对本科留学生的评价如何呢？此评价正确反映留学生们的实际情况了吗？

笔者基于以上疑问，重新对赴日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政策进行了探讨。笔者不仅对当时的留学生政策相关文件进行了分析，同时还在2002年至2005年对20世纪80年代初派遣到日本的第1期至第5期本科留学生们进行了追踪调查。根据这些政策研究和调查结果，笔者不仅对于当时的情况以及留学生们的实际情况有了清楚的认识，而且认为有可能对此项本科留学生派遣政策进行重新评价。在评价本项政策时首先重视的是中国政府对本科留学生所期待的派遣目的的完成程度。

很多既往研究已经证明，中国政府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希望让他们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派遣本科留学生也不例外。但是笔者认为，政府期待的目标不仅是让留学生们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有通过他们促进国际交流的目的。在研究这种国际交流的要素时，要站在长远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和评价。实际上，赴日本科留学生在日本结束本科阶段的课程之后，大部分都升入了日本的研究生院，而且至今还有许多人留在日本就业。所以本研究通过对留学生们留学后长时间的成长过程进行观察，通过对他们的留学经验和职业进行的调查，对国际交流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同时，笔者认为留学生们对日印象的变化也可以作为评价国际交流方面的要素之一。被派遣的本科留学生刚到日本之后是如何看日本的？通过在日本长期学习和生活，对日本的印象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①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神州学人》编辑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编：《出国留学工作2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第二节　研究方法

一、调查内容与对象

笔者首先查找了中国政府主管留学生政策的教育部国际交流司公布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分析了本科留学生的派遣目的。其次，还将邓小平的发言及指示作为研究对象。第三，笔者还采访了教育部有关人士调查了解了当时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的一些具体情况。因为当时派遣国家以及学习专业等都是由政府决定的，所以通过对决定各期留学生的专业分布及其变化进行分析，就可以清楚了解政府在留学生政策方面的变化。笔者进行政策评价的标准主要有以下两点，一、对派遣目的达成情况进行探讨；二、对政府决定停止派遣本科留学生的原因予以考察。

本书以采访调查取得的数据为基础，对派遣目标的达成情况来进行分析。第一，以本科阶段的学习成果、学位取得情况、以及学生最终学历和研究成果为标准。第二，由于本科留学生本科毕业之后继续升学的事例很多，故笔者也对其原因和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第三，对毕业后的回国状况进行分析。笔者是通过在政策执行25年后进行的调查结果，以长期的观点来分析的。

进而，对国际交流方面的成果也进行评价。笔者通过采访调查，了解到从留学生赴日留学以后到笔者调查为止的工作情况以及他们的职业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对日印象的变化等。

二、调查方法与情况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1980年至1984年由中国政府派遣到日本的本科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从第一期到第五期共有379名，名单如表1－1。

表 1－1　1980—1984 年国家公派赴日本科留学生名单

姓名	性别	期	选送单位	在日学习学校（本科）
王波奇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静冈大学
计宇生	女	1	中国科技大学	东京大学
荣辉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名古屋大学
王继扬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广岛大学
叶冬柏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静冈大学
刘勇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东京大学
孙晓虹	女	1	北京大学	千叶大学
谭安忠	男	1	北京大学	九州大学
张新宇	男	1	清华大学	名古屋大学
蔡志平	男	1	上海交通大学	九州工业大学
茹庆新	男	1	清华大学	电气通信大学
杨明	男	1	北京大学	京都大学
赵晖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
刘红	女	1	北京第一医学院	弘前大学
杨柳	女	1	清华大学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陈剑华	男	1	上海交通大学	名古屋大学
丰建农	女	1	中国科技大学	大阪大学
汪洋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九州大学
高学明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宇都宫大学
张国丰	女	1	北京大学	筑波大学
董伟球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京都大学
朱美英	女	1	北京大学	东京农工大学
陈扬	男	1	浙江大学	带广畜产大学
张小威	男	1	北京大学	千叶大学
吉莫	女	1	中国科技大学	东北大学
张怀新	女	1	上海交通大学	大阪府立大学
刘博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东北大学
刘景东	男	1	北京大学	东京水产大学
张爱平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东京大学
陈颖健	男	1	北京大学	室兰工业大学
王恩忠	男	1	北京大学	大阪大学
裘波	男	1	北京大学	京都大学
李健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东京水产大学
朱晓凡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横滨国立大学
齐卫	男	1	北京大学	金泽大学
王舒钟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信州大学
陆沈	男	1	复旦大学	大阪市立大学

姓名	性别	期	选送单位	在日学习学校（本科）
周中阳	男	1	北京大学	九州大学
郝志东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室兰工业大学
阙晓枫	男	1	东北农学院	东京农工大学
甄维宁	男	1	北京大学	冈山大学
张勇兵	男	1	吉林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裘毅	男	1	北京大学	爱媛大学
王焱	男	1	南京大学	名古屋工业大学
钟兆伟	男	1	山东工学院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邓可京	女	1	东北农机学院	神户大学
王蔚芹	女	1	北京农业大学	宇都宫大学
吴季红	女	1	复旦大学	鹿儿岛大学
王夷平	女	1	清华大学	鹿儿岛大学
唐晓松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冈山大学
陈显川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东京都立大学
马宁	男	1	清华大学	横滨国立大学
钱福春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大阪市立大学
侯志新	男	1	上海交通大学	北海道大学
徐强	男	1	浙江大学	北海道大学
王建坤	男	1	北京大学	熊本大学
刘大光	男	1	吉林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王鲁滨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京都大学
陈旭彦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广岛大学
冯速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名古屋大学
吴跃	男	1	南京林产工业大学	爱媛大学
蔡以纲	男	1	复旦大学	山梨大学
程光笠	男	1	清华大学	筑波大学
陈青	男	1	武汉大学	冈山大学
王征宇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秋田大学
李建忠	男	1	北京农业大学	鹿儿岛大学
戴志坚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东京大学
徐锦胃	男	1	上海交通大学	大阪大学
阮湘平	男	1	北京工业学院	东北大学
张再雄	男	1	上海交通大学	神户大学
张清利	男	1	北京航空学院	山梨大学
赵景扬	男	1	北京农业大学	带广畜产大学
奚自坚	男	1	上海无线电器厂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何晓旬	女	1	复旦大学	电气通信大学
黄怡平	女	1	上海第一医学院	千叶大学

姓名	性别	期	选送单位	在日学习学校（本科）
何奇伟	男	1	北京大学	名古屋工业大学
单舜翔	男	1	清华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陈瑞春	男	1	清华大学	金泽大学
严建伟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秋田大学
叶雄英	女	1	中山大学	信州大学
沈云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名古屋大学
浦庆	男	1	复旦大学	神户大学
卓建通	男	1	华北农机学院	北海道大学
窦德献	男	1	北京农业大学	冈山大学
刘国林	男	1	山东工学院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王欣	男	1	北京航空学院	京都大学
相树江	男	1	天津仪表无线电工业学校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张文丁	男	1	郑州九中高中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柳洪文	男	1	天津仪表无线电工业学校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吴恩如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九州大学
徐谦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东北大学
丁国骏	男	1	复旦大学	横滨国立大学
畅年生	男	1	中国科技大学	神户大学
许平	男	1	上海交通大学	广岛大学
何云	男	1	浙江大学	熊本大学
邓超然	男	1	北京化工学院	北海道大学
王京穗	男	1	中山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
伍忠真	男	2	北京工业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李勇	男	2	北京大学	爱媛大学
曲立东	男	2	北京大学	金泽大学
孙立宁	男	2	中国科技大学	静冈大学
华国春	男	2	南京大学	广岛大学
王一民	男	2	吉林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胡英	女	2	北京大学	广岛大学
王晶	男	2	北京航空学院	广岛大学
徐翌	男	2	北京大学	东京大学
林新	男	2	中国科技大学	室兰工业大学
庄金钟	男	2	北京大学	九州大学
胡晓	男	2	北京大学	东京大学
沈文渊	男	2	上海纺织工学院	群马大学
高小捷	女	2	上海交通大学	鹿儿岛大学
郑国庆	男	2	福州大学	神户大学
梁华	女	2	浙江大学	北海道大学

姓名	性别	期	选送单位	在日学习学校（本科）
程敏林	男	2	北京大学	九州大学
何培明	男	2	北京大学	名古屋大学
冯小平	男	2	北京大学	金泽大学
程颐浩	男	2	南京工学院	东京大学
栾莹	女	2	北京大学	北海道大学
吴国伟	男	2	中国科技大学	东北大学
徐新非	男	2	中国科技大学	长崎大学
刘天泉	男	2	北京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
吴小平	男	2	南京大学	京都大学
廖振宇	男	2	中山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费中敏	男	2	北方交通大学	冈山大学
韩庆军	男	2	北京大学	大阪市立大学
郑心知	男	2	上海交通大学	京都大学
吴志雄	男	2	上海交通大学	北海道大学
范可君	男	2	浙江大学	横滨国立大学
葛甬生	男	2	浙江大学	室兰工业大学
吉瀚涛	男	2	南京大学	爱媛大学
王丽萍	女	2	北京医学院	弘前大学
李宇	男	2	北京医学院	北海道大学
李节	男	2	上海第一医学院	名古屋大学
樊建强	男	2	北京大学	鹿儿岛大学
杨育新	女	2	南开大学	宇都宫大学
胡棣华	男	2	北京大学	千叶大学
李兰	男	2	北京大学	东北大学
夏向明	男	2	南京大学	冈山大学
刘群	女	2	武汉大学	筑波大学
陈乐平	男	2	中国科技大学	大阪大学
张亮	女	2	南京大学	九州工业大学
徐刚	男	2	山东海洋学院	东京水产大学
李东光	女	2	山东海洋学院	东京水产大学
黄伟达	男	2	复旦大学	大阪大学
徐扬	男	2	上海第一医学院	冈山大学
屠聿扬	男	2	上海第一医学院	静冈大学
杨桓	女	2	北京大学	筑波大学
关杰波	男	2	中国科技大学	京都大学
石烈	男	2	北京大学	冈山大学
杨颐昆	男	2	中国科技大学	京都大学
谢续明	男	2	上海纺织工学院	九州大学

姓名	性别	期	选送单位	在日学习学校（本科）
章若潮	男	2	北京大学	东北大学
廖材美	男	2	北京大学	东京农工大学
郑际云	男	2	清华大学	山梨大学
金钻	男	2	镇江农机学院	东京农工大学
乐金海	男	2	上海交通大学	横滨国立大学
张俊华	女	2	上海交通大学	大阪府立大学
汪怡平	男	2	浙江大学	熊本大学
陈延华	男	2	浙江大学	神户大学
黄捷	男	2	浙江大学	名古屋工业大学
林挺升	男	2	浙江大学	名古屋大学
王小蕾	女	2	吉林大学	东北大学
马竟谊	女	2	中国人民大学	横滨国立大学
唐克勤	男	2	清华大学	东京大学
官宁	男	2	北京大学	千叶大学
栾玉琴	女	2	北京大学	图书馆情报大学
操鸣	男	2	中国科技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
秦少杰	女	2	北京邮电学院	熊本大学
邱宇光	男	2	吉林师范大学	名古屋大学
汪苏	男	2	清华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郝玉军	女	2	华东石油学院	秋田大学
黄磷	男	2	北京大学	神户大学
谢辉	男	2	中国科技大学	京都大学
许平	男	2	上海纺织工学院	群马大学
黄建德	男	2	上海交通大学	横滨国立大学
倪永茂	男	2	上海交通大学	宇都宫大学
李晓敏	女	2	上海交通大学	九州大学
张弃名	男	2	上海交通大学	名古屋工业大学
刘翊	男	2	四川大学	大阪大学
张耿	男	2	浙江大学	室兰工业大学
王效平	男	2	中国人民大学	九州大学
韦学军	男	2	镇江农机学院	带广畜产大学
卫建平	男	2	郑州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张冠华	男	2	山东师范学院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李永军	男	2	吉林师范大学	千叶大学
张纪国	男	2	吉林技工师院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季小莲	女	2	同济大学	神户大学
王竹	女	2	同济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
卢莘明	男	2	同济大学	大阪市立大学

姓名	性别	期	选送单位	在日学习学校（本科）
王福军	男	2	吉林技工师院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苏光	男	2	天津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张敏	男	2	上海纺织工学院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陶友公	男	2	中国科技大学	九州大学
余焕然	男	2	武汉大学	东京都立大学
厥浩	男	2	天津大学	山梨大学
陈学海	男	2	中国人民大学	大阪大学
田少奋	男	2	南京气象学院	筑波大学
李涛	男	2	重庆大学	电气通信大学
李坚	男	2	北京大学	电气通信大学
朱明	男	3	上海交通大学	东京大学
秦骏	男	3	中国科技大学	九州大学
顾犇	男	3	中国科技大学	东京大学
王健平	男	3	中国科技大学	名古屋大学
王东冬	男	3	北京钢铁学院	名古屋工业大学
程斌	男	3	北京工业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黄伟光	男	3	北京航空学院	九州大学
钱小英	女	3	北京航空学院	东京工业大学
孙宁	男	3	北京工业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周立波	男	3	浙江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王金才	男	3	上海交通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郭庆春	男	3	浙江大学	京都大学
余志庆	男	3	上海交通大学	大阪大学
候健安	男	3	华东纺织工学院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王淼	男	3	天津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
孟艳清	女	3	天津纺织工学院	信州大学
张倩	女	3	山东海洋学院	京都大学
王丹云	女	3	中山大学	九州工业大学
姜秀兰	女	3	吉林大学	名古屋工业大学
周旭东	男	3	西北工业大学	东京农工大学
裴琳	女	3	北京医学院	大阪大学
何艳玲	女	3	北京医学院	金泽大学
林喆	男	3	华东化工学院	大阪大学
达良俊	男	3	东北师范大学	千叶大学
陈申	男	3	厦门大学	鹿儿岛大学
张小春	男	3	南京大学	广岛大学
李丘林	女	3	暨南大学	大阪大学
郭岩	女	3	北京医学院	千叶大学

姓名	性别	期	选送单位	在日学习学校（本科）
周海燕	男	3	中山医学院	北海道大学
林虹	男	3	中山大学	名古屋工业大学
张明忠	男	3	上海交通大学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许卫东	男	3	中山大学	筑波大学
符儒德	男	3	中山大学	电气通信大学
吴松	男	3	中山大学	群马大学
刘千里	男	3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鹿儿岛大学
郭小利	男	3	山东海洋学院	静冈大学
梁国辉	男	3	天津技工师院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娄小波	男	3	上海水产学院	东京水产大学
张国华	男	3	山东农学院	冈山大学
康裕梅	男	3	内蒙古大学	东京农工大学
李海鸥	男	3	大连水产大学	北海道大学
区和强	男	3	北京医学院	弘前大学
林玉清	男	3	南京农学院	宇都宫大学
闵霁虹	男	3	山东海洋学院	长崎大学
陈建君	男	3	南京农学院	神户大学
王志伟	男	3	南京农学院	静冈大学
黄翠凌	女	3	北京邮电学院	东北大学
郭翠萍	女	3	北京钢铁学院	秋田大学
钱力	男	3	吉林技工师院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解学芳	女	3	北京大学	图书馆情报大学
魏津	男	3	天津技工师范学院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王秀训	男	3	山东师范学院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
牛雨	男	3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带广畜产大学
郭登斌	男	3	北京农业大学	带广畜产大学
王刚	男	3	华南工学院	室兰工业大学
姚刚	男	3	北京大学	东京大学
胡蓉晖	女	3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	东京大学
李大兴	男	3	北京大学	东北大学
李天天	男	3	北京大学	广岛大学
宋宇	男	3	北京大学	东北大学
乔德利	男	3	上海外语学院	神户大学
刘颖	男	3	中国人民大学	北海道大学
宋丽萍	女	3	中国人民大学	长崎大学
冯芳	女	3	北京大学	横滨国立大学
陈斌美	女	3	北京大学	京都大学
陈建平	男	3	复旦大学	横滨国立大学

姓名	性别	期	选送单位	在日学习学校（本科）
周建龙	男	3	武汉大学	鹿儿岛大学
周铭千	男	3	北京大学	一桥大学
隋清远	男	3	北京大学	筑波大学
孙占坤	男	3	北京大学	熊本大学
柯波	男	3	武汉大学	神户大学
周勇	男	3	北京大学	大阪大学
贺晓星	男	3	华东师范大学	广岛大学
郭小兰	女	3	北京师范大学	名古屋大学
郑巧华	女	3	南京大学	大阪大学
钱克明	男	3	华东师范大学	东北大学
于彦志	男	3	北京大学	大阪市立大学
王宾	男	3	上海外语学院	冈山大学
刘湘丽	女	3	中国人民大学	名古屋大学
刘德强	男	3	北京大学	东京都立大学
施禾	女	3	中国人民大学	北海道大学
王洪贵	男	3	南京大学	神户大学
吴鹏	男	3	北京大学	九州大学
任其悦	女	3	北京师范大学	东京大学
任建青	女	3	北京大学	东京大学
毛丹	女	3	上海外语学院	九州大学
周慧良	男	3	南京大学	九州大学
钟薇	女	3	中国人民大学	一桥大学
王晨	男	3	中国人民大学	京都大学
黄丹青	女	3	华东师范大学	筑波大学
杨建顺	男	3	中国人民大学	筑波大学
邵春芬	女	3	南京大学	北海道大学
唐寅	男	3	华东师范大学	九州大学
刘晓惠	男	3	武汉大学	冈山大学
阎和平	男	3	中国人民大学	京都大学
刘杰	男	3	北京外语学院	东京大学
张恒	男	3	东北师范大学	熊本大学
龚道荣	男	3	北京外语学院	广岛大学
杜红	女	3	南京大学	筑波大学
秦兆雄	男	3	武汉大学	金泽大学
田永军	男	4	山东海洋学院	东京水产大学
刘光明	男	4	北京农业大学	
朱玉	女	4	南京农学院	东京农工大学
许明	男	4	华南师范学院	

姓名	性别	期	选送单位	在日学习学校（本科）
吴俊刚	男	4	中山大学	东京大学
张心庆	男	4	山东海洋学院	长崎大学
郑绍辉	男	4	北京农业大学	九州大学
陈黎明	男	4	南京工学院	电气通信大学
郑家花	女	4	华南师范学院	
周保春	男	4	南京大学	
俞炳强	男	4	南京农学院	
林忠	男	4	中山大学	
游观荣	男	4	上海交通大学	
杨伟东	男	4	上海第一医学院	东京大学
景虹	男	4	武汉测绘学院	神户大学
黄庆发	男	4	中山大学	
谭玉峰	男	4	吉林大学	大阪大学
曾维平	男	4	武汉大学	名古屋大学
樊家春	男	4	南京工学院	
马德山	男	4	北京邮电学院	东北大学
陈进	男	4	浙江大学	千叶大学
郑柏安	男	4	中山大学	东京水产大学
哈森	男	4	内蒙古大学	
周晓红	女	4	南京药学院	广岛大学
郭锋	男	4	山东海洋学院	广岛大学
郭春钢	男	4	北京医学院	
笪永忠	男	4	南京药学院	大阪大学
符勇	男	4	中山大学	长崎大学
徐启超	男	4	华南师范学院	
蔡汝雄	男	4	华南师范学院	宇都宫大学
王亚平	男	4	北京航空学院	信州大学
王洪刚	男	4	北京农业大学	筑波大学
王健	男	4	浙江大学	京都大学
刘波	男	4	华东纺织工学院	
李药	女	4	东北师范大学	筑波大学
陈浙宏	男	4	浙江大学	大阪大学
沈人杰	男	4	浙江大学	千叶大学
汪学锋	男	4	武汉测绘学院	名古屋大学
胥鹏	男	4	华中工学院	筑波大学
洪锋雷	男	4	上海复旦大学	东北大学
易幼文	男	4	上海复旦大学	东北大学
殷锋彦	男	4	上海复旦大学	京都大学

姓名	性别	期	选送单位	在日学习学校（本科）
顾锦华	女	4	华东纺织工学院	
倪宝荣	男	4	上海交通大学	九州大学
崔小新	男	4	华中工学院	山梨大学
黄东明	男	4	浙江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
龚怡虹	男	4	北京邮电学院	东京大学
曹丽	女	4	北京航空学院	东京工业大学
杨子江	男	4	同济大学	长崎大学
薛春麟	男	4	同济大学	电气通信大学
孙戈虹	女	5	上海复旦大学	东京大学
方晖	男	5	上海复旦大学	筑波大学
高晓冬	男	5	无锡轻工业学院	山梨大学
潘才良	男	5	无锡轻工业学院	大阪大学
李继	男	5	华东纺织工学院	东京工业大学
马光辉	女	5	华东纺织工学院	群马大学
钱朴	男	5	华东石油学院	秋田大学
韩立彪	男	5	华东石油学院	大阪大学
陈明	男	5	武汉地质学院	岩手大学
薛自求	男	5	武汉地质学院	北海道大学
吴大庆	女	5	华中工学院	北海道大学
邹红罡	男	5	华中工学院	东北大学
吴韧	女	5	西安交通大学	广岛大学
朱启明	男	5	西安交通大学	山口大学
刘述	男	5	上海交通大学	东京大学
何普明	男	5	北京农业大学	静冈大学
熊龙豹	男	5	北京农业大学	冈山大学
汤敏谦	男	5	上海水产学院	鹿儿岛大学
朱晓萍	女	5	上海水产学院	东京水产大学
陆红美	女	5	无锡轻工业学院	名古屋大学
凌枫	男	5	无锡轻工业学院	香川大学
赵南丁	男	5	南京药学院	千叶大学
万卫东	男	5	南京药学院	冈山大学
李航	男	5	西安交通大学	京都大学
赵鹏	男	5	西安交通大学	名古屋工业大学
刘东华	男	5	天津大学	九州大学
杨世渊	男	5	天津大学	九州工业大学
兰峰	男	5	武汉大学	岩手大学
黄英	女	5	武汉大学	九州工业大学
周桂喜	男	5	华中工学院	静冈大学

资料来源：本表由笔者制作，根据是《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庆祝建校二十周年 1979—1999》，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1999 年版。

笔者对这 379 名留学生的现况进行调查的同时，对其中 100 名进行了个别访谈。笔者调查得知的 281 名原留学生的现所在国情况总结在表 1－2 中。如表 1－2 所示，作为调查对象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现在大部分在中国、日本、美国这三个国家工作、生活。笔者对居留在以上三国的留学生分别进行了三十人左右的采访调查。

表 1－2　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调查时居住国和地区

		人数	百分数	有效百分数	累积百分数
有效	日本	132	34.8	47.0	47.0
	中国	64	16.9	22.8	69.8
	美国	54	14.2	19.2	89.0
	中国和日本	13	3.4	4.6	93.6
	死亡	5	1.3	1.8	95.4
	加拿大	3	0.8	1.1	96.4
	澳大利亚	2	0.5	0.7	97.2
	中国和非洲	2	0.5	0.7	97.9
	法国	1	0.3	0.4	98.2
	中国和美国	1	0.3	0.4	98.6
	德国	1	0.3	0.4	98.9
	中国台湾	1	0.3	0.4	99.3
	巴西	1	0.3	0.4	99.6
	瑞士	1	0.3	0.4	100.0
	合计	281	74.1	100.0	
亏损值	系统亏损值	98	25.9		
合计		379	100.0		

本次采访调查是用数据统计和访谈内容分析的两种方法进行的。数据统计分析是笔者事先设定了调查项目，在采访时向调查对象提问取得的结果，输入统计软件 SPSS 进行分析的。访谈内容分析则采用的是让被调查对象自由发言，其内容再由笔者进行整理。访谈内容分析部分，多数是对留学生个人进行个别访谈的结果。在使用个别采访调查的录音及笔录时，为了保护被采访者的个人隐私，在本书中没有使用调查对象的姓名，而是用两个英文字母表现的。记述用的符号与姓名、派遣年数等没有任何关系，是随机取样决定的。

下面叙述一下调查情况。如表1－3所示，笔者从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用了三年的时间，采访调查了100名赴日本科留学生。调查母集团379名之中，见过面却未能实现采访的有17名；了解到其住址、联络方法等现况，而未能见面的有92名；在调查时已经了解到其居住国等情况，但未能确认其具体的联络方法的有72名；对于其现况完全没有了解到的消息不明者有98名。即在379名之中，调查了解到其现居住地的占74.1%，已经取得联系的占55.2%，其中进行了个别采访的100名占赴日本科留学生总数的26.39%，即占调查对象母集团的四分之一以上。100名这一调查者人数虽少，但已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表示已经足够判断母集团的情况了。另外，本书中通过调查总结的图表的出处就不再注解。

表1－3　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调查情况

	调查情况（单位：人）					合计
	个别采访	见面	现况确认	得知现状信息	现况不明	
第一期（1980年赴日）	41	10	16	9	21	97
第二期（1981年赴日）	16	7	43	13	30	102
第三期（1982年赴日）	31		26	23	13	100
第四期（1983年赴日）	8		4	19	19	50
第五期（1984年赴日）	4		3	8	15	30
合计	100	17	92	72	98	379

另外，笔者鉴于赴日本科留学生是分五期派遣的，考虑到每期派遣人数不同等情况来决定调查对象。从第一期到第三期每年派遣的本科留学生为100名左右，第四期是其半数的50名，第五期只派了30名。根据这种情况，调查人数从第一期到第三期较多，第四期和第五期则选择较少。但是，在调查母集团的现住址时，因为正巧遇到第一期和第三期的赴日留学生的同窗会聚会，所以基础调查进行得较快，第一期和第三期的调查人数也比较多，分别为41名和31名。相反，第二期的同窗聚会于1996年在东京开完后，一直到2006年都没有组织同学聚会，基础调查也就相对较慢，所以调查对象数相对较少，只有16名。

表1－4是笔者个别采访调查的100人的现居住国情况。调查实施前预想的是从生活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的赴日留学生中分别选取30人左右进行调查。但调查结果却是，生活在日本的31名受访者中的11名在中国和日本都有住所，结果，以日本为主要生活地的调查人数反而少了。但是，如果将生活在中日两国的人考虑进来，住在日本的调查对象人数也

达到了31人。

表1-4　个别采访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现居住国

		人数	百分数	有效百分数	累计百分数
有效	中国	35	35.0	35.0	35.0
	日本	20	20.0	20.0	55.0
	美国	33	33.0	33.0	88.0
	中国和日本	11	11.0	11.0	99.0
	中国和美国	1	1.0	1.0	100.0
合计		100	100.0	100.0	

笔者的采访调查是从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的期间内进行的。具体的采访日程如表1-5。

表1-5　赴日本科留学生采访调查实施日程表

调查时间	调查对象	调查地
2002年4月3日	对中国赴日留学预备学校第一期日本人讲师的采访调查	日本东京都
2002年4月27日	对中国赴日留学预备学校第一期同窗会（长春会）的调查	日本东京都
2002年5月2日—6月7日	对生活在日本关东地区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5名）	日本东京都、横滨市
2002年8月6日	对中国教育部国际交流司负责人的采访调查、资料调查	中国北京市
2002年8月10日—12日	对中国赴日预备学校原校长、原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官员的采访调查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
2002年8月13日—14日	中国赴联邦德国预备学校资料调查、对赴日德留学预备学校工作人员、原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官员的采访调查	中国上海市
2002年8月21日—22日	对中国赴日预备学校工作人员、教师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2名）	中国吉林省长春市
2002年8月23日—25日	对中国赴日留学预备学校第三期同窗会的调查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
2002年9月3日—10月24日	对生活在美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5名）	美国CA,MA,NY,Wanshington D.C.
2003年2月	对生活在日本关西地区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2名）	日本神户市、大阪市

调查时间	调查对象	调查地
2003 年 5 月 1 日—30 日	对生活在日本关东地区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2 名）	日本横滨市、东京都
2003 年 5 月 31 日	对中国赴日预备学校第一期同窗会（长春会）的调查	日本东京都
2003 年 6 月 8 日	对在日中国人科学技术者协会年度大会调查（调查人数：4 名）	日本东京都
2003 年 8 月 18 日	对原中国教育部国际交流司官员、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参赞的采访调查	中国北京市
2003 年 8 月 18 日—9 月 5 日	对生活在中国北京市、河北省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25 名）	中国北京市
2003 年 9 月 9 日—15 日	对生活在中国上海市的赴日、赴联邦德国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10 名）	中国上海市
2003 年 9 月 17 日	对生活在中国北京市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1 名）	中国北京市
2003 年 10 月 8 日—12 月 14 日	对生活在日本关东地区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15 名）	日本东京都、横滨市、海老名市、千叶市
2003 年 10 月 9 日	对中国赴日预备学校第一期同窗会（长春会）调查	日本东京都
2003 年 12 月 20 日—23 日	对生活在中国广东省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3 名）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
2003 年 12 月 25 日—30 日	对生活在中国北京市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2 名）	中国北京市
2004 年 1 月 6 日—8 日	对生活在日本关东地区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2 名）	日本东京都、横滨市
2004 年 1 月 13 日—2 月 20 日	对生活在美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33 名）	美国 CA,TX,GA,NC, MD, NJ, NY, DE, MA, OH, MI, NE,OR
2004 年 5 月 6 日	对中国赴日预备学校第一期同窗会（长春会）的调查	日本东京都
2004 年 10 月 6 日	对生活在美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1 名）	日本东京都
2005 年 1 月 11 日	对生活在日本关东地区的赴日本科学部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1 名）	日本东京都

调查时间	调查对象	调查地
2005 年 3 月 8 日	对生活在美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调查人数：1 名）	日本东京都

第三节　研究特色

一、既往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欧美各国开始积极接收留学生。以留学生为对象进行的研究，主要是对留学生政策及异文化交流与冲突、心理适应、接收国的社会性、网络性等方面进行的分析。因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留学生人数增加，特别是从 1984 年日本实行 10 万留学生计划以后，对日本的留学生研究也随之增多。可是，意识到留学生政策与国际关系的相关研究在欧美虽然已经盛行很久，但在日本却处于刚起步的状态。①

关于战后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在中国已经有沈殿成②、于富增等③从留学政策史的角度对中国的国际交流政策进行的研究成果。在日本有石川启二④和冈益巳⑤的研究，他们试图从留学生政策的角度出发进行综合验证。

有关中国政府派遣赴日留学生政策的研究，段跃中的研究较受关注。⑥段回顾整理了从古代遣唐使的中国留学至 2001 年的中日留学生交流，特别

---

① 例如 William T. R. Fox, Annette Baker Fox,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Politics*, No. 13, Issue 3 (Apr., 1961), pp. 339 - 359. Kit G. Machado, "Malaysian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 1980s: Looking East." *Asian Survey*, No. 27, Issue 6 (Jun., 1987), pp. 638 - 660.

② 沈殿成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1896—1996》，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第 813 页。

③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 年版。

④ 石川启二：《中国大陸の文革後の留学生政策の推移》，《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第 12—23 页。石川启二：《中国の留学生政策の変遷—社会主義政権下の人材育成の一形态》，《学習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調查研究报告 No. 40》，1993 年 6 月，第 47—77 页。

⑤ 冈益巳：《现代化路线の下における中国の留学生派遣政策》，《岡山大学經济学界雜志》，1994 年第 26 号（2），第 49 — 74 页。

⑥ 段跃中：《现代中国人の日本留学》，明石书店，2003 年版。

是通过对1978年以后的“当代中国留学生”（国家公派及私费）在日本留学时的情况和留学后的出路等调查，分析了中日两国留学生政策的问题和留学生交流对战后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但是，由于段的研究论述时间跨度较长，所以对于分析各个时期的情况以及每个时期的留学生政策不够具体。

尝试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留学生派遣政策的研究，近几年来在中国也已经开始进行，特别是陈学飞[①]的研究值得关注。陈在中国教育部的协助下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派遣留学生政策的留学收益进行了调查分析。但是陈的研究主要是以回国留学生为对象，再加上其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在研究机关工作的留学生，所以对于全面评价中国政府的公费留学生派遣政策尚显不足。

另外，关于改革开放后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David M. Lampton[②]和钱宁[③]的研究值得关注。Lampton证明了从1978年到1984年的中美学术交流与发展中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的一般特征是一致的。因为Lampton是在中美两国政府的协助下，通过对两国政府的政策及留学生交流数据等进行分析的，所以其研究重点是从两国学术交流的政策方面进行分析的，但是留学生的个人情况等微观方面未能包含在内。与Lampton的研究相反，钱的研究是在整理了居留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个人情况的基础上，利用其记者、编辑的经验，对众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采访，并分析了留学生们在美国的留学生活，从异文化交流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和评价。钱的研究偏重于个人体验，与留学生政策的关联性则显分析不足。

关于留学生与异文化冲突及心理适应问题，樱木俊行提出了“曲线概念”。即到达留学地初期会出现“无比幸福”感，随后进入对于异文化不适应的“不适应期”，经过一段时期的学习和生活最后达到“适应”的过程曲线。[④] 并指出这些留学生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同样会遇到与本国文化的文化摩擦。特别是关于赴日本的留学生，根据岩男寿美子和萩原滋的研

---

① 陈学飞等著：《留学教育的成本与收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派留学效益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David M. Lampton,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 S. —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 - 1984*,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③ 钱宁：《留学美国》，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④ 樱木俊行：《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理論と研究方法》。石井敏等编：《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ハンドブック》，有斐閣，1997年版。石坂和夫：《国際理解教育事典》，创友社，1994年版，第118页。

究显示，在日本生活的时间越长，对日本人的偏见、日本社会的封闭性以及日本人的缺乏自主性感觉也越强烈。[①] 但是，这些研究对象的留学时间最长也不超过6年，没有把留学期间更长的留学生纳入研究范围。

另外，关于在日本的国费留学生（包括由外国政府出资的），井上孝代进行了分析。[②] 她把外国政府出资的国费留学生与非国费留学生进行比较，对于留学压力及对日本文化的不适应程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结果与其本国政府当初派遣时的期待值是相悖的。

二、本研究的特色

本研究是在对政府的政策进行的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派遣政策进行分析，同时笔者还通过对1980年至1984年政府派遣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而收集的大量素材进行了分析，评价了中国政府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的派遣政策。

关于留学生派遣政策的评价，迄今为止国际上尚未确立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有的研究留学收益，有的则用经济效果，有的用回国率等方法进行评价。但是，不管用哪一种方法，都是从留学生政策的某一个侧面作为切入点进行评价。本研究则尝试用长期的观点来进行政策评价。比如，笔者用留学生本科阶段学习结束25年后的回国情况来评价留学效果是本研究的特点之一。

另外，为了考察国际交流这一派遣目的的达成情况，本研究尝试了新的评价方法。即留学生们在留学过程中与日本人的交流情况，留学结束后的工作与中日两国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同时，本研究还对调查对象中的100名本科留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这种调查方式具有问卷调查所不能得到的身临其境般的感觉，在调查质量以及真实度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

如前所述，关于留学生在留学国的异文化交流方面已经有既往研究，这些既往研究的调查对象在日本生活时间最长的是生活了6年的留学生。然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从留学开始至调查结束时，在日本停留时间最长的留学生已经在日本生活达25年之久。用如此长时间的视角来分析中国赴日留学生在异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对日印象的变化，是迄今为止尚未有过的尝试。

---

① 岩男寿美子、萩原滋：《日本で学ぶ留学生—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劲草书房，1988年版。

② 井上孝代：《留学生の發達援助—不適応の実現と対応》，多贺出版，1997年版。

第二章

赴日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政策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的留学生派遣政策概论

从建国到20世纪80年代，留学生的派遣国、留学时间，专业领域等都是由政府决定的。建国初期留学生派遣工作主要是以派往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主。在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派遣工作则基本被中断。直到“文革”后期的1972年留学生派遣工作才重新开始。而此时的派遣则变成主要派往英、法等西方国家。其目的则是以培养外交人才为主。①

1976年“文革”结束，四个现代化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的目标，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留学生的派遣政策也随着形势的发展重新得到了政府的重视。

一、留学生派遣政策的新气象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教育部于1978年8月4日发布了《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指示1978年出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进修生，研究生）的名额将增至3000名以上，主要学习理工科（包括农、医）的有关专业。除已选派的出国学习人员以外，尚需增选2500名以上。② 1982年12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中明确规定了

① 杨晓京、苗丹国：《新中国出国留学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对策研究》，《出国留学工作研究》，2000年4月，第1—27页。

② 《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国家教育委员会留学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件汇编（1978—1991）》，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争取5年内派出1.5万名出国留学人员，5年内回国留学人员达1.1万人的目标”，这一数字比“文革”前向苏联及东欧各国大量派遣留学生时的总派遣人数还要多。[①] 这种大规模派遣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大量派遣留学生政策的提出，派遣留学生的选拔和预备教育工作也开始着手实施。改革开放后选拔出国留学生的方法是在“文革”前选拔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1978年发出的《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规定了政治、业务、外语和健康状况四个方面的选拔条件。选拔对象有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出国留学的大学生拟从当年高考考生及高等院校一年级学生中选拔。出国的研究生，主要从当年录取的研究生中选拔。进修生，则从高等院校教师，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科技管理干部、企事业的科技人员中选拔。[②]

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生派遣专业以理工科（包括农学、医学）为主。据统计1978—1980年间派出的留学人员专业分布如下：理科38.8%、工科39.6%、农科3.6%、医科8.1%、人文社会学科9.9%。[③] 理工科的留学生占大多数。这说明改革开放初期，理工科人才严重不足。

关于留学生的选拔方法，对本科留学生的选拔方法明显与其他类型的留学生不同。1978年本科留学生的选拔，是以1978年的高考成绩（特别是理科成绩）为基础，参考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进行选拔的。选拔过程学生一概不知，大部分学生是在赴预备学校训练一周前接到大学校方通知的。[④] 从选拔方法来看也可以说此时的派遣政策和“文革”前相同，完全是以国家意志为中心进行的。

另外，设置预备学校培养被选拔出来的留学预备生、对他们进行预备教育的方式也和“文革”前向苏联等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方式是一样的。对于留学生进行的预备教育分政治教育集训和外语教育两种。政治集训的时间一般为3周到4周，以留学生政策和爱国主义教育为主。为了对留学预备生实施外语教育，1979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四川外国语学

①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129页。

② 《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国家教育委员会留学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件汇编（1978—1991）》，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③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④ 对中国教育部留学生派遣负责人的采访，2002年8月。

院设立了六所出国留学培训部。还根据国别预定分别创立针对赴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留学生的预备学校。但是，实际上长期存在下来的只有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设立的赴日预备学校和上海的同济大学设立的赴德预备学校两所，这两所预备学校是由中日和中德两国共同设立的。[①] 中国的这种在派遣公费留学生前，先让他们接受外语预备教育之后再派出国的方法，至今仍未改变。

二、向不同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情况

如上文所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留学生派遣政策主要是以派往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但是，向各国派遣的人数及专业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

到1980年9月为止，中国向44个国家派遣了5192名留学生。从国别比例来看，美国1835人、占35%，日本614人、占12%，联邦德国578人、占11%，英国545人、占10%，法国314人、占6%，加拿大288人、占5.5%。这六个国家占总人数的80%，其他的38个国家占剩余的20%[②]。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后的派遣留学生政策中特别重视向美国的派遣。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中国敌国的日本和联邦德国也处于第二位和第三位的位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向美国派遣的基本是研究生和进修生，而向日本和联邦德国派遣的留学生则有重视本科生的倾向。比如，1980年中国派遣本科生的总数229名中派往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就占196名，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政府重视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基础教育。[③]

中国为什么重视向二战时期的战败国派遣本科留学生呢？笔者通过采访改革开放初期负责教育的政府官员了解了其中的主要原因。第一，日本和联邦德国在战后的废墟上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希望在“文革”的废墟上尽快促进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其次，是日本政府和联邦德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派遣本科留学生的提议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为了与自己国家的教育更好地衔接，他们提出了共同进行预备

①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②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38页。

③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7页；《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新规受入れ数の推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提供资料；中国同济大学赴联邦德国预备部提供资料。

教育的方案。第三是因为日本和联邦德国是重视文化，讲究集体主义的国家，中国政府认为向这两个国家派遣年轻的本科留学生，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管理。①

第二节　邓小平与派遣留学生政策

一、“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并负责教育工作

1975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虽然“文革”仍在继续，但邓小平对教育工作却十分关心，同年9月26日在接受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做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报告时邓小平谈道：“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② 他强调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之后，由于邓小平1976年4月再次下台，教育改革未能实现。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于1977年5月12日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话时，再次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他谈道：“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关键是人”。③ 同年8月8日，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发言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接着还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重点。特别在讲到第五条时，邓小平说：“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表现出了他对教育工作的关心，还表现出他当时已经把派遣留学人员出国学习作为提高中国科技力量的一种手段来考虑了。④

---

① 对教育部相关人员的采访，2002年8月、2003年8月，中国上海、北京。对1978年至1980年教育部留学生派遣负责人的采访，2002年8月，中国上海、北京、青岛。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10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5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58页。

二、留学生政策与邓小平

年轻时曾经留学法国和苏联的邓小平，建国以来一直重视教育事业。“文革”后，对于教育政策及留学生政策，邓小平也曾有过多次指示。而对于留学生派遣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可以说是邓小平在1978年6月23日视察清华大学时对教育部负责人的讲话：

> 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①

在此发言之后，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准备工作也随之开始了。而且此次大量派遣留学生政策也是按照邓小平的发言精神，主要以派遣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才为主。

同时，从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发言中还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派遣留学生还寄托着另一个期望。那就是通过派遣留学生使留学生对留学国加深理解，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外国搭桥铺路。这个期望可以从邓小平的以下发言中了解到：

> 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留学生管理制度也要改变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② ……怕同社会接触，这样不利于学好外文，也不利于了解社会。跟人家搞到一块才能学到东西。③

邓小平的这一提议，改变了以往中国留学生派遣政策的理念。以前，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33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331页。

③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神州学人》编辑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编：《出国留学工作2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207页。

为了保证留学生的政治思想，由中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大都住在大使馆或中国留学生专用的宿舍里。而且，由于有严格的外事纪律，在学习时间以外与当地居民的接触极少。[①] 但是，邓小平的讲话，给留学生的留学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留学生可以和外国学生一起居住，也可以住在外国人的家里。这样，派遣大量留学生，不仅可以学到西方各国的先进技术，还可以通过学生交流，使留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留学国的文化，达到通过留学增进与外国居民交流的目的。

另外，在留学生的管理方面也显示了邓小平的独特见解。在上述的发言以后，邓小平还谈到以下内容：

> 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②]

从这一发言可以看出当时邓小平已经预测到被派出的留学生中可能会有滞留海外不归的现象发生。而邓小平认为这是自然的现象，不能因为有个别不归的情况而否定留学生派遣政策的作用。

三、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政策

向西方各国大量派遣留学生的政策是从 1978 年正式开始执行的。1978 年主要是向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派遣以访问学者为主的留学人员，同时派遣本科生的计划也开始筹备。同年 6 月 23 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讲话中也提到了本科留学生的派遣问题：

> 我们要从外语基础好的高中毕业生中派遣一批到外国进大学，今年选三四千，明年派万把人。这是加快速度的办法。请方毅同志主持，搞个规划，进些什么学校，学什么，教育部要研究。数学竞赛中考得好的可选一些出去。物理化学也可搞竞赛，把考得好的派出去学习。数学是学好自然科学的基础，挑选竞赛中优秀的十五、十六岁的青少年出国学五年，二十来岁回来就可

①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 年版，第 91—94 页。

②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神州学人》编辑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编：《出国留学工作 2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03—207 页。

起作用。出国前要以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先学好外语。[①]

教育部1978年7月11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对留学生的选拔人数、来源、条件和办法等具体事项提出了方案。[②]

本科留学生的选拔工作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比邓小平提议的人数有所减少。1978年从当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和在校大学一年级学生中选拔出来一批留学预备生，让他们接受外语培训后派往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比利时以及日本的高等院校读理工科专业。由于一些美籍华裔学者的反对，没有向美国派遣读本科理工科专业的留学生。[③]

1978年8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以下简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该条约的第三条中有“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的内容。[④] 根据以上条款，包括交换留学生的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正式开始了。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为了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访问了日本。仪式结束后，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发言指出“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生效，今后两国人民的合作理所当然地要加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合作都要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包括派留学生、参观、访问等，民间的要增加，政府间的接触也要增加。这些方面，当然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形式”，[⑤] 明确了两国间交流的重要性。这一讲话强调了改革开放后的留学生派遣，不仅在获得知识方面，而且在发展中日两国关系，增进交

① 《邓小平同志谈清华问题时关于派遣留学生的指示》，李滔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366页。

② 苗丹国、杨晓京：《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教育决策的重大转折以及宏观调整的政策取向》；李喜所：《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331页。

③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④ 《日中关係基本资料集 一九四九年——一九九七年》，霞山会，1998年版，第514页。

⑤ 沈殿成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1896—1996》，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页。

流，互相加深认识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10月24日，邓小平参观日产汽车公司座间工厂时讲话指出“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我们感谢工业发达的国家，尤其是日本产业界对我们的协助”。并在公司纪念册上题词：“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① 这充分表示了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学习西方各国的先进技术的意思。在邓小平访日之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也逐渐扩大，可以说这是与邓小平的推动作用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文革”后，再度复出的邓小平，希望通过发展教育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对派遣留学生寄予很大希望，亲自领导教育部实施了这一政策。邓小平期望通过派遣留学生，尽早实现培育建设现代化的有用之才的愿望，所以当初派遣的留学生是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另外他还希望通过派遣留学生与留学所在国的国民进行交流，培养能够理解留学国文化，精通留学国国情的人才。

改革开放之后的留学生派遣政策中，日本一直列于派遣人数的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足见中国政府重视日本的程度，这也是以邓小平访问日本为契机实现的。这可能和邓小平亲眼看到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希望中国学习日本的经验，能够尽快实现现代化有关。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本科留学生派遣政策的启动

邓小平对留学生派遣政策的指示可以说在中国教育界是个战略性决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是，在派遣留学生的人数以及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等派遣种类的人数比例上却存在着不同意见。②

遵循邓小平1978年6月23日的讲话精神，教育部在同年7月11日给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提出了从1978年开始每年派遣三千人的具体方案。在此具体方案中提出：“初步考虑大学生占60%至70%，进修生占15%至20%，

① 刘金田编：《走出国门的领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25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409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共和国教育50年　1949—199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2页。

研究生占15%至20%。今后应逐步提高进修生和研究生的比例”。[①] 因此最初的派遣计划是以本科留学生为主的。

对于教育部提出的本科留学生占60%至70%的比例，在政府内部就有不少人持批评意见。其中多数认为外国本科阶段的教育质量并不比国内高，本科的内容在国内可以学到；花钱太多，培养一个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国内培养二三十个大学生的费用；大学生年纪轻，对资本主义影响的抵抗力较低，因此反对大量派遣本科留学生的计划。[②] 但也有重视派遣本科留学生的意见，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派出一定数量的本科生仍有必要。因为高等学校还在整顿和恢复的过程中，学科有缺门，招生的容量也有限，目前每年招二十几万人已很吃力。我国大学生的质量和数量都远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如果能在最近三五年内利用外国的大学，为我国多培养一批大学毕业生，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即迅速的充实和壮大我国科技和教师的队伍，较快地扭转目前青黄不接的局面，虽然费用贵一些，也是值得的。……另外如果能安排一些人在国外从大学本科一直学到研究生毕业，可以为国家培养出一些更加深入了解外国情况的各种专家，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③] 这种意见是科技部提出的，因此，派遣本科留学生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学习外国的科技知识，培养精通外国情况的人才也是派遣目的之一。

教育部在1978年8月18日，将这些意见进行整理汇总，也认为当初设定的60%—70%本科留学生的派遣比率有点过高，但仍然将“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尽早克服科技人才青黄不接的困难，尽快加强新兴学科等薄弱环节，我们认为派遣适当数量的大学生到国外上大学，还是有必要的”的意见报告书上报给了邓小平。[④] 在教育部的报告书中，使用了“适当数量”一词。

教育部1978年8月31日向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高教）局发出

---

① 《教育部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李滔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369页。

② 《康寿万同志给邓副主席的一封信及邓副主席的批示》，李滔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9—370页；《蒋南翔派遣留学生问题给邓小平和方毅同志的报告》，李滔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372页）等。

③ 《蒋南翔派遣留学生问题给邓小平和方毅同志的报告》，李滔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372页。

④ 《教育部关于派遣出国留学生工作的几点请示》，李滔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374页。

《关于选拔出国留学预备生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于1978年9月以前选拔2000名出国上大学本科的留学预备生。[①] 那么，在这个通知书中，是如何判断前面的报告书中的“适当数量”的呢？要想得出结论，还是让我们先看一下对于以派遣本科留学生为主的方针是如何改变的。以下就以统计数字进行说明。

在介绍统计数字之前，首先需要确认一下以下事实。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分为三种，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留学生，在出国以前都必须在出国培训部或预备学校接受外语和专业知识的培训。接受留学前培训的学生们被叫做留学预备生或培训生。这种预备生或培训生实际上与被派遣的留学人数是有差别的。这是因为一些人虽然具备了预备生的资格，不一定都能全部进入出国培训部或预备学校。进入出国培训部或预备学校的人，也不一定全部都能毕业。另外，取得毕业资格的也不一定能够全部获准出国进入外国的学校留学。特别是必须通过外国的大学或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才能入学的人，未能及格的就必须返回原学校或原单位。

在了解了以上情况以后，让我们来看一下统计数字。中国政府选拔的各种留学预备生的人数，部分已经公开。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7页），1978年选拔的留学预备生人数为3348人，其中大学本科生525人（15.7%）、研究生367人（11%）、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2456人（73.3%）。关于中国政府派遣出国留学生的人数，实际人数有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而且这些数字各不一样，到底哪个正确很难判断。例如，《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6—667页）中，从1979年至1981年间的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人数为6796人，其中本科生719人（10.6%）、研究生589人（8.7%）、进修人员及访问学者5982人（88.0%）。而李涛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0页）中，中国政府从1979年到1981年间向国外派遣的留学生人数为6064人（第690页），其中本科生548人（9.0%）、研究生567人（9.4%）、进修人员及访问学者4949人（81.6%）。

上面的统计数字虽然不一致，但是在留学预备生中的数字也好，留学

① 《教育部关于选拔出国留学预备生的通知》，李滔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524页。

生中的本科留学生所占的比例也好，都低于16%。与此相反，进修人员与访问学者的比例都超过了70%。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留学生派遣政策以本科生为主的方针并没有被采纳，而是从一开始就实行了以进修人员及访问学者为主的派遣方针。

被选拔的本科留学生，从1978年开始被派遣到英国、法国、比利时。派往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留学生则是接受完日语和德语的预备教育之后才被派遣出国的。因此，向日本和联邦德国的派遣是从1980年才开始的。①

从以上关于派遣本科留学生的来龙去脉来看，当初准备派遣本科留学生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包括邓小平在内，中国政府对派遣本科留学生是抱着极大期望的。关于本科留学生派遣的数量比例，因为有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意见，结果虽然减少了，但是还是可以看出希望通过派遣本科留学生来培养精通各国各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才的意图。

第四节　留学生的选拔

本科留学生的选拔是从1978年开始的。教育部于1978年8月4日发出了《关于增选出国留学人员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注明“拟选拔的出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出国留学生的专业主要为理工科（包括农，医）的有关专业。本科留学生主要从当年高考录取的考生及高等学校在校一年级学生中选拔；出国研究生主要从当年录取的研究生中选拔，年龄不超过35岁；出国进修人员从高等学校在职教师，科研机构在职研究人员，科技管理干部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中选拔，年龄为40岁左右”。②

选拔办法，则是先由派出单位进行初选。初选内容，包括大学毕业时的成绩，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效果，现有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水平，外语水平，有无培养前途等。初选合格人员必须参加一次外语统考（由教育部统一命题）。然后由中央各部委（局）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高教的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初选合格人员的政治条件、专业水平、外语统考成绩，作

①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1页。

②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7页；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综合比较，全面复审，并签署意见。[①] 这样，1978 年教育部在全国统一考试的 13383 人中选拔出出国留学预备生 3348 人。其中，访问学者和进修生 2456 人，研究生 367 人，本科生 525 人。[②]

根据笔者的调查，访问学者和进修生的选拔确实是按以上方法进行的，本科留学生的选拔则是 1978 年 9 月以当年全国大学统一入学考试的考试成绩为基准进行的。因为 1978 年派遣的本科留学生全部是理工专业的学生，以理科成绩为主，参考外语成绩和大学入学后第一学期的学习成绩进行选拔的。[③] 在教育部的严格选拔下，留学预备生的名单决定之后，通过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行政机关与预备生的家长联系，争得他们对子女出国留学的同意，同时通知预备生正在就读的大学。所以，部分预备生和家长在得到正式通知之前，就已经知道被选为留学预备生的消息了，但具体被派往哪个国家则是收到大学的正式通知以后才知道的。[④]

1978 年 9 月，全国统一高考实施。因为当时有很多“文革”时期的高中毕业生都参加了本次高考，所以从中选拔出来的成绩优秀的学生水平相当高。而且，当时成绩优秀的学生很多都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因此 1978 年本科留学预备生中有很多是来自中科大的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表 2－1 是 1978—1982 年被选拔的派遣到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第一期至第五期本科留学生原就读大学和人数一览表。

表 2－1　进入赴日本及联邦德国留学预备学校的本科留学预备生的原就读大学人数

（单位：人）

大学名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日本	联邦德国	日本	日本	联邦德国	日本	日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3	21	10	3	4		
北京大学	16	18	23	15	10		
清华大学	8	6	3				
复旦大学	5	25	1	1	4	3	2
浙江大学	4	2	8	2	5	5	

① 《教育部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李滔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 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66—369 页。

②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667 页。

③ 对当时教育部留学生派遣负责人的采访，2002 年 8 月，上海。

④ 对第一期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2002 年 4 月，东京。

大学名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日本	联邦德国	日本	日本	联邦德国	日本	日本
吉林大学	2		2	1		1	
广州中山大学	2		1	5	5	5	
南京大学	1	1	5	6	4	1	
武汉大学	1		2	4	3	1	2
同济大学		3	3		5	2	
重庆大学			1		1		
成都科技大学					1		
四川大学			1				
暨南大学				1			
厦门大学				1	1		
中国人民大学			3	8	5		
南开大学			1		5		
天津大学			2	1	1		2
内蒙古大学				1	2	1	
吉林大学					1		
福州大学			1				
郑州大学			1				
上海科学技术大学		1					
北方交通大学		1	1				
西安交通大学							4
上海交通大学	8	15	9	4	1	2	1
北京农业大学	4			1	2	3	2
北京农学院	1						
西南农学院					1		
华中农学院					1		
南京农学院				3		2	
浙江农业大学					1		
华南农学院					1		
山东农学院				1			
北京林业大学					2		
北京农机学院	1						
南京林产工业学院	1				1		
华北农业机械化学院	1						
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2			
镇江农机学院			2				
北京工业学院	1		1	2			

大学名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日本	联邦德国	日本	日本	联邦德国	日本	日本
山东工学院	2						
西北轻工业学院					1		
西北工业大学				1			
天津仪表无线电业学校	2						
华中工学院						2	3
华南工学院				1	1		
南京工学院			1			2	
无锡轻工业学院							4
北京化工学院	1						
上海化工学院		1					
华东化工学院				1	1		
华南纺织工学院						1	
华东纺织工学院			1	1	1	1	2
上海纺织工学院			3				
天津纺织工学院				1			
武汉建材工学院					1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1		
北京航空学院	2	1	1	2	2	2	
华东石油学院			1				
南京气象学院			1		1		
北京钢铁学院				2	1		
北京邮电学院			1	1	1	2	
北京印刷学院					1		
中国第一医学院	1						
上海第一医学院	1	1	3			1	
四川医学院					2		
中山医学院				1			
南京药学院						2	2
北京医学院			2	4	1	1	
大连水产学院				1			
上海水产学院				1			2
山东海洋学院			2	3	1	3	
武汉测绘学院						2	
武汉地质学院							2
国防科技大学		2			4		
海军工程学院		1					

大学名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日本	联邦德国	日本	日本	联邦德国	日本	日本
武汉海军工程学院		1					
山东师范学院			1	1			
西南师范学院					1		
华中师范学院					3		
华南师范学院						4	
华东师范学院				4	1		
北京师范大学				2	2		
东北师范大学				2	1	1	
吉林师范大学			2				
吉林技工师范学院			2	1			
天津技工师院				2			
西南政法学院					1		
上海外国语学院				3	1		
北京外国语学院				2	1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				1			
中央音乐学院					1		
从工作岗位派遣	2						
学生人数共计	100	100	102	100	99	50	30
派遣大学数共计	24	16	34	41	48	24	13

出处：根据东北师范大学资料《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庆祝建校20周年，1979—1999》（东北师范大学，1999年）和同济大学提供资料的赴德（联邦德国）预备部学生名簿，由笔者整理而成。

注：因为赴德（联邦德国）预备部第二期学生名簿中未记录原就读大学，所以第二期赴联邦德国预备生未包括在本表内。

从表2－1可以看出，第一期赴日本本科留学预备生100人中就有33人是中科大出身，赴联邦德国本科留学预备生的100人中有21人是中科大的学生。除中科大以外，多数是从同年高考的录取分数高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选拔出来的出国留学预备生。

因为第一期本科留学预备生是以高考考试成绩为基准的，所以他们的原就读大学总数在五期之中是最少的。另外，由于赴日预备学校设在东北地区，赴德（联邦德国）预备部设在上海，所以北方的大学的学生被分派到赴日本预备学校的相对多一些，上海周边的学生被分派到赴德（联邦德国）预备部的就相对多一些。

另外，第一期至第三期每年派往日本的100名本科留学生中，有9名

是劳动部的名额，他们到日本以后被安排到日本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校学习。第一期劳动部的9名留学预备生的选拔，是通过劳动部举行的全国劳动部相关机构留学统一考试选拔的。第二期和第三期，劳动部没有独立考试选拔，而是由教育部在选拔的本科留学预备生中挑选了专业适合的9名学生，以劳动部名义为派遣单位派遣的。因为被派遣的学生是以劳动部为派遣单位，所以毕业后的工作分配权也归劳动部，选拔后通知本人，得到本人同意后派遣的。

劳动部的9名本科留学生的选拔虽然圆满完成了，但由于第一期生劳动部的学生在应招的时候就知道是劳动部的特别派遣学生，是得到本人认可后派往日本的，而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学生虽然也得到了本人的同意，但选拔方法和其他的学生一样。①

100名赴日本科留学预备生的原籍是21个省市，仅上海市和北京市就占到了100名中的36个名额。如此被选拔的预备生的原籍集中在部分地区，是因为留学生的选拔不是按原籍地区均等分派的，而是单纯根据全国统一高考和劳动部日本留学全国统一考试的成绩决定的。② 预备生的男女比例是男性85名，女性15名。③

第二期本科留学生的选拔，是1980年1月开始的。选拔方法与第一期基本相同，主要以1979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理科成绩为基准，并参考大学第一学期的成绩。但是，考虑到第一期留学预备生在接受预备学习期间，由于过度劳累造成健康问题及成绩不理想的问题，派遣人数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在选拔第二期本科留学预备生时人数增加了。④ 最终选拔的赴日本科留学预备生为102名，赴联邦德国本科留学预备生为110名（最终为106名）。⑤

---

① 对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2002年4月—2005年3月，中国、日本、美国。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赴日留学生教育予备学校第一期の记录（日本语教育编）》，国际交流基金，1981年3月版，第353—359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赴日留学生教育予备学校第一期の记录（日本语教育编）》，国际交流基金，1981年3月版，第10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赴日留学生教育予备学校第一期の记录（日本语教育编）》，国际交流基金，1981年3月版，9页；《关于递补100名留德大学生预备班缺额的请示报告》（79）同教字大61号（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⑤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预备学校庆祝建校二十周年，1979—1999》，东北师范大学，1999年，第31—34页；《留德预备部工作报告》（81）同外字第006号（同济大学档案室所藏）。

第二期本科留学预备生的派遣计划基本与第一期相同，决定大部分仍以理工科为主，但实验性地派遣了少量文科生。第二期赴日本科留学预备生中选拔了5名文科专业的学生，其中3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①] 赴联邦德国本科留学预备生选拔了13名文科专业的学生。[②]

关于选拔方法，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本科留学预备生基本相同，但从1981年开始的第三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二期留学预备生选拔时，主要是以全国统一高考的成绩为基准，并参考了大学一年级的考试成绩，派遣人数与原就读大学没有关系。但从1981年1月开始的第三期本科留学预备生的选拔，将选拔名额分配给了各大学，选拔方法也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不举行统一考试，由各大学根据《1981—1982学年出国本科生的选拔专业目录》，在本校有关专业中各推荐一至二名最优者，经学校审批后报教育部择优选定。学业成绩的审查主要以本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为主，并参考高考入学成绩。高考成绩，理工科要求：总分在420分以上，数理化单科成绩在80分以上，语文和外语成绩在60分以上；文科要求：总分在410分以上，语文在80分以上，数学和外语在60分以上（文史专业要求外语笔试在80分以上，口试优秀）。为鼓励农、林、水产、畜牧、石油、矿冶等专业，高考成绩总分一般可在390分以上，数理单科成绩70分以上，语文、外语50分以上。[③]

从以上选拔方法来看，可以说第三期的选拔是由大学实际执行的。从第三期开始，不仅选拔方法发生了变化，派遣专业的侧重也发生了变化。第一期和第二期本科留学生基本上是以理工专业为主，派遣的是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从第三期开始增加了文科专业的学生，第三期100名赴日本科留学预备生中，文科专业的学生就增加到了45名。[④]

这种变化，是根据1980年11月召开的党中央书记处第61次会议所做

---

① 松冈弘：《中国赴日留学生予备学校における日本语教育》，东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附属日本语学校：《日本语学校论集》9号，1982年，第107页。

② 《同济大学校志外国语学院分志》，同济大学赴联邦德国预备部保存，60页；《第二期留德预备班学员名单》，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③ 《关于选拔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学年本科大学生出国留学的通知》，教育部文件（81）教外选字002号，国家教育委员会留学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件汇编(1978—1991)》，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8页。

④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学预备学校庆祝建校二十周年，1979—1999》，东北师范大学，1999年，第35—38页。

出的对于留学生派遣政策的新决定制定的。这个决定反映在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干部局《关于1982年选拔出国留学人员计划的请示报告》中。这个报告对派遣出国留学生学习专业的重点进一步做出了详细规定。其中规定“在学科安排上，仍应以自然科学为主，适当增加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名额”。

这种变化也反映到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中。对出国留学生选学专业重点规定为“出国学习的专业，要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主，并把重点放在我国目前比较薄弱或者需要开拓的学科和领域上。同时，也要派出一定数量的人员考察和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语言等”。①

经过两个月的选拔，于1981年3月分别选出了赴日本和赴联邦德国本科留学预备生各100名。但由于其中一人因健康原因未能入学，所以最终得以进入东北师范大学的赴日预备生是100名，进入同济大学的赴联邦德国预备生是99名。②

从表2－1中的数字也可以看出政策的变化。第三期本科留学预备生的原就读大学数达41—48所，平均每所大学只派遣了两名学生。

这说明从第三期开始留学预备生集中在少数重点大学的状况得到了缓解。但是，像北京大学等重点大学选派的预备生数量仍然较多，不仅推荐了理科专业的预备生，还推荐了文科专业的预备生。另外，文科专业水平较高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推荐名额也比较多。

在1982年第四期本科留学预备生选拔之前，中国政府对本科留学生的派遣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这是因为大量派遣留学生政策开始不久，在政府内部就有对本科留学生的派遣政策的不同意见，特别是1980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总人数已达114万人，为建国以来最高水平，而且大学的教育质量也在稳步提高，所以反对派遣本科留学生的意见再度浮出水面。

否定派遣本科留学生主张的人们认为：派遣高中毕业生或大学一年级在校生，让他们到外国的大学去读本科，不仅学习费用远远高于国内，而且外国的本科教育质量也未必比国内同等水平的大学高。这一问题同样反映到了中央。中央书记处第61次会议决定，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的方针，应是多派研究生，少派或不派去外国上本科大学的留学生。自此以后，中国

①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132页。

② 《1982年出国大学生推荐登记表（联邦德国）》，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派遣本科留学生的方针就变为：除从国内高等院校高年级学生中选拔少数人出国留学，以培养高等院校外语师资和高级翻译人员外，其他专业一般不选派（大学生）。[①]

1982 年的本科留学预备生的选拔就是遵循以上决定开始的。赴联邦德国本科留学生没有选派，赴日本科留学生也比以往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为 50 人。同时，把赴联邦德国本科留学生预备部，变更为赴联邦德国研究生留学生预备部。[②] 根据笔者的调查，当时也有全面停止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打算，但由于与日本政府有五年的派遣本科留学生的协议，在日本政府的强力要求下，决定只是减少派遣人数，将本科留学生的派遣延续到 1984 年。受到这种政策变更的影响，向日本派遣的研究生人数从 1982 年开始逐渐增加。[③] 其事实可以从表 2－2 中得到确认。

表 2－2　日本政府新接受中国政府派遣赴日本留学生人数表

	本科留学生	访问学者	硕士留学生	在读博士	升学博士	合计
1979		111				111
1980	97	208				305
1981	102	175				277
1982	100	197	148			445
1983	50	115	165			330
1984	30	41	144			215
1985		129	161			290
1986		135	131			266
1987		105	110	15		230
1988		87	79			166
1989		115	50			165
1990		89		6（30）		95
1991				（38）	（39）	
1992				（40）	（39）	
1993				（40）	（40）	
1994				（40）	（40）	
1995				（40）	（40）	

①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31 页。

② 《联邦德国考试小组对于北部的一些反映》，《同济外事简报（十六）》，1982 年 6 月 8 日，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③ 对中国教育部留学生派遣负责人的采访，2003 年 8 月，北京。

	本科留学生	访问学者	硕士留学生	在读博士	升学博士	合计
1996				(40)	(40)	
1997				(44)	(40)	
1998				(52)	(40)	
1999				(56)	(40)	
2000				(59)	(40)	
累计	379	1507	988	21		2895

出处：笔者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提供的资料制作。

注：括号中数字是以日本国费留学生名义接收的留学生，不包含在累计中。

另外再看本科留学生的原就读大学，从第四期开始、特别是第五期的本科留学预备生，多数是从专业性强的单科大学派遣的，而不像前三期那样是从全国有名的综合性大学派遣的。从这一事实可以了解，第四期和第五期本科留学生的派遣工作将重点放在了部分特殊的专业领域上。由表2－1可以看出，第四、五期赴日本科生派遣的重点领域是交通、化工、纺织、石油、海洋水产等，这些都是日本具有优势的学科领域。

第五节　预备教育

为了解决出国留学生出国前的外语培训和政治思想培训问题，在决定大量派遣留学生的同时，设置留学生训练基地的问题也进入了议程。1979年教育部决定在六所外国语大学设置出国留学生培训部。分别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四川外国语学院。计划在这六所大学的出国留学生培训中培训3500人。教育部对出国留学生培训部的建设全额投资或提供补助金。

1980年，教育部决定另在北京语言学院设立出国留学生培训部，规模1600人左右，其中1000人用于外语培训，600人用于政治思想培训。还有吉林师范大学（后改称东北师范大学）担任一定人数的日语培训任务，上海同济大学担任一定人数的德语培训任务。为了提高出国留学生的外语培训质量，政府拨出一定经费招聘一定数量的外国专家任教。东北师范大学的日语教育就是在中日两国的合作下进行的。同济大学的德语教育也是在中国和联邦德国合作下进行的，联邦德国方面向同济大学派遣专家协助进行德语训练。这两所大学的外语训练向国内其他大学和机关的相关外语教

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①]

一、赴日本国留学生教育预备学校的设立

本书以研究本科留学生的派遣政策为对象，故调查整理了东北师范大学的赴日本国留学生教育预备学校的设立经过，作为参考也整理了同济大学的赴德（联邦德国）留学生预备部的设立过程。

作为日语的预备教育机构，选择设立了东北师范大学和大连外国语学院两处教育基地。东北师范大学担任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取得学位为目的的留学生的预备教育，1985 年开始也承担部分进修人员的日语教育。大连外国语学院最初是以进修人员的日语教育为主，其后也承担部分研究生的日语教育。[②]

关于日本方面对于接收留学生的情况，笔者找到了日本文部省学术国际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部留学生课发表在《文部时报》的部分论文，了解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1978 年 7 月中国政府决定向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通过驻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要求日本方面对于接收留学生给予协助。文部省认为这一要求是划时代的大事，在通过外交渠道努力掌握派遣计划详细情况的同时，从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角度出发，开始精心研究、策划接收办法。

1978 年 10 月，中国教育部以雍文涛副部长为团长的教育代表团赴日访问时，向日方又一次提出了中方要求的具体内容。希望日本尽早接收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相当数量的访问学者和研究生，对于本科生，中方提出希望在进行日语和基础学科的预备教育之后再派遣赴日留学，要求日方派遣教师给予协助。

对于中方的要求，日方很快给予了回应。中国政府准备实施的本科留学生赴日前的预备教育，是以确保掌握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日本的大学教育的内容的能力为宗旨。日方一面听取中方的意见，一面组织对外国公费本科留学生的入学前预备教育有长期经验的的专家，参考东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日本语学校的教学方式编制出全部课程的教学计划，同时积极推进派遣日语、数学、理科等教师的准备工作。

另外，在日本还遇到了直接接收本科留学生进入大学学习时的日本大学入学资格制度上的问题。根据日本学校教育法实行规则规定，必须接受

---

①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33—134 页。

② 对中国赴日本国预备学校负责人的采访，2003 年 8 月，长春。

过12年以上的教育课程，并学习合格的学生才能获得大学的入学资格。但是由于学校制度的不同，中国的本科留学生有许多不能达到12年这个修学年数。对于这个问题，日本政府内部经过认真研究，在协助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框架内，通过中日两国间的协商，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其内容就是只要接受了中日两国合作实施的在吉林师范大学（后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赴日本国预备学校的预备教育，并通过考试合格以后，就认可该生取得了日本大学的入学资格。①

关于本科留学生渡日前的预备教育，使用的是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师范大学的设施，在其校内设立“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日本政府除派遣日语教师及高中教师19名进行指导外，还要提供作为教材使用的东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的日语教材及日本的高级中学课本。② 日本政府派遣的日本教师的往返机票、行李超重费（30公斤以内）、生活费、宿舍费、交通费、医疗费、家属的探亲旅费及生活费、任期结束后在中国国内旅行的费用等所有费用，都由中国方面负担。③ 从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来看，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费用，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于派遣留学生政策的重视程度。

在取得了日方帮助的情况下，中方也加快了设立预备学校的准备。教育部从1978年末开始寻找可以实施本科留学生预备教育的地点。当初教育部找了吉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两所大学，最终于当年12月教育部与吉林师范大学经过协商，决定在吉林师范大学设立中日两国共同运营的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④ 授课由日方派遣的教师为主，中方由吉林师范大学选派日语、数学、理科和英语教师进行辅助。⑤

笔者为了努力掌握当时留学预备生准备的具体情况，对40名第一期赴

---

① 学术国际局ユネスコ国际部学生课：《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の受け入れ》，《文部时报》，1980年2月号，第39—49页；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② 学术国际局ユネスコ国际部学生课：《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の受け入れ》，《文部时报》，1980年2月号，第39—49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赴日留学生教育予备学校第一期の记录（日本语教育编）》，国际交流基金，1981年3月版，第13—14页。

④ 对吉林师范大学赴日留学生教育预备学校校长陈斌的采访，2002年8月10日，中国青岛市。

⑤ 奥原淳子《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予备学校における日本语教育—予备学校の概要と2000年度の报告》，《国际学友会日本语学校纪要》，第22号，2000年12月，第68—91页。

日留学生进行了采访调查。留学预备生们几乎都是在1979年春节之后被学校召回以后，才知道将被派往日本留学之事。学校通知学生这一事实，并征求本人同意。当时的政策是本人可以拒绝去留学，但自己没有选择留学国家的权利。之后他们接受了体检，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走进了位于长春市吉林师范大学的留学生预备学校。[①] 1979年3月21日预备生报到，第一期预备生的预备教育就开始了。[②]

从1979年3月21日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开学典礼到1980年2月8日的毕业典礼，共授课47周。授课分成前期和后期进行。前期授课以日语为主，日语之外每周还有两节英语课。日语课每周有30学时，日本教师负责18学时，中国教师负责12学时。后期授课除日语和英语以外，还为能够顺利进入日本的大学学习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社会等课程，英语以外的课程全部由日本教师与中国教师合作教授。[③]

二、赴德（联邦德国）留学生教育预备部的设立

同济大学从1978年12月开始进行赴德（联邦德国）留学生教育预备部的筹备工作。根据1978年12月25日同济大学教务处撰写的《关于做好留德大学生预备班准备工作的报告》，赴德（联邦德国）留学生预备部的负责人由同济大学外国语系系主任兼任，学生人数为100名，分六个班授课。学习时间为一年，7名联邦德国籍专家担任教师，专家属外语系管理。[④]

1978年2月8日至3月2日，中国教育部代表团与联邦德国文教部长联席会议代表团在波恩就赴联邦德国留学生预备班的具体培训问题进行了会谈，签署了《关于由中国、联邦德国专家对中国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问题会谈纪要》。该纪要详细规定了关于对赴德（联邦德国）留学生教育预备部的第一期学生实行的德语和专业科目培训、赴联邦德国出发前的各种准备工作等，确定了赴德（联邦德国）留学教育预备部对国家公派留

① 对1980年派遣到日本的40名第一期本科留学生的采访，2002年4月—2004年2月，日本、中国、美国。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赴日留学生教育予备学校第一期の记录（日本语教育编）》，国际交流基金，1981年3月版，第11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赴日留学生教育予备学校第一期の记录（日本语教育编）》，国际交流基金，1981年3月版，第11、23页。

④ 《关于做好留德大学生预备班准备工作的报告》，教育部（78）教外字1384号文件，1978年12月25日，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学生进行预备教育的基本框架。[①]

同济大学“联邦德国留学生教育预备部”于1979年3月成立。3月30日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100名第一期赴联邦德国本科留学预备生按教育部通知来到同济大学报到。4月6日第一期预备生分成六个班开始接受德语培训，到1980年5月22日联邦德国留学考试结束，共接受了14个月的教育。预备教育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4月6日至8月10日为基础德语教育，每周24学时，每个班配备1名中国德语教师协助联邦德国教师，一起听课，共同备课，辅导班级的学习。第二阶段从8月28日开始到1980年5月22日结束，与第一阶段一样，由联邦德国教师担任主讲，预备生的德语课程降至每周14个学时。但每周的总授课时间没有变，只是在1979年8月末，除德语课之外，又从联邦德国学术中心派来9名担任基础课程（数学、物理、化学、制图等）的教师授课。因为联邦德国根据专业不同对于学生的基础课程要求也不同，第二阶段的教育将预备生按理学、工学、医学、农学等的专业区别分成七个班。根据留学专业的不同分别补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程，同时还要继续学习德语。[②] 预备部的结业考试兼联邦德国大学的入学考试由联邦德国方面的考试委员会担任。由于种种原因，第一期预备生中途退学或被取消留学资格的共有8人，经报教育部批准，由同济大学的“200人德语班”中抽出7名学生补缺，[③]因此，共99名学生获得了赴联邦德国留学的资格。

1980年2月29日，联邦德国留学预备部正式成立。[④]

三、第二期至第五期的预备教育

1980年开始的第二期本科留学预备生的预备教育基本上与1979年开始的第一期的预备教育相同。但从第二期开始，由于预备生中增加了少数文科专业的学生，联邦德国方面派遣的教师也随之作了一些调整和准备。[⑤]然而同样有5名文科专业预备生的赴日预备学校，由于文科学生的人数少，他们接受的教育就与理科的学生完全一样，没有为文科专业的学生单独进

① 《同济大学校志外国语学院分志》，同济大学赴德预备部藏，第59—60页。

② 《邀请司领导派员前来指导留德预备班分班活动的报告》，同济大学（79）同教字第59号，1979年7月14日，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③ 《同济大学校志外国语学院分志》，同济大学赴德预备部藏，第59—60页。

④ 《同济大学校志外国语学院分志》，同济大学赴德预备部藏，第60页。

⑤ 《同济大学校志外国语学院分志》，同济大学赴德预备部藏，第60页。

行教育。[①] 第二期的预备教育结束时，赴日本科留学预备生的102人全部通过了留学考试，取得了留学日本的资格。[②] 但是，在赴德（联邦德国）留学预备学校的报告中，却看到了与赴日留学预备生不同的情况。第二期赴联邦德国预备生比第一期学生的学习成绩差，特别是数学、物理、化学的成绩低，结果第二期110名预备生在接受联邦德国的大学入学考试，获得留学资格的只有106名。[③]

第三期以后，中国政府改变了本科留学生派遣只派遣理科学生的方针，开始重视文科学生的派遣。[④] 预备生也按理工科和文科的不同分别编班，根据进入文、理科大学的不同，实施了各自不同的预备教育。这些对赴日本科留学预备生教育的影响不大，100名赴日留学预备生全部通过了日本的留学考试，获得了赴日留学的资格。

但是，赴德（联邦德国）留学预备部却发生了问题。预备生刚刚入学不久，就发生了由于学习成绩不好被退回原学校的情况。一年多的预备教育结束时，包括健康原因在内共有17名预备生从留学预备部退学，其中13名是文科学生。看到这种状况，联邦德国方面考试小组质疑中国政府在第三期本科留学预备生选拔时降低了标准。另外，联邦德国方面也认为，第三期预备生中文科专业的学生过多，他们对于德国的情况了解不足，学习远远难于理科。结果，参加联邦德国大学入学考试的83名预备生中，只有79名取得了赴联邦德国的留学资格，4名没能通过被退回了原就读大学。[⑤]

在第三期预备教育中，赴日预备学校和赴德（联邦德国）预备部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有可能与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地理及历史环境的不同有关。中国文科生对联邦德国的文科教育方式不能适应，学习跟不上的学生也就比较多。相反日本离中国很近，历史上交流频繁，学校制度也比较接近，因此可以推测文科生也能较快地适应日本的高中教育，所以留学考试

---

① 松冈弘：《中国赴日留学生予备学校における日本语教育》，东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附属日本语学校《日本语学校论集》9号，1982年，第107页。

② 松冈弘：《中国赴日留学生予备学校における日本语教育》东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附属日本语学校《日本语学校论集》9号，1982年，第97—111页。

③ 《留德预备部工作报告》，同济大学（81）同外字第006号，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④ 松冈弘：《中国赴日留学生予备学校における日本语教育》，东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附属日本语学校《日本语学校论集》9号，1982年，第107页。

⑤ 《联邦德国考试小组对预备部的一些反映》，《同济外事简报（十六）》，同济大学外事办公室，1982年6月8日，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也就能够得以顺利通过。

1982年3月2日，教育部蒋南翔部长写信给联邦德国驻中国大使修德，向他对同济大学赴德（联邦德国）留学预备部工作的协助表示感谢。信中蒋部长指出“根据我国‘四化’建设急需培养较高级人才的要求，今后我国将以派遣研究生出国学习为主，故同济大学的留德预备部也将从第四期开始，由培训留德本科大学生改为培训留德研究生”。[①] 事实上，从第四期开始，赴德（联邦德国）留学预备部就停止了本科留学预备生的预备教育，全部改成了研究生留学预备生的预备教育。

与赴德（联邦德国）留学预备部不同，东北师范大学的赴日留学预备学校从1982年开始，进入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预备教育并行期。从第四期开始，本科生和研究生各招收了50名。1983年，有30名本科生和50名研究生入学，第五期研究生人数首次超过了本科生。1984年本科留学预备生教育宣告结束。[②] 第四期和第五期的赴日本科留学预备生在接受了一年的预备教育之后，50名和30名的预备生全部通过了日本政府的留学考试，进入日本的大学。[③]

第六节　留学国大学和专业的决定

留学国的大学是由中国教育部和接收国家政府进行协商，根据预备生的考试成绩和专业来决定的。[④] 但是，从第一期到第三期的赴日本科留学生中，每年有9名是属于劳动部选派的，这些学生是从开始就已经决定要升入日本的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校的。所以，这9名学生在进入预备学校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在日本要升入的学校。[⑤] 其他的预备生是在预备教育结束、通过了日本的留学考试之后才知道要进入的大学的名称。赴日本科留学生最终升入的大学如表2－3所示。

---

① 《同济大学校志外国语学院分志》，同济大学赴德预备部藏，第61页。

② 奥原淳子：《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予备学校における日本语教育—予备学校の概要と2000年度の报告》，《国际学友会日本语学校纪要》，第22号，2000年12月，第68—91页。

③ 参照表2－2。

④ 赴日留学生教育预备学校负责人的采访，2002年8月，长春。

⑤ 第一期、第三期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2003年8—10月，中国，日本。

表 2－3　赴日本科留学生在日本升入的大学及入学人数（单位：人）

大学名	各期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北海道大学	4	4	5		2	15
室兰工业大学	2	3	1			6
带广畜产大学	2	1	2			5
弘前大学	1	1	1			3
东北大学	4	4	4	2	1	15
秋田大学	2	1	1		1	5
筑波大学	2	4	5	3	1	15
宇都宫大学	2	2	1	2		7
千叶大学	3	3	2	2	1	11
东京大学	4	4	7	4	2	21
东京农工大学	2	2	2	1		7
东京工业大学	2	3	2	2	1	10
东京水产大学	2	2	1	2	1	8
电气通信大学	2	2	1	2		7
横滨国立大学	3	4	2			9
金泽大学	2	2	2			6
山梨大学	2	2		1	1	6
信州大学	2	1	1	2		6
静冈大学	2	2	2		2	8
名古屋大学	3	4	3	2	1	13
名古屋工业大学	4	2	3		1	10
京都大学	5	5	5	2	1	18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1	1	1			3
大阪大学	2	4	7	3	2	18
神户大学	5	4	3	1		13
冈山大学	4	3	3		2	12
广岛大学	3	3	4	2	1	13
爱媛大学	2	2				4
九州大学	4	5	6	2	1	18
九州工业大学	1	1	1		2	5
熊本大学	2	2	2			6
鹿儿岛大学	3	2	2		1	9
东京都立大学	1					1
大阪府立大学	1	1				2
大阪市立大学	2	2	1			5
职业训练大学校	9	9	9			27

大学名	各期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群马大学		2	1		1	4
长崎大学		1	2	3		6
图书馆情报大学		1	1			2
东京都立大学		1	1			2
一桥大学			2			2
岩手大学					2	2
山口大学					1	1
香川大学					1	1
合计	97	102	100	38	30	367

出处：根据东北师范大学资料《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庆祝建校20周年，1979—1999》（东北师范大学，1999年），由笔者整理作成。

在专业决定方面，第一期到第五期也是可以看出一定变化的。第一期本科留学生的专业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是根据当年国家的需求来决定的，同时还按照留学国的特征由教育部确定派往各国的专业和人数。进入留学预备学校以后，让预备生填写留学专业志愿表，每人可以填写三个志愿专业。专业是按以下四个原则决定的：

（1）原学专业；

（2）本人志愿；

（3）学习成绩、高考成绩和本人特长；

（4）第一志愿不录取时，照顾近缘专业。

因为大部分的第一期留学预备生是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全国重点大学选拔出来的尖子生，他们原来的专业集中在数学、物理、计算机技术等。而且，由于预备生申请的专业都要从政府规定的派遣专业中选择，所以，预备生们填写的专业志愿基本上都集中于物理、数学、信息工程、电器、测量这五个领域，其他的如农学、矿冶、地质等专业几乎没有人选作第一志愿。①

这给第一期本科留学预备生的专业分配带来很大困难。最终100名赴联邦德国本科留学预备生在分配专业时，有36人没能满足其第一志愿。②

① 《留德大学生予（预）备班专业分配情况报告》，同济大学同教字第080号，1979年10月8日，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② 《留德大学生予（预）备班专业分配情况报告》，同济大学同教字第080号，1979年10月8日，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同样，根据笔者对第一期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调查，有57%的预备生被分配的专业不是他们的第一志愿。但是，大部分预备生还是考虑到国家建设的需要，按照政府的决定学习了被分配的专业。[①]

由于第一期留学预备生中，发生了最终所决定的专业与其本人志愿不符的现象，这些预备生被派出后，部分留学生提出了希望更换专业的申请，也发生了因为不能更换专业而有学生选择回国的现象。[②] 因此，在第二期留学预备生选拔过程中征求学生对留学的意见时，对于更换专业的可能性作了说明，在征得学生同意的基础上才让他们进入预备学校。这一措施大大减少了在留学期间提出更换专业申请的留学生的人数。特别是从选拔留学预备生开始，就尽可能地选拔与派遣专业相近专业的大学生。此后有关留学专业的问题也相应减少了。

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本科留学生在决定专业时都发生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赴联邦德国本科留学生在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因为有关派出留学生的所有具体事宜都是由教育部统一决定的，所以预备学校没有代替教育部与接收国政府交涉的权利。在发现问题时，预备学校不能直接交涉解决。基于以上原因，在决定第二期留学生的留学专业时，赴德（联邦德国）留学预备部向教育部提出了关于专业决定方面的问题，内容如下：

> 第一、专业项目的确定与比例，与实际上派遣留学国家的长处不相符。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的吴秀芳同志曾经指出："海洋学、矿冶、农学等专业不是联邦德国的擅长领域，而联邦德国的擅长领域是材料学，我们却只派了两名留学生。还有，这次将女学生派去学习矿冶，这在联邦德国是极为罕见的。"
>
> 第二、留学专业的名称模糊，搞不清主要的学习方向。比如说，海洋学范围特别广，具体的研究内容是什么，是海洋物理、还是海洋勘探、海洋生物呢？另外关于石油，是石油勘探、还是石油化工？其他方面，畜牧、环境保护、电影技术、企业管理等专业也和实际联邦德国的大学中所设置的专业不相吻合。联邦德国方面也难于找到对应的专业。
>
> 第三、部分特定的专业联邦德国方面没有专业设置。例如，

① 《留德大学生予（预）备班专业分配情况报告》，同济大学同教字第080号，1979年10月8日，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② 对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教育处官员的采访，2002年8月，中国上海市；对第一期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2003年8月，中国北京市。

未来学，联邦德国没有设置该学科的大学，所以决定了这个专业的学生就未能入学。①

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没能充分掌握各国的教育情况，所以在派遣留学生的过程中就发生了种种的问题。根据笔者调查，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中也发生过类似于联邦德国的问题。

因为有如此问题，教育部在计划本科留学生的留学专业时，对设定赴联邦德国留学生的专业问题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作了详细的规定。另外，从第三期到第五期的本科留学预备生选拔，也是在学生原来就读大学专业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此尽量努力做到派遣时不再改变其专业，以避免国家意志和学生意愿发生冲突。

第七节　从本科留学生的专业看政府的派遣目的

1980 年的本科留学生主要是派往日本和联邦德国。从派遣人数来看，原计划分别向五个国家各派遣 100 名，但由于发生了种种问题，只有向日本和联邦德国派遣了 100 名。派往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的只有二三十人。中国为什么向日本和联邦德国这两个二战的战败国较多地派遣了本科留学生呢？为了分析其原因，笔者对向日本和联邦德国派遣的第一期本科留学生的专业进行了调查。

表 2－4 是 1980 年派遣到日本和联邦德国的第一期本科留学生的专业汇总。派遣到日本和联邦德国的人数基本相同，无论是派往日本的或派往联邦德国的都是以工科为主。派往日本的学生中，工科专业的学生占 52%，派往联邦德国的学生中，工科的占 61%，二者都超过半数。由此可见，向这两个国家派遣本科留学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工业知识。

但是向两国派遣的理学、生物和农学的留学生人数基本相同，说明中国政府对两国的基础科学水平认识是一致的。虽然两国的制造业都比较发达，但从工科各专业的派遣人数上也可以看出一些不同侧重，比如派遣到日本的比联邦德国的专业数要多，向日本派遣的重点专业是汽车工学、铁

① 《留德予（预）备班工作报告》，同济大学，1981 年 1 月 13 日，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道工学和航空工学等。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日本汽车等的工业发展极为关心，所以派出了较多的学生去学习日本发达的制造技术。从笔者在上文中介绍的邓小平参观日产汽车公司时的发言来看，也可以看出在决定留学专业的过程中可能参考了邓小平的意见。另外，纺织工学、海洋科学等也是日本较擅长的领域，在决定留学生的派遣专业时政府考虑到了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政府对派遣国家的专长曾做过一些调查。另外，从派遣到联邦德国的本科留学生的专业领域，也可以推测中国政府向联邦德国派遣留学生的目的。例如，向日本和联邦德国两国都派遣了医学专业的留学生，但人数有所不同，向日本只派遣了2人，向联邦德国却派遣了5人。

可以认为中国政府在向外国派遣留学生时，是考虑到了派遣目的地国的国情特征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派遣方针和专业领域的。

表2-4　1980年派遣到日本和联邦德国的本科留学生的专业及人数（单位：人）

专业	日本		联邦德国	
理学	物理	9	物理	10
	数学	3	数学	4
	化学	8	化学	6
工科	电气工学	11	电气工学	9
	通信技术	2	信息工学	5
	机械工学	5	机械	12
	材料工学	4	材料	6
	石油煤炭工学	3	矿产	5
	计算机技术	5	地质	2
	汽车工学	4	建筑	8
	航空工学	4	化学工学	12
	纺织工学	2	测量	2
	造船工学	4		
	动力学	2		
	铁道学	3		
	经营工学	2		
其他	生物	6	生物	6
	农学	8	农业	8
	医学	2	医学	5
	海洋科学	4		
	食品技术	2		
	城市规划	4		

出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赴日留学生教育予备学校第一期の記録》（日本国际交

流基金，1981 年）和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档案资料，由笔者作成。

笔者虽未找到第二期本科留学生的专业资料，但是除了赴日本科留学预备生中的 5 名文科专业学生和赴联邦德国本科留学预备生的 13 名文科专业以外的学生都是理工专业的学生，可以看出仍然是以理工专业为主。

关于第三期本科留学生的派遣专业可参见表 2－5。表 2－5 是中国教育部计划的第三期本科留学生的不同国家的派遣专业。从表 2－5 可见，和第一期一样仍然是工科专业的种类多，但增加了文科专业。赴联邦德国的 100 名派遣计划中就有 48 个专业，要求学习的范围从理科到文科范围极广，所以每个专业的学生人数就较少。赴联邦德国派遣的本科留学生的专业数比较多的原因，如上文所述的，是因为联邦德国方面要求教育部对于学生的专业拿出具体意见，所以教育部派往联邦德国的本科留学生的专业计划就比较详细。

表 2－5　1981—1982 年度出国本科生的选拔专业目录

	工科																																								理科									信息科学	生产组织管理		
	电脑科学		仪表技术					电子技术		环境工程		食品技术				材料工学			机械工程			采矿技术	冶金技术	建筑工程				建筑材料	交通运输			造船技术	航空技术	核子技术	轻工业		纺织			计算测量	通信工程	物理	化学		生命科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				自然科学技术史	图书馆信息	生产工艺工	企业管理	管理科学
	信息工程	电脑	自动管理	管理工程	摄影技术	收音机以及电视	声音以及画像技术	电子学	电子技术	工业卫生	环境科学	饮料技术	食品加工以及储藏	食品工艺	食品化学	金属素材	合成材料	材料科学	金属学	机械制造	精密机械			建筑学	都市建筑	空间计划	建筑工程		交通工程	交通道具技术	运输技术	造船工艺	航空和宇宙飞行技术	核电子炉技术	造纸	印刷	纤维	纺织工艺技术	服装	测量		物理工程	化学工程	高分子化学	生物科学	天体物理	地球物理	气象学	海洋学					
日本				※							※		※									※	※														※			※	※				※				※		※		※	
联邦德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国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利时											※								※	※	※																						※		※									
意大利				※							※								※	※																							※		※									

出处：根据同济大学提供的资料，笔者制作。

向日本派遣的第三期本科生只有表中54个专业中的12个，所以每个专业的学生数量就比较多，这与联邦德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再一点就是赴日本科留学生的专业与第一期不同，不再特别重视机械和交通运输等专业，反而较为重视食品加工与储藏、计算机控制工程、企业管理等领域。因为没有找到各专业派遣的具体人数资料，不能进行详细分析。但是，从表2—5可以看出，计划各派遣100名的五个国家中只有日本和联邦德国得以实现，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只派遣了20—30人，专业也比较少，而比利时和意大利主要集中在机械专业。

表2-6　笔者调查了解到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各期学生的本科阶段所学专业和人数

专业（日本称谓）	各期名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电气工学	10	1	4	6		21
计算机技术	6	5				11
汽车工学	4					4
航空工学	4		2			6
通信技术	2					2
机械工学	5	2	2			9
都市计画	4					4
纺织工学	2	1		1	1	5
物理学	9	4				13
数学	3					3
生物学	5	3				8
海洋科学	4					4
农学	8	1	1		2	12
造船工学	4					4
材料工学	4	2				6
动力学	2					2
铁道工学	3					3
化学	9	2				11
石油石炭工学	3					3
经营工学	2		1			2
医学	2	3				5
食品技术	2					2
图像处理				1		1
信息工学		2	1		1	4
测量工学		1				1
经营学		2				2

专业（日本称谓）	各期名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图书馆管理		1				1
化学材料		1				1
建筑		1				1
物理化学		1				1
地球物理			1			1
植物生态学			1			1
海洋生物			1			1
口腔医学			1			1
地理			1			1
电气自动化			1			1
情报学			1			1
社会学			1			1
法学			2			2
教育学			2			2
经济			4			4
金融			1			1
经济法			2			2
国际经济			1			1
农业经济			1	1		2
海洋法			1			1
法学			2			2
东洋史			1			1
日本史			1			1
化学工学				1		1
情报数字分析				1		1
机械自动化					1	1
海洋地质			1			1
流通		1				1
环境工学		1				1
物理工学		1				1
生产系统工学		1				1
农业工学		1				1
建筑工学		1				1
国际法		1				1
气候气象		1				1
合计	97	41	38	11	5	192

出处：笔者通过调查整理制成。

尽管没有找到第四期和第五期赴日本科留学生的专业相关资料，但正如表2－1所示，由于文科专业学生的派遣再次停止，并改为从纺织、石油、机械等专业性强的大学中选拔派遣，本科留学生的派遣再次体现出了重视工科专业的倾向。另外，表2－6是笔者通过调查整理的192名赴日本科留学生本科阶段所学专业的情况，虽不是全部留学生的资料，但可作参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证明以下几点。留学生派遣政策是中国政府培养人才的重要方法之一，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特别是“文革”后邓小平亲自抓教育，为制定相关政策作了大量工作，让留学生派遣政策得以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后，向西方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使留学生掌握先进技术，回国后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同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政府领导人，也期待通过派遣留学生促进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国际交流。

在留学生的派遣进程中，一大批的本科留学生被派到到国外学习。与其他国家相比，派往日本的本科留学生不仅数量多，而且时间也比较长。1980年派往日本的本科留学生的学习目的是希望他们学习汽车、航空等工业技术，之后从第三期生开始也派遣文科专业的本科留学生，不仅要学习专业技术，还希望他们能够学习包括经营方法在内的留学国的文化等知识。

第八节　停止或减少派遣本科留学生的决定

如前所述，有关机关和负责人之间对派遣本科留学生从研究阶段就存在着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在派遣开始后再次被提出来。其原因之一就是，认为本科留学生的年龄小，世界观尚未完全形成，容易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难于进行彻底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情况在第一期留学预备生接受预备教育、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显现。

1980年4月26日，在同济大学党委办公室编辑的《同济简报（十一）》中，对赴联邦德国留学预备部预备生思想教育的问题就敲了警钟。此简报的标题是“出国留学生的思想教育必须引起重视——我校留德预备班学生忽视政治的思想十分严重”。简报正文对留学预备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担心：

第一、忽视政治的思想十分严重。有的学生说："政治是上面的事情，与我没有关系，政治变来变去，学了以后还要转弯子，不如现在不介入"。有的学生说："我们只要爱国，谁统治都行"……

第二、羡慕西方生活。联邦德国专家经常在课堂上谈到联邦德国的文化生活和生产率。有些专家出自不同的动机对学生腐蚀较严重，有的送钱，礼品给学生，不少学生也经常到联邦德国专家的住处锦江饭店或其他饭店游玩。致使一些学生羡慕联邦德国生活好，对我国现实产生不满情绪。……

第三、组织纪律性差，自由散漫、自高自大、不讲礼貌。去年预备班安排一段时间整训，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及外事纪律的教育，竟有52%的学生联名写了一张小字报，拒绝参加。……

第四、个别学生违法乱纪，品质恶劣。

最后还介绍了一些联邦德国专家对留学生思想问题感到忧虑的意见，"你们这些学生们年轻，我们那里花花绿绿世界，特别是男女关系很随便，如果不抓紧对他们教育，以后会出问题的"。①

此简报提出的问题也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半个月后的1980年5月12日，将简报内容转发给了同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留学生预备学校、北京语言学院及上海、广州、西安、四川、大连的外国语学院，传达了下述警告：

"选拔出国留学人员，必须严格地从德、智、体几方面把好质量关。各培训点必须把留学预备人员的思想教育抓得很紧很紧。如果只注意语言培训，而忽视思想教育，必然不能达到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的目的"。②

从这一文件的传达可以体会到党中央对留学生的思想教育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从第二期预备生的预备教育实施开始，留学预备教育学校和中国驻外使领馆都对留学（预备）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起来。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预备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得到强化，预备生的思想政治问题逐渐得到了改善。③

除了留学预备生的思想问题以外，提出停止派遣本科留学生的声音高

① 《同济简报（十一）》，1980年4月26日，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② 教育部外事局文件，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③ 《留德预备部工作报告》，同济大学（81）同外字第006号，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涨起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对外国本科阶段教育质量的评价。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发言时曾经谈道，“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①] 根据邓小平这一发言，可以看出当时在决定派遣本科留学生时，中国政府对外国的教育状况并不十分了解，是希望一边派遣一边了解西方各国的教育情况。可以说派遣本科留学生是中国政府的一种尝试性政策。

开始派遣本科留学生之后，教育部对外国的本科教育水平也开始进行评估。根据笔者的调查，在被派到日本的本科留学生中也有外国的本科阶段的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声音。笔者对一部分派到日本的本科留学生的采访调查中，不少学生认为，刚进日本大学时就感到，日本的学生不大爱学习，老师也只重视研究、不重视教学、讲课不认真，在日本的大学本科留学学不到东西。[②]

这些学生出现不满意见可以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日本的授课方式与中国不同，不只是老师讲课学生学习，很多课程是老师提出学习方向、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学生自己进行调查、自己掌握学习方法。也许是这样的教学方法给了中国留学生一种日本的老师教学不认真的印象。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政府派出的本科留学生大部分是从全国重点大学中选拔出来的、学业成绩都非常优秀的尖子生。他们被派到日本以后，未能全部进入日本的一流大学，多数学生进入的是一般国立大学或公立大学，这些大学的学生平均水平即使在日本的大学中也不算一流，教师水平也是一样。种种原因使本科留学生对日本的本科教育产生不满也不足为奇。

本科留学生出国之后，中国政府派出了代表团，调查各国的教育水平和留学生的学习情况。当代表团在日本调查时，一些留学生向代表团反映了上述意见。[③] 另外，代表团也访问了日本的一些大学，向负责留学生的教师征求意见时，一些日本教授向代表团提到了“派遣留学生，仅在日本的本科学习效果不高，要想学到真东西，就必须进入研究生院”的意见。[④]

特别是1980年中国国内大学的在校大学生总人数已经达到114万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331页。

② 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2002年4月—2004年2月，日本，中国，美国。

③ 对第一期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2003年8月，北京。

④ 对第一期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采访，2003年8月，北京。

在国内本科教育发展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对于派遣本科留学生的反对意见再次高涨。反对的理由是“将高中毕业生或在读大学一年级学生派遣到国外的大学，比升入国内大学的同年龄的大学生花的时间长，费用也远高于国内，另外，外国的本科教育水平也未必比国内同类本科的高”。这种意见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关注。1980 年 11 月，党中央书记处第 61 次会议决定，“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的方针，应是多派研究生，少派或不派到外国上大学的留学生”。①

遵循这次会议的决定，政府对派遣留学生进行了新的调整。在 1981 年 3 月 13 日教育部、外交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财政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名向国务院的报告中对派遣留学生的种类和专业做出了以下规定：

> 今后派出留学人员的专业仍应以自然科学为主，适当增加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名额。自然科学领域不应忽视基础科学，但应以技术科学为主，工程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应该多派。派出人员应从目前以进修人员、研究生为主，逐步做到以研究生为主；今后几年选派留学人员应以培养高等院校师资为主（不应少于派出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并兼顾其他方面的需要。预定在一九八一年从七七级大学毕业生中招考一千五百名留学研究生。为填补国内空白学科，加强薄弱学科，每年拟派少量留学本科生。②

1982 年 3 月 2 日，教育部蒋南翔部长在写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修德的信中，向他提出如下要求：“根据我国‘四化’建设急需培养较高级人才的要求，今后我国将以派遣研究生出国学习为主，故同济大学的留德预备部也将从第四期开始，由培训留德本科大学生改为培训留德研究生，此事我方已通报过贵国有关单位，贵国有关单位表示给予积极合作，望能及早落实。”③

---

①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31 页。

② 教育部、外交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财政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联名给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状况的报告》，1981 年 3 月 13 日，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③ 《同济大学校志外国语学院分志》，同济大学赴德预备部藏，第 61 页。

1981年选拔的研究生留学生人数，从1980年的300人增加到1500人。[①] 但是1981年仍然继续选拔了派往日本和联邦德国的本科留学生各100名。而在1983年决定停止向联邦德国派遣本科留学生，并逐渐削减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的人数。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也在1984年最后派出30名之后停止。之所以向日本的本科留学生派遣项目比联邦德国长两年，主要是因为中日两国政府当初签署了五年的本科留学生派遣协议。[②]

第九节　留学回国后的就业制度

关于留学结束回国以后的分配问题，在派遣留学生开始回国的1983年7月，在劳动人事部和教育部《关于1983年毕业留学生分配问题的报告》中作了详细规定。该报告称："对于毕业留学生的分配，应当采取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统筹兼顾，妥善安排的方针。使用方向，主要是加强高等院校师资和充实承担重大科研攻关任务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单位的技术力量，优先考虑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方面教育和科研的需要，对原选送部门和地区的需要，也给予适当照顾。在人员具体安排上，贯彻服从国家需要，保证学以致用，择优照顾个人志愿的原则，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鼓励和支持毕业留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远地区去为四化建设事业贡献青春和聪明才智。……属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留学毕业研究生、大学生共有二百多人，远远不能满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提出的需要。根据毕业留学生分配的方针和原则，结合今年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所学的专业和国内专业对口单位的实际需要，在征求各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一九八三年毕业留学生计划分配方案》。对分配方案中个别安排不当者，在分配派遣过程中仍将进行适当的调整。"另外，关于回国留学生的工资标准，该报告中也作了规定，要

① 《关于一九八〇年选拔三百名出国研究生的通知》，教育部文件，同济大学档案室藏。

② 对教育部负责人的采访，2003年8月，北京。

与国内同学历毕业生的标准相同。①

同时，作为回国留学生分配工作的原则，“访问学者及进修人员原则上遵循回留学前的原单位”。“国家统一规划选派的留学研究生和大学生，无论以何种方式派到国外学习，除了选派是有特殊规定的人员之外，毕业回国后一律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② 可以看出对留学回国人员的工作分配原则是贯彻了国家意志优先的方针。

但是，这种以国家意志优先的政策很快就出了问题。1983 年在法国取得博士学位、回国的留学生中有一人因为不适应被分配的工作、不能很好发挥其能力的问题被报道出来。看到这一报道，邓小平马上指示国务院的相关负责人解决问题。③ 很快，对包括留学生在内的高级人才待遇改善的指示就出台了。如下：

> 最好的人才不用才是真正的损失。要努力争取在国外学习的人回国，并为他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回国后能发挥专长。国内办高科技中心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吸引人才回国。对少数尖子人才的待遇可以高一些，应该向尖子人才提供较优厚的待遇。对有才能的人应该破格评级提升。④

对于分配工作时优先国家意志的问题也有人提出了质疑：“留学生回国工作的安排方法只是考虑了国内单位之间的分配问题，没有考虑留学生

---

① 《关于一九八三年毕业留学生分配问题的报告》，劳动人事部、教育部文件，劳人科［1983］129 号，国家教育委员会留学生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献汇编（1978—1991）》，群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468—471 页。《印发〈关于一九八三年毕业留学生分配问题的报告〉的通知》，劳动人事部、教育部文件，劳人科［1983］133 号，国家教育委员会留学生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献汇编（1978—1991）》，群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472 页。

②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33 页。《关于一九八三年毕业留学生分配问题的报告》，劳动人事部、教育部文件，劳人科［1983］129 号，国家教育委员会留学生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献汇编（1978—1991）》，群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468—471 页。

③ 江波（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出国留学工作的思想》，全国出国留学工作研究会编：《全国出国留学工作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91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150—1151 页。

的意愿。”①

此后，随着回国留学生人数的增加，政府机关、研究机构开始争夺回国留学生。为了阻止这一倾向，1986 年政府出台了新政策——《关于出国留学人员毕业回国后工作分配问题的通知》。在通知中，对于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单位的解决办法做了如下规定：

> 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后的工作安排，分配方案以及有关规定，统一由国家教委制定。
>
> 公派出国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以及由用人单位派出的研究生结束国外学习和研究工作后，均回原派出单位工作。确因学非所用，不能发挥专长而要求跨系统调整的，由国家科委负责调配和协调工作。
>
> 由国家统一选派的出国前国内无工作单位的出国研究生，大学生毕业回国后，分别由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按统筹的分配方案，制定教育系统和教育系统以外的调配计划。
>
> 为了加强对出国留学人员的统一管理，各单位应将需要招聘留学人员的信息资料报送国家教委，以统筹安排。国内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自行去国外和国家公派留学人员中间为本部门，本单位招募或聘用工作人员。②

这种国家意志优先的分配制度，在留学生中引起了很深的回国警惕心理，助长了回国留学生的再出国现象。这可以通过笔者进行的以下采访案例了解。

BB 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回国的本科留学生，分配到国家级研究所工作。所里没有给他专业性的研究环境，在两年时间内仅让他从事基础研究。之后随着单位与日本的交流增加，将日语能力强的留学生 BB 调到研究所的国际交流部门。而这一决定根本没考虑本人希望发挥自己研究能力的想法，让他在与研究无关的交流部门干了 4 年。留学生 BB 回国 6 年后再次寻找留学机会重回日本，全家一起在日本生活，取得学位后在日本就

---

①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34 页。

② 《关于出国留学人员毕业回国后工作分配问题的通知》，国家教委文件（86）教学字 043 号，国际教育委员会留学生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献汇编（1978—1991）》，群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510—511 页。

业，而后取得日本国籍。留学生 BB 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有机会，真想为祖国做贡献，但现在不考虑回国……希望继续在日本从事研究工作”。①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国家意志优先的方针出现了一些变化。1985 年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联合呈报了《关于争取留学博士毕业生早日回国工作的请示》。《请示》提出了改革留学生毕业回国工作的分配制度，总原则是在保证国家重点需要和学用一致的原则下，允许用人单位和留学生本人相互选择。② 这个《请示》注意到了留学生派遣政策中既应反映分配单位的意见，又要注意到留学生本人的个人意志的问题，与 80 年代初期完全由国家意志来决定的方式相比，在考虑国家意志的同时，又尊重了个人意见。

正式决定回国留学生就业时，可以在尊重留学生意见的基础上，由就业单位和留学生本人双向选择的规定，是 1987 年国家教委和国家科委印发的《回国留学人员工作安排暂行办法》。具体规定如下：

> 国家公派出国的研究生、大学生学成回国后，除派出时已明确工作单位的人员外，由国家安排工作。
>
> 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事局牵头协调出国留学人员工作，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司会同国家教育委员会教师管理办公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干部局负责拟定有关回国留学人员工作安排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国家教委学生司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掌握和汇总国内需要留学人员的情况，向留学人员提供这方面信息，以便他们回国择业时参考。
>
> 国家教委学生司要及时将留学人员资源情况分别转给国家教委教师办和国家科委科干局，并会同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指导回国留学人员与用人单位双方的择业和聘用活动。
>
> 回国留学人员可通过下列方式落实工作单位：
>
> ①在留学期间，留学人员可直接与国内用人单位联系，也可请国内有关主管部门与用人单位联系。
>
> ②回国探亲，休假或学成回国后，留学人员可与用人单位直接面谈。
>
> ③国家教委会同国家科委在国内不定期召开回国留学人员与

① 对留学生 BB 的采访，2003 年 3 月 9 日，日本神奈川县。

②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34 页。

用人单位见面，在会上落实工作单位。①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1987 年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开始对回国留学生的就业给予特别优待。以前工资标准及就业方法都和国内同学历的毕业生实行的是同一标准，按照 1987 年的规定，回国留学生就业与国内的大学、研究生院的毕业生不同，从国家的统一分配制度变成了采取特殊措施。

这一政策的发表给留学生回国就业带来自由的同时，也给了就业单位选择留学生的自由。结果，使更多的留学生就业时不得不通过人际关系联系就业单位。因此也给国内没有人际关系的年纪较轻的留学生的回国就业带来了困难。②

第十节　小　结

本科留学生的派遣政策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示下开始的。派遣的目的主要是让留学生们去学习自然科学。派遣到各国的留学生的学习专业也是结合留学国的具体情况决定的。虽然最初由于对某些国家的教育状况了解不足也发生过专业设置不协调的现象，但在中国政府与接收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问题逐渐得到了改善。

但是，从决定派遣本科留学生之前，政府内部就对于应不应该派遣本科留学生、本科留学生应该占派遣总数的比例等问题上就存在着意见分歧。开始派遣本科留学生以后，由于部分留学生出国之后不久对于国外本科教育状况不能充分理解，而影响了教育部对外国本科教育质量的评价。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中国本科阶段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本科留学生的派遣计划仅仅五年就被停止了。其后的派遣政策改为以派遣研究生和进修人员为主，本科留学生的派遣名额也基本上转为派遣研究生。

停止派遣的理由主要是本科留学生的学习效果不高、国内本科教育水平不比外国差、学生的政治思想问题等。这种理由与“文革”之前向苏联

① 《关于印发〈回国留学人员工作安排暂行办法〉》，国家教委文件（87）教学字 025 号，国际教育委员会留学生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献汇编（1978—1991）》，群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527—530 页。

② 拙稿《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归国留学生就业制度改革和留学生的海外滞留问题——以向日本派遣 379 名本科留学生为例》，《关西学院大学外国语纪要社会科学编》，2009 年 2 月，第 101—117 页。

大量派遣留学生时，从重视本科留学生转变为重视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的派遣政策变更理由基本相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后本科留学生派遣政策的变更过程，是向苏联派遣本科留学生政策变更的一次翻版。

将年轻的本科留学生派到国外去接受教育来培养人才的方式也是沿袭了中国近代史的经验。清朝末期清政府派遣120名15岁左右的幼童到美国留学就是一个例子。①

从清末的事例也可以看出，清政府最初认为派遣年轻学生出国才能保证学习质量，但是在派出一段时间后，学生们中出现思想问题，又出现了认为为了保证培养的人才的质量必须重视留学生的思想教育问题的意见，最终留美幼童们被中途招回。改革开放后的留学生政策中也有同样看法，认为派遣留学生不应该派遣太年轻的本科生，而应该派遣在国内已经接受过某种程度的高等教育之后的留学生，这样才能确保派遣留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回国率。这种观点同样导致本科留学生派遣的终结。

笔者认为，重视派遣年轻留学生和派遣时重视效率及政治思想性这两种认识上的对立，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的留学生派遣史上的现象。这种认识上的对立，在“文革”前的派遣工作中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派遣工作中都曾逐渐显现出来。所以如何既保证留学生的政治思想，又保证派遣出去的留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回国率是中国派遣留学生政策的一个中心课题。

由于就业政策的变化引起的公费留学生派遣政策与就业政策脱节，使派遣效果降低，未能发挥留学生派遣政策的作用。虽然就业制度变化以后很多留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用人单位，但是对于在国内没有任何人际关系的本科留学生来说，这也为他们的就业增加了难度。关于此问题笔者还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述。

① 王政挺：《留学备忘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8页。

第三章

国家公派本科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

第一节　得知被派往日本留学前对日本的印象

如前所述，留学预备生在接受选拔体检之前是不知道将要留学日本之事的。当笔者对100名本科留学生问及在得知能够到日本留学之前对日本有何认识时，除了9名未回答者外，33%的30人回答有好印象，23%的21人回答印象不佳。

30名对日本具有好印象的数字可以说不算低。所谓好印象，在留学生的回答中，用日本是“发达国家、技术水平高”、“日本产品质量好”、“友好国家”、“勤劳国家”之类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印象，特别是认为“技术水平高”、“日本产品质量好”的人达28名。这可能是因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的家电、电影等开始大量涌入中国，日本产品的质量得到中国人的信赖，提高了日本的形象。比如，留学生DQ说：“当时，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日本的产品涌入。所以就觉得那里（日本）的东西就是现代化的东西。那时国家提倡现代化，从很多的宣传材料及电视节目中我们看到了日本的情况。不知怎么的就是感到那里比我们发达，家电、高技术等比我们先进。”笔者感到留学生们那时关于日本的情况虽然知道得不多，但在政府宣传、电视广播中还是多少有一点了解。

对日本印象不佳的也不少，达到了21%。所谓印象不佳，基本上回答的是“对战争的记忆”、“日本军”、“日本鬼子的印象”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除此之外，对于日本其他不良印象并不多。关于战争的记忆，也都是从父母、亲戚等战争受害者口中听说，或从小说、电影中看到的日本军队的恶行。这种不良印象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特

别清楚，都是一些片段。这可以从留学生 AS 的访谈记录中看出。

留学生 AS：

以前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印象，也没有那么特别坏的印象，就是觉得坏。那与战争有关，出国以前，听邻居们讲战争时日本军队杀小孩。另外，自己的亲戚、我母亲的哥哥在日本军队攻打香港时被日本军队用刺刀给挑了。还有，我祖父也有数次被日本军队追杀的经历。他们都是普通人，因为是战争，就和在伊拉克三千人死亡是一样的。

所以，留学生那时对日本的印象，基本上不是对于日本的整体印象。

无论对日本印象好、还是印象不好的留学生，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都说自己的印象是片面的，也都表示那个时候与现在不同，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日本的国情并不十分了解。另外，还有 6 名留学生回答“使用汉字的国家”、“地震多的国家”、“有新干线和富士山”等，表明当时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了解并不具体。还有用中性词来形容的有 14 名。

除此之外，回答“什么都不知道”、“不关心”的有 20 名。说明当时国内有关日本的信息极少，他们对日本的知识与认识是非常缺乏的。

另外，笔者对于留学生们在收到留学通知之前所接触过的日本相关物品也作了调查。对于这一问题，100 名被调查者中 89 名给予了回答。回答“什么也没有”的有 28 人，占 31.5%；回答“只有电影、报纸、小说等”的有 47 人，占 52.8%；回答“既看过电影、也使用过家电”的只有 6 人。可以看出 91% 的本科留学生在留学之前与日本知识的接触机会是很少的。但是从调查结果中也可以看出，回答看过日本电影的人很多，这可能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电影进入中国，掀起了日本电影热的情况有关。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留学生对于“高仓健”、《远山的呼唤》、《追捕》等电影明星及电影名都是脱口而出的。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能够见到日本人是很不容易的，但也有人回答“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从日本来的访问团到学校来参观时见过日本人”，还有人说“曾经在重视外语教育的学校学习，所以与日本外教接触过”。还有 3 人回答“从家人那里听到过日本的事情”，这是因为有的留学生的家属战前在日本留过学，经常说一些日本的事情；有的亲属是外交官，讲一些关于日本的事情等。

种种情况表明，当时这些留学生在赴日本之前，除一些特例之外，能够了解日本事情的途径并不多。另一方面，除了战争记忆以外，对日本具有不良印象的学生也并不多。

第二节　对赴日留学的态度

本科留学生的选拔从1978年开始，通知入选者是在1979年初。1979年的中国，刚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与现在完全不同，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极少。

由于当时从高中刚毕业的大学生中选拔出来的留学预备生年龄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也不过25岁，平均年龄为18.8岁，近90%是17岁至20岁的大学在校生。[①] 而大部分留学预备生接到赴日本留学的通知是在去预校报到之前。接到赴日本留学的通知后，至于去什么地方、学什么专业等都是由政府来决定，对于预备生本人，只是征求同不同意出国留学的意见。

基本上当时预备生们都很高兴可以留学这个事实，但是还是有些人不满意去日本这一决定。有93人回答了“接到赴日本留学通知后的感受”这一问题。回答“非常高兴可以留学”的有72名（77.4%）。回答“可以出国留学很高兴，但对去日本还是有点遗憾”的有17名（18.3%）。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学生们对外国的了解不多，大多数人都“觉得欧美国家比日本好”。这可以从以下的留学生AD和AT的例子来说明。

留学生AD：

学校通知可以去留学时，觉得留学是个特好的事，接下来想到的就是：“为什么是日本呢？”但不管怎么说，还是特别高兴。从感觉上，觉得法国和德国更好一些吧，但也不是那么强烈，觉得留学本身是件好事。

留学生AT：

我记得，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突然接到通知，说下午有个会。记得我们大约四五十个人去了会场，但开什么会都不知道。当时一部分学生已经听说了要被派遣出国留学的消息。一部分是被派往北欧的，如荷兰、新西兰（实际不是欧洲国家、属于南太平洋岛国）。我是听一部分被选拔派往新西兰的学生说的、正哭呢。当时他们不想去，可能跟被派遣的专业也有关系，说是畜牧专业，去喂牛、喂羊，所以当时不想去。当时我们被叫去开会，开什么会虽然没说，但能感觉到肯定有重要事情要传达。当时他们是这样给我们讲的：“你们光荣地被选为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了。今天这里在座的

① 根据笔者调查掌握信息的155名留学生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

预备派往两个国家，一是联邦德国、另一个是日本。我点名，被叫到名字的是去日本的，未叫到名字的是派到联邦德国的。”因为当时我对日本什么也不了解，所以一直盼望不要叫到我的名字。那可能是觉得日本与联邦德国相比，还是希望去联邦德国的缘故吧，因为联邦德国是欧洲。但是，自己的名字被叫到了，叫到就叫到吧，觉得那也不错嘛。

正像 AD 和 AT 所说的那样，并不是因为讨厌日本，也不是非常想去欧洲，因为对于日本不了解，只是直觉上觉得欧洲比日本好，实际上绝大多数留学生也不了解日本、也不了解欧洲。

笔者调查中还问及了当时希望去哪个国家留学的问题，得到了 87 名的回答。回答希望去日本的只有 6 人，是希望留学欧美各国的 25 人的 24%。从这可以窥见当时留学欧美的人气程度。

再进一步分析，回答“非常高兴可以留学”的 72 名学生中，有 5 名是本人喜欢而家长有些担忧的。究其原因，不外乎当时留学生的家长对外国的了解不足、由于战争的印象害怕日本人、受“文革”影响怕留学回来以后遭迫害等原因。①

表 3－1　接到日本留学通知时的态度

	人数	百分数	有效百分数
高兴	50	50.0	53.8
高兴是高兴，去日本有点遗憾	17	17.0	18.3
本人高兴，家长有点抵触	5	5.0	5.4
本人有点担心，亲友支持	4	4.0	4.4
因为是国家派遣，没意见	6	6.0	6.5
去外国留学，感到吃惊	3	3.0	3.2
虽不想去，但国家要求就去了	1	1.0	1.1
虽有担心，但听了各种意见决定去的	4	4.0	4.3
被选上公费留学生、感到光荣	3	3.0	3.2
合计	93	93.0	100.0
缺损值 系统缺损值	7	7.0	
合计	100	100.0	

如表 3－1 所示，还有些留学生本人对留学日本有担心，但在家长或亲友及老师的支持下决定留学，还有的说因为是政府派遣所以可以接受去留

① 对留学生 AW、BF、BX 的采访，2003 年 9 月 15 日、2003 年 10 月 11 日、2003 年 10 月 15 日，日本关东地区，中国上海市。

学的。也有的说作为公费留学生被派遣很高兴，不管去哪儿都可以。至于本人的担心，大都像上述谈及的对于日本等外国的情况不了解，而与亲属或周边人们商量之后也都欣然同意了。比如留学生 BS 就是这样的事例之一。

留学生 BS：

听到赴日本留学的消息时，说实话特别吃惊。我最初还觉得会被派往联邦德国呢，结果被派到日本，就觉得有些担心，回来跟父亲一说，父亲却特别为我高兴。原来他觉得终于有希望找到以前的老朋友了。那是因为他在 1948 年或 1949 年回国之后一直就没能联络上在日本的老朋友。他的同学们都以为他在回国途中遇到了什么事，或者去其他地方了，到处找他一直就没找着，结果我去了日本后，父亲才和他们取得了联系。

BS 这种具有日本留学经验家长的例子虽然极为罕见，但 BS 听了父亲的介绍之后，释去悬念坚定地踏上了日本留学之路。

总之尽管在留学生中间觉得欧美比日本要好，在进入留学预备学校之前基本上还是接受了留学日本，同意被派遣的。但这种同意，是基于对日本的情况并不充分了解，与其说喜欢赴日本留学、倒不如说是更加珍惜能够公费留学机会这一观点。

第三节　接受完预备教育后对日本印象的变化

在上一章中，笔者对设立于东北师范大学的赴日本国留学教育预备学校进行的预备教育的情况作了说明。通过在预校学习，预备生们在接受日本教师的教育之后，对日本的印象产生了巨大变化。

表 3－2　预备学校入学前的日语学习情况

		人数	百分数	有效百分数	累计百分数
有效	没有学过	83	83.0	91.2	91.2
	跟广播讲座学过	4	4.0	4.4	95.6
	在高中学过	1	1.0	1.1	96.7
	从小学就开始学	1	1.0	1.1	97.8
	在大学学过	1	1.0	1.1	98.9
	自学过	1	1.0	1.1	100.0
	合计	91	91.0	100.0	

	人数	百分数	有效百分数	累计百分数
缺损值 系统缺损值	9	9.0		
合计	100	100.0		

预备生进入预校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学习日语和一些专业课程，以减小与日本高中生之间的差距。因此，笔者将进入预校之前预备生们的日语学习情况汇总在表3-2中。有91.2%的预备生回答“没有学过日语”。可以看出选拔预备生时，并没有重视日语能力。被选拔出来的大部分学生原来根本就没有日语基础。日语教育也就只有留学预校的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大部分预备生是进入预备学校以后才第一次接触日本人、从日本教师那儿开始学习日语的。本科留学预备生在东北师范大学的预备学校学习的1979年到1983年，来中国的外国人还很少。预备生们第一次与日本教师接触，接受一年的教育之后对这些日本教师是怎么看的呢？81%的留学生对日本教师的评价很高。18人说预校的日本老师“对工作有献身精神”。他们说日本教师们从早到晚帮助预备生学习，在教育、生活条件恶劣的长春献身教育工作的精神给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还有很多学生用“认真”一词描述当时的日本教师们，这说明对日本教师认真的教学态度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特别是其中有两名预备生在谈到日本教师时使用了“有人情味儿”一词。这里举一例说明。

留学生BH：

老师特别好。说真的，我认为当时的日本老师非常具有人情味儿。为什么这么说呢？该笑的时候笑，该严格要求时就严格要求。我国的教师都像是有精神压力，该笑时也不开怀笑，该开玩笑时虽然也开玩笑，但我国的教师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开玩笑的。所以我从日本教师那儿能感到他们人情味儿强，印象特别深刻。

可以说与这种具有人情味的日本人接触，改变了他们对日本的认识。以下笔者希望继续用BH的语言来展现他对日本认识的变化。

留学生BH：

当时，虽然并不能充分理解日本教师，但看见日本人之后，与我想像中的日本人完全不同。感到吃惊的是，与大屠杀的恶人不同，觉得他们不但不会大屠杀，倒觉得他们很有同情心的。

预备生们进入预备学校之后，与日本人的接触，是改变对日本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使用的日语、数学、物理、社会等科目的教材都是日本带来的教科书。同时教师们还使用录像等手段介绍日本。这样使预备生们一边学习日语，一边学习专业科目，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对日本的印象。

下面笔者以留学生 BC 和 CQ 的感想为例介绍他们对日本印象的变化。

留学生 BC：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事情，直接的感觉就是家电。因为当时是日本最强盛的时期，与中国相比差距太大。日本的东西与国产的东西相比，中国产品太差。日本做的东西什么都好，中国那时做的东西都是粗制滥造。见到每一件日本产品，都觉得做得特别精致。为什么日本的产品都能做得这样好、这样精致呢，也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主要的感想就是这些，具体的与日本的政治、经济有没有关系，那时还不能理解。

留学生 CQ：

我进入预备学校以后，见到日本人，觉得还是他们（日本）比我们现代化。包括老师上课用的设备，与中国相比确实有很大的差距。……大概当初总是向往美国，也有没有看好日本的成分吧，总觉得日本不能与美国相比。但是，读的是介绍日本的数据，看的是日本的教材，听的是日本教师的课，当时我感到他们特别有钱，穿的服装也不一样，一看当时的照片就明白，当时我们和日本人的差距真是太大了。

如此，当时预备生们主要的好印象就是感到日本比中国先进、有差距。这不仅在教育过程中，而且在与日本教师的接触、使用日本的教材及设备中都感到了。

然而，这些预备生虽然接受了预备学校日本人的教育、受到了影响，但在接受预备教育之后依然有两人对日本持有不良的印象。这里将这两个人的想法列举如下：

留学生 AS：

我们那个时候也有政治课、历史课。所谓政治课，就是介绍日本国体等的课程，当时我们都特别厌烦，我知道的预备生都讨厌这种政治课。那是因为日本教师给我们讲解这个国家怎么怎么好，也就是将西方各国的政策等讲给我们听。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受到很大冲击。即使你不强调日本怎么好，至于政治上好还是不好，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确认。另外，那个老师讲日本与美国是盟国，总爱讲美国好的地方、选举等，那个讲师不怎么好，强逼着让我们学习。

留学生 CE：

（对于日本）在出发前没有什么好印象。估计在中国都一样，没有特别感觉，留下的印象就是“日本鬼子”。

从以上两个例子来看，也可能了解日本教师与中国学生因为文化、政治等背景的不同而出现摩擦。这种趣闻还有很多，下面再介绍另一位留学生 BT 的经历。

留学生 BT（关于 7 月 7 日）：

那天开始上课，日本教师进入教室以后问我们：“今天是 7 月 7 日，是什么日子啊?”因为那天是阳历 7 月 7 日，我们当然想到了“七七事变”的卢沟桥事变，于是全班同学木然沉默，进入鸦雀无声的状态。而后那个老师将一根粉笔交给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在黑板上写了“卢沟桥事变”五个大字。其实那位老师想的是“七夕”鹊桥相会，而我们中国的七夕是农历节日，谁也没有想到鹊桥会的事情，造成双方思维错位。当时那位日本老师很不高兴，指着“卢沟桥事变”那几个字，说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话题，是“七夕”。其实，日本教师讲的“七夕”，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传统节日，他是想从这里出发来谈中日交流的话题。没想到从 7 月 7 日的话题开始，却引出了双方都觉得尴尬的话题。这是因为日本将原本都是旧历的节日大部分都改成西历了。

BT 的事例也使我们强烈感觉到，虽然中日两国有相近的文化基础，但由于历史变迁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也不能不说被派遣来的日本教师，可能是职业日语教师的缘故，对历史方面缺乏知识的问题也十分明显。

第四节　作为国家公派生的日常生活

一、到达日本后的期待与现实

中国政府于 1980 年 3 月 28 日、29 日和 4 月 3 日分三批将第一期本科留学生送到了日本。到达成田机场（东京国际机场）的是准备进入本州、北海道和四国地区的本科留学生，进入九州的本科留学生是在长崎机场降落的。到达成田机场的留学生由东京的驻日本中国大使馆的馆员迎接，到达长崎机场的留学生则由接收院校直接接到大学。[①] 他们刚到日本的情景，可以用留学生 BA 和留学生 AT 的例子来说明。

① 对留学生 BH 的采访，2003 年 10 月，日本关东地区。

留学生 BA：

第一次坐飞机，就像是做梦，稀里糊涂就到了成田。从成田出来，是坐大巴到的都内，这一连串的经历都让人感到那么新鲜、那么惊奇。

留学生 AT：

我们到东京时已经是夜里了，马上从成田机场坐大巴驶往都心，也可能是黑夜的缘故吧，景色看不清楚。但首先感到的就是外面灯特别亮。从高速公路往外什么都看不清，进入都心以后的风景印象特别深刻。当时还是第一次看见高速公路，虽然以前知道外国有高速公路，但具体高速公路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那是第一次坐大巴走高速公路。在那以前的印象里，我们（中国）的车都是时速三四十公里慢慢地跑，跑时速一百多公里真是不可想象的事。这就是当时的感想。

可以说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国留学生的典型感想。

但是，这种梦幻般的惊奇很快就结束了。到东京的留学生们有的被安排住在叫“大森寮”的专为中国留学生住宿的宿舍里，有的住在大使馆里，休息一个晚上之后，就准备奔赴各地的大学。虽然大森寮位于东京的中心，但因为没有好的设施，并未给留学生们留下好的印象，第一期留学生 BL 向笔者谈了如下的感想：

留学生 BL：

坦率地说，到了东京以后虽然说不上失望，也感到心灰意冷。为什么呢，尽管成田机场不错，但在东京住的是大森寮这么个地方，一看周围，没有我们想象的高楼群，因为当时我们觉得林立的高楼大厦是富裕、繁华的象征。可是大森寮周围民宅矮小、比中国强不到哪儿去。中国的房子起码还是用砖建的呢。不知为什么，当时就是不习惯，就觉得（日本）和农村一样。我们当时的印象，民宅的建筑就是农村的代名词。觉得为什么来这儿了呢。还有，第二天是星期日，七、八点钟起来到外边一看，街道特别窄，四周特别安静，这样的感觉也是第一次。

看来留学生们想象中的发达国家和他们实际上到达的地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也可以感到他来到日本之后，马上就感到与在照片上、录像中所看到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印象有落差，在感情上的失落也是可想而知。

来到日本以后马上就感到失望，也不只是对日本，对大使馆的态度也有失望的感觉。因为从第四期开始，本科留学生的人数开始减少，晚上的住宿就没安排到大森寮，都住在了大使馆。

第四期留学生 DJ 是这样给笔者讲到达日本之后那一夜的情况的：

留学生 DJ：

尽管对日本的第一印象特别好，但到日本后最坏的印象就是大使馆。我们到达的那天夜里住在大使馆，那里床不够，让我们睡在地板上，而且还收我们的住宿费，一个晚上必须交多少多少钱，交钱就交钱吧。我们在出国前，对国家是满腔的信赖，还觉得整个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后盾呢，这种办法……现在想起来，那也合理。他们必须想办法让我们住，可又没有经费，只能向我们收钱。不过，这种行为在我的心理上却造成了影响。

这种失望感可能与出国之前的期待过大有关。另外，认为自己是以国家公派留学生的名义被派出国的，得到大使馆的照顾是应该的，所以感到失望也是原因之一。当然，像这种说感到失望的本科留学生并不多，在被调查的 100 名中只有 5 名，绝大多数的被调查对象刚到日本时，第一印象都是感到新鲜，具有正面的印象。这种感想随着在日本生活的时间越长、越习惯，就越具体。

二、留学生活的开始

本科留学生在东京住宿一晚之后，第二天就到各自的大学去报到了。[①] 表 3－3 是被调查的 100 名本科留学生在日本的就读本科的大学汇总表。本科留学生从北海道至九州分散到全国各地的 44 所高等院校。由于本章主要介绍的是笔者所采访的 100 名留学生的情况，所以将他们进入的大学情况列入表 3－3 中供参考。

表 3－3　采访调查的留学生本科阶段升入大学人数表

大学名	期别名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北海道大学			3			3
室兰工业大学	1		1			2
东北大学	3		1	2		6
筑波大学	1	1	2			4
宇都宫大学	1			1		2
千叶大学	2		1	1	1	5
东京大学	3		2		1	6
东京工业大学	2		1	1		4

① 升入东京附近各大学的留学生到达之后直接去了大学。九州的留学生没过东京直接奔赴各大学。

大学名	期别名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东京水产大学	1					1
电气通信大学			1	2		3
横滨国立大学		2	1			3
金泽大学	1		1			2
山梨大学	1					1
信州大学	2	1		1		4
静冈大学	1	1				2
名古屋大学	1		2			3
名古屋工业大学	2		1			3
京都大学	1	1				3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1					1
大阪大学	1	1	2			4
神户大学	4					4
冈山大学	3					3
广岛大学	1	1				2
爱媛大学	1	2				3
九州大学	2	1	2			5
九州工业大学					1	1
熊本大学			1			1
鹿儿岛大学	1	1	1			3
东京都立大学	1	1				1
大阪府立大学		1				2
职业训练大学校	3		5			8
群马大学		1			1	2
长崎大学			1			1
图书馆情报大学		1	1			2
合计	41	16	31	8	4	100

1980年，第一期本科留学生到达后，受到了各地大学的欢迎。由于1980年赴日的97名中国国家公派的本科留学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日本接收的第一批大规模的中国公费留学生，所以在媒体上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当时的情况可以从升入名古屋大学的留学生AJ的叙述中了解到。

留学生AJ：

我们刚来时的年龄都比较小，那之前曾经有年龄较大的访问学者被派来过，但人数不多。我们是第一期，一起来了五个人，被安置在五个学部。忘记了是我们到的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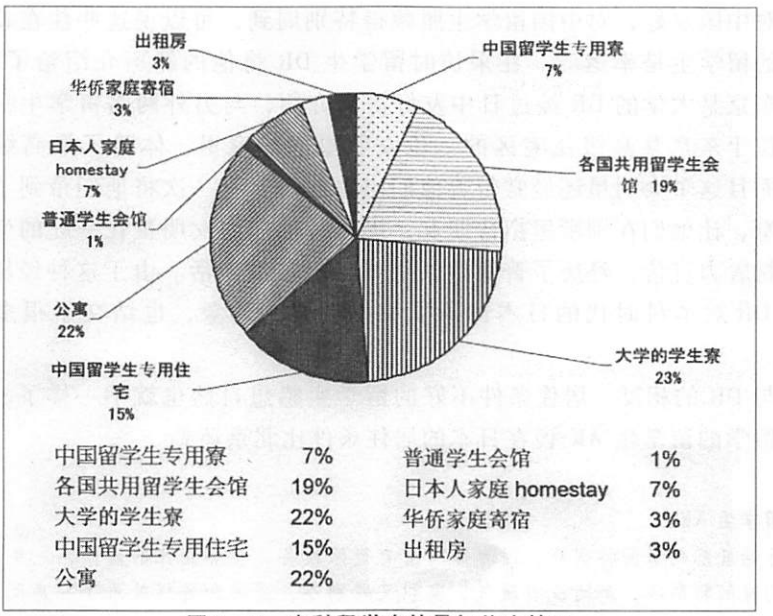
一天还是第二天，名大的校长接见了我们，当时名古屋的地方报纸也来采访，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我们的照片，在名古屋会馆照的。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留学生还很少，本科生派遣才刚刚开始吧，所以受到大学及社会上的重视。（在日本）也宣传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变化，整体上说对我们非常亲切。特别是大学非常重视，指定了专门的老师照顾我们，是其他学部的老师。大学可能觉得专业老师不太合适，指定了一位年龄大一些的体育老师。这个老师对我们非常关心，经常帮助我们，特别是在生活方面，一到休息日，就带着我们出去旅游，还带着我们去滑雪，一直到本科毕业，真是对我们太好了。

像AJ这样的情况在第一期、第二期确实很多，但随着中国留学生的增多，这种热情的招待也就逐渐减少了。大部分本科留学生最初对日本人的印象都使用了“亲切”“友好”这样的词来表述，其原因可能就源自这种欢迎氛围。

到达各地的留学生生活条件因各地的大学有所不同，宿舍也不太一样。因为政府希望中国留学生与外国人加深交流，所以改革开放后的留学生与以前的留学生不同，已经可以与外国人共同居住、生活。图3－1是笔者采访调查的89名留学生住宿情况的总结。住在中国人专用宿舍、中国留学生专用公寓等的仅有19人（22%）。住中国人专用宿舍的几乎都是东京周边的留学生，如上文中谈到的“大森寮”就是中国人专用宿舍之一。其他人都和日本人或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一样，住在各个大学的普通学生寮（学生宿舍）或公寓。因为留学生们住在学生寮和学生公寓，自然就可以和日本人多接触，也就可以较快适应日本社会。尤其日本大学里讲究“先辈后辈关系”即师兄师弟关系，所以有的留学生一进大学寮，马上就得到师兄师姐们的关照，至今多数留学生回想起来还感动不已。例如，留学生BH就曾对笔者谈及当时的感想。

留学生BH：

我住在大学的寮，就是学生宿舍。那个寮当时是新建的，所谓新建，重要的不是说它是新的建筑物，而是新改造成了单人间。因为以前没有住过单人间，单这一点就感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感觉印象最深。第二眼看到的是空调、布团（一种厚棉垫）、棉被、电视等，这些日本现代化的东西，开始就给你配备齐了。而且，自己房间里还有淋浴，就像住进高级宾馆一样的感觉。第三个感觉是日本学生非常亲切，他们不仅热心地帮我们运行李，还帮我们整理房间。我们当时叫他们“先辈”，经常问我们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没有，经常帮我们干这干那，替我们想这想那的，不让我们有孤独感。



中国留学生专用寮	7%	普通学生会馆	1%
各国共用留学生会馆	19%	日本人家庭 homestay	7%
大学的学生寮	22%	华侨家庭寄宿	3%
中国留学生专用住宅	15%	出租房	3%
公寓	22%		

图 3－1　本科留学生的最初住宿情况

毋庸置疑，有了好的住宿条件、日本人的亲切照顾，留学生们对日本产生好感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也正因为和日本人住在了一起，文化上的差异也就逐渐显露出来。这里介绍一下留学生 BD 的经验。

留学生 BD：

我们住在大学的寮里，那种经历感觉非常好，但也有受不了的地方。当时的学生寮是三个人住一个两居室，三个学生都住在里屋，外面有一间当厨房用。住那儿的好处就是日语进步特别快。因为中国人少，整个大楼数百名学生中只有九个中国人。可是，有一个日本四年级学生住在寮里，人们管他叫“寮长”。我是一年级学生，日本的寮有个规矩，就是所有的学生必须服从这个“寮长”。而且刚进寮，就开学生全体大会，开会时一年级学生要作自我介绍，必须大声讲出自己的姓名，中国留学生多少有点儿腼腆，介绍姓名之后，有的人说没听清，还得重新介绍一次。那之后还要喝酒，每个房间的室长都得劝自己房间的学生喝酒。另外，还必须参加一个什么组织，像个什么体育俱乐部类的组织。加入这个体育组织之后，它的规矩还挺严。所以在这种普通学生寮里学习、生活还是不大适应。

另外，有一部分留学生没有住在大学的学生寮，而是住到了日本人的家里，这种情况占了 7%。能够住在日本家庭的，大部分都是经当地日中友好协会介绍，住进愿意让留学生居住的日本家庭。所以，这些家庭基本

上都对中国友好，对中国留学生照顾得特别周到，可以说这些住在日本人家庭的留学生是幸运的。在采访时留学生 DR 将他的经历介绍给了笔者。进入东京某大学的 DR 经过日中友好协会介绍，与另外两名留学生一起住进了位于东京某高级住宅区的一位女明星演员家里，体验了最高级的生活。而且这个女明星还经常带着他们出去旅游，有一次将他们带到了京都的别墅，让他们在别墅里招待朋友，媒体将他们与女明星在一起的生活作为素材着力宣传，经历了普通留学生不可想象的生活。由于这种经历，所以使 DR 对本科时代的日本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也结交了很多日本朋友。

与 DR 的相反，居住条件不好的留学生感想自然也就不一样了。在北海道留学的留学生 AK 说在日本的居住条件比北京还差。

留学生 AK：

开始就感到房间特别冷。因为房间没有御寒设备，在那儿住的时候，一年之中有一半的时间特别冷，房间没有暖气，面积又特别小，光书和资料就堆了一房间，所以也不敢使用煤气炉，手经常冻得红红的。后来，研究室里有了我的座位，我总是在研究室中待到很晚才回来，好不容易才能盼到天气暖和。说真的生活条件比北京还差。

无论生活条件如何，本科留学生到达日本以后很快就开始了学习生活，刚到国外的激动心情也很快就消失了。但刚开始到达日本时的体验无疑会给留学生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三、留学第一年的苦恼

在赴日前，接受过一年日语教育的本科留学生们本来对于自己的日语能力是很有自信的，但到了日本以后却让他们有了不同的感受。虽然日常生活会话基本上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一到大学听课，和日本同学讨论问题，大部分留学生才发现自己的日语水平太低、根本就不够用。关于自身遇到的语言障碍问题，留学生 DB 是这样介绍的：

留学生 DB：

我觉得特别是语言方面有问题，尤其是上课时听不懂，更说不了。要是一般内容还凑合，用日语谈论学习到的知识和感受感到特别难受。到完全能听明白、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大概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与DB有同样语言障碍的共占本科留学生的74.7%。[①] 其中69.4%的留学生说语言问题是在一年之内解决的，30.6%的人说需要一年以上，最长还有说用了五年的。刚去时存在语言障碍问题那是肯定的，一般正常状态下有半年至一年时间也就解决了。但是，较长时间不能解决语言障碍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通过采访调查，笔者认为一部分留学生与日本人接触少是其主要原因。

与日本人接触的多少和他们的居住环境有关。特别是比起住在普通的学生寮及日本人家庭的留学生来，住在中国留学生聚居的宿舍的留学生与日本人接触的机会就相对少得多。在笔者的采访中还遇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留学生DS虽然在日本留过学、但在留学期间却几乎没和日本人有过什么具体接触。DS是进入东京大学的本科留学生，上大学时一直住在中国留学生专用的大森寮。下面是DS向笔者介绍的大学时代与日本人接触的情况。

留学生DS：

我们与普通的日本人没有接触。与学生有一些接触但也不多。学生们都年轻，因为刚进大学，没有较深的交流。相反，主要是留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东大和老师的接触几乎为零，当时我们在教养学部（相当于中国的基础课部）学习，都是在大教室上课，……选完课之后，就是在教室听课，老师上完课就走。因为是大教室上课，来上课的学生每次也不一样。不像中国有班主任老师，所以学生也是个人学个人的，上完课就各自回家，全然没有接触。这种情况一直到大四都几乎没有改变，交流也特别少。日本整个社会好像也是这样，不光因为我们是留学生，日本人之间好像也没有什么亲密的接触。日本人与日本人之间，好像也是工作就是工作，学习就是学习，完了就回家。即使看似关系密切的朋友，一起搞一些活动，也难以相互交心。在学校里还稍好一点，比如，上课一起坐、一起写作业、一起想考试对策、在探讨去年的考试问题时还有时相互借一借考卷什么的，我们还一起搞过考试对策委员会。但是，日本人一般都有自己的住处，上完课就回自己的住处，课后也不联系，也就是一起听听课罢了。到了四年级，进入研究室，与老师的关系也没有改变。老师自己的事都特别忙，另外还有上硕士、博士的研究生，我们只是本科生，虽然老师也给出了几个课题，但还要上别的老师的课，不只是一个老师的。我回到研究室，老师把准备的研究内容分发给各个研究小组，我只要干就行了。学生也不怎么问老师，都是自己在做研究。老师只管分发课题，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也不教，什么也没教过我们。老师就是指点方向，然后就是自己干。当时唯一觉得有点儿用的，就是高年级学生们的论文可以参考、可以学习。

① 此数据是根据采访的100名留学生中得到回答的79名的数据计算得来。

从 DS 的谈话中可以了解，他感到在学校交朋友非常不容易。由于与中国留学生住在一起，尽管不感到寂寞，但本科留学四年却没有交到日本朋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果 DS 说在日本过“语言关”竟然用了五年的时间。也许 DS 的事例只是一个个例，不能代表全貌，但起码可以了解到有些留学生由于接触日本社会的机会太少，才导致日语水平不能很快提高。其他与 DS 有类似经历的留学生也不在少数，例如留学生 CM 说在最初的半年与日本人说话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超过两个钟头，尽管可能说得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与日本人交流的机会少。CM 是大阪某大学的本科生，像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大城市，如东京、大阪、仙台等，中国留学生人数多、住在一起，日语能力提高的速度就慢。

笔者认为这些留学生过语言关时间较长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两国基础教育的差异和对当代日本知识的欠缺。譬如留学生 DN 就曾向笔者提过这方面的原因。

留学生 DN：

（要说语言问题）理科也许没有什么问题，而文科，好多概念我们根本就没学过。例如西方的哲学，那些内容、那些词汇，在中国根本就没听说过。关于民法等法律，听都没听过。记笔记也记不上，借了班里同学的笔记来，不过也就是抄一抄而已。

这样的问题，并不只限于知识学习方面，在与朋友交流时也经常出现障碍。比如留学生 DM 就曾对笔者讲过当时的经历。

留学生 DM：

我感到与日本人交流完全没有问题是在两三年以后，那是因为开始时不懂他们的文化。特别是他们说体育运动方面的事情时，以及谈起与学习无关的问题时，他们说什么呢，头一年根本就听不懂。但过了两年以后，因为经常看电视，感到逐渐能够与他们接近了。

确实像 DM 说的那样，留学生和当地人的交流问题，不只是语言问题，即使你能够熟练地说当地的日常用语，对于缺乏棒球、艺人、历史等知识的留学生们来说，要想超越这种文化上的壁垒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DS、DM 等说的是一部分留学生的实际情况，从他们的事例可以看出和当地人出现交流方面的障碍，不仅仅因为是他们是外国人、是留学生，还有很深的文化底蕴方面的原因。

也有很多留学生刚到日本的时候，因为与想象有差距，感到特别孤

独。特别是到一些较偏远地区大学的女生，有孤独感的情况比较突出。这里我们以留学生 DX、DQ 为例进行说明。

留学生 DX 所进的大学，在她来之前只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其他的全都是日本人。另外，虽然与这个中国留学生学姐处的关系也不算坏，但由于性格不和，和她也没有什么深交。DX 入学以后，日语说得还不太流利，所以一开始与日本人的关系也不太好。再就是这个中国学姐非常优秀，所以 DX 去上课时，总觉得有那么一种老师将她和那个学姐对比的压迫感。结果在最初的一年她经常钻在宿舍的房间里，或到漫画茶馆去看漫画，经常逃学。回忆起那段经历时 DX 觉得不堪回首。

留学生 DX：

反正那个时候日语也说不好，总想家，既不喜欢留学的那个地方，也不喜欢那个大学，上课连一半都听不懂，所以就变得很封闭，也不想与人来往，整天闭门不出。总之，就是不喜欢那儿，不想去上课，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信。

从 DX 的例子可以看出，对她来说有学姐对她并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因为她感到在各种情况下都将她与学姐进行比较，就连她和老师同学见面也让她感到压力。后来，她到二年级时加入了一个俱乐部，认识的日本朋友才多了起来，虽然从以前的抑郁的生活中解放了出来，但终归没有激发出学习的热情。

虽然表面看起来不像 DX 那样，乍一看与日本人交流并不少的留学生 DQ 却差一点儿闹到中途回国的地步。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他说是因为没有能交到信得过的朋友。DQ 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的。

留学生 DQ：

我们班女生特别少，连我才四个人。到二年级还剩三个人，一个人留级了。……其中一个人在我房间下面的房间住。因为人数少，所以吃饭时我们仨总在一起。但是，那只是表面上的关系，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这种表面形式上的集团性的国家，而这些与我的思想却有着很大的差距。当时我们的想法，一个是努力学习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再一个就是背负着父母的希望。所以自己心里想的是为了祖国、为了家庭。但是，这种想法不好意思向日本人讲，因为他们的想法和我们完全不同，尽管表面上关系不坏，但那完全是表面上的。当时我在班上成绩是最好的，再就是□□大学也不是水平太高的大学，估计她们上课也不怎么好好听，经常来问我，因此这样的交流比较多。然而，我觉得她们脑子有点笨，她们整天和我混在一起，根本不曾想到家庭、更不为了祖国，从这一点上说觉得我们之间的思维方式差距太大。当时又觉得父母对自己的期望那么大，决不能半途而废，所以一年级时倒觉得特别寂寞，说真的

我真想不再继续念了，马上离开回国。但是一想到要是真的不念回国了，父母肯定失望，也就只能硬着头皮挨过来了。

当然，这样的例子只是一小部分，但到日本之后感到寂寞、不能适应环境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一点，后来日本的大学准备了辅导员，日本政府也设立了专门预算为留学生设立了辅导制度，采取了各种措施努力提高留学生们的日语水平帮助他们适应生活。经过这些努力，大部分留学生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日本的生活。51.9%的采访对象对第一年有良好的评价，表示可以适应留学生活。①

近而，当问及进入大学以后对于日本的印象时，23.5%的留学生回答“日本学生不怎么学习，就知道玩儿”，对日本大学生的学习态度表示失望。② 这也正如上面留学生们对日本学生的印象评价时一样，说日本同学上完课马上就去打工或参加俱乐部活动，学习不认真。之所以有这种印象，笔者认为有一个原因是日本的大学与中国的不同，大学生不是住在大学的集体宿舍里，大部分回自己家或者住在租的公寓里。由于基本都是一个人生活，所以课外时间多不在学校，所以在学校看不到日本学生一直学习的身影。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大学生不太重视一、二年级的基础课，不像中国的学生们要求所有课程都必须取得优秀成绩。

四、旅游参观与加深理解

留学生们到了日本三个月之后就到了要放暑假的季节。很多留学生利用暑假到全国各地旅游。可以说这也是本科留学生的特征之一。尽管旅游需要钱，但因为年轻，多数留学生还是选择了暑假出门旅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留学生曾经一起在东北师范大学接受预备教育，所以日本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同学，不仅去各地旅游可以不用住宿费，还有朋友做向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买到便宜火车票，即日本JR（日本全国最大的铁路系统）“青春18”优惠车票。买了这种票以后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自由乘坐JR的列车，很多留学生都利用这种车票去旅行。笔者进行调查时，每次谈到国内旅行的话题时，他们都会提到“青春18”票。关于国内旅行的问题，回答笔者提问的86名本科留学生中，除1名回答没有去旅行过以外，其他85名都去过国内旅行。特别是刚到日本的第一年，去旅行的就占了留学生的四分之三达65名。他们基本上都是利用了预备学校的人际关系

① 从77名留学生采访结果汇总。

② 从89名留学生采访结果汇总。

出去旅游的。60.9%本科留学生的旅游同伴是中国留学生的朋友，自己主动出门旅游的有68.5%，参加留学生活动或者受老师邀请去旅游的只有9.0%。其余的21.4%的留学生虽然旅行次数很少，但也都是自己做计划出游的。

留学生们通过日本国内旅行，对日本加深了理解。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留学生们所谈的旅行感想。

认为“日本的国内无论去哪儿都差不多”、“日本没有什么地区差异，农村与城市也没有多少差别”、“一走出车站哪儿都是一样的便利店，一样的百货大楼，全国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有26名。特别是多数留学生通过旅行与自己的祖国进行比较，多数的感想是，与中国相比，日本的特点就是无论走到哪里都一样。比如留学生BO就具体谈到了他的想法。

留学生BO：

到本科为止所见到的日本多是正面的，特别是最初总与中国进行比较。日本是又方便又干净，而且守秩序。与回国时感到的国人不守秩序、又脏又乱的情况完全不同。相反，日本特别干净，衣服几天不洗也不脏，灰尘也少。要是在中国，特别是北方，因为冬天烧煤，粉尘特别多。但是在日本就没有这事儿。日本别的城市也一样，哪个城市都没多少差别。所谓哪个城市都没有差别，是指看不出各自的特色。中国就不一样，假如你到北京、上海、广州去的话，各个城市的整体氛围就不一样。可在日本，不论你到哪个城市都觉得类似。有时多走几个城市好像又能感觉到有点儿区别，比如京都，就能感觉到有点儿中国城市的味道，奈良也一样。我就觉得京都、奈良这两个城市具有很强的东洋氛围，而神户、东京、大阪、名古屋是日本的近代城市，连都市建筑都相同，即使有点儿区别也就剩下大厦的高度之差了。

占第二位的感想是说“自然风景美”的有15人、占17.9%。占第三位的是说“现代化的国家”，主要是因为感到高速公路、新干线等发达的交通系统。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谈到了通过旅行认为日本是“有历史的国家”、“文化与中国相近”、“重视保护环境和历史的国家”、“与中国友好的国民很多”等感想。通过旅行对日本良好的留学生共有78.6%，用中立性语言来表述日本印象的占13.1%。其余有的回答“什么也没想”，持不良印象的留学生一个人也没有。可以认为，以日本国内旅游为契机，留学生们了解了日本各地的情况，加深了对日本的理解。

五、打工经历

多数本科留学生认为留学目的就是要学习科学知识，回国之后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所以开始想到打工的极少。但是，在适应了留学生活、也

有了空余时间以后，就逐渐有一部分留学生开始打工了。另外，因为日本的大学假期长，最初很多留学生利用假期出去旅游，但也有部分留学生利用假期开始打工。后来，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大批留学生赴日，在各地掀起欢迎热潮的同时，也掀起了学习中文的热潮。以前以台湾教师为主的中文学校、个人学习班等也逐渐开始欢迎大陆出身的留学生为汉语教师，本科留学生除了上课之外出外打工的外部条件已经具备。

对于留学生们来说开始打工的另一个诱因是生活费不足。最初，留学生们的学费、房费、交通费都是大使馆实报实销的，包括饭费在内每月还给30000日元零花钱。但后来时间一长，大使馆觉得这种方法负担过大，有时出现不按时结账等现象，再后来就改成了除学费以外包括房费在内每人每月给生活费62000日元。62000日元的生活费，作为一般的最低生活还能维持，但也有的留学生因为住宿条件和生活地区不同而出现不够用的情况。当然后来中国政府也逐渐向上调整了生活费标准，到20世纪80年代末调整到80000日元。但是，当时正是日本物价急剧上涨的时期，留学生普遍认为生活费不多。①

留学生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打工的。但打工也不一定就会影响学业。相反，对留学生们理解日本社会倒有益处。因为有不少留学生打的工与学业有关，不仅巩固并拓展了自己的所学，还达到了提高日语水平的效果。有的同学还通过教汉语等，在当地传播中国文化。关于公费留学生打工的问题，也通过大使馆得到了教育部的首肯。②

表3-4　本科留学生的打工经历多重回答度数分布表

项目	合计	百分数
没有打工	7	5.7
教师	43	35.0
工厂打工	17	13.8
饭店打工	14	11.4
翻译	25	20.3
邮局送报	1	0.8
道路向导	2	1.6
与专业有关的工作	7	5.7
派遣公司	1	0.8

① 对留学生BT的采访，2002年6月7日，日本关东地区。

② 对中国教育部负责人的采访，2002年8月14日，中国上海市。

项目	合计	百分数
大学图书馆员	2	1.6
大学内杂务	1	0.8
搬家公司	3	2.4
	123	100.0
系统缺损值16，统计总数84		

从大一就开始打工的本科留学生有31.7%，从大二开始打工的有21.9%，综合来看半数以上的本科留学生在到日本以后两年以内就开始打工了。

对打工情况的调查，采取的是自由回答的方式，84人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复数回答的留学生较多，统计处理汇总如表3－4。留学时没有打过工的留学生只有7名。其余留学生都有不同形式的打工经历。

出外教书是本科留学生中最多的打工方式，所谓“教书”，主要是做汉语老师，其他还有一些人在补习学校教书，或当家教等。通过汉语教师这种打工活动，留学生们不仅向当地百姓传播了汉语和中国文化，还可以与大学以外的日本人互相接触，大量结交日本朋友，也成了理解日本社会的一种契机。

留学生做的第二种较多的工作就是翻译，包括口译和笔译，占29.8%。翻译这种工作，多是因为当有从中国到日本的访问团时，中国大使馆、市政府、大学等就介绍他们去。因为本科留学生较年轻，日语也比较好，来日本也较早，和各方的关系都较好，所以找翻译人员时他们是首选。通过翻译工作，也使留学生们开阔了视野。例如留学生DC通过翻译等活动，曾接触过王兆国、胡耀邦、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留学生DH也曾给杨尚昆当过翻译。

另外，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有关的打工活动的有7人、占8.3%。比如计算机专业的留学生搞编程或在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大学里担任指导实验的助教或兼课讲师等。这些工作不仅可以巩固所学的知识，还对扩展他们的专业领域有益。

第五节　本科阶段的学习成果

一、课程的选择

采访调查的100名留学生在大学所属学部（在中国叫学院）汇总在表3-5中。因为国家重视理工科，所以笔者采访的调查对象也是进入工学部的留学生最多，而进入理学部和农学部的学生也不少。

表3-5　采访留学生的本科学部汇总表（单位：人）

学部	期名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工学部	20	3	4	4	4	35
理学部	12	8	2			22
纤维学部	1	1		1		3
农学部	4	1	1	1		7
水产学部	1		1			2
医学部	1		1			2
建筑科	2					2
电气通信学部			1	2		3
电气科			3			3
机械科			2			2
信息工学部		1				1
图书馆学部		1	1			2
地理学部			1			1
社会学部			1			1
法学部			3			3
教育学部			1			1
经济学部			4			4
社会学部			1			1
文学部			3			3
合计	41	16	31	8	4	100

当时在中国的大学，学校根据各个学科及专业的不同决定课程表，上完这些课，并通过期末考试就可以升级或毕业。但日本的大学不同，除了必修课还有选修课，必须取得一定数量的学分才能毕业。虽然多数留学生

对于这种尚不熟悉的选课方法不知所措，但大部分留学生在留学生指导员和中国人前辈留学生的指导下都顺利地完成了选课过程。但是，开始学习以后不久，留学生们就对日本的大学的本科教育产生了疑问。中国的大学教育是老师讲课，学生听的授课方式。但日本的大学教育与中国不同，这让留学生们开始有了怨言。其不满主要为“在大学学不到东西”、“教师不认真”等。下面举例说明他们当时的想法。

留学生 AV：

我认为教育方面日本的问题特别大。日本的教育跟中国没法比，水平太低，就是现在我也觉得是日本的一个大问题。大学（的老师）随便拿自己写的书作课本，教得也很随便，根本不备课，学生懂不懂他不管，学生学习不学习都成了自己的事。

笔者认为，这种不满也未必就是日本的教育水平低，如上所述，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与日本有着较大的差异。日本的大学教育，重视发挥学生的个性，是让学生寻找自己有兴趣的学问的学习体系。所以，留学生们不习惯这种学习方式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除了不适应这种学习方式之外，可能还与留学生升入的大学水平也有关。比如留学生 BR 是一位进入某地方国立大学的本科留学生，BR 向笔者叙述了对自己升入的大学的不满。

留学生 BR：

不同的大学水平就是不一样。与东京大学相比，我们的基础知识水平差多了。□□大学在日本也就属于二流以下，教育整体上就比较稀松。

BR 只是讲了自己进入的大学与东京大学水平上的差距，而留学生 DE 在表达对自己进入大学水平强烈不满时也讲到了这些问题。

留学生 DE：

进入□□学校的同学们都有这样的感觉。这四年简直就是在侮辱之下度过的。所以，我对中国政府的做法一直就没有好感，直到现在对大使馆也没有亲近感。那真是侮辱。在预备学校学习的 100 人中，自己虽然不敢说是前三名，但前十名是绝对的。却让我进了日本最坏的大学，这都是他（政府），不知为了什么。所以，在毕业之后考硕士时，我不顾一切考了□□大学。这也是我们□□学校的所有留学生都走了（移住他国或留在日本没有回国）的原因之一。其他几期留学生的情况我不了解，反正我们这一期都别着这个劲儿。说实话，没准儿这对我们本人来讲可能变成了好事。我到现在对中国的感情也不深。我一直对下属讲，自己的命运绝对不能让别人摆弄。现在，

中国政府什么也没给我，自己只要努力就行，这真是给我的最高补偿。

从DE的话中可以感觉到他对自己进入水平较低的大学非常不满，对把他送到低水平的大学感到怨恨。这也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本科留学生绝大多数是从全国统一高考中选拔出来的尖子生，原来也都是在国内名牌大学学习的，但是来日本之后没能全部进入日本的名牌大学，而让他们进入日本各地的国立、公立大学而表示不满。

再就是关于进入大学以后的所学专业，基本上也都是由政府决定的。但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出现了对于自己所学专业不满的情况。笔者调查的100名本科留学生中，就有9名在本科阶段改变了由政府决定的专业。按照政府的规定，留学开始后是不能更换专业的。例如，留学生AK的事例就足以见证政府对于专业变更的强硬姿态。

留学生AK：

我喜欢数学、物理，不喜欢实验。按照政府的要求学了这个（材料力学），但一直就不想学。我喜欢的是用脑子考虑问题，对于进实验室做实验一直就不喜欢。所以进入大学以后，就希望学习与数学有关的计算机专业，但结果不允许。之后又多次提出要求更换专业，但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一直没有得到同意。日本也一样……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反复多次要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终也没变成。虽然我材料力学的成绩很好，但学习时间越长，离计算机专业越远。虽然也经常使用计算机，但终归不是专业。而物理倒是接触较多，因为我从中学开始数学和物理的成绩就特好，所以在日本也一直偏爱物理。直到博士一年级时在日本还一直继续学习物理，也没有离开自己的爱好。到了80年代中期，政策有了松动，已经有了改专业的可能，但为什么就是不让我改呢？是不是因为我学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开始是管理特别严，实际上最初什么也不懂，也没专业知识，改变专业也简单，升入博士以后，因为已经学了许多年了，可能大使馆认为还是继续读下去比较好吧，所以无论如何不让我改专业。因此，我对在日本留学失去了信心，下决心回到我最初想学的专业，给自己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就回到了中国。当然，还是必须要经过面试的，是在博士一年级时回的国。结果我的最终学位是物理学博士，硕士学位是日本□□大学的材料力学。

AK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笔者感到了他对改专业的过程的懊恼和无奈。从AK的例子可见，放弃当时极为珍贵的留学机会，放弃学位，回国转学自己喜欢的专业，可想而知他是多么盼望改变专业。但是，从大使馆无论如何都不允许他改变专业这件事情来看，也能看出大使馆对于改变专业态度的坚决程度。

在笔者的调查中，本科结束后未回国的留学生有许多是对专业不满希

望改变专业的学生。那么，前文述及的9名本科留学生是怎样变更专业的呢？在这里以留学生BS、CE、CU的情况为例予以介绍。

BS与AK的情况一样，同是第一期留学生，原来是生物专业的，但本人就是想转学物理专业。被大使馆拒绝后，BS托了种种关系希望改专业也没改成。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因为与BS在读大学的学部长是朋友，一次来日本讲学时让BS碰上了。所以，BS利用这一机会向杨振宁诉说了自己想学的不是生物而是物理，而政府不让改专业的情况，问杨教授能不能帮忙。杨教授为了BS的事直接向大使馆说情，结果作为特例才允许BS改专业。

还有一位留学生CE，本来CE是被要求学农学的，而他更喜欢生物和化学，所以希望改专业。但是，因为听说不能改专业，就花最低限度的时间学习农学，取得毕业资格，而用大部分时间学习农艺化学，也就是学习化学和生物。虽然在本科就读的是国家正式承认的农学科，但他真正学的是农艺化学，毕业论文写的也是农艺化学方面的内容。后来考硕士研究生时CE自然报考了农艺化学，因为同在农学研究科内，大使馆也没反对。

与上两个事例相比，留学生CU改专业的经历则容易一些。CU入学以后首先在教养学部（相当于中国的基础课部）学习基础课，在三年级分配专业时，进入文学部。当时按照教育部原来的要求，CU是要学东洋史的。所谓东洋史，就是指中国史或印度史。可CU认为，到日本来学中国史是笑话，作为中国人学习中国史的机会有的是，学习日本史的机会可是不多，特别当时在中国这方面的资料还很少，所以觉得来日本就得学点具有日本特色的东西，希望改学日本史。但同期的留学生中已经有人学习日本史专业，自己原来是被要求学习东洋史的，所以能不能改心里也没底，没想到问了大使馆以后马上就得到了许可。CU是第三期的本科留学生，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后，大使馆对于公派留学生改换专业的要求开始采取灵活的态度。

除了这9名留学生和1名留学期间被强制回国的留学生之外，笔者采访的其他90名本科留学生都是按照政府要求学完规定专业的本科课程毕业的。

二、在研究室的学习情况和毕业情况

日本的大学，理科专业的学生是在本科四年级进入研究室、文科专业是从大三开始就进入研究室，学习专业性较强的知识。

进入研究室以后，留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许多留学生

也以此为契机改变了对日本大学教育的认识。前文中曾提到，留学生们刚来日本时近四分之一的留学生认为“日本学生不太爱学习”。但当笔者问及四年级以后对日本学生的感想时，他们的回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例如，留学生 DO 在谈大学一年级时感到“日本的大学生在学校上课时还去，但大部分人不努力，学习上也不怎么花时间”。而笔者问到四年级的感想时，DO 却说：“当我升入四年级时，还真感到了日本学生的学习热情。四年级学生要写毕业论文，日本学生真就加上劲儿了，从早到晚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所以，感到四年级学生还真就是不一样。在教养学部时我感到日本学生做实验敷衍了事、就知道玩，四年级时就有不一样的感觉。”

在笔者调查中还有 12 名留学生也感到进入研究室以后，对日本学生的印象发生了改变。上文中曾经谈到觉得日本大学一年级学生不爱学习的留学生占 38.8%，到四年级时说仍有这种感觉的人则只有一个。所以，升入四年级后在研究室学习的过程，成了本科留学生理解日本大学教育的一次良机。

关于本科留学生提交毕业论文的情况，92 名留学生回答了笔者。其中没交毕业论文的有 9 人，其余的 83 名（90.2%）都写了毕业论文迎来了毕业。

本科留学生经过 4 年（医学部 6 年）的本科学习，迎来了毕业。笔者调查的 100 名本科留学生中，98 名顺利毕业。其他的 2 名中的 1 名，在来日本两年后因为思想问题，在接受完政府安排的思想教育后被退回到原大学继续学习；另外 1 名因为不喜欢政府决定的专业，不怎么学习，结果在 4 年留学结束时根据本人意愿，在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的情况下，回国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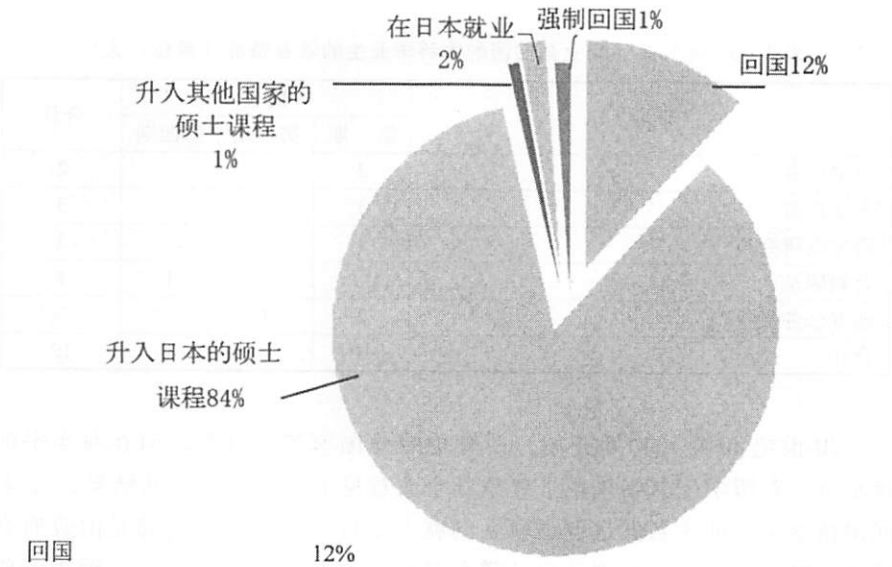
除了这 2 名留学生外，还有在医学部学习的 2 名留学生是 6 年毕业。所以四年本科毕业的共有 96 名。本科留学生的中途退学率为 2%。而自主退学的只有 1%，与其他国家来日本的公费留学生的中途退学率 4.45% 相比，是一个极低的数字。①

第六节　本科毕业后的选择

按照出国前的规定，本科留学生们在本科毕业之后应立即回国工作。

① 井上孝代编著《留学生の発達援助—不適応の実態と対応》，多贺出版 1997 年版，第 21 页。

但是，在1984年第一期本科留学生回国之前，有很多本科留学生提出了在日本继续升学的要求，政府也同意继续给第一期本科留学生中的10人发奖学金让他们在日本继续学习。后来也同意能够自己找到奖学金的留学生继续在日本升学。然而，由于一部分第一期生对可以继续升学这一信息得知得较晚，有的没有赶上研究生的升学考试，有的考试成绩不合格，也有一些毕业之后马上就回国的。第一期本科毕业生中毕业后马上回国的有25%，而第二期到第五期的本科留学生，因为已经有了第一期的经验，知道只要能够解决奖学金的问题就可以继续升学，所以留学生们很早就自己做了准备，几乎都考上了研究生。从第三期开始，只要在日本能够升入硕士课程的，政府都承认并继续发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所以大部分本科留学生都选择了继续升学。笔者调查的包括第一期生在内的100名本科留学生中，本科毕业后马上回国的只有12名。而且这12名中10名是第一期的。



回国	12%
升入日本的硕士课程	84%
升入其他国家的硕士课程	1%
在日本就业	2%
强制回国	1%
	100%

图3－2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本科毕业后的选择

笔者调查的100名本科留学生本科毕业后的选择如图3-2所示。本科毕业时的回国率为12%（包括1名未能毕业、但四年留学结束时回国），占回国人数7倍的84%的本科留学生选择了在日本升学，毕业后马上在日本就业的有2%。还有一个特例，有一名本科留学生本科毕业后考入了美国的研究生院。另外一人就是被强制回国未能完成日本的本科学业。以下简单介绍一下由于本科毕业后的出路选择不同，决定了这些本科留学生的不同人生。

一、本科毕业回国的留学生的就业情况

表3-6是本科毕业后马上回国的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有5名分配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特别是从第一期至第三期，因为还有国家统一分配制度，被分配到国家中央机关工作的有2人；分配到地方政府的有2人，这2人都是由劳动部派遣的本科留学生。因为当时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希望搞科研的人较多，所以分配到大学或研究机关的最多，占50%。

表3-6　本科毕业后立刻回国的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单位：人）

职业	期名			合计
	第一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国家公务员	2			2
大学教员	3			3
研究所研究员	3			3
公司职员			1	1
地方公务员	2	1		3
合计	10	1	1	12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尽管仍然是国家统一分配，但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对留学生开始采用了尊重其个人意见的就业方法。其结果，12名回国留学生中的3名就是自己联系的就业单位。其余的9名都是由政府介绍决定的就业单位。特别是自己联系单位就业的3名中的2人，因为希望继续搞研究，找到大学和研究机关的工作。另一名是第四期的，回国时间是1987年，虽然分配制度在表面上还存在，但基本上已经变为回国留学生

与就业单位直接联系决定的双向选择的方针。[①] 所以这位留学生就到自己喜欢的摄像公司去上班了。

在中国就业的这 12 位本科留学生的工作中，与日本有直接关系的 5 名、占 41.7%，与日本无任何关系的有 7 名、占 58.3%。

二、进入日本研究生院的本科留学生

笔者采访的 100 名本科留学生中有 84 名升学进入了日本的大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院）。表 3－7 是本科毕业后直接升入日本的硕士课程的 84 名本科留学生的升学大学的情况。

表 3－7　本科毕业后在日本升学的本科留学生的升学大学表

	人数	百分数	有效百分数	累积百分数
北海道大学	4	4.8	4.8	4.8
室兰工业大学	1	1.2	1.2	6.0
东北大学	8	9.5	9.5	15.5
筑波大学	2	2.4	2.4	17.9
千叶大学	2	2.4	2.4	20.2
东京大学	8	9.5	9.5	29.8
东京农工大学	1	1.2	1.2	31.0
东京工业大学	11	13.1	13.1	44.0
电气通信大学	3	3.6	3.6	47.6
横滨国立大学	1	1.2	1.2	48.8
山梨大学	1	1.2	1.2	50.0
信州大学	1	1.2	1.2	51.2
静冈大学	2	2.4	2.4	53.6
名古屋大学	3	3.6	3.6	57.1
名古屋工业大学	1	1.2	1.2	58.3
京都大学	4	4.8	4.8	63.1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1	1.2	1.2	64.3
大阪大学	6	7.1	7.1	71.4
神户大学	4	4.8	4.8	76.2
冈山大学	3	3.6	3.6	79.8
爱媛大学	2	2.4	2.4	82.1

① 《关于印发〈回国留学人员工作安排暂行规定〉的通知》，国家教委、国家科委文件（87）教学字 025 号，国家教委留学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件汇编》，群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527—530 页。

	人数	百分数	有效百分数	累积百分数
九州大学	6	7.1	7.1	89.3
东京都立大学	2	2.4	2.4	91.7
图书馆情报大学	2	2.4	2.4	94.1
群马大学	1	1.2	1.2	95.3
东京学艺大学	1	1.2	1.2	96.4
长冈科学技术大学	1	1.2	1.2	97.6
大分大学	1	1.2	1.2	98.8
一桥大学	1	1.2	1.2	100.0
合计	84	100.0	100.0	

与表3-3的100名采访对象的本科的大学相比，升入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等旧日本帝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的本科留学生较多。其中增加人数最多的是东京工业大学（以下简称东工大）。在东工大读本科的调查对象只有2名，而读硕士的就增加到11名。从这可以看出，由于当初读本科时是由政府决定就读学校，许多被分到一般的国立大学的学生，在考研究生时，凭自己的实力、考取了自己向往已久的旧帝国大学及在东京的大学，实现了进入名牌大学学习的夙愿。

另外，表3-3中的一部分在外地的大学的名字在表3-7中看不见了。例如宇都宫大学、东京水产大学、金泽大学、广岛大学、九州工业大学、熊本大学、鹿儿岛大学、大阪府立大学、职业训练大学校、长崎大学等。笔者采访的100名本科留学生中均有人在其中读本科，而读硕士时这些大学中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身影，都升入了上面谈到的旧的帝国大学和东京的大学。原因也如前所述，他们中有许多人本来就对政府分配的大学不满，正好利用报考研究生的机会升入水平较高的大学学习。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当时这些大学中有一些专业没有设置研究生院，或者因为研究条件不够，本科时代的导师推荐这些学生到其他大学读硕士。

三、升入其他国家的研究生院

本节开头已经谈到，1名本科留学生在本科的学习结束之后赴美考取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这一特例就是留学生CA。CA在日本关西地区的某大学读完了本科。当时中国的留学生考虑的毕业后的出路不是回国就是继续在日本考研，但因为CA的女朋友在美国留学，所以他在本科时就准备报考美国的研究生了。但CA去美国的留学之路也并不容易，遇到了不

少问题，不过他的几次决定，都为他顺利实现赴美留学的愿望创造了条件。

一个决断是放弃了日本的公费留学身份、选择了去美国的自费留学道路。这个决定对于CA曾经是一个心理负担。同时对他来说还有英语问题。但是，因为CA一心想去女朋友身边，下决心放弃了公费留学，并且还从一年级就开始努力学习英语做好了准备。

另一个要素就是CA遇上了一个关心他的导师。当时接收中国本科留学生的日本大学教授们基本上都希望留学生毕业之后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贡献，很多导师反对他们去其他国家留学。[①] 但CA的两个导师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认为到美国留学对CA的将来有益，非常支持他的选择，不仅给美国的大学写推荐信，还向中国驻大阪领事馆写信要求同意CA赴美学习。[②]

当时到一个国家以后希望转到其他国家留学的情况还不多，所以政府的态度尚不明确。那时大部分大使馆（领事馆）虽持反对态度，但驻大阪领事馆有的干部却表示能够理解留学生的意愿，并没有反对CA赴美的愿望。另外，当时的领事馆的官员曾经访问过CA的在读大学。那时CA曾经对他们提起过希望赴美留学一事，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提出赴美对自己学习上有利的情况，领事馆的官员当时的答复就是“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CA就向领事馆写了书面的正式申请，并得到了批准。实际上，据CA自己讲，在CA最终赴美之前，教育部已经发出了禁止被派遣的公派留学生再到其他国家留学的命令，CA等待出国的事情领事馆是清楚的，但领事馆还是没有阻止他赴美。这之后虽然有数名本科留学生提出希望赴美，但在本科毕业时都被领事馆驳回了。[③]

四、在日本直接就业

第一期本科留学生毕业时还不允许在日本直接就业。但从第三期开始允许以进修形式在日本工作一年到两年时间。所以从第三期生开始就出现了本科毕业后直接在日本就业的例子。最早在日本就业的是本科毕业的留学生CM。

---

① 对留学生DE的采访，2003年9月13日，中国上海市。

② 对留学生CA的采访，2003年9月13日，美国东海岸。

③ 《关于我公派留学人员不得擅自转美问题的通知》，国家教委文件（87）教外总字625号，国家教委留学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件汇编》，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358页。

CM 是学习法律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前，本来 CM 觉得在日本的大学里学不到东西准备回国。但是，在毕业前有多个日本的法律事务所通过中国大使馆招募中国进修生。所以，领事馆的干部向 CM 征求意见，CM 觉得与在大学学习拿学分相比，参加实际工作也许更能学到东西。于是 CM 就决定到使馆介绍的法律事务所工作。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本科毕业不考研是应该回国的，但 CM 是领事馆介绍在法律事务所就业的，所以很容易就得到领事馆的批准。不过像这种例子并不多。

但是，CM 在法律事务所只工作了几个月。事情起因于光华寮事件。[①] CM 工作的法律事务所正好担任了光华寮事件的部分工作。随着事态的发展，到了政府不得不介入时，中国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之间开始就光华寮事件进行磋商。因为中国大使馆内部需要懂日本法律的人才，而且当时学习法律的留学生特别少，特别是有法律事务所工作经验的只有 CM 一人。又因为过去 CM 在领事馆还做过志愿服务，所以，领事馆与 CM 联系，提出作为特例招聘他为中国外交部部员进入领事馆工作。正好 CM 是学国际法的，本就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认为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就成为外交部部员，直接参加驻大阪领事馆的工作，当上了外交官。之后 CM 参加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光华寮事件的交涉过程。但是，在领事馆做了 10 个月与法律有关的工作以后，CM 觉得与自己想像中的外交官工作差距太大，选择了回国。

本科毕业后选择在日本就业的还有一位留学生 DS。因为 DS 是第五期生，所以他本科毕业时已经是 1988 年了。那时留学生毕业后在日本进修的情况已经多了起来，而且制度上只要有日本公司接收进修，就可以得到大使馆的批准。因为 DS 是学计算机的，与 CM 一样，DS 也希望得到一些日本公司

① 光华寮是位于京都市左京区北百川西町的一幢 5 层建筑，土地面积 992.58 ㎡，1931 年建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从当时的大东亚省借用作为中国留学生宿舍。战后，大东亚省被解散，故光华寮就没有了管理机构。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组织自治委员会将其命名为“光华寮”。1950 年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将抗日战争中保存在中国的日本资产卖掉充作公款买入光华寮，作为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宿舍使用。1961 年，作为台湾方面的财产所有权转移登记完成。1967 年台湾方面向京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8 名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从光华寮搬出。1972 年，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1977 年 9 月 15 日，京都地方法院对于光华寮案做出判决，光华寮所有权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称原告具有“当事者能力”。之后，台湾方面提出上诉，京都地方法院于 1982 年 4 月 14 日决定再审。1986 年 2 月 4 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了所有权、支配权属于台湾的判决。此后审理仍在继续。

的实际工作经验，认为比在大学学习更好。正好有公司招聘，他就在那家公司干了一年时间的程序设计，觉得日本的经验在中国用得上，就选择了回国的道路。

从CM和DS的例子可以看出，本科毕业之后不马上回国，为了回国就业做准备而选择暂时在日本就业，进修一段时间后再回国，还是可以为以后回国工作积累一些实际经验的。这并不代表他们将滞留日本不回国。

第七节　派遣目的的完成情况

以下从技术学习及文化交流层面就赴日本科留学生完成中国政府派遣目的情况进行一下总结。

1. 科学知识的学习成果

笔者采访的100名本科留学生中，按政府要求学完本科顺利毕业的有98名，没有改变专业完全按政府要求学完专业毕业的89名、占89%。从学习知识方面看，可以说完成了中国政府要求的学习目标的九成。

2. 国际交流的成果

从增加与日本国民的交流、充当中日两国间友谊桥梁任务方面的达成情况总结如下。

（1）改革开放初期大量派遣到国外的留学生成了宣传中国的活模特儿。本科留学生在日本期间的忘我的学习精神为中国树立了良好形象。另外，通过教日本人汉语、做翻译等工作也起到了两国交流的民间大使的作用。而且因为结交了众多的日本朋友，即使回国以后这些联系也没有中断，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促进两国交流的人际关系。

（2）毕业后回国的本科留学生不仅用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而且用精湛的日语，从事与日本有关的工作。还有的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事馆）帮忙，甚至有的在学习期间就给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他们毕业回国后不久就成了中日两国人民交流的桥梁，这种在工作上与日本有联系、往来于两国之间的本科留学生占到了46.2%。

3. 本科毕业后的回国率

根据笔者的调查，赴日本科留学生本科毕业后的回国率为13%。这个

数字与中国政府计算的1978年至1989年公费派遣为取得学位为目的出国留学生的回国率的14.1%接近。其余的87%的本科留学生中的97.7%考上了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有理由相信他们硕士毕业后仍有可能回国。还有在日本就业的两名本科留学生在日本工作了一年左右之后也选择了回国。所以，13%本科留学生的回国率仅仅是本科毕业之后暂时的回国率，从长远的眼光看，其实际回国率要远高于这一数字。所以笔者认为，仅根据那个时期的回国率来评价本科留学生的派遣政策有些为时尚早。

本科留学生本科毕业后没有马上回国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希望继续学习

本科留学生中本科一年级时认为在日本大学学不到东西的人很多，但到了四年级时持那种观点的留学生就为数甚少了。相反，认为在研究室能学东西的人数却大幅增加。所以，认为在研究生院比本科更能学东西的留学生多了起来，多数本科留学生希望升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考研不是不想回国，而是希望学习更多的知识以后再回国。

（2）国内氛围的影响

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国内掀起了留学潮，对于留学生回国周围的很多人都不理解，特别是已经回国回来的留学生没能继续在海外待下去，没有办法才回国的，所以即使回国也不被周围人理解，[①] 其中还有的本科留学生的父母也反对孩子回国就业。[②]

① 对留学生AY、CZ的采访，2003年9月5日、2003年11月20日，中国北京市，日本关东地区。錢寧著，謝崇怡訳：《現代中国青年たちの夢そして現実（下）》，YMS創流社，2000年版，第158—168页。

② 对留学生BA的采访，2003年10月11日，日本关东地区。

第四章

毕业后的升学选择

第一节　在研究生院的学习

笔者调查的100名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本科毕业后的升学情况如表4－1所示，95%升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本节将对赴日本科留学生升入硕士研究生的升学状况及学习情况进行分析。

表4－1　采访的本科留学生的硕士升学院校名称及人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合计
未升学	1		2	1	1	5
北海道大学			4			4
室兰工业大学				1		1
东北大学	5		1	1	1	8
筑波大学	1		1			2
千叶大学	1		1			2
东京大学	3	2	4	1		10
东京农工大学			1			1
东京工业大学	3	2	3	2	1	11
东京都立大学	1	1				2
东京学艺大学			1			1
一桥大学			1			1
电气通信大学			1	2		3
图书馆情报大学		1	1			2
横滨国立大学	1	1				2
劳动省职业训练大学校	1					1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合计
山梨大学	1					1
信州大学	2					2
静冈大学	1	1				2
名古屋大学	1		2			3
名古屋工业大学	2					2
京都大学	1	1	2			4
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1					1
大阪大学	2	2	2			6
神户大学	3	1				4
冈山大学	3					3
广岛大学	1					1
爱媛大学	1	1				2
九州大学	3	1	2		1	7
大阪府立大学	1					1
群马大学		1				1
长冈科学技术大学			1			1
大分大学			1			1
中国中央党校	1					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SA		1				1
合计	41	16	31	8	4	100

一、在日本升学

如表4－1所示，在升入硕士课程学习的95名赴日本科留学生中，93名进入了日本的研究生院。其中84名在日本本科阶段留学毕业后，直接进入日本的硕士课程学习。其余9名先回国后再回到日本考入研究生院。

在日本直接升学的本科留学生大部分升入各地的国立、公立大学的研究生院。如前所述，在日本升学的本科留学生升入的大学集中在旧帝国大学和位于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大学。

例如，留学生AR本科是在九州地区的国立大学读的。本科毕业时，通过努力取得了奖学金，当听到可以报考日本的研究生院继续学习的消息时，有种“终于有机会可以进入高水平大学了，希望获得更高的学位”的想法，参加了东京的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院的考试并合格。

留学生CI也是其中一例。CI是在中国地区（日本有一个“中国地区”）的国立大学度过本科时代的。本科毕业前，在考虑出路时他就说希

望离开母校，报考其他国立大学研究生院继续学习。

留学生 CI：

我想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继续升学，学习的目的就是为取得学位，取得学位后的事情还没有考虑。但是，完全没有留在日本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人留在日本，所以完全没有这种想法。选择升学学校的时候，反正是想报考其他大学。原因是不想在同一个地方久居，还有就是仰慕□□大学老师的盛名，所以想报考□□大学。

留学生 AR 和 CI 的事例非常具有代表性。部分进入各地的国立、公立大学的本科留学生在选择报考研究生院时，希望进入大城市名牌大学继续学习的愿望很强。根据笔者的调查，本科毕业后，在直接升入日本研究生院学习的 84 名本科留学生中，从地方大学进入大城市名牌大学的就有 21 名。

而原来就在大城市国立大学学习的本科留学生的升学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因为在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多、消息灵，对于毕业后的选择，毕业前早就同其他留学生共同协商，所以在升学问题上较早地做好了准备。

例如，留学生 BT 是第一期本科留学生，在东京的名牌大学学习。虽然在国内早有本科学习四年后一定回国的约定，因为周围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前都在议论如何报考研究生院学习，自己也就对大使馆讲了想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想法，并做好了升学考试的准备。BT 参加的研究生考试是在中国政府允许他参加考试之前的 1983 年 9 月进行的，所以 BT 是在没有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参加的。随后，大使馆也同意了一部分留学生的升学申请。对于未得到许可的留学生，也通知他们只要自己能够弄到奖学金，也允许他们参加升学考试。后来，BT 在大学的帮助下获得了日本□□财团的奖学金，得以升学。

还有，因为在大城市学习的留学生绝大多数都希望进入自己的原在读大学继续学习，他们的导师也多对成绩优秀的中国留学生的升学考试给予帮助。这里，介绍一下留学生 BW 的例子。

留学生 BW：

我本来是打算回国的。我想，自己的大学的升学考试已经结束，这次是不行了，只能回国了。然后，我和老师商量，“如果能获得日本的奖学金，可以升入研究生院吗？”老师就开始帮我活动。当时指导我毕业论文的老师是个副教授，对我的事情非常热心，还帮我开设了特别考试。通过教授会讨论，作为特事特办，当着□□学部长（相当于院长）的面，拼命地帮我说情。所以，□□学部对我这件事也非常关照，如果

不是这样，我想我也进不了研究生院继续学习。还有奖学金的事，老师也特别为我写了一封非常长的推荐书，说我非常优秀，如果拿不到奖学金，就只能非常遗憾地回国了，等等，写了很多。面试时老师还告诉我说，他已经为我说了很多好话，没问题的。我真的是受到了老师多方关照，他是位年轻老师，非常帮我。因为他也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对留学生的心情非常理解。

像BW这样的例子在采访调查中还有很多，留学生们得到日本老师的帮助，顺利进入研究生院学习。

本科毕业后立即回国的13名本科留学生（包括1名强制回国）中，有11名再次回到日本，其中9名进入研究生院。这9名留学生中的5名进入本科时代的就读大学。这是因为第二次来日本时，与选择理想的大学相比，还是觉得选择自己有人际关系、升学更容易的母校更为实际。[①] 留学生AJ就是其中的一员。AJ对笔者讲了他当时回到日本升学的经过。

留学生AJ：

我回到中国以后，在□□大学任职。因为不能适应当时的工作，就给日本的指导老师写了封信，说明了我的情况。他说如果这样你最好还是回到日本来，劝我报考研究生院继续学习。我又向老师说明了如果那样，回到日本之后，就不能作为公派留学生，只能自费留学了。老师说“自费也没关系，我给你做担保人，帮你办手续”等。就这样，我再次回到了日本。

和留学生AJ的情况相似，留学生BG也是在本科的导师的帮助下，获得了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日本的国费留学生奖学金）后再次回到日本、进入本科时代的母校学习，最后在日本取得了博士学位。

再次回到日本的留学生中，有4名没有回到母校。考取了其他院校的本科留学生AZ是在本科时代导师的帮助下，再次回到日本，考入位于东京的名牌国立大学。BA是在家人朋友和日本教授的帮助下，考入关西地区某公立大学的研究生院。AT是因为想换专业，没有进入原来的大学。BP是通过参加学会时认识的一位日本教授介绍，进入九州地区某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院。

以上显示，93名本科留学生是通过各种不同方法升入日本的大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的。下文分析一下这些本科留学生选择升学的理由。

① 对留学生BI、BG、AJ进行的采访调查，2003年8月21日，2003年10月11日，2003年10月14日，中国北京市，日本关东地区。

1. 希望取得更高的学位

中国政府派遣的本科留学生多是按照高考成绩选拔的优秀学生。出国时，都签署了本科学习毕业就要立即回国的协议。但临近毕业时，看到周围的中国留学生有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自己也就产生继续升学的想法。

还有，如第三章中所述，在本科留学生中，尽管有一种在日本的本科学不到东西的论调，但在三年级或四年级进入研究室以后，认为能学到专业知识的观点又多了起来。也就是说，本科留学生在本科时代后半段对日本的学习体制产生好感较多。但是，本科时在研究室中所学习的只能说是一点皮毛，所以产生希望进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的愿望。

从以下 BJ 的发言，可以看出其希望在研究环境好的日本大学继续学习的心情。

留学生 BJ：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本科时，我们虽然签有必须回国的协议，但当时我就有希望继续学习的想法。从四年级进入研究室之前，我就开始自学各种（相关知识）了。我所在的□□大学管理上实行的是放任主义，因为一部分课程非常没意思，我也不怎么去上课，经常在计算机中心自己做研究。我的导师允许我做自己的研究，当时计算机还很少，要使用计算机需要交大笔的费用。还有，像我这样的普通本科生是没有计算机使用权的，我和导师谈过以后，他不但允许我用，而且还为我负担了费用，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我自己学了许多计算机方面的知识……进入研究室以后还可以进行各种研究。所以，自己就产生了希望继续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的想法。

再就是，本科留学生们报考研究生的时期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国内，已经明显出现重视学位的趋势。如果能够拿到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就可以较顺利地进入研究机关或政府机关工作。因为本科留学生们已从中国派遣来的访问学者那里得知国内的情况。访问学者的建议几乎都是不要满足于本科毕业，还应该继续升学，取得学位。

2. 不想回国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国内出现了留学潮，国内的优秀人才争相到海外留学。国内舆论有一种论调，有能力的人才都能到海外留学。不管是公费还是自费，只要能到海外留学，留在国外就是有能力。不管什么原因，留学后回国的人，就是没有能力，不能在国外生存，才不得不回国

的。这种论调对本科四年级即将毕业的留学生是有相当影响力的。这里介绍留学生 AY 和 BW 的例子。从以下的发言中，可以透射出当时某些留学生不回国、希望留在海外的心情。

留学生 AY：

当时是 100%、10000% 不想回国。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想法。当时认为回国就是失败。虽然没有理由，可家庭也好、社会也罢，都不看好回国的人。说回国就等于死亡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当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回国的。

留学生 BW：

因为离开中国已经四年时间了，现在回国对中国的情况又不了解。我虽然当初是打算要回国的，但是从（中国的）大学出来时才只待过半年，与同学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半年，连大学同学的名字都记不清楚。不仅是大学，就算是回家，虽然有认识的人，但总感觉不是自己的家。从离开中国，每次回国，总会被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之类的话，总觉得和中国有距离感。对中国的事情也不了解了，当时的担心还有，回到中国做什么呢、在什么地方、还要继续学习吗、还是必须找工作，等等，什么都不清楚……而对日本的大学很了解，设备又比中国的大学好……参考书也多、计算机也非常发达、一切都感觉非常好。

3. 前辈留学生经历的启发

另外，第二期至第五期的本科留学生看到允许第一期报考研究生院，知道了可以继续升学。很多人都希望继续升学。还有，看到高年级留学生回国后，有的很快又返回了日本，就打消了回国的念头。例如，第四期生 DJ 的想法如下。

留学生 DJ：

（报考研究生院的）决定，很早以前就决定了。第一期留学生们（为了继续升学）和大使馆开战了。结果是他们胜利取得了继续升学的权利。作为我们，从大学四年级开始就和东京大学有交流，估计他们在东京大学应该（比我们）可以多学很多东西。我的感觉是在本科四年时间没学到什么东西，除了旅游好像什么都没有做，有一种必须继续学习的想法。另外，又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而且，当时我中途回国时知道，第一期留学生中有一位本科毕业后立即回国的，可他至今仍然想回日本。他原本是被□□大学派遣的，回国后他仍然回到□□大学任职。我回国时和他见了一面，看了他的情况，产生了本科毕业不应该马上回国的想法。什么都没有、条件又不好，不管是从能力看还是从条件看，就觉得回到中国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实际上当时（在留学生中）也有必须继续升学的氛围，如果你想回国，没有特殊

理由也是做不来的。因为人们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随大流，我没能找到回国的理由。

DJ代表了当时第二期以后的本科留学生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状况下，第二期至第五期本科毕业后立即回国的非常少。笔者采访调查的第一期以外的本科留学生中本科毕业立即回国的只有2人。

4. 希望取得名牌大学学历

本科留学生们在本科时代分布在日本全国各地的35所大学。如第三章所述，他们并没有都进入日本的名牌大学，有相当多的留学生对自己进入的大学怀有不满情绪。例如，留学生CW的以下言论反映了其心理状态。

留学生CW：

我的大学不好。这种事对外人又没法说。假如能报考研究生院的话，希望报考一个名牌大学。我的学校在日本是搞职业训练的专业性大学，说实话，和别人都没办法讲。所以，就是想考研。正好从我们那年开始政策有了松动，以前只能进入旧帝国大学，从我那年开始允许报考公立大学。考试很简单，又因为政策宽松，得以升学。

从CW的说明可以知道，留学本身是值得自豪的事情，但是如果进入的大学水平太低，留学生们就不愿向别人讲，希望进入更好的大学读研究生继续学习，希望取得名牌大学学历的想法是不难理解的。

以上对本科毕业后进入日本研究生院的本科留学生的升学理由进行了分析，下面对考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的本科留学生情况进行总结。

表4－2是考入日本研究生院的留学生的研究科及专业情况汇总。关于研究科，除了一人未作回答外，进入研究生院的92名留学生的情况都列入表内。从表4－2可以看出，升入研究生院学习的本科留学生中有70.6%进入了理工科研究生院，17.4%进入了文科研究生院。剩余的12%留学生进入了农学、医学、建筑学、地理学等专业的研究生院。

表4－2　进入日本大学硕士课程的本科留学生的研究学科（专业）及人数

	期次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工学研究科	15	5	5	3	3	31
理学研究科	11	6	2			19
纤维研究科	1					1
农学研究科	4	1	1	1		7
经济学研究科	1		3			4

	期次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医学研究科	1		1			2
自然科学研究科	1					1
计算机科学研究科 a	1					1
建筑	1					1
生物学研究科	1					1
电气通信研究所	1					1
蛋白质研究科		1				1
经营学研究科		1				1
图书馆学研究科		1	1			2
社会工学			1			1
精密机械			1			1
地理			1			1
电气通信研究科			1	2		3
电气工学研究科			2			2
社会学研究科			1			1
法学研究科			3			3
综合文化研究科			2			2
教育学研究科			1			1
农业经济			1			1
文学研究科			2			2
理工学研究科				1		1
合计	38	15	29	7	3	92

通过笔者调查了解到，93 名升学至研究生课程的本科留学生全部顺利地完成了硕士课程学业。

二、在中国升学

没有升入硕士课程的本科留学生极少，即使是本科毕业后回到中国的留学生也有选择报考中国的大学升入硕士课程学习的情况。笔者采访调查的 100 名本科留学生中只有一人报考进入了中国的硕士课程学习。这名留学生就是 BD，这里介绍留学生 BD 的事例。

留学生 BD：

我在读大四的时候，（东京的）大使馆希望我留下来到大使馆工作。当时我说，我想回国从事与我专业相关的城市规划的工作，他（大使馆的负责人）说“希望你回国后重新考虑一下，我想你一定会同意的，因为国内的工作、生活条件与这里比起来差

多了”。我回国半年后，（外交部）调令真的来了。局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拒绝了。再后来，第二次调令来的时候，还同意带着家属去工作，并分配住房等，我还是没去。当然，更没有考虑报考日本的研究生院读研究生。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日本的城市规划没什么可学的，而且也没考虑换个别的专业继续学习。特别是，当时认为城市规划领域，是中国最有发展前途的领域，工作上会有所作为。我觉得这就是我选择北京市政府城市规划工作，不想再出国的原因之一。当时，我妻子去日本留学，她希望我能和她一起去，我没有去。原因就是认为北京的城市规划，正好是我的专业，最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我的一些同年级的留学生们又回到日本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国内工作比不上国外的缘故吧。但是，城市规划领域非常需要人才，而且那时正是工作非常多的时期。还有，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有很多的胡同、四合院需要保护，其他需要保护的还有大量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正好与我的研究课题有关，我的研究是历史文化中的区、町（镇）一级的保护问题，在北京能更好地施展（我的才能）。从这种意义上讲，关于北京的历史文化区域保护研究，我算是着手比较早的了。

因为有这种思想，BD 没有考虑回日本继续学习。回国 10 年以后，当他想考研究生时，选择报考了政府的干部进修学校，取得了管理学硕士学位。

从以上叙述可知，如果 BD 希望再次出国有很多机会，但由于国内工作得心应手，与出国相比，他选择了专心国内工作。近而，当他又想拿硕士学位时，也没有选择日本的大学，而是选择升入国内的研究生院继续学习。尽管这样的例子非常少，但仍然可以看出，只要国内工作能够充分发挥留学生的才能，也不一定都会萌生赴海外读研究生的想法。

三、赴美国求学

在本科留学生中，极少有人从硕士课程就报考中国、日本以外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有禁止公派留学生留学中途到第三国学习的规定。笔者调查中，直接报考第三国硕士课程研究生的赴日本科留学生中只有留学生 CA。

在前文中，已经对 CA 赴美继续升学的问题进行了说明。这里介绍 CA 到了美国之后的情况。CA 到美国后考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当他谈到美国和日本的教育、社会状况等情况时，对笔者讲述了以下感想。

留学生 CA：

我感觉美国人都特有自信。以前我没有这种意识。那里的老师都很谦虚。特别（与日本）不同的是，在美国，期末学生要对老师进行一次评价。我选的课程，多数老师已经获得了 tenure professor 资格，学生的评价应该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他们

对所有评价都看，通过这些评价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由于这种制度，感觉这里（美国）的老师能够对学生的要求作出反应，所以觉得他们的教学活动生动灵活。相反，说说日本，我在日本四年，没有进行过一次学生对老师的评价，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美国所有的大学都实行这种制度。我感到在美国更有发展空间。还有一个很个人的看法，在日本时，你读的书也是评价你自己的标准之一。（根据你读不同的书）人们会评价你是否在日本社会的行动中与大家融合一致。还有，比如去餐馆时，如果与大家态度不和，日本人就不接受你。美国对这些事情谁都不会在意，不管你有什么背景、采取什么态度、发音是否有问题，只要学术上有自己的特色，就会受到尊重。相反，在日本要想发表一篇论文，必须付出非常非常的辛苦，一定要写出堆积如山的文字才行。在美国，只要论文基本语法没多大问题，就算是结构上有点问题，也不会受什么影响。所以我认为美国更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留学生 CA 是因为个人原因选择本科毕业后报考美国研究生院读硕士的。当初去美国的时候，原来打算硕士毕业以后立即就回国。但是，因为在美国时间长了，觉得对美国大学有了感情。后来，CA 又继续升入美国大学的博士课程学习。

本科毕业后直接到美国升入硕士课程的只有 CA 一人，而在日本硕士毕业后赴美国考取硕士的还有一例，那就是留学生 DC。以下是 DC 介绍的从去美国到回国的过程。

留学生 DC：

在本科毕业前，能够选择的出路很少。回国吧，对社会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就想还是继续升学吧。我参加了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结果没有合格。后来接到地方□□大学教授的邀请，就到那里去上学了。硕士毕业前，我希望将自己学到的东西在实践中历练历练，经过大学导师介绍进入了□□证券公司工作。当时想在那里工作两年左右，积累一些工作经验后就回国。进入公司以后，在债券咨询部负责证券交易工作。因为我是在外国债券科，相对来说国际上业务比较多，正好那时美国分公司有个国债业务的机会，尽管我对美国不太了解，公司却把这个机会给了我，就选择去了美国。到美国以后，在办理各种手续的过程中，觉得必须得学习有关美国的各种知识。这是因为，我干的是金融，而美国的金融完全是另外一套体系，觉得要干好这份工作，需要进行调查，再学习再提高。于是，我进入□□大学的研究生院读硕士课程学习国际经济管理，那相当于 MBA 的学位。毕业以后立即就回国了。当时我对国内状况几乎是一无所知，而且留学生们也还都留在美国没有回来，但当时我就认定中国经济建设需要这种人才。虽然也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国内的人）大家都说，人家都出国你为什么回来？但我就是觉得再留下去没有什么意义。

第二节　继续升学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的选择

笔者采访调查的95名升入硕士课程学习的本科留学生全部顺利地完成了硕士学业。其中，继续升学读博士的有78名。本节将对继续读博士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情况进行说明。

表4－3是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中升学读博士的本科留学生所升入的大学的情况汇总。其中92.3%是日本的大学，2.6%是中国的大学，5.1%是美国的大学。虽然升入中国和美国大学的学生比例增加了，但是升入日本大学的学生仍然占绝大多数。

表4－3　进入博士课程的本科留学生的升学大学名称和人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合计
未进入博士课程的	8	2	9	1	2	22
日本　北海道大学			3			3
日本　东北大学	3	1	1	2	1	8
日本　筑波大学		1				1
日本　千叶大学	1		1			2
日本　东京大学	5	3	4	1		13
日本　东京工业大学	3	1	2	2	1	9
日本　电气通信大学			1	2		3
日本　横滨国立大学	1					1
日本　名古屋大学	1		2			3
日本　名古屋工业大学	1					1
日本　京都大学	1	2	1			4
日本　大阪大学	1	2	2			5
日本　神户大学	4	1				5
日本　冈山大学	3					3
日本　广岛大学	1					1
日本　九州大学	3		2			5
日本　东京都立大学	1	2				3
日本　大阪府立大学	1					1
日本　一桥大学			1			1
中国　北京大学	1					1
中国　清华大学	1					1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合计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SA	1					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SA		1				1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SA			1			1
The collage of W&M, USA			1			1
合计	41	16	31	8	4	100

一、在日本升学

78 名读博士的赴日本科留学生中有 72 名在日本升学。他们进入的大学情况如表 4 - 3 所示。升入博士课程的大学与升入硕士课程时相似，都有集中于大城市的倾向，并且博士时期的这种倾向比表 4 - 1 所示的升入硕士课程时的情况还要强。其原因是部分本科留学生在报考硕士研究生时，参加大城市名牌国立大学的考试未能合格，利用这次报考博士课程的机会，转到大城市。留学生 AV 就是其中一人。AV 在本科毕业后，考取了母校的硕士研究生。但导师虽然在当地任教，可因为家在东京，每周在学校的时间也不过两三天，未能得到老师的认真指导。所以他在考博士时，报考了东京的名牌大学，但未通过考试。最后考取了神奈川县的国立大学。

另外，因为一些在外地的国立大学没有设置博士点只能报考其他大学。这种情况在笔者的调查中也有几例。其中一例就是留学生 BG。BG 是本科毕业后回国的第一期留学生，回国后在中国的地方大学工作了两年，得到了本科时代导师的帮助，获得日本政府文部省奖学金后再赴日本，考取了本科时代居住过的地区的□□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当打算考博士时，因为在读大学没有设置博士点，所以报考了东京的国立大学。

表 4 - 4　报考日本的博士课程的本科留学生的研究学科（专业）和人数

	期次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工学研究科	12	4	4	3	2	25
理学研究科	9	3	2			14
农学研究科	2	1		1		4
医学研究科	2		1			3
生命科学研究科	1					1

	期次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自然科学研究科	2	1				3
电子信息工学研究科	1	1				2
电气通信研究所	1					1
人类环境学研究科		1				1
蛋白质研究科		1				1
工业化学		1				1
社会工学			1			1
精密机械			1			1
电气通信研究科			1	2		3
社会学研究科			1			1
经济学研究科			2			2
教育学研究科			1			1
农业经济			1			1
法学研究科			2			2
文学研究科			2			2
综合文化研究科			1			1
理工学研究科				1		1
合计	30	13	20	7	2	72

表 4－4 是考上日本的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的本科留学生的研究学科及专业情况汇总。从表 4－4 可以看出，上博士时有 88.8% 的留学生选择了理工科专业，远远高于读硕士时的 70.6%。这是因为，日本理工科专业取得博士学位比较容易。另一方面，本科留学生中理科专业学生比例高也是原因之一。

众多留学生希望考博的理由如上所述，有的是“想取得学位”，还有的是“不想回国”等，基本上和报考硕士课程时的理由相同，这里不再赘述。和报考硕士时不同的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反对升学，所以希望升学的留学生得以全员顺利升学。

读博士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毕业情况：

在日本继续读博士的 72 名本科留学生的毕业状况汇总如图 4－1。[①] 博士毕业，取得博士学位的本科留学生有 61 名（84.7%），拿到博士课程的

① 在图 4－1 中总结的 72 名之外的两名本科留学生 BS、CX，因为进入日本的博士课程后很快退学赴美读博士课程，这两人的情况没有表示在图 4－1 中，在说明进入美国博士课程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部分进行说明。

全部学分后退学的有 6 名（8.3%），中途退学的有 5 名（6.9%）。

拿到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的 6 名留学生中的 5 名是文科专业的留学生。这是因为，文科学生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非常困难，拿满学分退学就业是很普遍的现象。另外一名的专业是电子工学，退学理由不是学业问题，而是因为结婚对象调到美国工作。

博士课程中途退学的 5 名中有 3 名是转赴美国的医科和工科专业的学生。另 1 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当初本来没打算升学，因为受政治形势影响而选择升学，后来看到国内形势稳定后就立即回国了。还有 1 名是工学专业，因为生病不能坚持而不得不中途退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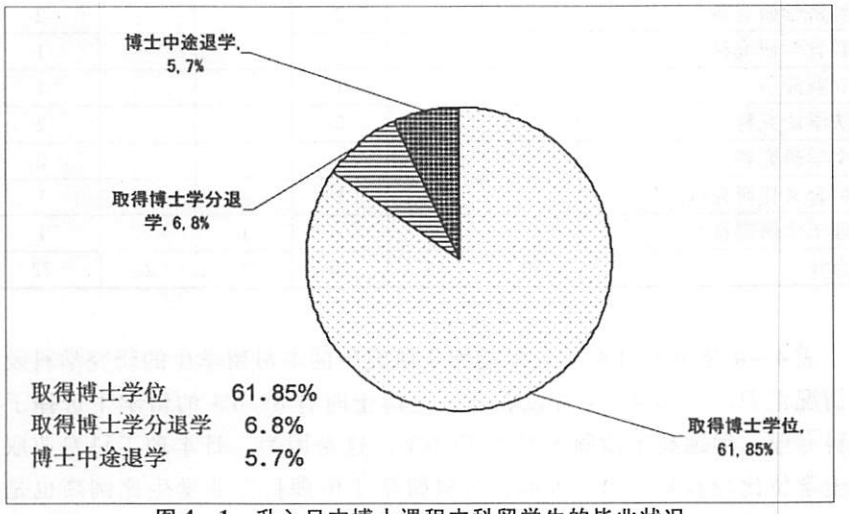


图 4－1　升入日本博士课程本科留学生的毕业状况

从以上说明可知，在日本升学读博士的留学生中未能拿到博士学位的，主要是文科留学生和离开日本的留学生。最终 11 名文科生中只有 5 名取得了博士学位。①

在日本的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 61 名本科留学生的学位状况归纳总结如表 4－5。取得工学博士的占半数以上，32 名。其次是取得理学博士的 15 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位取得工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双重博士学位的留学生 BE。BE 本来是工学专业的，博士课程毕业后取得了工学博士学位。但参加工作后从事与医学相关的研究，在医学专业导师的帮助下，在工作

① 请参照表 4－4 和表 4－5。

过程中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又拿到了一个医学博士学位。这是个极为特殊的例子。

表 4－5　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的本科留学生的学位种类与人数

	期次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工学博士	13	6	6	5	1	31
理学博士	10	4	1			15
医学博士	1		1			2
农学博士	1	1				2
学术博士	3	1	1			5
工学和医学博士	1					1
经济学博士			2			2
法学博士			1			1
文学博士			2			2
合计	29	12	14	5	1	61

二、在中国升学

采访调查的 100 名赴日本科留学生中，只有 2 名在中国的大学读博士。这两人都是第一期留学生。其中 1 人是在日本的大学读博士的过程中中途退学，回到中国重新读博士的留学生 AK，还有 1 人是在中国一边工作一边完成博士学业的留学生 BD。以下对这 2 人的情况进行说明。

留学生 AK：

专业：材料力学（日本）物理学（中国）

获得学位：物理学博士

回国后的升学经过：“我本来喜欢数学和物理，不太喜欢做实验，但是，到日本留学的专业是这个（材料力学），一直我都不喜欢。我想学的是用人脑思考，不愿进实验室。本科时代想学习计算机等知识，但（向大使馆）提出改换专业的要求，基于当时中国的情况未被批准。特别是，80 年代初我又多次提出申请，虽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最终还是没能实现。虽然我的材料力学成绩很好，但是学习时间越长，离计算机就越远。虽然也有用（计算机）的时候，但那和专业学习是两码事。但是，（因为材料力学）与物理的关系很密切，而且我从中学开始数学和物理成绩就很好。所以，上博士的头一年，我就想如果在日本这样继续学下去，就会与

自己的兴趣越来越远。因为看到大使馆的政策已经允许中途改变专业（想试着再商量商量），可能这时我的专业已经学了许多年，改换专业的请求还是没有被批准。……我就想自己放弃（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原来的专业，再给自己一次选择的机会。（回到中国后）接受了面试，得到了导师的批准，进入了留学前在读的原来的大学。这就是我在中途放弃（日本学业）的原因。”

留学生 BD：

专业：城市规划（日本的大学）、经营学（中国的硕士课程）、建筑学（博士课程在读，调查时还未毕业）

取得学位：经营学硕士

升学经过：留学生 BD 是本科毕业立即回国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在中国升入硕士课程的经过在第一节中已经进行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回国后 BD 在工作的同时，取得了经营学硕士学位。之后的一段时间专心于工作，但对于以前城市规划专业中关于历史文化区域保护问题产生了更加深入研究的兴趣，于是 2003 年报考北京的名牌大学的建筑专业的博士点，现在仍然继续在校学习。

三、赴美国升学

采访调查的赴日本科留学生中到美国读博士的有 5 名。虽然比在日本升学的人数少，但比在中国升学的人数还要多。下面阐述这些留学生的升学情况。

1. 取得美国的博士学位的赴日本科留学生

取得美国大学博士学位的赴日本科留学生有 2 名，他们是留学生 BS 和留学生 CX。

留学生 BS：

专业：生物物理

取得学位：医学博士

赴美升学的经过：留学生 BS 的博士一年级是在日本大学度过的。以前就有去美国的想法，而且又希望忘掉与恋人的分手之痛，打算换个环境，就办理了日本的大学的休学手续，之后得到朋友的美国老师的协助，以“exchange scholar”的身份远渡美国。以后虽然做了研究助手，但觉得研究课题和原来专业离得太远，又觉得工作内容学不到东西，所以就报考

了东海岸医学生物学方面的名牌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收到合格通知后，办理了日本大学的退学手续。

留学生 CX

专业：海洋物理

取得学位：海洋物理学博士

赴美升学的经过：留学生 CX 是个女生，从硕士课程开始就感觉到日本社会对女性发展不利，所以考虑去美国。尽管从硕士课程开始就做了去美国的准备，但还是没来得及。考上日本的博士以后，才收到了美国的大学的入学通知，于是就去了美国。CX 最初进入的是美国南部的一般大学，因为学校不太好，中途她又考进另外一所名牌大学读博士课程。

2. 在美国取得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的赴日本科留学生

在美国取得博士课程全部学分后退学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只有 1 名，就是已经介绍过的本科毕业后立即赴美的留学生 CA。前文中对 CA 到美国及读硕士的经过已经作过说明，不再赘述。

留学生 CA：

专业：物理学

取得学位：理学硕士

在美国升学读博士的经过："实际上我到美国之后就进入了博士课程。入学两年后利用暑假在外面打工，经过几个月的打工，我发现外面的世界比物理的世界精彩得多。因为打工时我已经有了硕士学位，而且是博士生，还有在美国被称为'preliminary curriculum exam'的考试我也全部通过了。当时我正好想休息休息，也想攒点钱，所以才去打工的，到了外面才知道世界之大。另外，从本科毕业开始，就有了自己不准备从事物理研究的想法了，（到了外面的世界一看）这种想法就更加强烈，所以就没有再回大学。"

3. 在美国攻读博士的过程中中途退学的赴日本科留学生

在美国的大学读博士的过程中中途退学的赴日留学生有 CR 和 DE 两个人。以下对这两个人赴美后的经过作一说明。

留学生 CR：

专业：电子工学

取得学位：工学硕士

赴美升学到退学的经过："读硕士的时候就感觉在日本就业困难，那时就有了去美国的想法。所以从硕士一年级开始就非常努力学习英语，二年级时就开始为了升学找学校、与导师联系等。硕士毕业后马上赴美，考取了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本来想到美国是为了报考研究生院学习的，但在研究生院仅仅学习了一年，就在纽约的一家计算机公司就业了。"

留学生 DE：

专业：机械工学

取得学位：工学硕士

赴美升学到退学的经过：留学生 DE 在日本考博士后的，觉得在日本待得时间太长了，产生了到别国去试试的想法，开始准备去美国留学。结果在博士二年级时去了美国。虽然考上了美国的博士研究生，而且在日本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但老师还是说"取得博士学位需要 5 年的时间"。DE 感到可能不得不给老师做杂务，因为不愿浪费时间，就退学当了工程师。

第三节　赴日本科留学生取得的学习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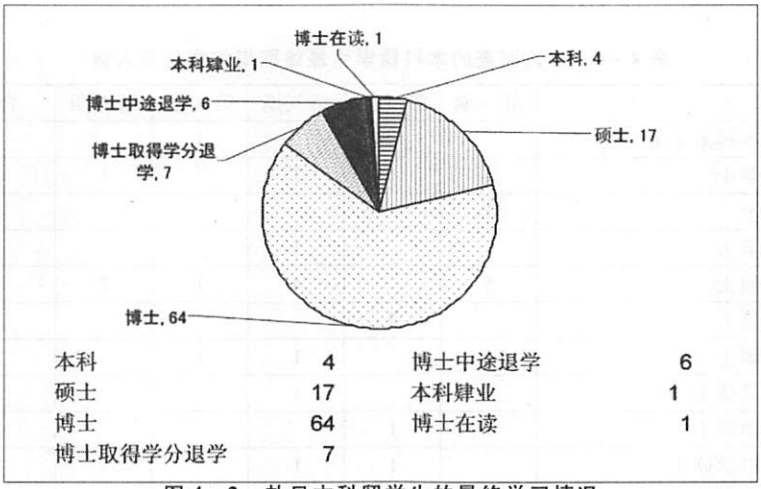
一、取得学位的情况

笔者调查的 100 名赴日本科留学生，至调查时的学习完成情况汇总于图 5－2。取得博士学位的有 64 名，取得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的有 7 名，从博士课程中途退学的有 6 名，在调查时还在读博士的有 1 名；硕士毕业的 17 名；本科毕业的 4 名；没能完成政府要求本科毕业的只有 1 名。政府当初派遣赴日本科留学生时，要求留学生们完成本科学业，从这一点来说，99% 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完成了此项要求，而且 95% 的人超额完成任务，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从取得学位的情况来看，可以说中国政府所希望完成的学业基本上都完成了。

图 4－2 表示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最终学习状况。不仅包括在日本取得的学习成果，还包括在日本学习结束后回到中国以及赴美后的学习成果。赴日本科留学生在日本的学习成果如图 4－3 所示。将图 4－2 和图 4－3 进行比较可以发现，85% 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最终学习成果是在日本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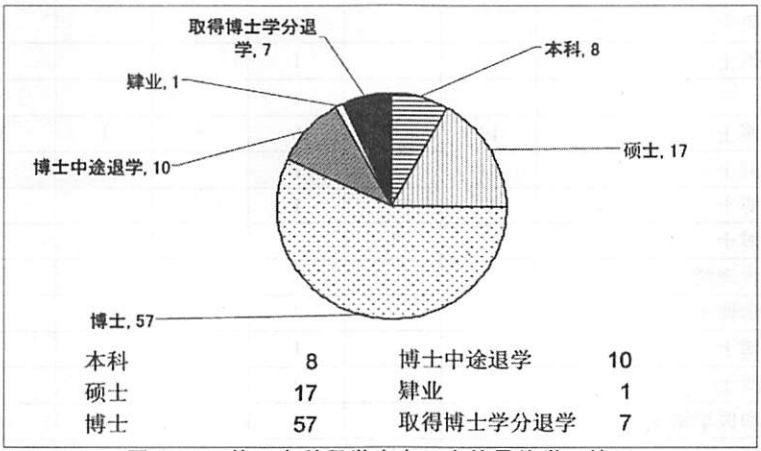
采访调查的 100 名赴日本科留学生最终取得的学位情况总结如表 4－6。

如表4－6所示，除1名本科没能毕业外，赴日留学生取得的最终学位是工学47%、理学19%、农学5%、医学5%、经济学4%、法学4%、经营学3%、文学3%、图书馆学2%、教育学2%、社会学1%，还有取得学术博士学位的5%。[①] 取得学术博士的5名赴日本科留学生的专业为工学2名，其余3名为理学、农学、社会学。总的看来，最终学位取得工学和理学学位的占69%，这是由于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当初对理工科重视的结果。



本科	4	博士中途退学	6
硕士	17	本科肄业	1
博士	64	博士在读	1
博士取得学分退学	7		

图4－2　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最终学习情况



本科	8	博士中途退学	10
硕士	17	肄业	1
博士	57	取得博士学分退学	7

图4－3　赴日本科留学生在日本的最终学习情况

① 因为1人取得了工学博士和医学博士两个学位，此人在工学和医学两方面都进行了计算，所以百分比达到了101%。

对于赴日本科留学生，虽然中国政府当初希望他们本科毕业后立即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通过笔者的调查，确认了这种期望的完成情况。调查的100名留学生取得最终学位的年份如表4－7所示，至1989年为止，取得最终学位的派遣赴日本科留学生只有38.4%，其余大部分本科留学生是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到笔者调查时的2005年仍然有人在继续攻读学位。

表4－6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最终取得的学位及人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合计
大学本科未毕业				1		1
工学学士	1		1		1	3
医学士	1					1
法学学士			1			1
工学硕士	5		4	1	2	12
理学硕士		2				2
农学硕士	1		1	1		3
经济学硕士	1		1			2
经营学硕士	1	1				2
图书馆学硕士		1	1			2
教育学硕士			2			2
社会学硕士			1			1
法学硕士			2			2
文学硕士			1			1
MBA			1			1
工学博士	13	6	6	5	1	31
理学博士	11	4	1			16
医学博士	2		1			3
农学博士	1	1				2
海洋物理博士			1			1
经济学博士			2			2
法学博士			1			1
文学博士			2			2
工学和医学博士	1					1
学术博士	3	1	1			5
合计	41	16	31	8	4	100

表 4－7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取得最终学位年份统计表

	人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984	1	1.0	1.0	1.0
1986	8	8.0	8.1	9.1
1987	3	3.0	3.0	12.1
1988	11	11.0	11.1	23.2
1989	15	15.0	15.2	38.4
1990	19	19.0	19.2	57.6
1991	12	12.0	12.1	69.7
1992	15	15.0	15.2	84.8
1993	5	5.0	5.1	89.9
1994	3	3.0	3.0	92.9
1995	2	2.0	2.0	94.9
1996	3	3.0	3.0	98.0
1997	1	1.0	1.0	99.0
1999	1	1.0	1.0	100.0
合计	99	99.0	100.0	
缺少值	1	1.0		
合计	100	100.0		

如果从赴日本科留学生取得最终学位的时期来检验，可以说中国政府所希望的本科留学生的留学效果在即效性方面未能顺利完成。

二、改换专业的情况

再就是中国政府派遣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另一个目的是学习科学技术。本项中将以此项目的达成状况作为判断基准，来确认直至最高学位仍然坚持政府所要求的学习专业情况进行评价。关于至本科毕业时改变专业的情况，第三章中已经进行了说明。这里对赴日本科留学生直至取得最终学历改变专业的情况进行说明。

表 4－8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改变专业情况统计表

	人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未改变专业	75	75.0	75.0	75.0
本科在读时改变	9	9.0	9.0	84.0
进入硕士课程时改变	10	10.0	10.0	94.0
进入博士课程时改变	3	3.0	3.0	97.0
进入博士课程后改变	1	1.0	1.0	98.0

	人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取得博士学位后改变	1	1.0	1.0	99.0
硕士课程中途改变	1	1.0	1.0	100.0
合计	100	100.0	100.0	

从表4－8可知，至本科毕业为止按照政府规定的专业学习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占91%，至最终学业结束仍未改变专业的本科留学生占75%。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希望本科留学生学习的专业到本科毕业时完成了91%，到最终学业结束时完成了75%。

笔者对改变了专业的25%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专业变更情况进行了调查。本科在读时改变专业的9名留学生专业变更都是在所在院系内进行调整的，其中有6名是对政府规定的专业不感兴趣，要求改为其他专业，其余3名的情况各有不同。其中1名被派遣到中国政府规定的专业学习纺织，但入学时因为该校没有教纺织学的教师，没办法改为纺织工学；1名是被规定学习经济法专业，本科三年级选择研究室时，因为经济法教师去留学休假，不能进入其研究室而调整到国际关系学研究室；还有1名被政府规定学习经济法的，进入大学之后因为特别喜欢行政法老师的教学，在选择研究室时，申请进入了行政法老师的研究室。本科时代改变专业的9名留学生中，6名是理工科专业学生，3名是文科学生。

本科毕业以后改变专业的16人中，改为被规定所属学科相近专业的有7名，其余9名是跨院系跨专业的变更。

其中3名是“理学变为工学”，2名是“工学变为理学”，其他的“海洋学变为农学”、“工学变为医学”、“理学变为经济学”、“工学变为经营学”的各1名。这里对专业变化较大的9名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改变理由和经过进行说明。

理学改为工学（3名）：

留学生AZ：

中国政府规定的专业：理学（化学）

改变后的专业：工学（工业化学）

改变专业的时间：升入硕士课程时

取得学位：工学博士

改变专业的经过：AZ是本科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之一。回国后在配偶所在城市的研究所工作。其研究所的研究范围和AZ的专业不对口，工作

两年后再次回到日本进入了研究生院学习。后来得到本科的导师的帮助，进入了位于东京的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院。原来的专业是化学，但因为报考大学的导师（本科的导师介绍认识的）是工学部所属的工业化学专业教授，所以进入工业化学专业学习，不过与原来的专业有关联性。

留学生 CI：

中国政府规定的专业：理学（物理）

改变后的专业：工学（材料物理）

改变专业的时间：升入硕士课程时

取得学位：工学博士

改变专业的理由：CI 的大学是地方国立大学，本科时对关西一名牌大学的教授有所了解，那位教授是材料物理专业的。因为 CI 对那位教授的研究很有兴趣，就报考了那位教授的大学。因为那位教授是工学部的老师，所以下决心改学工学，但与以前的专业有关联性。

留学生 CB：

中国政府规定的专业：理学（物理）

改变后的专业：工学（电子电气）

改变专业的时间：进入博士课程时

取得学位：工学博士

改变专业的经过：CB 在本科和硕士时的专业是物理，感到学习的内容没有前途、没有实用性，希望学些实用的东西。打算改变为和原来专业相近，从自己专业容易改变的半导体专业。因为在日本改变专业很难，所以进入了自己导师认识的教授的大学。

工学改为理学（2 名）：

留学生 CF：

中国政府规定的专业：工学（计算机）

改变后的专业：理学（半导体）

改变专业的时间：升入硕士课程时

取得学位：理学硕士

改变专业的经过：CF 在本科时代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本科是关东地区的国立大学，进入研究生课程时，选择了东京的名牌大学。本科时学的是计算机软件，在上研究生时想学习硬件方面的知识，就选择了其他大学理学研究科的半导体专业。

留学生 AK：
中国政府规定的专业：材料工学
改变后的专业：物理学
改变专业的时间：进入博士课程之后
取得学位：物理学博士

改变专业的经过：AK 刚到日本的时候，就曾要求过学习计算机或物理学专业，但政府规定的是材料工学专业。从到日本开始至进入博士课程之后的七年时间里曾向大使馆多次提出要求改变专业，但都未得到大使馆同意。进入博士课程之后，无论如何不想再继续学习政府规定的专业，于是回国进入原来大学的物理学专业读博士。

海洋学改为农学（1 名）：

留学生 BA：
中国政府规定的专业：海洋学（海洋环境理学）
改变后的专业：农学（昆虫学）
改变专业的时间：升入硕士课程时
取得学位：学术博士

改变专业的经过：BA 在中国的大学是学电工专业的，到日本留学之前，政府规定其学海洋学专业的海洋环境物理。但是，BA 的身体体质在晕车、晕船方面反应非常强烈，不能够出海。所以，虽然是海洋学专业，但学习了用计算机处理影像的遥感探测技术。毕业论文做的是渤海湾海流分析的研究。本科毕业回到中国以后，被分配到北京的远程探测研究所工作。BA 是作为实习研究员分配到工作单位的，但在研究所里 BA 的研究领域未能受到重视，感觉没有发展前途。因为 BA 的父亲也是研究人员，他父亲的一位关西地区的大学教授日本朋友来中国时，BA 对他讲了自己的情况。于是那位教授表示自己的专业是昆虫学，如果 BA 想学的话，可以到他的大学去。受到这一邀请，BA 认为去日本本身很重要，学什么都可以，就选择进入那位教授所在大学的研究生院，选择专业时也从海洋学改变为昆虫学。但是，因为 BA 在昆虫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不足，就选择自己所擅长的用影像处理方法对昆虫的飞行方式进行分析的研究课题，取得了博士学位。

工学改为医学（1 名）：

留学生 BE：
中国政府规定的专业：工学（电气电子）
改变后的专业：医学（放射线治疗）
改变专业的时间：博士课程毕业之后
取得学位：工学博士、医学博士
取得学位：经济学硕士

改变专业的经过：BE 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学工学专业，博士毕业之后，在外资公司工作，是关于 CT 制造方面的，和医学有关。BE 除了在公司的研究工作以外还在关东地区的一所大学担任兼职讲师的工作。BE 的研究能力被大学教授认可，劝他取得博士学位。于是，BE 拿到医学博士学位。BE 的例子，与其说是改变专业，不如说是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学习了另一个专业，最后获得两个博士学位。

理学改为经济学（1 名）：

留学生 AT：
中国政府规定的专业：工学（电子工学）
改变后的专业：经济学
改变专业的时间：升入硕士课程时

改变专业的经过：AT 在留学之前，希望学习电子工学专业。政府规定其学习电子工学专业时，非常满足。本科毕业后，立即就回国了。本来申请去大学任教，但最后被分配到了中央政府的科学技术部门工作。主要负责与日本的科学技术交流工作，之后又被调到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科学技术部工作。在大使馆工作的两年里，对政府机关的工作失去信心，决心再次去日本留学。AT 在报考研究生课程的时候，觉得对经济学更有兴趣，就参加了经济学的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并顺利入学。

工学改为经济学（1 名）

留学生 BD：
中国政府规定的专业：建筑（城市规划）
改变后的专业：经营学（经营管理）
改变专业的时间：升入硕士课程时
取得学位：经营学硕士

改变专业的经过：BD 在本科时代是学建筑专业的，学习了城市规划，然后选择了本科毕业后立即回国的道路。回国后分配到了本人希望的北京

市政府城市规划的工作岗位。之后被选为政府的后备干部，边工作边在中央党校的研究生院学习管理学，取得了硕士学位。虽然学习了与本科时代不相关的专业，但几年后考博士时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建筑学专业。

总结以上的情况可知，即使是改变专业的学生，到本科毕业为止大部分都没有对政府规定的专业作大的变动。到完成最后学业改变专业的也只有9名（9%），其中4名虽然改变了专业，但有的和原来专业有关，还有的掌握了两个专业。上博士以后又重新选择了原来专业的情况来看，改变中国政府规定专业的只有5名（5%）。

三、获得奖学金的情况

赴日本科留学生在日本读本科期间，学费和生活费都由中国政府负担。但是，如前所述，一部分第一期本科留学生在毕业之前要求进入研究生院学习，而中国政府最初虽然表现出反对姿态，最后还是决定第一期生和第二期生中的部分留学生可以继续领取政府发放的奖学金，而其他留学生只要自己可以搞到资金援助，也允许留在日本继续留学。从第三期到第五期的本科留学生，政府决定如果研究生课程入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继续领取奖学金。但是，鼓励只要有可能，尽量申请日本的奖学金。[①] 受到这一决定的影响，大部分赴日本科留学生选择了在日本继续留学。

其结果，第一期生和第二期生中的许多考进日本的研究生院的本科留学生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是在日本的各种资金援助下升学的。另一部分回国的本科留学生再次回到日本时，因为失去了公派留学生的身份，则是靠日本的奖学金或打工的方式完成学业的。下面对采访调查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到学习结束为止的资金来源情况进行说明。

表4－9是采访调查中，关于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情况进行的归纳总结。表4－10是赴日本科留学生领取日本奖学金情况的归纳总结。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为了培养这些中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不仅依靠了中国政府的力量，还借助了日本政府及民间的力量。也就是说，赴日本科留学生虽然在本科毕业前完全是中国政府培养的，但从到学习结束为止的资金来源情况看，也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共同培养的成果。

① 对留学生CN进行的采访调查，2003年8月27日，中国北京市。

表 4－9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情况汇总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合计
到本科毕业	16	3	2	1	1	23
到硕士课程毕业	3	1	10		1	15
到博士课程毕业	2	5	2	5	1	15
到博士课程 3 年级			8	1		9
本科 4 年和博士 3 年	10	2	1			13
本科 4 年和到博士中途	1					1
本科 4 年和硕士 2 年级	2					2
本科 4 年、硕士 2 年和博士 3 年	3	1				4
本科 4 年和上硕士时的补助部分		2				2
到本科 2 年级	1					1
到硕士中途			1			1
到博士中途	2	1	4	1	1	9
合计	40	15	28	8	4	95
系统缺损值						5

表 4－10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接受日本奖学金的情况汇总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合计
未接受过	15	8	17	7	4	51
硕士课程	11	5	1			17
博士课程	1		2			3
硕士 1 年	3	1				4
硕士和博士课程	10	1				11
博士 4 年级以后			3	1		4
合计	40	15	23	8	4	90
系统缺损值						10

表 4－11 是关于赴日本科留学生接受日本的奖学金种类情况汇总。可以看出，接受日本民间奖学金的人数多，占接受日本奖学金人数的 87.2%。还有，接受“日本友人的奖学金”的第 1 期和第 2 期留学生有 2 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第 1 期和第 2 期留学生实行的是，只要可以自己获得资金援助就允许升学政策的结果，他们是留学生 BM 和 BZ。这 2 人虽然未能得到奖学金，但周围知情的日本人为了帮助他们继续升学，用朋友们的资金为这 2 人设立了奖学金，让他们向中国政府申请继续升学并得到

许可。

表 4－11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接受日本奖学金情况统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合计
日本文部省国费奖学金	3					3
其他与日本政府相关的奖学金			1	1		2
日本民间财团的奖学金	21	6	5			32
日本友人捐助的奖学金	1	1				2
未接受过日本的奖学金	15	8	17	7	4	51
合计	40	15	23	8	4	90
系统缺损值						10

第四节　取得最终学历后的选择

表 4－12 是采访调查的 100 名赴日本科留学生学习结束后工作情况汇总。从学习结束后的就业单位情况来看，在日本就业的最多、61 名（61%），中国 21 名（21%），美国 18 名（18%）。

下面对在日本、中国、美国就业的本科留学生的就业理由及经过进行说明。

表 4－12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学习结束后的就业情况

	期次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在中国就业	10	1	8	2		21
在日本就业	23	12	16	5	4	60
在美国就业	8	3	7	1		19
合计	41	16	31	8	4	100

一、在日本就业

毕业后在日本就业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占全体留学生的 61%，人数最多。由于 85% 的本科留学生的最终学位是在日本取得的，所以学习结束后在日本就业的留学生也就最多。

表 4－13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学习结束后就业国别职别统计表

	就业国			合计
	中国	日本	美国	
大学或研究机关的研究职位	8	17	13	38
公司的研究职位		16		16
公务员	9	1		10
联合国工作人员		1		1
公司职员	4	22	6	32
公司经营者		2		2
法律事务所研修员		1		1
合计	21	60	19	100

那么，为什么毕业后 61% 的本科留学生选择在日本就业呢？通过采访调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在日本就业有人帮忙

如表 4－13 所示，学习结束后在日本就业的本科留学生有半数以上、55% 就业于大学、研究机关和公司的研究职位。这是因为在日本就业的本科留学生中的 73.3% 是博士毕业，在日本的研究领域中人际关系广，就业率高。留学生 AJ 就是其中一例。

留学生 AJ：

当时导师问我毕业后的打算，我说还没考虑，他说“这样，就留在我这儿继续干吧”。老师说的，我就同意了。首先我没有在日本公司就业的想法，如果不留大学，就得回国。

AJ 在母校做了一年的研究助手，然后，还是通过导师介绍调到同一研究室的学长任教的国立大学工作。就这样，利用导师的人际关系建立了在日本的研究生活基础。

像 AJ 这样通过老师介绍就业的中国留学生非常多。这与日本大学教授有着为学生、特别是为博士生找工作的传统不无关系。不仅是导师，还有不少是同一大学的其他老师帮忙介绍的。留学生 BA 就是其中一例。BA 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毕业的，那时找工作非常困难，了解到情况的一位老师为他与公司取得联系并推荐，最终 BA 在那个公司的技术部门就业。

2. 在日本就业更容易适应环境

本科留学生们因为长年在日本学习，对日本的研究环境、人际关系较

为熟悉，在日本从事研究工作不需要心理适应。反之，如果回国就业，因为从年轻时就出国，必须重新适应研究环境和人际关系等，需要心理调节的过程。另外，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期，中国国内的研究条件还不好，缺乏研究设备，工资也低，研究、生活等方面，国内外的落差都很大。所以，毕业后希望立刻回国的留学生很少，大部分都留在了日本就业。

这种情况，特别常见于希望在研究领域就业的留学生中。如表 4－14 所示，博士毕业的本科留学生中的 87.5% 在国外就业，回中国就业的只有 12.5%。

表 4－14　采访调查的不同学历的本科留学生的学习结束后就业国别统计表

	就业国			合计
	中国	日本	美国	
本科毕业	2	2		4
硕士毕业	7	10		17
博士毕业	8	44	12	64
取得博士学分后退学	1	3	3	7
博士中途退学	1	1	4	6
本科未毕业	1			1
博士在读	1			1
合计	21	60	19	100

例如，留学生 BJ 就是典型的例子。BJ 当时的想法如下所述。

留学生 BJ：

当时，我也考虑过去美国，但从没有考虑过回中国。这是因为，我以后还想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如果回国，当时（中国）的条件从事研究非常困难。虽然想去美国，但没有遇上好的机会，没能实现。

以上说的是 BJ 没有选择回国的理由。结果留学生 BJ 在认识的大学老师的介绍下，在日本公司的研究所就职。

留学生 BZ 也表述了相同的意见。

留学生 BZ：

为什么大家（回国的留学生）又再次到国外去了呢？这应该说与能够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太少有关吧。（当时）中国的科研条件还很差，即使回到中国，也没有什么事

情可做。

以上 BJ 和 BZ 是以研究条件为理由，毕业之后没有选择马上回国，而是选择了在日本就业。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必须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研究水平、研究设备等硬件还无法与发达国家日本相比，对于博士毕业的留学生们来说，因为研究环境可以左右今后的研究发展，所以他们不选择回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中国政府来讲，认为就是因为研究环境不好，才希望留学生们回来，为改善研究环境而努力。尽管双方的想法都有道理，可是在行动上未能取得一致。

3．为了进一步进修

中国政府的留学生派遣政策中规定，以取得学位为目的的留学生在取得学位后，以两年为限，可以在国外的研究机构或企业进修。所以多数留学生希望不仅可以取得学位，而且还希望进入社会取得工作经验后再回国。利用这种制度，毕业后进入日本公司或研究机构进修的留学生人数众多。

留学生 AI 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

留学生 AI：

我毕业之后，在日本有名的钢铁企业进修。那时的工作是软件开发，主要是开发计算机的声音和影像系统，再就是工厂管理系统的开发。当时选择进修是因为觉得从企业可以学到更多真东西。

留学生 BR 也是博士毕业后，想暂时留在日本，应聘“日本的接收进修生制度”，在日本的电器产品制造公司进修了两年后回国。

但是，也有取得学位后不想回国的一部分留学生利用这一制度，在日本就业的。

例如留学生 CB 并不是一定想进修，只是想留在日本。因为在日本的企业就业不顺利，而利用了这一制度。

留学生 CB：

当时因为想留下，就找朋友商量。那是因为，我 3 月份就要毕业，但是到了 1 月份还没有找到工作。和老师商量，老师说如果能保留学生身份留下，老师可以给我出些费用。但是，我还是想进入社会，不想在学校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我找朋友商量想进入企业的事，正好他弟弟在□□公司工作，说如果研修就可以进去，所以就在他们公司进修了一年。

总的来说，这种“研修制度”是日本政府为了帮助留学生们将自己学到的知识，通过实践来提高应用能力的一种制度。结果，有的留学生利用了这一制度，作为在国外就业的第一步，暂时不回国，继续在日本寻找就业机会。

4. 中国国内的氛围

留学生们留在日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国内对回国的看法。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出国留学热潮之中，当时很多人只想如何才能到国外留学，当时回国会被人看不起，认为是失败者。例如，在那个憧憬出国的年代，回国留学生也厌烦这种思想。留学生 CZ 是硕士毕业后回国的，回国后 CZ 对中国的环境变化和人们的思想变化极为震惊。

留学生 CZ：

我们这一期一共有 100 人，在预备学校时曾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为什么去日本?》，100 人的作文中都写下了“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样的语句。但是，等我们回到中国时，大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这是当时我们最难以接受的。所以，那时，感觉到自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回国之后的一段时间，自己很苦恼。所有的人，以前的同学、周围的朋友、自己的学生，都会问我回国的理由。我说不出来，而且觉得即使说了也不会得到理解。那时，感到思想差距非常大。当时大家问的问题差不多，都是诸如“我们努力学习计算机等，就是为了想出国，你为什么回来了呢?”的问题。这就是当时的感想。

如上所述，国内的氛围不仅来自于周围的环境，也从留学生家人那里传到（国外的）留学生那里，这影响了他们回国的决心。

5. 工资差距

毕业后，暂时想留在日本一段时间的另一个原因是中日两国间的经济差距，特别是工资差距。打算先在日本工作一段时间，赚些钱再回国的留学生也不在少数。

留学生 CN 就是其中一例。CN 很早以前就和同是中国留学生的丈夫商量好，毕业以后马上回国。对在日本工作了几年的理由她是这样说的。

留学生 CN：

当时真的是从经济方面考虑的，如果当时我们回国的话，在中国的生活肯定不会太好。在中国只有微薄的工资，所以需要在日本有一定的储蓄。

从 CN 的回答可以了解到，因为两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太大，担心回国后的生活而选择暂时在日本就业的心情。结果 CN 夫妇在日本工作了几年后，选择了一起回国的道路。

6. 家庭原因

在日本就业也有家庭的原因。读完硕士、博士的本科留学生在毕业时年龄已经接近 30 岁，其中多数留学生已经结婚。在这些留学生中，本人在毕业时因为配偶还是学生尚未毕业，暂时参加工作，等待配偶毕业的情况也很多。这样的留学生并不是不打算回国，而是暂时在日本工作，然后再回国。这里，将留学生 BR 和留学生 BT 的例子介绍如下。

留学生 BR：

博士毕业的时候，我丈夫还没有毕业，他的年级比我低。正好当时在日本有研修制度，申请之后找到了工作。我在一家电器制造厂工作了两年，然后又到另一家公司工作了一年，因为最初我们就决定要回国，只是在等我丈夫毕业。

留学生 BT：

我在毕业时，丈夫还没有毕业。我想在他毕业前留在日本一两年，所以申请了研修，并没有打算长时间留在日本。

从留学生 BR 和 BT 的例子可以知道，因为配偶是中国人，为了等待配偶毕业暂时在日本就业，并不是不想回国。但是，如果配偶是日本人情况就不同了。这里，介绍一下同日本人结婚的留学生 BU 的情况。

留学生 BU：

我在读硕士时和日本人结婚了。结婚前，想带女朋友回国，但结婚后女朋友说不想去中国。另外，硕士毕业那年有了孩子，与其继续学习，我觉得应该参加工作，就在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公司的研究开发部门就业了。

留学生 BU 因为与日本人结婚，决心在日本就业，给中国大使馆支付了大约 600 万日元的“培养费”，放弃了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的身份。

综合以上留学生们的情况，有等待配偶毕业的，有与日本人结婚等原因，毕业之后没有回国，选择了在日本就业。但也并不是与日本人结婚的留学生全都在日本就业，留学生 DG 也是和日本人结婚的，在博士毕业后马上就回到了中国就业。

7. 其他因素

表4－15是不同期次本科留学生学习结束后的年份和就业国别情况统计。通过表4－15可知，76.8%的本科留学生学习结束的时间是在1989年之后，即本科留学生毕业的高峰年份。第一期本科留学生也于1989年博士毕业。如表4－15所示，1988年以前毕业的本科留学生中的43.5%选择了回国就业，1989年之后毕业的本科留学生在中国就业的只有13.2%。

表4－15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学习的结束年份和就业国别统计表*

	就业国			合计
	中国	日本	美国	
1984	1			1
1986	5	2	1	8
1987	1	2		3
1988	3	7	1	11
1989	1	9	5	15
1990	3	11	5	19
1991	2	8	2	12
1992		13	2	15
1993	1	4		5
1994		2	1	3
1995			2	2
1996	2	1		3
1997	1			1
1999		1		1
合计	20	60	19	99

注：系统缺损值1，为调查时仍在中国的研究生院读博士的赴日本科留学生。

1989年以后决定暂时在国外发展或不想回国的留学生增加了。其中，有的是以前就不打算回国，公开说不想回国的留学生也不在少数。①

二、在中国就业

如表4－12所示，学习结束后直接回中国就业的占21%。比在日本就业的人数要少。这和中国政府所期望的毕业后立即回国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① 对留学生BQ进行的采访调查，2004年1月31日，美国东海岸。

的目标有很大差距。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环境的变化等原因不想回国的留学生人数骤增，那么，回国的留学生是在怎样的想法下回国的呢？下面对他们的情况进行说明。

（一）回国的理由

1. 因为是国家公派留学生，回国理所当然

留学生DG：

我的情况也许是个特殊的例子。我的专业是航空学，航空学在日本是受到限制的领域，如果想在日本的公司就业，就必须远离这个专业，出于这种原因不想在日本就业。所以我除了回国，没有考虑过其他出路。我觉得学习结束后，回国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没有想过其他特别的理由，就认为必须回国，因为是公派留学生。在我周围，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公派留学生，比如从非洲、东南亚来的留学生，他们也没有考虑在日本或美国继续学习、或者打算做点儿什么等其他事情。因为政府让你出来学习，当然希望你回国。即使个人有什么想法，我也认为应该这么做，所以什么也没想，毕业后就立即回国了。

留学生DC：

关于回国的理由，我们那个时期的留学生与以后的留学生不同，真的是使命感很强。因为是公派留学生，特别因为我学的是金融，对于从事证券工作的人来说，中国国内正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

这样，DC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后就立即回国。被分配到负责中国证券改革的政府部门。

2. 不想再继续升学

留学生BD：

我回国是考虑自己个人出路的结果。当时在硕士毕业之前，导师说希望我能够继续读博士。但是，我不想从事研究工作，将来想当老师，所以不想报考博士。还有，也许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吧，我认为就算是取得了博士学位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毕业后立即就回国了。

留学生AN：

硕士毕业后回国和我的专业有关，因为我就读的大学没有博士点。那时候，就没有改变专业或报考其他大学的想法，就想毕业后立即回国。

留学生DA：

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思想，从硕士毕业时就想回国，但……考上博士，专业是经济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非常容易，就像拿钱可以买到一样。因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感觉理论研究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取得博士全部学分后，觉得已经留在日本这么长时间了，不想再在日本待下去了，就回国了。

留学生 BQ：

因为当时我并没有考虑要靠学位生存的想法，所以没有报考硕士的想法。所以就回到中国，在公司找到了工作。

3. 没能获得升学的奖学金

留学生 DW：

本科毕业之前，为了考研究生与大使馆联系时，大使馆的人说，参加研究生考试可以，但升学后的费用要自己负担。当时，我没能解决费用的问题。参考了学长们的例子，第一期的学长中有好几个人先回国，暂时分配在机关工作，在申请到其他奖学金之后，又回到了日本。我的情况，因为未能解决费用问题，觉得先暂时回国，然后等待机会再出来。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觉得回国和留在日本没有太大的区别。

4. 因为中国留学生中有回国理所当然的氛围

留学生 AL：

硕士毕业之后就经常想，即使继续学习回国后没有设备也不能进行研究。因为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那时认为回国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其他的，也并没有考虑因为是公派留学生，就认为学习结束后应该回国。如果当时有在企业就业的诱惑，也许会考虑的。但那时和现在不一样，根本没有那方面的消息。还有，当时的留学生们学习结束后都回国了，我也认为自己应该回国。那时候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

5. 导师的强烈愿望

留学生 BH：

我当时非常迷惘。当时觉得回国也可以，妻子也不反对我回国。我回国几乎没有障碍，非常顺利。虽然我也很想留在日本，就觉得不可能留得下。这是因为觉得我是用国家的钱留学的。……还有，我的导师也希望我回国。导师是非常典型的传统东方人，东方人有为祖国做贡献光荣的思想。老师说过："说真的，我很希望你能够留下来继续研究，而且我也正需要助手，但是你应该回国。因为国家（中国）正期待着你回去。"这是他当时的想法。我是第一期公派留学生，他的感觉是，我们回国以后，就算是当总理都不奇怪。他觉得我们这样的人回国，是能够担负起国家重任的人才，所以希望我们回国。

留学生 CD：

我的导师对中国非常友好，对汉文学非常了解，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我在日本的时候他就经常讲，说你们是公派留学生，是被政府派遣的，必须为国家作贡献。他的意见是必须回国。他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也同意他的意见。之后，他也没有为我写介绍工作的推荐，我也决心回国。

6. 不知道还可以升学

留学生 BC：

我真得很想留下来继续学习。但我留学的地方离大使馆非常远。我住的地方也没有电话，电话是房东家的，联系非常不方便。装电话是需要付钱的，我们的生活也不富裕，一个月的生活费只能剩下三千日元左右，电话费、交通费、书费、房租全包括下来要七万日元，所以不可能装电话。那时候，只能用写信的方式进行联络，得知可以升学的信息时已经晚了。另一个理由是在那个地方拿到奖学金的机会比东京少，我得到信息的时候，参加考试已经来不及了，申请奖学金就更来不及了。

7. 因为配偶回国

留学生 AQ：

我回国基本上是为□□□（配偶的名字）考虑的结果。我受日本思想的影响，觉得自己在哪里工作都行，不管在哪儿都得从零开始。他的想法是希望继续做与以前工作有关联的事情。因为他毕业后在日本干了一段时间，回国前他已经联系好了国内的工作单位，我们就一起回国了，我是回国以后才找的工作。

留学生 CZ：

硕士毕业后没有报考博士不回国的理由，基本上是因为丈夫已经回去，所以我也必须回去，他回国比我早一年。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考虑到社会科学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也就是说，留在那里上博士，就算是可以读到自己感兴趣的书，觉得也没有多大现实意义，当时就想从事到现实工作中去。用三年时间学习社会科学写一篇论文，怎么考虑都觉得不划算，觉得即使写完了论文也还得回国，用三年时间写论文拿回国的话，也不会有多重要。在我们那个时期，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想法，即使在国外学到再多的东西，回国以后对工作又有多大帮助呢？总是怀着这样的疑问。也就是说，在国外学习的理论和国内情况不同，担心学习的内容在国内用不上，感觉是浪费时间。当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与其在日本浪费时间，还不如早点回国。

8. 因为护照未能延期

留学生 DR：

毕业的时候曾想过去美国，但是护照发生了问题。因为护照的有效期到了，不得不回国。正好以前工作大学的老师来进修（到日本），其中有学校的院长，和他谈时谈

定了包括住房等条件，就决定回国了。

9. 为了将来的发展

留学生 BD：

我没有想过要留在日本。我的专业是城市规划，在日本城市规划工作没法做。日本的城市都已经定型了。如果我是其他专业，还可能考虑留下。当时在城市规划设计方面中国正是最好的时机，认为大有发展前途，就决定尽快回国。

留学生 CV：

与普通日本人交流时感觉非常亲切，他们表面上对你非常尊重，非常和睦，但实际上要想融入他们中间非常困难。再就是在那里感觉不到独立的人格。同时，中国的进步非常大，特别是我在国外待了 14 年，我的感觉是，在日本生活非常舒适，没有任何压力，但是，我就觉得与那个社会没有什么关系。……还有，我已经离开中国十几年的时间了，如果现在再不回去，也许会错过中国发展的最好阶段，一生中如果缺少了这段历史经历，我想我会后悔的。

CV 因为以上的想法，虽然在日本有大学的工作，但是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立即选择了回国的道路。还有如以下留学生 DJ 与 CV 的想法基本相似，都是充分相信中国的发展潜力，对自己的能力有自信而选择回国的。

留学生 DJ：

我觉得回国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从大的方向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不会变，这是政府一直强调的。而且从研究角度来看，不管是谁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很多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回国在中国从事研究，可以置身于这些变化的过程之中，因为这些变化比较刺激，我非常感兴趣。我对自己的生存能力有自信，感觉不管发生了什么，在中国都能够自食其力。只要自己要求不那么苛刻，绝对没问题。

10. 因为在日本难找工作

留学生 BF：

我当时的专业是工学，本来工学部取得博士学位是很简单的，但是，因为我学的专业和文科很接近，用三年的时间拿下博士学位很困难，所以我没有考虑继续升学。还有，那时不知道可以在公司就业，当时在小公司工作拿不到签证，大公司的话，因为我们是公派留学生，只要大使馆反对就不会被录用，所以选择了回国的道路。

11. 希望就业

留学生 CW：

我回国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因为一直在学习，感觉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太长了，从小学开始什么都没有做过，光上学了。二是我的导师对我说："你放弃研究比较好，即使继续研究下去也不会出成果。因为你不太适合做研究，还是早点回国比较好。"

以上对取得最终学历立刻回国的本科留学生们的回国理由进行了说明。其中的1名留学生AK回国后考取了博士，毕业后仍留在中国就业。

（二）回国后的工作

从以上的说明可知，在学习结束后，因为国家公派留学生的使命感回国的只有2名，其他人都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将来、家庭等原因回国的。早期的中国留学生中，确实有一种作为中国人选择回国是理所当然的氛围，但后来这种氛围没有了，留学生们也不再谈论回国义务。

如表4－13所示，学习结束后立即回到中国就业的21名本科留学生中，在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就业的最多，有9名。其次是在大学或研究机关就业，有8名。在政府机关下属公司就业的有2人，在一般的中国公司就业的有1人，还有直接在中国的日资企业就业的1名。

因为直接在中国的机关企业就业的20名留学生回国时间比较早，对留学生就业的优惠政策还没有开始，几乎所有留学生都是从政府或研究机关的基础岗位开始工作的。

在日资企业就业的本科留学生BH因为精湛的日语，最初就被安排在协调中国员工和日本员工之间关系的管理岗位。另外，根据当时中国的规定，国家公派留学生BH在外资企业就业，因为不是为政府工作，其工资的一半要交给政府。

三、在美国就业

学习结束后，在美国就业的有18名。[①] 当然，因为笔者采访调查的100名本科留学生中的7名，最后的学业是在美国完成的，除毕业后立即回国的1人外，在美国就业的有6人。其他12名都是在日本毕业后直接到美国参加工作的。下面对他们在美国就业的理由等情况进行说明。

① 请参照表4－13。

（一）在美国就业的理由

1. 谋求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留学生 AS：

从学术角度感觉日本专业面窄，认为在美国可以自由发挥，技术水平既高又新。还有，觉得如果一直在日本，即使毕业后回国也只能了解一种方式，自己还是封闭的。一定要见识一下各种学派，那样就可以掌握更多，对自己今后的工作有好处。而且认为一直跟随同一位老师、在同一所学校、在相同学派学习不太好。所以，为了去美国，在读博士时我就进行了准备，取得博士学位后立即以博士后研究名义去了美国。

留学生 AM：

博士毕业之后，还想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以前就听说过美国的研究是最好的，就算是短时间也想去看一看美国的研究和社会状况。而且，正好那个时候，大学的老师也劝我到美国积累些研究经验，推荐我到三个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本来计划做两年研究就回国，但是有了小孩，而且在美国的工作单位也确定下来，就这样留在了美国。

留学生 DI：

当时，我的导师希望我留在日本，并为我准备了讲师的职位，但是我的签证和护照延期非常困难。日本的设备很好，美国的也很好，所以就到美国来了。当时，实际上我在日本也取得了医生执照，可以在日本开诊所。但是，因为希望继续研究，考虑研究职位时，……在日本从事研究工作，不是教授是不能有个人的研究室的，研究成果也总是把上面教授的名字加上，这是日本的规矩，我不喜欢。在美国，即使同一个研究室，用自己的研究经费研究的成果用自己的名字就可以发表。还有，因为大部分研究成果是从美国出来的，如果想让研究更进一步，觉得还是最好来美国。而且，来美国之后，护照还可以延期。在日本办延期就那么困难，所以那种政策不合理。国家派遣人才出来，希望对人才进行管理采取强制措施。但如果他想回国，他就会回去的，如果他不想回国，即使回去了也不好好工作，不会有什么成果的。

2. 为了进修

留学生 AO：

在日本学脑外科专业，要学七年，还必须从事一年到两年的研究，所以很多人劝我来美国当实习医生，从事一两年的研究之后再回日本。因为在美国大学里有一些在日本已经有实习经验的日本人为了研究而来，然后再回去的。我最初也有来美国在医院当两年进修医生再回日本进行研究的想法。要成为医生就必须在实验室从事一年研究工作，美国也有这种要求。来美国之后，因为研究环境好，外国人也多，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特别，过了一两年时间，我又结婚了，由于妻子不想去日本，就在美国

长期留了下来。

3. 为了学习英语

留学生 DY：

赴美之前没想久居，我还是想回国。因为日本也有很多朋友，也考虑过留在日本。正好有一个来美国学习英语的机会，就来了。当初是打算利用博士后研究的两年时间，学习英语之后回日本。但是，来到美国之后，发现有很多理由让你回不去。选择这里的公司工作也行，自由也多。在日本的公司经常有调动，对外国人的包容力也低。但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对外国人非常包容，外国人的机会多，所以选择了美国。

4. 对美国的憧憬

留学生 BP：

博士毕业之前，就做好了来美国的准备。想到美国看看，然后再作决定。当时因为英语也不太好，就在朋友的介绍下来美国的大学作博士后研究。

留学生 BN：

当时，我的中国同学好几个人都来了美国，尽管当时我比他们成绩还好。因为我们认为到日本留学只能说是镀银，到美国留学才是镀金，所以无论如何都想到美国学习两年。那样，既会日语，又了解美国，就可以在中国的学术界畅通无阻。现在是两个方面（日本、美国）都有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只在日本留学，就会觉得比美国留学的低一个档次，所以决心从日本来了美国。

留学生 AX：

我想先来美国看看。所以，把与导师一起合作的研究成果留在日本，将来美国的想法跟导师说了。当时在美国当老师的我导师的朋友说无论如何让我来美国，因为有导师的推荐，我决定去那所大学。

5. 受配偶的影响

留学生 DU：

我本来是想回国的，但是从认识我丈夫之后，想法就变了。我丈夫是尼泊尔人，只会说英语，所以回国不现实。如果回国他就必须学习汉语，每次想起这个问题，就感觉还是在第三国（中国、尼泊尔之外）生活比较合适。后来，我丈夫毕业之后在日本就业，因为英语好，就被派到美国的公司工作。所以，我在取得博士课程的学分以后，决定去美国。本来打算完成论文之后再回日本，但后来在美国参加了工作，就没有再回日本。

6. 在美国大学完成学业后直接就业

留学生 BS：

博士毕业后，以博士后研究在母校就业，认为这是毕业后的自然选择。

留学生 CA：

取得博士学位后，产生先工作一段试试看的想法，这一试就没再动，一直就工作下来了。

留学生 CR：

虽然我考上了美国大学的博士，但没能毕业。基本上来美国的人都没有学习到最后，目的就是来美国。在美国考上博士后，一年之内有一次博士考试，那个考试通过了，五年之内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读。基本上大家都是通过博士考试后就参加工作了。取得绿卡、参加工作后，如果情况好就不回大学了。一般情况就是这样，当然一心想拿学位的人例外。一年之内通过考试，然后出去工作的人比较多。我当时通过考试后就在纽约的计算机公司就业了。

留学生 DE：

在美国大学读博士一年多，就开始工作了。从入学开始就决定了研究方向，然后越来越没意思，就退学了。在美国的硬件制作公司参加了工作。

留学生 CX：

博士毕业之前，因为想继续搞研究，就申请了博士后研究职位。

留学生 CY：

上博士时候到美国做调查，知道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比较困难，所以就想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学习，就到了美国。考上研究生以后，因为英语文章写得不好，感觉在美国的研究界生存很困难，就在日本公司参加了工作。

（二）在美国的就业状况

在美国就业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情况如表 4－13 所示，72.2% 在美国最初的工作是在研究领域，做博士后研究的人最多。这并不代表赴美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喜欢在研究领域就业，只能说明博士后是毕业的赴日本科留学生们选择的是从日本到美国的一种便利途径。因为博士后研究工作容易找。其余 27.8% 到美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开始就在美国公司就业。其中大部分是在美国的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的留学生，因此毕业以后马上就得到了就业机会。

第五节　小　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了解，赴日本科留学生中的 95% 在本科毕业后，进

入了研究生院学习，其中93%的留学生在日本升学，取得了硕士学位。还有，考上博士的有78%，顺利取得博士学位的占61%，58%的留学生在日本取得了博士学位。到取得最终学位为止，一直学习政府要求的专业的占全体的75%，从学习的成果来看，政府对本科留学生的要求是学习到本科毕业，留学生们的最终学历大幅度超过了这个要求，可以说学业目标是超额完成的。

但是，取得最终学位之后，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立即回国就业的仅占赴日本科留学生的21%，其余79%的本科留学生在毕业后却在日本或美国参加了工作，从最终毕业后的回国率来看，与中国政府的预期有很大的差距。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与留学生们年轻时代就到日本留学，日本的人际关系比较熟悉，比起回国，在日本更容易适应工作环境。另外，还有中国国内对留学生回国的看法等也是一种重要因素。特别是，1987年中国政府规定，允许在日本博士毕业的公派留学生在日本公司、企业从事半年到一年时间的研究工作，[①] 所以，计划毕业后先参加一段工作然后再回国的本科留学生增多，这一政策的出台使留学生们有了继续学习提高的机会，同时又给不想回国的留学生提供了借口，利用这一政策，首先迈出在日本就业的第一步，这也是很多留学生不回国而留在日本参加工作的原因之一。还有76.8%的本科留学生取得最终学位是在1989年之后，暂时先不回国看看形势再作决定的氛围在留学生们中间蔓延，使决心回国的留学生减少。

赴日本科留学生学业结束后，回国工作以外，并不是都在日本参加了工作，还有很多留学生选择了去美国工作。赴美的理由有，对美国的向往、希望提高研究水平、为了学习英语等。赴美后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大部分，都表现出了定居美国的倾向。

即使在回国的本科留学生中，出于公派留学生的使命感而选择回国的也是凤毛麟角，多数是因为个人原因选择回国，因此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后就选择了再次出国。

---

① 《关于第一期赴日研究生结业回国工作的通知》，(87) 教外亚字628号，国家教育委员会留学生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件汇编（1978—1991）》，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531—532页。

第五章

从回国情况和国际交流方面来进行政策评价

第一节　留学生的回国情况

经过前文的论述了解到，学习结束后马上回中国就业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只有21%，这远远低于中国政府的期望。因为他们毕业之后在国外就职的理由多为“等待配偶毕业”、“为了进修”等。所以，为了判断本科留学生的回国状况，笔者认为不应该仅仅看刚毕业时的情况，要用长远的观点来分析。以下对从派遣开始到笔者调查时（2002—2005年）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回国情况进行介绍。

一、回国情况及回国率

笔者进行采访调查的100名留学生中，到调查时已经长期回国的有64名，回国率达到了64%。这个数字远高于本科毕业后立即回国的回国率12%，也高于学习结束之后马上回国的回国率的21%。从开始留学到笔者调查时未回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有36%。本科留学生的回国时期如表5－1所示，46.03%在20世纪80年代回国，53.97%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回国。本科留学生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用20年的时间逐渐回国的。

采访调查的100名赴日本科留学生在出国留学开始以后到调查为止在中国生活的年数如表5－2所示。回国的本科留学生中，留在中国1年以下的只有2名，占3.2%，留在中国的平均年数为7.9年，留在中国最长的留学生已超过20年。

表 5－1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的首次回国年份

	期名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未回国	12	10	10	3	1	36
1982	1					1
1984	10					10
1986	8		1			9
1987		1	1	1		3
1988		1	2			3
1989	1		1		1	3
1990	1	1	1			3
1991	2		2			4
1992	2	1				3
1993			3			3
1994				1		1
1995			2		1	3
1996	1	1	3			5
1997	1	1				2
1998			2	1		3
1999				1		1
2000			1	1		2
2001	1		1		1	3
2003	1					1
合计	41	16	30	8	4	99

注：缺损值 1 名，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回国的第三期留学生

表 5－2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在留学开始后在中国生活的年数（单位：年）

	人数	百分数	有效百分数	累计百分数
0.0	36	36.0	36.4	36.4
0.5	1	1.0	1.0	37.4
0.9	1	1.0	1.0	38.4
1.0	3	3.0	3.0	41.4
1.5	1	1.0	1.0	42.4
2.0	4	4.0	4.0	46.5
3.0	8	8.0	8.1	54.5
4.0	3	3.0	3.0	57.6
5.0	3	3.0	3.0	60.6
6.0	5	5.0	5.1	65.7
7.0	4	4.0	4.0	69.7

	人数	百分数	有效百分数	累计百分数
8.0	6	6.0	6.1	75.8
9.0	2	2.0	2.0	77.8
9.5	1	1.0	1.0	78.8
11	4	4.0	4.0	82.8
12	3	3.0	3.0	85.8
13	3	3.0	3.0	88.8
14	3	3.0	3.0	91.9
15	3	3.0	3.0	94.9
17	1	1.0	1.0	96.0
18	3	3.0	3.0	99.0
20	1	1.0	1.0	100.0
合计	99	99.0	100.0	
缺损值	1	1.0		
合计	100	100.0		

二、回国理由

在第三章的第四节中对学习结束后马上回国的留学生的回国理由进行了分析。这里，以在国外就业后又选择回国的学生的回国理由为主进行分析。

1. 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的使命感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还处在相当贫穷的时代，中国政府花费珍贵的外汇派遣的留学生们，肩负着作为公派留学生要为祖国建设做贡献的使命感。在这种使命感的驱动下，学习结束后马上回国的留学生有 DG 和 DC。但同时先临时在国外就职，不忘这种使命感最后选择回国道路的留学生也不在少数。这里，举出留学生 AP 和 DJ 的例子。

留学生 AP：

我是一直想回国的。我们是公派留学生，国家出了那么多钱，如果不回去，从良心上就不能原谅自己。这是朴素的想法，我觉得我必须回国。国家希望我学成后回国，如果一直不回去的话，我觉得良心上不安。从这点上我和家人的想法是一致的。从学习开始到工作以后一直觉得自己必须回去，只是想选择适当的时机。当时虽然在大学工作，也是固定工作，因为很早以前就想回国，大学的导师也说了希望我能到他的学校来工作，但是我还是拒绝了，我说我要回国。

留学生 DJ：

我一直想回国，这是我头脑中意识的影响。因为政府出钱是前提，所以我们必须回国。我也不想挑战政府的规定。

2. 因为在日本发展困难

留学生 DH：

回国的理由是与日本的生活有关系。当时，我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从我本人的角度来看，觉得工作两年就足够了。也就是说，锻炼自己的能力有两年时间就足够了，换言之，觉得必须学习的东西在这期间也基本上学会了，而学到的东西必须通过实践来使用。在日本开事务所是非常困难的，要一直为别人工作，但我是想自己当老板。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日本生活太稳定了，在日本生活你可以看到十年后或者二十年后的情况，也就是说，一点也不刺激。在中国，我周围的人都感觉三年有一次飞跃。但是在日本，我想大概二十年、三十年都会非常稳定，每年工资增加一点点，从讲师升到副教授，太平静了。如果我到了六十岁的时候，也许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但是我觉得当时的生活太平静了。自己一个人，想实现自己的抱负，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如果在日本是没有这种机会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当时的相法是正确的。

留学生 CO：

我回国是因为作为男人想做自己的事业。再说得好一点，就是为祖国做贡献，说得不好一点，就是想对社会增加一些认识。这不光是生活上的满足。我可不是蔑视女性，女性只要在生活上满足了，其他方面的欲望就都可以满足。女性不考虑社会地位，但男性不管怎样都希望受到社会重视，或者说被社会认可。在日本的话，虽然生活可以过得很好，但却不能做到被社会认可。我的压力非常大，我觉得即使在日本找到工作，终究是外国人，即使再努力能到中流就很不错了。我如果在中国，通过努力应该要好得多。

留学生 CM：

我在日本一直是为别人工作。我已经不想再为别人工作，年龄也逐渐大了，总感觉为别人工作不好，已经不想再做很累的工作。结果回国后更累，维持生活真的是很难啊。我在日本的生活状况，从就业之后有了大幅改善，妻子也工作，我在□□公司工作的收入也很好，比普通日本人还高。我回国后，他们（妻子和孩子）去年也回来了。这主要是考虑我将来的生活和发展的问题才回国的，年龄越来越大，为别人工作的事情已经不再考虑了。

3. 中国人回国理所当然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到 90 年代，中国出现了出国热潮，出国是被人羡慕的。而对于回国则带有强烈的偏见。因为本研究所调查的本科留学生

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国的，虽然也从朋友和家人那里了解到了国内这种氛围，但没有亲身经历理解也不深，抱有中国人回国是理所当然这种观念的人也不在少数。第四章中对留学生AL的例子进行了介绍，这里想举一位博士毕业后在国外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回国的留学生BR为例作一介绍。

留学生BR：

我一直认为回国是应该的，当时我们从没想过不回国。当时毕业之后只是想在公司工作两年试试，并没有想长期留在日本。毕业时已经做好了回国准备，没有马上回国是因为两个人（已经结婚）不是同时毕业。我毕业时，一个日本人老师问我："为什么中国留学生不回国呢?"一个东大老师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派遣了很多留学生，那时候日本还很贫穷，大家都回国了，为什么中国的留学生不回国？我觉得我没有他说的那种想法，我是想毕业后就回国。最终回国，一是觉得自己是公费派遣的留学生，再就是认为应该回国。做博士后也是打算想在北京的大学找个工作，一直留在大学。

4. 工作上的理由

留学生CQ：

当初是因为以前朋友的邀请，那家公司在美国也是上市企业，当时我也参加了经营方面的工作。之后正好赶上他们计划在中国国内成立最大的投资公司，所以放弃了美国的生活回国了。作为我来说，回国是既定方向。我到美国不久，公司在日本成立了非常大的集团，我主要负责那家公司在国外的业务，有时候也到中国国内来。实际上国内认识的企业家也和我谈过合作的事情，到这个公司也是因为以前的朋友关系。中国国内很多的东西都很需要，我以前的工作也是在国内重量级的企业。最后，只是决定什么时候、在哪儿做什么的问题。我感觉这个机会对我非常有利，因为既可以进入大公司，还可以担任重要职务。

留学生CP：

我的公司从□□年开始考虑中国市场，觉得进入中国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当时其他同行业的企业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了，□□公司已经是比较晚的了，但考虑到将来中国市场还是很有希望的，就开始参与了。我当初进入□□公司时，并没有考虑公司的将来和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只是作为技术人员进来的。正好遇到了这个机会，公司的上层希望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所以开始物色中国职员，希望发挥他们的能力。可以说我是□□公司的中国"选手"第一号，当时我正在老老实实的工作，社长问我想不想做开发中国市场的工作，实际上是希望我去做，于是，从□□年开始我被调到这方面（与中国有关）的工作部门。用了1年的时间，主要对中国市场进行考察，做设立合资公司等的具体工作。比如，对寻找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寻找工厂的建设场地等事宜。在做这些工作期间，连续出差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之后的那年年末开始常驻

上海。那是□□公司在上海的首任法人代表，从成立公司时起，我就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同时兼任规划科科长。我并不想一生一直从事机械加工的技术方面的工作，所以公司的事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干好。另外，有来中国工作的机会太好了，不管怎么说，我生在中国，语言精通，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日本人多得多，本来就是个好机会，没有任何的抵触情绪。

CP是作为公司的驻在员被派到中国的，把妻子和孩子留在日本一个人来中国工作，并不能说是完全回国，只能说是得到了一个在中国工作的机会而赴任。

5. 因为长期生活在国外想落叶归根而回国

留学生们年轻的时候，希望在国外就业，想干一番事业的人很多，但是，中国人的深层心理中，“落叶归根”的思想很深。抱有年轻时在国外打拼，最后无论如何都想回到自己国家思想的人也有很多。因为本书的调查对象基本上都在40岁左右，这种思想还不是很强烈，但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抱着这种思想回国了。留学生CR就是其中一例。

留学生CR：

我选择上海的工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因为在国外的时间太长了，人生的一半以上在国外度过，已经过了十六七年了。在日本工作也没有这样兴奋，因为在美国也已经有十年了，觉得应该回国看看。所以回国看一看，将北京和上海进行了比较，觉得还是上海比较适合自己，所谓适合是从生活方面考虑的，应该不会痛苦，所以就选择了上海。

6. 出于家庭考虑

在第四章中谈到，留学生AQ和CZ毕业后，因为配偶回国的原因自己也选择了回国的道路。即使在国外就业，也有很多留学生因配偶的工作和子女教育问题而回国。采访调查的在国外就业的本科留学生CV和CC也谈到了家人的事情就是回国原因之一的情况。

留学生CV：

我如果再留在日本就要在那里生小孩。如果生了孩子不带回中国的话，就要面对很多具体的困难，这对于学习恐怕不太好。如果留在那里（日本），让孩子在那里接受教育，将来他和我之间也许会出现隔阂，所以觉得还是回国比较好。

留学生 CC：

正好赶上孩子两三岁的时候，马上就到懂事的年龄了。当时个人的发展也不好，如果到孩子四五岁时再回国，就会对孩子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和伤害。因为一直就有回国的想法，所以，以此为契机又开始认真考虑，正好那时候回国探亲，因为妻子的妹妹在深圳，到那里看过之后，感觉中国的变化特别大，觉得应该考虑回国，然后就回来了。

7. 导师的强烈愿望

在第三章中曾经介绍过学习结束时受到导师的影响而回国的例子，在日本的大学有很强的师生关系，就算是就业的留学生也会受到他的影响。通过调查可知，日本的大学教授有强烈希望留学生回国对自己国家作贡献的愿望。

留学生 BY：

对于回国我一点都没有犹豫过，没有考虑过以后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回国。确实是，我回国时没有得到过周围人的支持，只有导师认为我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的导师和他的两个上了年纪的同学对我的决定很赞赏。

留学生 CT：

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为我的导师一直说我应该回国。我也一直认为我的事业在中国。即使是导师因为某种原因改变想法，我也始终坚持自己最初的信念，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我到大使馆说我想回国的时候，他们（大使馆职员）都不相信，他们非常执著地几次三番地问我是不是真的要回国。那是因为当时在日本取得了博士学位，工作是肯定不会太差的。

8. 护照延长问题

因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都是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被派出国的，使用的护照都是因公护照，如果在国外就业，为了长期生活必须将因公护照换成因私护照。然而，公派留学生们有回国义务，中国政府对于换因公护照的问题，在赴日留学生滞留问题激增的 1989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文件中有以下规定：

> 国家公派留学人员一般不能更换因私护照，特殊情况，如与外国公民、旅日华侨、港澳同胞等结婚，或其他特殊原因申请留居境外者，在偿还出国留学及有关费用后，报国家教委审批，并由国家教委留学生司和外交部领事司联名通知驻日使（领事）馆，为其更换因私护照。旧护照由使（领）馆收缴，将每年收缴

的旧护照号码、持护照人姓名等报中国留学服务中心。①

根据以上规定，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更换因私护照的时候，会被要求返还政府为留学出资的相关费用。留学生们在国外生活、就业时，比起因公护照，因私护照更加方便。但是，为了更换护照需要返还的金额巨大，不是谁都可以负担得起的。通过笔者调查，更换护照时，赴日本科留学生们被要求返还的留学相关费用，一年相当于100万到120万日元。本科留学生中最长的是读到博士三年级共九年时间接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需要支付的金额相当巨大。如果不能支付这笔费用，就不能换护照。还有，对因公护照的延长，政府也有严格的规定，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延长是很困难的，所以也有的留学生是因为没有办法不得不回国。下面将因为护照原因回国的例子予以介绍。

留学生AI：

我是按照国家政策回国的。当时护照延长未被批准，付钱是后来的事情。也有即使付钱也想留在那边（日本）的人。还有，因为护照的有效期不同，之后有的只要付了钱（培养费），国家就批准（护照延长），再后来甚至还有的什么都不用都可以留下来的。

留学生BV：

留学生□□□也在那家公司（中国的公司）待过，他在的时候我和那位经理见过面。后来，他又回日本了。当时我们的护照都到期了，如果在那家公司就可以申请新的护照。根据规定，我们回国后，在国内工作五年以上可以允许再次出国。当时因为有这样的规定，大学毕业后不工作一段时间，不能出国。但是，那家公司可以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向国外派遣，当时，□□□也是以这种形式再出国的，所以我也回来了。

当初，BV参考同期留学生的经验，为了解决护照问题，打算短期回国，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看了看，不想在国内工作，就在中国国内的日资企业就业了。留学生CO是因为既无钱还给国家、也不愿答应日本公司的苛刻条件才回国的。

① 《试行〈关于在日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家教委留学生司文件（89）教留司字150号，国家教委留学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件汇编》，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384—387页。

留学生 CO：

回国的一个理由是为了缓解精神上的压力，是现实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用了国家很多钱，必须面对还钱的问题。如果继续留在日本，必须更换护照。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在中国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作为我来说，不知道该怎么做，听说有付钱的人，但是我一直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不能和国家把关系搞僵，还是考虑回国。当然还钱也是一种方法，公司方面同意只要我把合同签到六十岁就可以，我是很年轻的时候进公司的，是在三十三岁的时候进去的。然后，公司还对我说希望我能够加入日本国籍，我是绝对不想改变国籍的，这样我就放弃了。

三、不同时期回国的留学生的不同境遇

表 5－1 已经对赴日本科留学生首次回国的年份进行了总结。这里，将回国日期分为本科毕业后、硕士毕业后、博士毕业后和就业后的几种情况，对赴日本科留学生在不同时期回国的情况进行分析。

1. 本科毕业后回国

如第三章中已述及，本科毕业后马上回国的有 12 名。如表 3－6 所示，其中第一期生有 10 名，第三期生有 1 名，第四期生有 1 名，回国年份分别是 1984 年、1986 年和 1987 年。这 12 名回国本科留学生的工作情况在第三章中已经进行了简单说明，这里将他们在国内的详细就业情况汇总如表 5－3。

如表 5－3 所示，本科毕业后马上回国的 12 名赴日本科留学生中只有一人是从地方政府的处长工作开始的，其余的人都是从最低职务开始工作的。这里面有本科毕业的学历方面的原因，也有对回国留学生的优待政策还没有开始等原因，是与中国国内的本科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参加了工作的。

另外，33.3% 的回国留学生在政府机关工作，50% 的留学生从事研究工作。还有，本科毕业马上回国的留学生中只有 25% 是自主择业，其余 75% 的留学生都是按照政府的分配制度，即根据政府的要求分配工作的。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实行的政府主导的工作分配制度有关。从以上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工作岗位的决定反映了国家意志。在反映中国政府意志的前提下，从事与日本有关工作的占回国留学生 41.7% 的数字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安排是与日本留学获得的知识密切相关的。而利用他们在日本的经历、日语、日本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意图并不明显。特别对从事与日本有关工作的留学生几乎都被安排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情况来看，利用本科留学生进行政府间交流的意图明显。还有，75% 的回国本科留学生

工作与专业相关，可以说是在重视专业的情况下进行工作分配的。

表 5－3　本科毕业后回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就业情况明细

职业	留学生编号	就业单位	职称	与专业关系	与日本关系	就业方法	留在中国时间	有无再出国
国家公务员	AT	国务院直属部委	部员	无	负责日本方	国家分配	5 年 2 个月	有
	BC	国务院直属部委	工程师	远	无	国家分配	5 年	有
地方公务员	BI	地方政府直辖训练学校	教师	一致	有	国家分配	5 年	有
	BD	地方政府直属部门	处长	一致	无	自由择业	20 年	无
	DW	地方政府直属部门	不明	无	有	国家分配（本人可提要求）	18 年	无
大学教师	AJ	国家重点大学	助教	一致	无	国家分配（本人可提要求）	2 年	有
	AU	国家重点大学	助教	一致	无	自由择业	1 年	有
	RG	地方大学	助教	一致	无	国家分配	2 年 6 个月	有
研究所研究员	BA	国家级研究所	研究实习员	近	无	国家分配	2 年 9 个月	有
	BP	国家级研究所	不明	一致	有	国家分配（本人可提要求）	2 年 6 个月	有
	AZ	地方级研究所	不明	近	无	国家分配	2 年 6 个月	有
公司职员	BQ	中国企业	照相师	无	无	自由择业	3 年	有

另外，其中的 10 名再次出国，这 10 名在中国分别居住了 1 年到 5 年零 2 个月之后再次出国。再出国率达到了 83.3%。

2. 硕士毕业后回国

硕士毕业后回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有 10 名，他们的工作情况如表 5－4 所示。同本科毕业后回国的留学生情况相同，第一期生的回国率明显偏高。其中，从事研究工作的硕士毕业生最多、占 60%。可见硕士毕业的留学生希望从事研究工作的愿望较强。其次是国家公务员占 20% 和地方公务

员占10%，在公司工作的留学生也是政府部门的下属公司。

表5-4 硕士毕业后回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就业情况（单位：人）

	期名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职业 国家公务员	2			2
大学教师	2	1	1	4
研究所研究员	2			2
公司职员	1			1
地方政府公务员			1	1
合计	7	1	2	10

笔者采访调查的100名赴日本科留学生中，硕士毕业回国的只有从第一期到第三期的留学生，回国时间是从1986年至1988年的三年时间。与本科毕业后马上回国的留学生就业方式不同，如表5-5所示，本科毕业生中国家分配工作的占75%，而硕士毕业生中降低到20%。

表5-5 硕士毕业后回国的本科留学生的就业方法和职业（单位：人）

	就业方法			合计
	国家分配	就业单位邀请	自主择业	
职业 国家公务员	1		1	2
大学教师			4	4
研究所研究员	1	1		2
公司职员			1	1
地方政府公务员			1	1
合计	2	1	7	10

对于自主择业的就业方法激增的问题上文中已经进行了说明。1986年以前的回国留学生的工作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分配制度下安排的。但是，1987年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科学委员会联名下发了关于回国留学生就业工作的文件。文件中对留学生的就业单位的确定方法作了以下规定：

回国留学人员可通过下列方式落实工作单位：

①在留学期间，留学人员可直接与国内用人单位联系，也可请国内有关主管部门与用人单位联系。

②回国探亲、休假或学成回国后，留学人员可与用人单位直接面谈。

③国家教委会同国家科委在国内不定期召开回国留学人员与用人单位见面，在会上落实工作单位。①

这份文件中虽然作为工作安排原则也规定了“国家公派出国的研究生、大学生学成回国后，除派出时已明确工作单位的人员外，由国家安排工作”，② 但是从以上的落实单位的方法中也可以看出，已经开始重视留学生的本人意见和自主性了。其结果回国留学生中自主择业的人数大幅增加。

确定了工作单位的回国硕士毕业生中的6名（60%）的工作与日本直接相关，4名（40%）与日本没有任何关系。做与日本有关的工作的概率远远高出本科毕业后回国留学生的41.7%。特别是，硕士毕业生中按照自己的意愿就业的人很多，可以推测其中希望参加与日本相关工作的留学生不为少数。硕士毕业后马上回国的留学生的工作情况如表5－6。

表5－6　硕士毕业后回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就业情况明细

职业	留学生编号	就业单位	职称	与专业关系	与日本关系	就业方法	留在中国时间	有无再出国
国家公务员	BL	国务院直属部委	处长	无	负责亚洲（包括日本）	自主择业	18年（含驻外大使馆工作）	无
	AN	国务院直属部委	不明	无	无	国家分配	18年	无

① 《关于印发〈回国留学人员工作安排暂行办法〉》，国家教委文件（87）教学字025号，国家教育委员会留学生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献汇编（1978—1991）》，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527—530页。

② 《关于印发〈回国留学人员工作安排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家教委国家科委文件（87）教学字025号，国家教委留学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献汇编（1992）》，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527—530页。

职业	留学生编号	就业单位	职称	与专业关系	与日本关系	就业方法	留在中国时间	有无再出国
地方公务员	CW	地方政府直属部委	副部长	无	负责亚洲（包括日本）	自主择业	16年（含中国政府派遣在日本交流期间）	无
大学教师	DR	国家重点大学	讲师	一致	无	自主择业	3年（含驻外大使馆工作时间）	有
	CD	国家重点大学	助教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2年零7个月	有
	CZ	国家重点大学	助教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16年	无
	AM	地方大学	讲师	一致	无	自主择业	2年	有
研究所研究员	AL	国家级研究所	不明	一致	有	就业单位邀请	18年	无
	BB	国家级研究所	不明	一致	有	国家分配	6年	有
公司职员	BF	国务院直属部委所属公司	不明	无	无	自主择业	3年	有

从表5－6可以看出，硕士毕业回国留学生中的3名在政府机关的与中日两国交流直接相关的部门工作，作为外交官常驻日本，为中日两国的交流事业作出了贡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像这种在政府内做与中日两国交流有关工作的3名留学生都没有再出国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工作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日本经历的缘故。

硕士毕业回国留学生的再出国率为50%，比本科毕业生低。特别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留学生全都没有再出国。相反，从事研究工作的留学生中的66.7%再次出国。这可能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研究机关研究设备不足，研究环境不好有关。再就是，研究机关晋级要有博士学位，为了取得博士学位再次出国的情况也较多。

3. 博士毕业后回国

在采访调查中，博士毕业回国的有10名。[①] 在这10名中，包括有2名硕士毕业后先回国，为了取得博士学位又再次出国的。也包括1名读博士读到一半中途退学、在中国的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中国就业的赴日本科留学生。

如表5－7所示，博士毕业后回国的本科留学生的工作情况与硕士毕业回国留学生比较相似。从事研究工作的留学生比例较高，有6名，占60%。这可能是博士毕业的留学生希望从事研究工作的情况有关。另外，他们博士毕业后在中国就业的时期正值中日两国的交流逐渐加强的时期，10名中的1名是通过在日本的大学导师介绍，在中国的研究机关参加了工作。还有，其中的2名在硕士毕业后曾回国，因为国内有工作单位，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又以回到原来工作单位复职的形式回到了国内。其余7名全都是通过自主择业的形式确定工作单位的。

表5－7　博士毕业后回国的本科留学生的就业情况（单位：人）

	期　名				合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职业　国家公务员	1				1
大学教师	2	1			3
研究所研究员			2	1	3
公司职员	1		1		2
中共中央机关单位			1		1
合计	4	1	4	1	10

如表5－8所示，在研究机关以外就业的留学生中有2名在政府部门和中共中央机关单位工作，两人都从事与日本相关的工作。作为公司职员就业的留学生中有1名在中国的日资企业工作，从事协调日本在驻人员和中国职工之间的协调管理工作，工作一直是与中日双方有关的。其余的1名公司职员所在的公司是中国企业，因为他的日语水平高，负责亚洲业务，特别是负责日本方面的业务。

博士毕业后在中国就业的10名留学生中，7名（70%）从事了与日本有关的工作，比硕士毕业生（60%）的概率要高。

① 包括取得学分退学和中途退学者。

表5－8　博士毕业后回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就业情况明细

职业	留学生编号	就业单位	职称	与专业关系	与日本关系	就业方法	留在中国时间	有无再出国
国家公务员	AK	国务院直属部委	不明	有	无	自主择业	18年	无
中央机关单位职员	EF	中共中央直属机构	不明	有	有	自主择业	12年（含驻外大使馆工作期间）	无
大学教师	DR	国家重点大学	讲师	一致	无	在出国前单位复职	2年	有
	CD	国家重点大学	副教授	一致	有	在出国前单位复职	8年	无
	AQ	国家重点大学	讲师	一致	无	自主择业	14年	无
研究所研究员	DG	国家级研究所	博士后	一致	有	导师介绍	13年	无
	CV	国家级研究所	副研究员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8年	无
	DJ	国务院直属部委所属研究所	研究实习员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10年	无
公司职员	DA	中国企业	不明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14年	无
	BH	日资企业	不明	无	有	自主择业	3年	有

另外，如表5－8所示，博士毕业后回国的10名留学生中，再出国的只有2名，再出国率为20%，比本科、硕士毕业生都低。这应该与本科留学生们博士毕业时基本上已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情况（研究，工作，生活环境）已经有了大幅改善有关。还有，博士毕业的留学生们，原本就有在国外就业的条件，他们选择回国完全是自愿回国，对回国后的情况也是早就有思想准备的，所以对提高定居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4. 参加工作之后回国

笔者采访调查的100名留学生中有35名是在日本或美国就业之后回国

的。其中的1名本来是打算回国就业的，但因为没有得到政府的帮助，虽然联系了一些工作单位，但是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又回到了国外就业。除了这1名在中国国内未找到合适的工作之外，其余34名留学生在回国后最初的工作单位如表5－9所示。其中也包括1名毕业后曾回国，为了升学又再次赴日的留学生。

单从人数来看，有工作经历后回国的留学生有35名，比本科至博士毕业后马上回国的30名留学生人数还要多。

有一定工作经历后回国和学习结束后马上回国的最大不同在于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数比例。学习结束后马上回国的留学生中，从事研究工作的占50%，而有工作经历后回国的留学生中从事研究工作的只有31.4%（11名）。相反，毕业后马上回国的留学生中在公司工作的非常少，有一定工作经验后再回国的留学生中有48.6%在公司工作（包括公司经营者和公司职员）。反过来看，留学生中最初在日本和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人较多，特别是在日本从事研究工作，因为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稳定，研究条件也比中国国内的研究机关要好，所以造成了从事研究工作的留学生回国人数反而少。相反，在公司就业或自己创业经营公司的留学生们，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的业务合作和新业务开发机会等迅速增加，中国留学生在公司中也逐渐受到重视，被派遣到中国的机会、或者被其他公司挖走从事中国业务的情况也就多了起来。利用这些机会，回国的留学生也不少。特别是经营公司的留学生们，利用可以自由往来于两国之间的便利条件，将中国的发展作为机会，回国扩大业务，或者将公司转移到中国，或者回国创立新公司等情况也多了起来。所以，作为经营者的回国留学生，在日本和美国取得国籍和永住权之后回国的比较多。如表5－9所示，回国后经营公司的7名留学生中，有3名在中国和国外（日本、美国）都有住所。其中，有取得美国国籍后马上回国在中国开设公司的留学生，除了保留美国国籍、拥有美国住所之外，与美国的关系也就只存在商务上的往来而已，除此之外几乎不在美国做任何工作。申请美国国籍只是为了回国开设公司时，到世界各地进行商务往来更加方便，打着中美合资的旗号，使自己的合资企业运营上更加便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现象更加说明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丝毫没有改变作为中国人希望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种心理。

表 5-9 就业后回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就业情况明细

职业	留学生编号	就业单位	职称	与专业关系	与日本关系	就业方法	留在中国时间	有无再出国
国家公务员	FD	国务院直属部委	不明	有	无	自主择业	9 年	无
	DC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主任	有	有	自主择业	13 年	无
	BK	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副主任	有	有	自主择业	11 年	无
	AP	国务院直属部委	处长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8 年	无
地方公务员	CM	地方政府直属部门	副教授	一致	无	自主择业	2 年零 1 个月	有
大学教师	CO	国家重点大学	副教授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5 年零 8 个月	无
	EA	国家重点大学	副教授	一致	无	导师介绍	6 年零 1 个月	无
	DF	国家重点大学	教授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8 年	两国在住
	CT	国家重点大学	副教授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11 年零 4 个月	无
	RR	国家重点大学	讲师	一致	无	自主择业	12 年	无
	RZ	国家重点大学	讲师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12 年	无
	BY	国家重点大学	讲师	一致	无	自主择业	14 年零 4 个月	无
研究所研究员	AJ	国家级研究所	研究员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6 年零 1 个月（含在外研究期间）	无
	CN	国家级研究所	副教授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8 年	无
	DQ	国家级研究所	教授	一致	无	自主择业	3 年	无
	DN	地方级研究所	研究员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4 年	两国在住

职业	留学生编号	就业单位	职称	与专业关系	与日本关系	就业方法	留在中国时间	有无再出国
公司经营者	AX	合资企业	总裁	一致	无	自己创业	1年	两国在住
	AW	合资企业	社长	一致	有	自己创业	不明	两国在住
	CC	合资企业	事务所所长	近	有	公司派遣	8年	无
	FC	合资企业	社长	无	有	自己创业	2年	两国在住
	AY	合资企业	社长	无	有	自己创业	7年	无
	DF	美资企业	总经理	无	无	公司派遣	6年	无
	CR	美资企业	总经理	无	无	自己创业	4年	无
公司职员	RV	日资企业	技术人员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12年	无
	DS	国务院直属部委关联合资企业	不明	近	有	自主择业	1年零7个月	有
	AI	日资企业	课长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3年	有
	DI	日资企业	副部长	一致	有	自主择业	5年	两国在住
	BD	日资企业	不明	无	有	公司派遣	15年零3个月	无
	CK	日资企业	不明	有	有	自主择业	2年	有
	BX	日资企业	次长	有	有	自主择业	7年	无
	CP	日资企业	总经理助理	无	有	公司派遣	9年	两国在住
	CQ	普通国企	不明	有	无	就业单位邀请	3年	无
	BM	普通国企	不明	无	公司有自己无	自主择业	8个月	有
律师	DH	律师事务所	律师	一致	有	自主创业	11年	两国在住

有工作经历的回国留学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机关工作的占14.3%。这并不是回国留学生不想在政府部门工作，而是因为中国的就业制度发生变化造成的。前文已经述及，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回国留学生就业采取的是国家分配的制度，政府需要人才时，回国留学生被选拔的可能性较高。但是，因为从80年代后期开始变为留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没有人际关系想在政府部门就业很难。另外，因为本科留学

生是在20岁左右时凭当时的高考成绩被选拔出国的，高考成绩优秀的一般家庭的孩子比较多，尤其是农村家庭出身的留学生，如果没有特别的关系，在政府内部找到人际关系是很困难的。所以，在政府部门就业的回国留学生减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政府就业制度的改革。另外，公务员的工资远远低于外资企业，所以从生活方面考虑不选择在政府部门的工作而选择外资企业工作的留学生增多也是原因之一。

有工作经历的回国留学生中的68.6%回国后最初选择的是与日本有关的工作单位，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可以说是与因为有日本生活经历而希望进入与日本有关的工作单位的心理有关。

最后，有工作经历的回国留学生中再出国的有6名，只占17.1%，可以看出，有工作经历的回国者稳定率相当高。可以认为有工作经历后回国的留学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择回国之路的。他们回国意愿强，再出国的概率就小。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在国外有工作经历的留学生在回国留学生中的条件相对较好，可以选择比较理想的职业，有的还利用外国国籍、绿卡或永住权自由来往于国内和国外之间，这也就防止了他们再出国的行为。

四、回国后的苦恼和再出国问题

通过整理发现，关于留学生的回国问题，并不单单是由就业状态来左右的问题，还有一个由于长期滞留国外，回国后对本国的社会习惯不能适应的问题。以下准备就回国留学生在回国后生活等方面的苦恼进行说明，对再出国问题进行分析。

1. 回国后的苦恼

(1) 期待与现实的差距

这些本科留学生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被选拔的优秀人才，大部分出国前都抱有将来回国为国家建设作贡献的强烈愿望。所以，多数较早回国的留学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现实并不乐观。比如留学生AJ和BH就曾谈到了如下当时的心境。

留学生AJ：

我在日本学的是航空专业，想尽可能在与专业有关的机关工作，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留在北京。我们当时回国后住在现在语言学院的出国留学人员服务中心，我们都住在那里，他们帮我们找与我们申请专业相关的工作，自己直接找也可以。当时国内实际上已经不是国家分配了，当时对我们也放松了，允许我们自己找工作，如果找到

了合适的工作可以去，并不是被分配到哪里就一定要去哪里。我当时提出了几个要求，比如□□大学、□□研究院等。当时我的同学中有的去了□□研究院，后来经教育委员会介绍我被分配到□□大学。

最初因为我刚回来，对什么事情都不熟悉。例如，国内的情况、所属机关的情况、工作方面的情况等几乎完全不清楚。……我回来后基本上和外面（日本）没什么联系，也没有想过回国之后再次出国。当时真就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在这里（□□大学）工作很好。当时的情况，包括□□大学，全国都在进行改革开放，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我所属的教研室大约有二十几个老师，这二十几个老师中除了有2人是副教授外，其他的都是讲师。因为我刚刚回来，职称是助教。大家当时都想上课，因为任课就可以拿奖金。当时，我们是按照上课的课时数来计算奖金的。当时没有科研任务，只有教学任务，所以，老师们大家都想上课。但是，一个教研室分担的课并不多，当然就轮不到我的份儿了。这样，我就觉得没有事可做，特别当时国内的大学并没有规定每天必须到研究室上班，没有课的在家也可以。可是，因为我没有家，我的老家不在北京，对北京也不熟，又没有朋友，只是偶尔和从日本一起回来的朋友们见见面，大部分时间我都没事可做。后来，日本的夏普公司在北京召开展览会时，让我去当翻译。我就想，我回国为什么必须要做这样的工作，觉得非常没意思。本来回国是想做些像样儿的事，结果是什么事情都没得做，与我一起回国的同学中也有没事做的，大家经常聚在一起打扑克。

在上文中已经对BH的回国经历进行了介绍。他是在导师的强烈推荐下决定回国，导师是希望作为公派留学生的BH在中国有较大的发展才推荐他回国的。1989年3月取得博士学位之后4月就回国了，BH将当时的现实情况向笔者进行了介绍。

留学生BH：

说实话，我回国后并不想马上又出国。当时教育部的人见到我的时候说的话，你都不会相信，他说："你真是'大智若愚'，怎么回来了呢?"教育部的人这样问我。教育部的人真的说了这样的话。……我听到这么问，觉得回国很吃亏。那时候，即便不回来也没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不回来。我当时觉得真的很没意思。当时，我已经有了再出国的想法，不，是已经决定要离开。但是，我没有马上出国，也没有马上作出什么行动。当时的情况，听了那个人的话，心中非常失望，心中的热情完全冷却下来了。为什么？"大智若愚"这样的话我至今还记得，永远忘不了。当时那个人的名字我没有记住，只记得当时，我拿着护照说："我是留学生，回来了，来登记。"说完之后，他用那种奇怪的眼光看我。虽然那句话是真的，我也不恨他，他也只是说了句真话。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无论如何他也应该表个态，表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留学生的态度，最起码也应该说句党中央对我们表示支持的话吧。也就是说，最起码应该代表党对我们回国说一句欢迎回来的话吧。但是，他说出了他当时的真实心情，所

以我不能恨他，通过他的话，清楚地了解了我们国内当时的情况。我的心情突然冷却了，也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了马上回日本的想法，之后的事情也就无所谓了。

留学生 AJ 是想回国做贡献的，虽然进入了理想的工作单位，但是每天无所事事，不能发挥自己能力。而留学生 BH 的情况，则是在尚未就业之前去教育部登记时，对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大为震惊，从而失去了对回国的期待，产生了离开祖国的想法。

（2）就业难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回国的留学生，是按照国家统一分配制度就业的，还有的是提出申请后，通过政府介绍的工作单位。但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政府实行了重视留学生的个人意愿的政策，实质上就是让回国留学生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被派遣的本科留学生们很多思想上赶不上中国的这种变化，不习惯这种就业方式，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回国留学生就业难的现象。还有，因为是在年轻时出去留学的，多数本科留学生在中国国内没有多少人际关系，这种自主择业选择工作单位的制度给留学生们的就业带来了困难。这里，介绍一下有类似经历的留学生 DA 和 AQ 的情况。

留学生 DA：

当时是□□刚刚结束，找工作非常困难，光找工作就用了一年的时间。最后在□□银行□□总行的国际业务部参加了工作。那是在亚洲处，负责日本金融业和证券业方面的工作。工作基本上都是招待客人，他们来了高级干部，□□□会见时，给他们当翻译。主要负责行长的外事活动，收集日本的金融信息，写工作报告等。我本来想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一直想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原因是，我的专业是关于国家经济政策，如果能在国家机关工作，就可以有一些作为。但是，在国家机关找工作非常困难，因为没有获得批准，未能进去。……总之我是未能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没办法，在□□银行参加了工作。最初正好□□□回来，他说想让我来，他当时在□□部门工作，虽然帮我说了好话，但最终也还是未能实现。进入□□银行，我虽然不想去，但是因为一直没能找到工作，觉得只要有工作就行了。……但是我认为，如果要去外资企业的话，就没必要回国了，直接在日本工作不就得了，因为我没有在外资企业工作的想法。

结果是，留学生 DA 找了一年的工作，才得以在□□银行就业。又过了一年后终于进入了自己期望的政府机关工作。

留学生 AQ：

我对高中毕业以后中国国内的情况不太了解，而且因为那之后中国的变化非常大，我对国内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另外，因为我对这一领域（自己的专业领域）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就觉得关于工作问题，等回国以后再找吧，所以回国之前和谁都没有联系。因为关于我的专业在国内到底能做什么、连问都没有问过，所以当时决定先进大学，所以主要找了一些能够搞研究的大学。但是，后来就觉得只要找到一个单位就好。因为我回国以后一直自己拿着户籍关系，如果不确定工作单位，就没法落户口，我首先得想办法把户口落下来。

我在家里一待就是一年，最终也没能找到工作。正好这时国内机关开始实行定编制，因为我的学历高（博士毕业），当时很多机关首先想的是如何解决自己内部的人员编制问题，如果像我这样的高学历的人进去的话，就会抢了他们的位置。我找了几个地方，都说不想引进像我这种高学历的人才，所以，我就到处找工作。无论到哪里都说对我有兴趣，但我就是什么条件都没提，他们也还是不想要我。我就想，是不是我什么条件都不提，他们对我抱有什么怀疑呢？当时，我对住房、工资待遇、职务等问题什么要求都没有提，结果他们还是不接受我，最后还是不得不通过朋友介绍在□□大学参加了工作。

留学生 DA 和 AQ 都是高学历，虽然都是抱着为国家作贡献的热情回国的，但是因为没有人际关系，再加上国内就业制度的变化，为了找个工作单位就花费了一年以上的时间，而且还不是理想的工作单位。

（3）工作与专业不对口

在回国留学生中，按照国家分配制度确定工作单位时，分配的工作与留学生们的专业不对口的例子也不少。对于希望继续从事自己专业研究工作的留学生来说，工作和专业不对口问题是最大的烦恼。这里将硕士毕业后回国的留学生 BB 和 BI 作为例子进行说明。

留学生 BB：

硕士毕业后回国，先在北京登记后，通过政府介绍在国家级的研究所参加了工作。在研究所基本上是做和专业相关的基础研究。现在条件应该已经改善了吧，但在那个时候从日本刚回来，中国的研究条件硬件方面非常不好，软件方面也不理想，工作效率等与日本有很大差距。我在那里工作了六年，实际上在实验室工作是四年左右，也干了行政工作，就是负责和国外联系。在实验室做了四年研究之后，研究所和日本的交流增加了，正好那时候日语好的人很少，我就被调到了外事行政部门，因为这个关系还去了一次日本，这也是再次去日本的原因之一。回国就是为了搞研究，但国际交流工作太多，研究水平没有提高，最后还是想搞研究，就又去日本留学了。

留学生 BI：

当时国内自主择业的情况几乎没有，还是靠分配决定工作单位和工作种类。例如，虽然我想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但没能实现，也没能调动工作。他（上司）不喜欢不行，当时的上司是老干部，建国前的干部，是我们局的处长，我的顶头上司是个女的，也是老革命，思维很特别，和我完全合不来，发生了好几次争执。当时中国有第三梯队的做法，尽管我也是局长候选人，工作非常没意思，想调动工作但没能实现。因为和日本的老师关系很好，就再次回到日本上硕士去了。

（4）对工作内容不满

通过采访了解到，对工作内容不满也是再出国的原因之一。

留学生 AT：

我本科毕业后就自己决定回国了，但是，在□□部门工作却不是自己的意愿，是政府分配的。我本想进□□大学，却被分配到了□□部门，主要负责与日本交流的工作。对于这个工作，我觉得很没意思，特别是在大使馆的时期，现在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现在的中国应该比较开放了，但当时在大使馆，工作和生活全都在大使馆里，外事纪律又非常严，连出门也必须全部汇报。所以，大使馆工作结束之后，马上就辞职又到日本留学去了。

留学生 DW：

我回国以后在北京待了三个月的时间等待工作分配，主要是处理档案等问题，当时我们的档案全部保存在国家科技干部局。在被问起对工作单位的要求时，我说想回自己的老家，就被介绍到老家工作了。开始被介绍到研究所，但去了之后又说没有位置。因为没有成家，最后被分配到省科学技术部工作，主要负责科技干部的管理工作。除了负责省的科技干部晋升的审核及决定公派出国留学生之外，还负责科学技术人员的再教育工作，因为不喜欢那里的工作，所以，过了一年就调走了。实际上是因为没事干，机关工作太清闲了。

（5）对政治学习不适应

20 世纪 80 年代对于短期回国探亲的本科留学生，政府安排了政治学习，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本科留学生们年轻时就出国，对政治学习不适应。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前半期回国的留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

（6）不适应人际关系

因为长期生活在国外，出国之前也没有工作经验，本科留学生们基本上不了解中国工作上的人际关系应该如何处理。特别是在日本生活时间较长，回国初期，许多本科留学生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不习惯。笔者采访调查

时，许多回国留学生表达了刚回国时对人际关系的苦恼。这里介绍留学生CO和BY的例子。特别是留学生CO从回国到笔者采访时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年零8个月，仍然对人际关系不能完全适应。

留学生CO：

我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人际关系问题，大家都把我当成外来人。我再三说明，我是希望和大家合作才回国的，请不要把我当成竞争对手。大学里面也一样，自己当了教授，用的都是自己的学生。特别是聚餐的时候，他们会说我是谁谁的学生，要去敬酒之类的话。那种情况下，我真不知道怎样做才好，真得很为难。还有本来说好的，（回国后）两三年后可以晋升教授，但是也不行了。因为他们有自己学生的问题，他们说按照惯例需要等五年时间。听他们这么说，我也就无话可说了。年限不够是可以破格提拔的，为什么我不能被破格提拔呢？我是符合条件的。我觉得那个人晋升后下次就该轮到我了，但现在就是这种状况。我觉得自己很优秀，如果回国前提出要求，可以直接当上教授，问题是当时我没提，觉得从副教授开始也可以，自己还年轻，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觉得就算等上两三年也无所谓。但是，现在谁都不提当初的约定了，回国之后全变了。

留学生BY：

关于回国当初适应国内环境的问题，说句玩笑话，我又接受了一次文化冲击。回国后，还是人际关系问题，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横向关系，而日本人重视纵向人际关系，也就是上下级关系，在中国即使是普通的老百姓，也和政府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还有，我回国之后给自己订的原则是，不和某个人保持特别好的关系，同时也不和谁把关系搞僵的中庸想法，也就是和谁都不深交。我觉得这涉及以后的利益交换问题，像小时候那样单纯的感情是不可能的，没有利益的关系是没有的。我回国已经近十年了，我和大家仍然保持着普通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

（7）生活条件问题

到硕士、特别是到博士一直在日本的留学生们对日本的生活已经习惯，有的留学生刚回国时对中国的生活条件不满意，特别是，上到博士的本科留学生大部分回国时已经结婚了，住房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末住房制度改革前，中国的住房并不可以随便买，而是单位分配，所以，在回国前将解决住房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的留学生很多，但也有一些虽已约定而回国后没有解决的例子。还有的回国很长时间也不能解决住房问题，因此对政府不满又选择再次出国的道路。

留学生DR：

我是受大学的系主任邀请才决定回国的。回国后马上就申请到了863项目，但还

是再次出国了，原因就是住房问题。我回国前，系主任答应回国后分房，但是，回国后不给我房，经过半年的努力，还是不行，我非常失望，很心寒，系主任说，因为是我招聘你的，现在没能为你解决房子问题，如果你想出国，我为你联系。就这样，又一次出国了，结果我在国内只工作了半年。

留学生 BB（BB 妻子的回答）：

当时的小环境（工作以外的环境）也不好，那时□□研究院住房非常少。还有，□□研究院位于□□市的西区，而我住在城市的东区，完全是横贯东西。而且，□□市的交通状况非常混乱，只能坐公共汽车。那时候，每天要很早起床，从东区到西区，没办法，怎么努力也没能分到房，我只能住在父母家，我们还有住的地方，如果连这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还不知道要住在哪里呢。那时候，很多人因为没有房子不能结婚，现在大家都有很大的房子，在自己买的房子里住，但是当时住宅分配制度是唯一的选择。□□研究院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住房，几个人住在一个宿舍里，一直说给我们分房，但是一直也没有分到。结婚几年，到有了孩子都没能分到房。他在我父母家住，非常远。一直非常希望有自己的房子，即使面积小，旧房子也可以，盼望有一个自己的小环境（家）。

可以看出，能否解决住房问题是留学生们安心工作的最基本条件。留学生 DR 和 BB 都是为此决心再次出国在国外定居了。

2. 再出国问题

从以上调查可知，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回国率为 64%。但是，上文中也提到，已经回国的留学生并没有都留下来，有一部分人在回国后又再次出国。笔者调查的有回国经历的 64 名中 24 名再次出国，再出国率为 37.5%。我国政府用各种方法促进留学生回国，可是却未能把回来的留学生留在国内，出现部分留学生再次出国的情况，可以说对培养留学生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的派遣政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至今，中国政府仍然强调以统计回国率作为评价留学生派遣政策的重要指标，然而，却很少提到再出国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再出国现象是留学生政策的关键问题之一。

再出国的 24 名赴日本科留学生中只有 6 名又再次回国，人数非常少。也就是说，再次出国的本科留学生的回国意愿淡薄。另外，再次回国的 6 名中的 1 名，在回国后又再一次出国，最后选择了在国外定居。

3. 再次出国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众多的本科留学生选择了再出国的道路呢？下面对再出

国的理由进行整理。

（1）为了再进一步学习

本科留学生中本科或硕士毕业后回国的留学生，在笔者调查的100名中有22名。其中既有自愿回国的，也有因为政府的政策等原因非自愿回国的。因为本科留学生们当初都是在政府的严格选拔制度下被选拔出来的优秀留学生，想取得高学位的非常多。回国后的本科留学生中有6名为了进一步学习再次出国。

（2）工作的关系

前面介绍的留学生BB和AT虽然在中国参加了工作，但是因为对工作内容不满和专业不对口等原因，选择再次出国道路的留学生在笔者调查中有9名，是再出国原因中人数最多的。对工作不满主要表现在工作中不能发挥所学专长，不能干自己希望做的工作等方面的原因，即当时未能给这些回国留学生们提供可以发挥他们才能的场所。

（3）对单位不满

还有，在回国后，一些留学生对所在单位对待留学生的态度不满。留学生AJ和BH就是其中的典型。

（4）家庭问题

另外，在回国留学生中，也有的配偶是日本人，将配偶留在国外自己单身回国。虽然暂时回国了，但因为配偶和家人不想和自己一起回国定居，为了回到配偶生活的日本，两名留学生再次出国。

（5）其他原因

除以上原因外，还有的“本来就没有回国的意愿，为了交换护照而回国，等条件具备后又再次出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等理由回国后很快又再次出国的，在采访调查中有5名。

以上对本科留学生再出国的理由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中国政府当初的派遣目的是为了国家建设培养人才，而很多留学生虽然也是抱着相同的愿望回国了，但是因为政策的改变，没能给部分留学生提供发挥自己能力的场所，以这种理由再次离开中国的留学生不在少数。这是因为派遣时和回国时政策没有一贯性造成的。为了使留学生派遣政策取得成功，政策的一

贯性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认为这是赴日本科留学生派遣政策未能完全达成当初目的的原因之一。

五、未回国留学生的情况

1. 未回国的留学生

采访调查的100名赴日本科留学生中，没有回国工作的有36名，下面介绍一下选择在国外生活的留学生的情况。

图5－1是未回国的36名本科留学生调查时居住国家的情况统计。从图5－1可知，未回国留学生中的69.4%在美国，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留学生条件优越。美国的移民政策规定，中国的护照即使不能交换，只要手握绿卡，也不算非法居留。还有，很多留学生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因为这样就没有必要为了交换护照而回国了。

其余有27.8%的本科留学生一直留在日本。同时生活在日本与中国两个国家的只有1人，此人的情况是本人工作一直在日本，但是为了让孩子在中国接受教育，让配偶和孩子回国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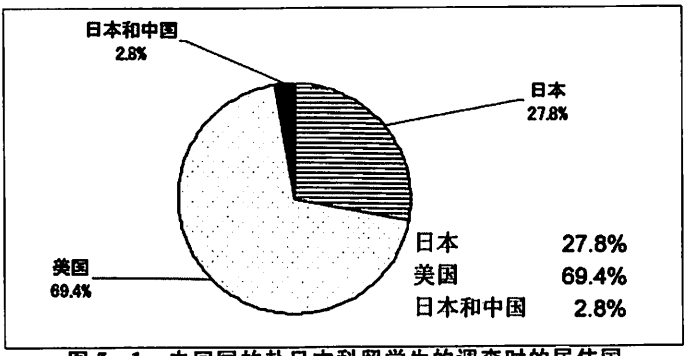


图5－1 未回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调查时的居住国

因为1989年后留在国外不回国的留学生有增加的趋势，中国教育委员会发布了以下的规定：

> 公费派遣留学人员与外国人结婚、在国外定居、或者长期滞留国外不回国的，必须向国家返还留学期间的全部留学费用。在支付了全部费用（包括在国外期间的生活费，为了出国以及休假临时回国的国际旅费、为了出国得到的置装费、留学期间国家支

付的工资、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回国休假期间国家支付的生活费，以及大使馆为了某个人支付的各种杂费等）之后，向国家教育委员会递交申请，申请被批准后，将为本人出具公证书和结婚状况证明等，并可以更换因私护照。①

按照以上规定，涉及毕业后滞留海外就业的留学生，开始要求他们偿还留学费用。但由于很多留学生就业以后没有与大使馆保持联系，所以留学费用的返还多数都是在护照延长或者由因公护照改为因私护照、留学生自己去大使馆时，大使馆的有关部门才要求他们办理的。

笔者调查中，36 名未回国留学生中有 11 名支付了留学费用。其中 5 人交给了驻日本大使（领事）馆，4 人交给了驻美国大使（领事）馆，2 人交给了中国的有关部门。至于上交金额，在中国支付的金额较低，在日本和美国支付的，笔者调查中最高为 900 万日元。另一方面，既未完成回国义务又未偿还留学费用的只有全体留学生人数的 25%。

2. 未回国的理由

关于未回国的理由，36 名本科留学生中有 34 名回答了笔者。从他们的回复中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种理由。

A. 因为国外的工作顺利，没有必要回国：17 名

B. 配偶希望在海外生活、考虑到孩子的教育等家庭问题：9 名

如表 5－10 所示，与外国人结婚的 18 人中的 72.2% 调查时仍然居住在国外。虽然结婚未必一定与回国决定有联系，但仍可看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① 《关于为滞留不归留学人员办理有关手续事》，国家教委国家科委文件（89）教留司字 277 号，国家教委留学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献汇编（1992）》，群众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90 页。

表 5－10　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配偶国籍和调查时留学生的居住国

		留学生调查时的居住国					合计
		中国	日本	美国	中国和日本	中国和美国	
配偶的国籍	独身	1	1	2	2		6
	中国	30	14	23	7	1	75
	日本	2	5	3	2		12
	美国			2			2
	亚洲其他国家			2			2
	澳大利亚	1					1
	希腊			1			1
合　计		34	20	33	11	1	99

注：缺损值 1 名

C. 因为长期生活在海外，中国国内没有人脉关系，即使想回国也感到就业等困难较大：3 名

D. 虽然想回国，但因工作等尚未准备好：3 名

E. 因为思想原因：1 名

F. 因为离开时间太长，不了解中国情况：1 名

六、调查时滞留海外的本科留学生的回国打算

前文中谈到了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回国率为 64%，但由于再出国的留学生人数较多，所以现在滞留海外的赴日本科留学生仍然占 53%，即半数以上的留学生仍然滞留在海外。这种状况与中国政府所希望的留学生回国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当初目标是相违的。所以，在此笔者尝试对调查时仍滞留海外的留学生的回国想法及不回国理由进行分析。

1. 有无回国打算

表 5－11 是对调查时仍然滞留海外的 53 名赴日本科留学生回国打算的调查结果。当笔者问及今后 5 年中有无回国计划时，到调查时仍然不准备回国的达 75.5%。表明打算 5 年内回国的只有 1 名占 1.9%，其余的 22.7%虽然表示有回国打算或有回国可能，但没有说明具体的回国时间或计划。也就是说到调查时为止滞留海外的留学生的大部分仍然没有具体的回国计划。

表 5－11　调查时滞留海外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回国打算

	人数	百分数	有效百分数	累计百分数
有 5 年内回国打算	1	1.9	1.9	1.9
有回国打算，但未决定日期	9	17.0	17.0	18.0
没有回国打算	40	75.5	75.5	94.3
有在中国开设公司的计划	2	3.8	3.8	98.1
因为公司业务关系有可能回国	1	1.9	1.9	100.0
合计	53	100.0	100.0	

2. 近期不会回国的理由

A. 因为海外的工作顺利，所以没有必要回国：25 名

B. 配偶希望在海外生活、考虑到孩子教育等家庭问题：16 名

C. 因为长期在海外，中国国内没有人脉关系，即使想回国也感到就业等困难较大：4 名

D. 虽然想回国，但因工作等尚未准备好：4 名

E. 因为思想原因：1 名

F. 因为离开时间太长，不了解中国情况：1 名

G. 因为错过了回国机会，尚未碰到其他好的机会：1 名

以“因为海外的工作顺利，所以没有必要回国”的留学生最多。这可能与这批留学生已经进入工作稳定期，多数人已经构筑了工作、家庭的基础，与回国相比，觉得在海外工作和生活更加稳定和有魅力。

另外调查发现，由于家庭原因不能回国的留学生也不少。其中，由于孩子长期在海外受教育，担心回国后孩子能不能适应中国的教育系统，顺利升学，使一些留学生即使想回国也不能回国。例如，留学生 BA 就说，如果中国有像日本那样的回国子女特别入学考试制度，就希望马上回国。

再就是从年轻时就在海外的留学生，他们表示没有在中国国内研究和工作的经验，没有人际关系，成了他们回国的障碍。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中国实施了留学生自由择业的制度以后，没有人脉就找不到好的职业这种国内现实，特别是对于曾经有过回国失败经验的留学生们更是如此，可以说人脉问题成了他们回国问题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南墙。

本节小结

本科留学生派遣开始以来，经过 25 年到笔者调查为止的回国率是

64%。这一数字与当初中国政府所期待的派遣留学生90%回国效力的派遣目标相比，可以说差得很远。但是，根据调查，按照国家规定返还了留学费用的未回国留学生占11%，加上这11%也可以认为赴日本科留学生的75%履行了派遣留学的义务。虽然说比政府期待的回国率低，但远比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回国率14.1%的数字要高得多。

但是，本科留学生回国的一大问题就是回国之后的再出国问题。根据笔者调查，回国之后有37.5%的本科留学生再一次去了海外，特别是再出国的大部分人呈现出在国外定居的倾向。还有，根据回国时期不同、再出国率也不一样，本科毕业回国的本科留学生的再出国率极高，而硕士、特别是博士毕业后回国的本科留学生的再出国就逐渐减少。根据这种情况可以说要求本科留学生本科毕业之后马上回国也未必就能达到实现政府派遣目的的效果。

进一步追问不回国或者再出国的原因，回答主要是由于政府对留学生分配制度的改革、国内氛围、工作环境、就业人脉问题、家庭问题等理由。希望让更多留学生回国，让回国的留学生安心在国内工作，笔者认为中国政府还是应该从政策上给出一些必要的支援，以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给回国的留学生创造安心工作的环境。例如，在回国留学生的配偶就业问题、孩子升学考试的扶助政策、充实留学生就业协助机构等方面，如果政府给一些协助应该会对留学生回国、特别是对于那些持观望态度的留学生回国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再就是中国政府的留学政策，回国时与派遣时不一致也给留学生以沮丧感，与派遣留学生回国效果低下密切相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本研究可以发现，本科留学生的派遣，虽然年轻的留学生对他们理解海外文化是非常有利的，但如何适应母国的工作环境、就业时的人脉关系问题等却比较严重。这也影响了回国本科留学生在国内的稳定。

第二节　赴日本科留学生在调查时的情况

上一节分析了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回国情况，本节希望将笔者调查得到的有关本科留学生的调查时的情况作一下介绍。这里，不仅涉及笔者采访调查的100名本科留学生的情况，还试图根据笔者通过调查掌握的281名赴日本科留学生的信息一并进行分析。

中国政府从1980年至1984年派遣到日本的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一共是379名。通过笔者调查掌握其住址信息的有281名，占74.1%。关于他们的居住地归纳汇总如表5－12。结果显示，居住在日本的人最多，为132名、占47%，再加上中日两国都有住所的13名就占到了半数以上的51.6%。其次是中国，加上在国外有第二住所的共有80名、占28.5%。第三则是美国55名、加上有国内住所1名共56名、占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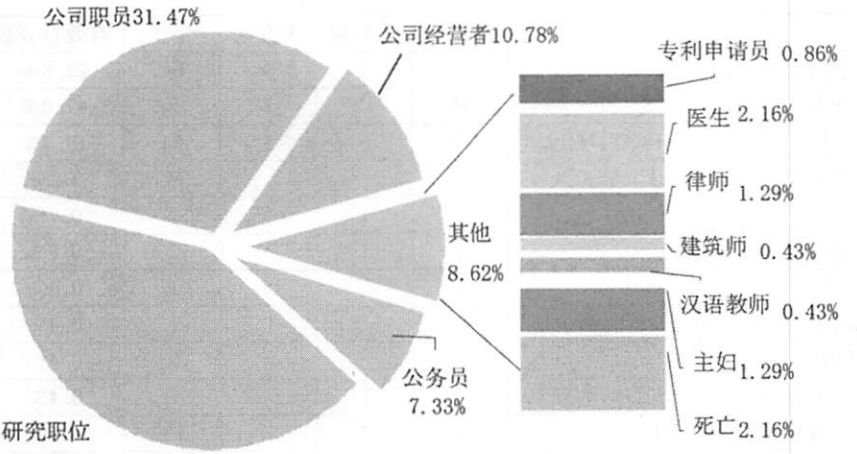
表5－12　调查得知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调查时的居住国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合计	有效百分数
中国	13	10	30	8	3	64	22.8%
日本	35	43	35	12	7	132	47.0%
美国	18	12	13	6	5	54	19.2%
加拿大	1	1	1			3	1.1%
德国			1	1		2	0.7%
澳大利亚			1	1		2	0.7%
法国			1			1	0.4%
瑞士		1				1	0.4%
巴西		1				1	0.4%
中国台湾				1		1	0.4%
中国和日本	6	1	4	2		13	4.6%
中国和美国	1					1	0.4%
中国和非洲	1					2	0.7%
死亡	1	3	1			5	1.8%
合计	76	72	87	31	15	281	100.0%
各期内百分数	78.40%	70.60%	87.00%	62.00%	50.00%	74.10%	

一目了然，调查时生活在国内最多的是第三期本科留学生。笔者认为，这与第三期中的45%为文科专业学生有关。文科专业学生如果想在国外发展，语言问题较大，所以想回国的留学生较多。再就是从1978年中国政府开始派遣留学生以来一直就是以理工科为主，文科专业的留学生比较稀缺，文科留学生回国能够找到比较理想的就业岗位，所以再出国欲望不强。

再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在美国定居最多的是第一期生。这可能是因为第一期全都是理工科的学生，从技术、设备等方面来看，美国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另外，理工科留学生取得了博士学位的人比较多，而有博士学位者赴美更容易拿到签证。这也是理工科学生赴美定居者较多的原因之一。

图 5－2 是笔者通过调查得到的 232 名本科留学生的调查时的职业情况汇总。值得注意的是，做研究工作的留学生最多、占 41.8%。可以认为，这是由于 57% 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博士毕业，34% 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硕士毕业或者念博士时中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希望搞研究。其他依次是公司职员、公司经营者、公务员、医生等。



公务员	7.33%	专利申请员	0.86%	汉语教师	0.43%
研究职位	41.81%	医生	2.16%	主妇	1.29%
公司职员	31.47%	律师	1.29%	死亡	2.16%
公司经营者	10.78%	建筑师	0.43%		

图 5－2　调查得知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调查时的职业

关于留学生们的调查时的职业详细分类见表 5－13。从事研究工作的留学生半数以上在大学就业。还有在政府工作最多的是第三期留学生。

另外做研究工作的留学生比例多也是第三期生的特征、占第三期生的 43.6%。这是因为不仅回到中国的留学生，就连居住在日本的许多第三期留学生也在大学或研究所找到了研究职位。在第一期生博士毕业的 1989 年前后，在日本的外国研究者进日本的大学或研究机关还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当第三期生毕业两年后，日本的研究机关开始出现了接收外国研究者的氛围。特别是文科毕业比理工科晚，第三期的文科生们毕业时，日本的外国研究者就业环境逐渐好转。随着形势的变化，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日本的大学中设立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专业课程增加较快的时

期，所以文科专业博士毕业后的中国留学生正好赶上这一次人才需求，比较容易实现在大学就业的愿望。

表 5－13　调查得知的赴日本科留学生调查时的职业情况汇总（单位：人）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合计	有效百分数
国家公务员	6		5			11	4.7%
中国共产党有关部门职员			1			1	0.4%
地方公务员			3	2		5	2.2%
大学教师	11	16	22	4	2	55	23.7%
研究所研究员	5	3	8	3	1	20	8.6%
公司研究职员	9	3	4	4	2	22	9.5%
公司职员	17	22	21	8	5	73	31.5%
公司经营者	9	9	6	1		25	10.8%
专利申请员	2					2	0.9%
医生	1	2	1	1		5	2.2%
律师			3			3	1.3%
建筑师		1				1	0.4%
中文教师			1			1	0.4%
家庭主妇	1		2			3	1.3%
死亡	1	3	1			5	2.2%
合计	62	59	78	23	10	232	100.0%

从表 5－13 也可以看出，从事专利申请人、医生、律师、建筑师等特殊行业工作的留学生人数不少。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派遣第三期留学生时注意到了各种行业的专业教育，所以也就培养出了各种不同领域的特殊人才。

从表 5－14 可知，从事国家公务员工作的 11 名本科留学生全员在中国的中央政府工作，表中“中国和日本”、“中国和非洲”的两人也是在中国驻外大使馆工作。

表 5－14　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调查时的居住国及职业情况汇总（单位：人）

	调查时居住国											合计
	中国	日本	美国	法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中国和日本	中国和美国	中国和非洲	中国台湾	死亡	
国家公务员	9						1		1			11
大学教师	15	29	6		1	1	2			1		55

	调查时居住国											合计
	中国	日本	美国	法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中国和日本	中国和美国	中国和非洲	中国台湾	死亡	
研究所研究员	7	9	4									20
公司研究职员	1	9	11				1					22
公司职员	10	42	17	1			3					73
公司经营者	7	11	1				5	1				25
专利申请员	2											2
医生		4	1									5
主妇	1	1	1									3
建筑设计师	1											1
地方公务员	4	1										5
律师	2						1					3
中国共产党有关部门职员	1											1
中文教师		1										1
死亡											5	5
合计	60	107	41	1	1	1	13	1	1	1	5	232

另外，在调查时仍在做研究工作的留学生，居住于中国和日本的大部分在大学工作，而居住于美国的则多数在公司的研究部门工作。这是因为美国的公司在研究上投入高，在公司的研究部门工作收入也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日本取得学位的留学生要想进入美国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在人际关系和语言上也比较难等原因造就了这些差异。至于当医生的5名本科留学生都在日本或美国，是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医生地位较高，待遇也比国内丰厚。3名律师都在中国国内工作，因为他们精通日语，又熟知日本法律，在中国取得了律师资格，在中国工作比在日本的法律事务所工作更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同时利用中日两国的法律知识可以获得高收入。

表5－15是采访调查的100名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工作所在国别及职业数据总汇。

表5－15　采访调查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工作所在国及职业情况总汇（单位：人）

	中国	日本	美国	中国和日本	中国和美国	合计
国家公务员	6			1		7
中国共产党有关部门职员	1					1

	中国	日本	美国	中国和日本	中国和美国	合计
地方公务员	1					1
大学教师	9	5	5	2		21
研究所研究员	5	2	3			10
公司研究职员	1	5	9	1		16
公司职员	3	5	13	3		24
公司经营者	5	2	1	3	1	12
专利申请人	2					2
医生			1			1
律师	1			1		2
建筑设计师	1					1
主妇		1	1			2
合计	35	20	33	11	1	100

笔者采访调查的100名本科留学生的调查时的国籍情况如图5－3所示。只有中国籍的留学生占36%；保留中国籍在日本或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占35%；取得美国国籍、日本国籍或加拿大国籍的赴日本科留学生为29%。也就是说，持有海外永久居留身份的留学生达到了64%。这可以证明，多数留学生谋求在海外有稳定身份。另外，即使身处国内也希望有外国的国籍、特别是美国国籍，这样便于他们在世界上往来。

表5－16是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调查时的居住国别和国籍情况。可以看出，居住在中国的35名留学生中有5名持有其他国家的永久居留权或国籍。也就是说，即使居住在国内，仍保有随时可以移居国外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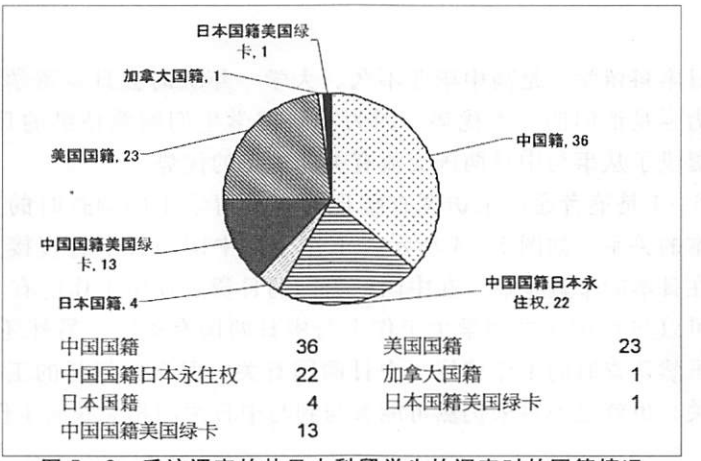


图5－3　采访调查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调查时的国籍情况

表 5－16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调查时的居住国别和国籍情况汇总（单位：人）

	现在滞留国					合计
	中国	日本	美国	中国和日本	中国和美国	
中国国籍	30	1		5		36
中国国籍日本永住权	1	17		4		22
日本国籍		2		2		4
中国国籍美国绿卡	2		10		1	13
美国国籍	2		21			23
加拿大国籍			1			1
日本国籍美国绿卡			1			1
合计	35	20	33	11	1	100

居住日本和美国的 55 名留学生中只有 1 名没有取得外国的永住权或国籍。这可以看出居住在海外的留学生们有在海外的定居倾向，特别是在美国居住的留学生的 2/3 取得了外国国籍的情况可以看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定居倾向较强。

与定居美国不同，赴日本科留学生取得日本国籍的只有 4%。笔者调查发现，生活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希望取得日本的永住权的较多，对取得日本国籍兴趣淡薄。这与取得日本国籍需要改成日本姓名有关，另外，还与中国国内和日本的中国人社交圈中，由于历史问题对取得日本国籍存在偏见也有关系。

第三节　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职业与中日两国

赴日本科留学生是高中毕业不久、大学一年级时去日本留学的，年轻语言能力强是他们的一大优势。因为本科留学生们娴熟精湛的日语水平，给他们提供了从事与中日两国交流有关的工作的优势。

图 5－4 是笔者通过采访调查整理的本科留学生的调查时的工作与中国、日本的关系。如图 5－4 所示，工作上与中国和日本有直接关系的占 54%，在日本的中资企业、在中国、美国的日资企业中工作的有 10%。合在一起可以共有 64% 的留学生工作上与中日两国有关联。另外还有 7% 的留学生虽然调查时的工作单位与中日两国有关，但自己担任的工作与中日两国无关，也就是说将来仍然可能参与到与中日两国相关联的工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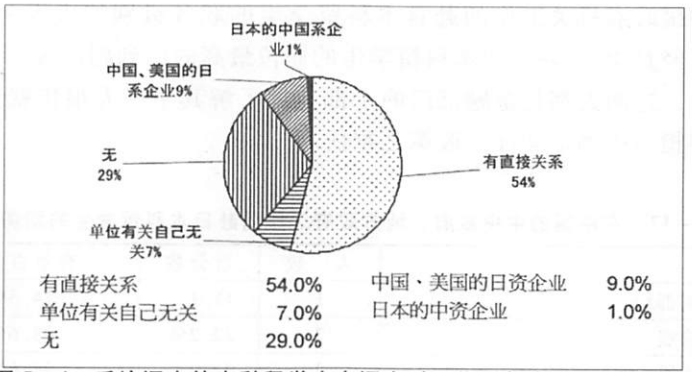


图 5－4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在调查时工作上与中日两国的关系

相反，留学生中调查时的职业与中日两国无任何关系的只占 29%。从这些数字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留学生派遣政策中希望为中日两国交流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实现了的。那么，不同职业会不会对留学生的工作和中日两国的关联产生影响呢？下面根据职业不同来具体分析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职业与中日两国的关系。

一、在中国政府机关工作的本科留学生

采访调查的 100 名赴日本科留学生中有 9 名现在为中国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图 5－5 是他们工作上与日本的关系图。由图可知，其中 55.6% 的公务员在工作上与日本有直接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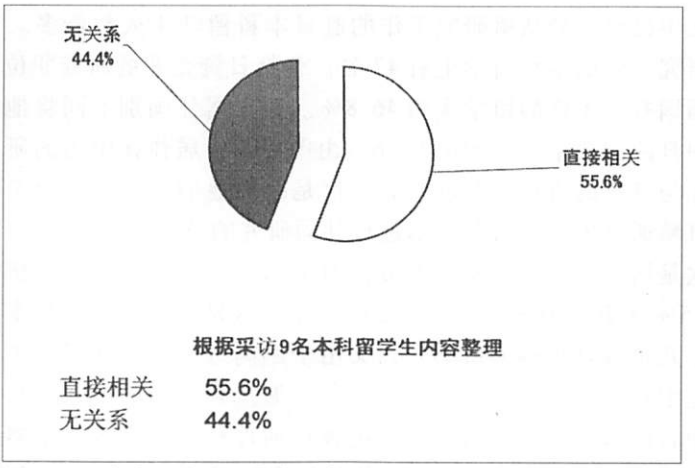


图 5－5　在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工作的本科留学生与日本的关系

在中国政府机关工作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职务级别如表5－17所示。调查时已经是40岁左右的本科留学生的职位最高的已到副部级。另外局级的有2人，这两人都是金融部门的干部。据了解其中一人很快就要得到晋升，即将担当中国金融证券改革之重任。

表5－17　在中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工作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职务级别

		人　数	百分数	有效百分数
有效	副部级	1	11.1%	14.3%
	局级	2	22.2%	28.6%
	处级	2	22.2%	28.6%
	副处级	1	11.1%	14.3%
	一秘	1	11.1%	14.3%
	合计	7	77.8%	100.0%
缺损值	系统缺损值	2	22.2%	
合计		9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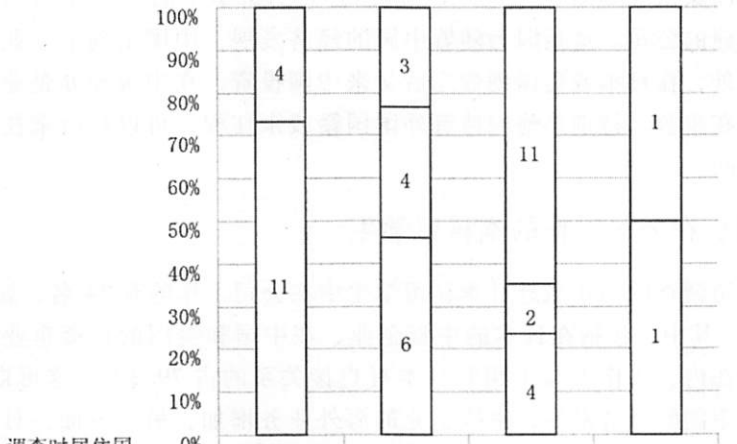
另外还有3名处级、副处级的留学生，1人调查时在驻外大使馆虽为一秘，但担任的是参赞。其他两名调查时因为不愿透露自己的职务级别，故纳入缺损值。

总而言之，回国后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已经开始担任政府的重要职务，半数以上从事与日本相关的工作。

二、做研究工作的赴日本科留学生

前文中已经谈到从事研究工作的赴日本科留学生人数最多。笔者调查时从事研究工作的本科留学生有47名。包括日资企业的研究职位在内、做与中日两国有关工作的留学生为46.8%。根据居住国别不同将他们从事的工作与中日两国关系汇总如图5－6。由图可知，居住在中国的研究人员从事的工作与日本的直接关联度最高。这是因为他们在日本取得学位、有人脉关系且精通日语，具备与日本进行共同研究的条件。

其次是居住在日本的研究人员，为46.2%。居住在美国的研究人员中只有23.5%从事与中国或日本相关的工作。这是因为在美国从事研究职务的留学生几乎都是理科的留学生，又由于距离远，搞共同研究不容易。还有生活在中日两国的两人中的一人是日企派遣到中国的技术人员，另外一人是被中日两国的大学都聘任为正规教员的理科的研究者，虽然工作上中国和日本无关，但却同时为两国工作，本身就是中日学术交流的典型。



调查时居住国	中国	日本	美国	中国和日本
日系企业				1
无关	4	3	11	1
工作单位有关自己无关		4	2	
直接相关	11	6	4	

图 5－6　研究岗位上的本科留学生与中日两国的关系

从事研究工作的留学生与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留学生相比，与中日两国的关联性少，这主要是因为理科的学者较多，国际间的共同研究较少。

三、开办企业的本科留学生

与研究人员不同，很明显，笔者调查中开办公司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工作全部都与中日两国有关。作为企业家，这些赴日本科留学生在调查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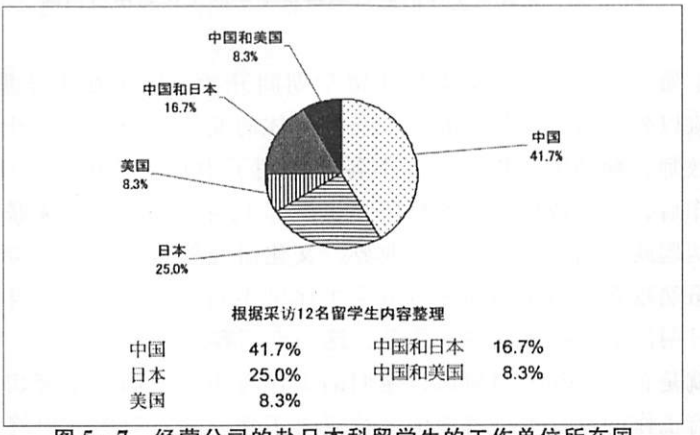


图 5－7　经营公司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工作单位所在国

的工作国家情况如图 5－7 所示。创建公司的留学生的 41.7% 是回到中国以后创建的公司。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出现了创业的好时机。另外，在日本或美国创业之后又来中国投资、在中国开办企业的留学生也不在少数。特别是他们持有外国国籍或永住权，可以自由来往于世界各国之间。

四、在公司工作的本科留学生

采访调查的 100 名赴日本科留学生中在公司工作的有 24 名，如图 5－8 所示。其中，包括在日本的中资企业、在中国和美国的日资企业工作的留学生在内，工作上与中国和日本有直接关系的占 79.2%。这可以认为，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增加，另一方面，日本和美国企业的对华业务增加也给这些中国留学生提供了新的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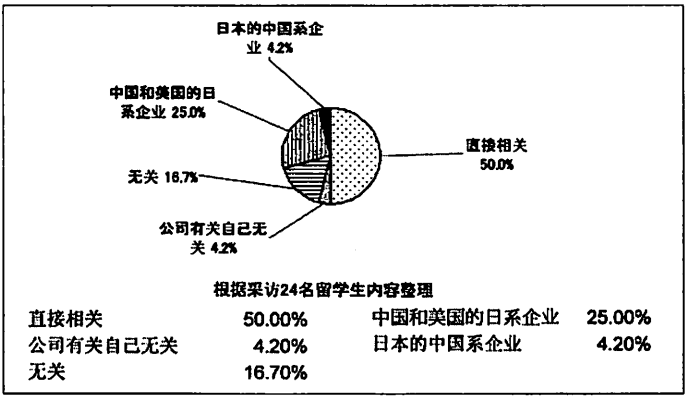


图 5－8　在公司工作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工作与中日两国

综上所述，赴日本科留学生从留学期间开始，除了在大学里与学生、教师交流以外，与日本各地的日中友好团体的交流也很多。另外还通过担任汉语教师、翻译等工作，在日本各地起到了中日交流民间大使的作用。参加工作后，有半数以上的本科留学生工作上与中日两国相关联，为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间、经济界、企业界、文化研究领域等的双方交流做出了贡献。虽然现在居留中国的本科留学生比例不高，但无论他们身在何地都在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事业服务，这一点不容忽视。

再就是企业家和公司职员，他们的工作与中日两国联系密切。尽管在中国政府工作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半数以上工作与日本有关，但终归人数上比企业家和公司职员要少得多。相反，工作上与中日两国关联不大的是研

究人员，还不及半数。

总而言之，赴日本科留学生大部分为中日两国的交流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

第四节　小　结

通过调查，赴日本科留学生在派遣开始25年以后的回国率达到64%。未回国留学生中的11名向政府归还了“留学费用”。合在一起计算，既未归还“留学费用”、又未回国的本科留学生为25%。这个数字比当初邓小平预估的10%留学生可能不回国的比率要高，但回国率却远远高于中国政府统计的为取得学位出国的留学生的回国率的14.1%。①

但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计算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回国率高是因为把回国较晚的留学生也计算在内的结果。因为中国政府派遣本科留学生是希望迅速培养人才，回国服务。但笔者调查的大部分赴日本科留学生回国是从留学开始算起6年或9年之后，回国最晚的是在开始派遣23年后的2003年。从这种情况来看，可以说没有达成为现代化建设迅速培养人才的目的。

另外，回国留学生的再出国率高达37.5%。挽留不住回国人才是留学生派遣政策效果下降的重要因素。留学生再出国的原因，不外乎对政府对回国留学生的政策，以及对工作的不满等。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决定留学生派遣政策时，是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决定派遣的，而回国时政策变为自由择业等，留学生们找不到自己所希望的就业单位。另外，由于研究及工作条件不理想、不能给予发挥回国留学生能力的工作场所也是回国留学生再出国率高的原因之一。

现在，居留中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只有28.5%。可以认为未能达到中国政府所期待的回国为祖国的国家建设服务的目标。但是，通过对赴日本科留学生所担任工作的调查，从赴日本科留学生64%的工作与中日两国相关联这一情况来看，尽管居留中国的人数不多，但从国际交流方面来看，他们身居海外也为祖国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

① 全国出国留学工作研究会编：《全国出国留学工作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第六章

留学周期与对日认识

作为促进国际交流的一环，本章将讨论对派遣到日本的本科留学生从赴日本之前至调查时对日本及日本人认识的看法。

笔者将对留学通知前、预备学习结束后、刚到日本、赴日第一年、赴日第四年、赴日第六年、赴日第九年、就业第一年以及调查时留学生们对日本及对日本人的认识进行分析。

因为本次调查是询问过去的记忆，所以调查方式不是单纯问询认识的好与坏，而是让受访者自由谈论各个时期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看法。笔者是从留学生们自由叙述的内容中分出正面评价、负面评价、中立评价和只谈事实来进行分析的。

评价基准如表 6－1 和表 6－2 所示。

表 6－1　统计处理评价日本认识时的语言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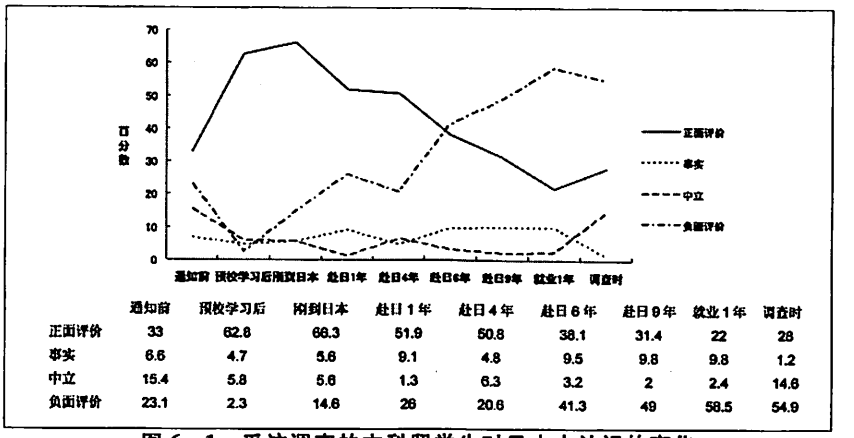
正面评价	外国人也能成功、不歧视外国人的国家、教育政策好、国民水平高、将来有希望的国家、热爱和平的国家、景气繁荣、有发展潜力等词语来表述
负面评价	外国人没有机会的国家、对外国人不平等，封闭的、教育体系有问题、品质坏的人增加、历史问题处理得不好、人际关系难处、不景气、将来没有希望的国家、经济不繁荣、衰退中的国家等语言来表述
中　立	既用正面词汇表述，又用负面词汇表述
只谈事实	关于日本只说事实，不用任何正负面的语言评论

表 6－2　统计处理评价日本人认识时的语言基准

正面评价	温暖、容易相处、亲切、没偏见、勤奋、男女平等、不生疏、多数人友好、干活仔细认真、对中国友好的人多等词语表述
负面评价	冷淡、不易相处、有偏见、年轻人不勤奋、男女不平等、多数人对战争受害者无同情心等语言表述
中　　立	既用正面词汇表述，又用负面词汇表述
只谈事实	关于日本人只说事实，不用任何负面的语言评论

第一节　各个时期的日本认识

赴日本科留学生的选拔，开始于 1978 年。被选拔的对象是在 1979 年才得知将要留学的消息的。1979 年的中国，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当时的中国学生对于外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并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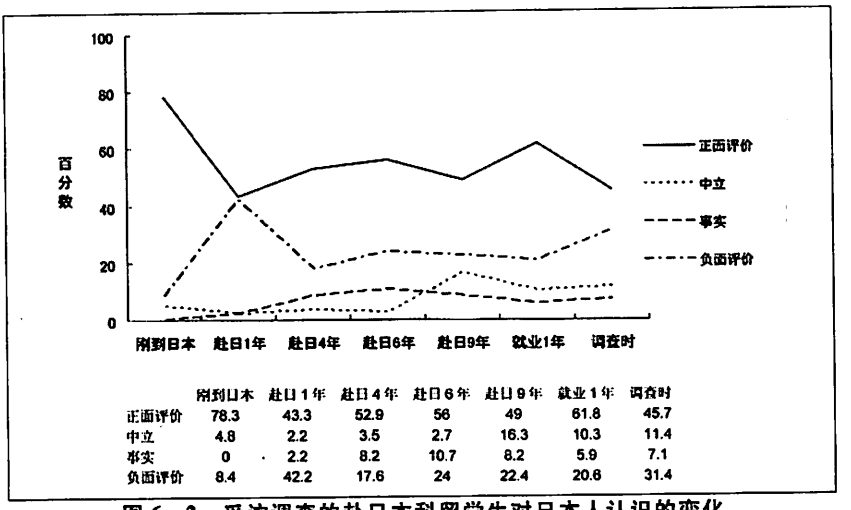


	通知前	预校学习后	刚到日本	赴日 1 年	赴日 4 年	赴日 6 年	赴日 9 年	就业 1 年	调查时
正面评价	33	62.6	66.3	51.9	50.8	38.1	31.4	22	28
事实	6.6	4.7	5.6	9.1	4.8	9.5	9.8	9.8	1.2
中立	15.4	5.8	5.6	1.3	6.3	3.2	2	2.4	14.6
负面评价	23.1	2.3	14.6	26	20.6	41.3	49	58.5	54.9

图 6－1　采访调查的本科留学生对日本人认识的变化

这批被选拔出来的留学生，最小的才 16 岁，最大的为 25 岁，平均年龄 18.8 岁。近 90% 的学生为 17 岁至 20 岁的大学一年级学生。[①] 本节尝试从他们口述的对日本认识的变化来分析本科留学生的日本及日本人认识的变化趋势。图 6－1 和图 6－2 是笔者通过采访调查的内容，把赴日本科留学生各个时期的对日本和对日本人的认识按照表 6－1 和表6－2的标准进行数据分类后的统计结果。

① 通过笔者调查掌握的 155 名留学生的出生年份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



	刚到日本	赴日1年	赴日4年	赴日6年	赴日9年	就业1年	调查时
正面评价	78.3	43.3	52.9	56	49	61.8	45.7
中立	4.8	2.2	3.5	2.7	16.3	10.3	11.4
事实	0	2.2	8.2	10.7	8.2	5.9	7.1
负面评价	8.4	42.2	17.6	24	22.4	20.6	31.4

图 6－2　采访调查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对日本人认识的变化

一、留学通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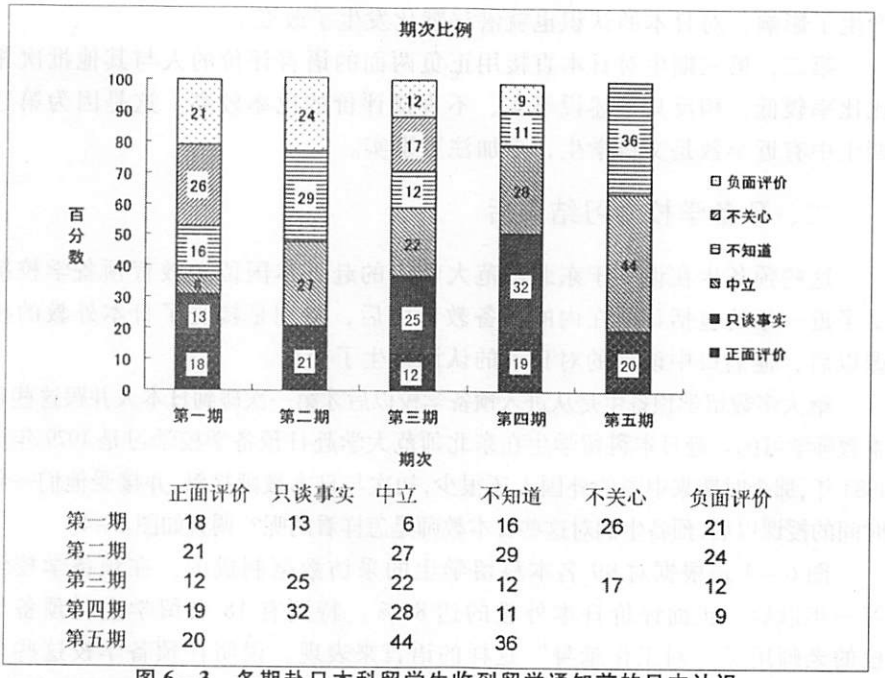
正如上文所述，在接受体检之前预备生们是不知道被选拔赴日本留学之事的。被调查的 100 名本科留学生中，当问及在得知能够赴日本留学之前关于对日本的认识时，如表 6－3 所示，除 9 名未作回答者外，33% 的 30 人正面评价日本；23% 的 21 人负面评价。

表 6－3　赴日本科留学生在收到留日通知前对日本的认识

		人数	百分数	有效百分数	累计百分数
有效	正面评价	30	30.0	33.0	33.0
	只说事实	6	6.0	6.6	39.6
	中立	14	14.0	15.4	54.9
	什么也不知道	17	17.0	18.7	73.6
	没关心	3	3.0	3.3	76.9
	负面评价	21	21.0	23.1	100.0
	合计	91	91.0	100.0	
缺损值		9	9.0		
合计		100	100.0		

这里所谓“正面评价”，留学生的回答中用的是“先进国家”、“技术水平高”、“产品质量好”、“友好国家”、“勤劳国家”等词汇来表现日本的。特别是用“技术水平高”、“产品质量好”等词汇描述日本的就有 28

人。这是因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的家电、电影等大量流入中国，日本产品的质量得到中国人的信赖，对日本的认识得到了好转。



	正面评价	只谈事实	中立	不知道	不关心	负面评价
第一期	18	13	6	16	26	21
第二期	21		27	29		24
第三期	12	25	22	12	17	12
第四期	19	32	28	11		9
第五期	20		44	36		

图6－3　各期赴日本科留学生收到留学通知前的日本认识

与“正面评价”相反，对日本“负面评价”的也达到了21%。但基本上都是“战争的记忆”、“日本军”、“日本鬼子的印象”等关于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中国的印象的描述。

这种对于日本作出正面或者负面评价的留学生基本上都自己指出自己的认识是片面的。也都强调因为当时自己对于日本的知识不足才这样想的。除了这种正负泾渭分明的回答者外，还有的回答“使用汉字的国家”、“地震多的国家”、“有新干线和富士山”等仅说只言片语的事实、不予评价，这样的留学生有6人，另外用正负两面的中立性回答14人。

更有的回答“什么也不知道”、“不关心”的达20名，说明当时在中国有关日本的信息极少。笔者从这些回答中了解到，明确回答的人也好、回答不知道的人也好，总的来看那个时候他们的头脑中还没有多少关于日本的整体性认识。

将第一期至第五期本科留学生表述的日本认识归纳如图6－3。各期的不同点有以下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派遣时间越晚对日本持负面评价的人越少。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内关于日本的宣传增多，日本方面的信息逐渐多了起来，与单纯的战争记忆相比、现实的日本对中国年轻一代产生了影响，对日本的认识也就潜移默化发生了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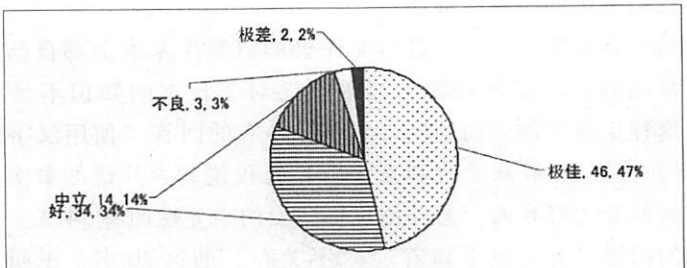
第二，第三期生对日本直接用正负两面的语言评价的人与其他批次相比比率较低，相反只是述说事实、不直接评价的比率较高。这是因为第三期生中有近半数是文科学生，更加注重事实。

二、预备学校学习结束后

这些预备生在设立于东北师范大学内的赴日本国留学教育预备学校接受了近一年的包括日语在内的预备教育之后，特别是接受了日本外教的授课以后，他们口中谈到的对日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绝大多数留学预备生是从进入预备学校以后才第一次碰到日本人并跟这些日本教师学习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在东北师范大学赴日预备学校学习是1979年至1983年,那个时期来中国的外国人还很少,初次与日本教师接触,并接受他们一年时间的授课以后,预备生们对这些日本教师是怎样看的呢？调查如图6-4。

图6-4是根据对99名本科留学生的采访数据制成的。在预备学校学习一年以后，正面评价日本外教的达81%。特别有18名留学生对预备学校的老师用了“对工作献身”这样的语言来表现。说明在预备学校这些老师们从早到晚伴随在预备生的身边，在教育及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长春，这种献身于工作的日本外教给预备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他使用最多的词汇是“认真”，也说明了日本外教的教学态度认真。



缺损值1人，整理数据99人

极佳	46	不良	3
好	34	极差	2
中立	14		

图6-4　采访调查的赴日本科留学生预备学习结束后对日本教师的认识

从图 6－1 和图 6－2 中在预备学校接受预备教育前后对日本的认识比较。对日本认识持“正面评价”的人由入学前的 33.0% 上升到 62.8%。相反，“负面评价”的预备生由入学前的 23.1% 骤减到 2.3%。另外，进入预备学校之前回答“不关心”的预备生曾占 3.3%，预备学校学习结束后一个人也没有了。相反，回答因为当时学习太忙“没考虑”的却占到了 9.3%。从这个结果来看，可以认为在预备学校的教育，对预备生的日本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除了少数特例之外，大部分赴日留学预备生在出发之前，对日本的印象良好。40% 的预备生使用的是“发达国家”这一词汇描述日本，他们是怀着前往发达国家日本这一美好愿望出发奔向出国求学之路的。

三、刚到日本之时

再看留学生们刚到日本时的日本认识。与在预备学校学习后的日本认识相比，正面评价增加了 3 个百分点，达到 66.3%。但同时负面评价也从 2.3% 上升到 14.6%。这是因为去日本前对日本的认识表态不明确，说“不知道”、“没考虑”的人，到日本以后亲眼看到了日本，开始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想的结果。

到日本以后的正面评价，主要集中于如“现代化”、“安静”、“清洁”、“富有”、“环境美”、“方便”等用语上。第三章中已经谈到过本科留学生到达日本后的惊喜。那与赴日之后的正面评价上升密切相连。这里介绍留学生 CQ 赴日后的感想。

留学生 CQ：

第一印象就是东京这个地方特别好。我们从飞机上就看着特别整齐、特别美丽。从机场下来的高速公路上看到的现代化国家的印象非常强烈，那种印象非常震撼。相反，我第一次去美国时，因为已经有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就没有那种震撼。我是□□日到达日本的，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就是因为那次冲击太大了。日本与中国相比，国家非常先进。

下面举赴日前对日本持负面评价、赴日后转为持正面评价的留学生 CE 和 AS 的例子。

留学生 CE：

一到□□□（留学处地名），就觉得是个好地方。要说我的印象，比起京都来，我还是觉得□□□好。那儿真是个特别好的地方。

留学生 AS：

到日本时的印象太好了。到哪儿都感到特别干净，日本人也特别重视礼仪。

另外，赴日之后对日本的负面评价比率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这一点也值得关注。这个数字的上升可能与日本外教在预备学校的教学有关。赴日前在预备学校中，日本老师描述的日本过于美好，但到了日本之后亲眼看到现实的日本与那时想象中的有一定差距，由失望演变成负面评价的情况也有。下面介绍两位赴日前给予正面评价、赴日之后改变为负面评价的留学生 AN 和 BM 的感想。

留学生 AN：

我们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就去了□□□。我刚到时的感想就觉得与中国没多大区别。因为我住在一个山坡上，紧邻水田，所以感到与想象中的日本完全不一样。

留学生 BM：

我刚到时的第一印象与想象的不同，不是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因为我们出国时还年轻，就觉得应该像电影中见到的似的，到处都是高楼林立，到了这儿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从以上留学生的谈话可以看出，到达日本之后的日本认识，无论是正面认识也好、负面认识也好，他们讲的都是下了飞机以后对建筑物、高速公路等的想法看法，用这些与在预备学校中日本老师那里所说的日本、电影中所见的日本进行比较，而比较产生了落差，造成了赴日本前后得到的认识的变化。另外，由于留学的地区不同，与赴日之前的日本认识和期待吻合、甚至更好时，就用正面词汇来评价。反之，达不到原来的想象，则用负面词汇来描述。

关于对于日本人的认识评价和在预备学校时对日本教师的认识评价结果相似。在预备学校时对日本教师的正面评价达到了 80%，78.3% 的留学生赴日之初也对日本人给予了正面评价。这可以归功为于当时日本的各大学负责人、宿舍管理员对于以中国国家公派身份赴日的留学生们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有关。例如，留学生 BJ 和留学生 AS 在赴日之前对日本教师印象不好，而赴日之后却被日本人的亲切关怀所感动。

留学生 BJ：

我到日本时是这样的，其他大学可能也是吧。一到大学，校方就为大学的留学生们指定了辅导员。负责教授给我指定了一个辅导员。所以，刚到日本时接触的就是房

子的房东、班上的同学和那位辅导员。我的辅导员特别有意思，喜欢照顾外国人。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住在国际学生会馆里。这个会馆特别好，外国人、日本人都住在一起。我最初的半年也住在那个会馆。……而且我还和很多的同学成了朋友，对日本人感到特别亲切。

留学生 AS：

日本的同学们都非常友好，而且好奇心强。喜欢和我交朋友的人也很多，我的印象特别好。

但是，与对日本认识相同，对日本人负面评价的留学生比率也比预备学校时对日本教师持不良印象的人数有少量增加。这里介绍留学生 AX 和 AZ 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

留学生 AX（男性）：

我感到他们（日本人）男子气太强，班里女生就是干杂事的。自己想多干点儿，但男生们就来阻止，还说“这不是你干的事”。一直感觉对女性不公平。

留学生 AZ：

到日本后与日本学生住在同一个学生寮，那里绝大多数是日本人，都不太爱学习，就喜欢弹吉他。而且，日本重视前辈后辈的关系，都到晚上 12 点了，还让给他去买烟，特别讨厌。所以，我半年后就搬到外面去住了。寮里四个人住一个房间，（他们）不学习，就知道玩儿。

留学生 AX 和 AZ 所见到的事情，他们对日本人持负面评价，是因为“文革”刚结束，在中国大学中很少有学生不学习，更没有“前辈后辈”这种习惯，所以对日本人的习惯及学习态度看不惯。

四、赴日一年后

从图 6－1 中可以看出赴日本科留学生赴日一年后对日本的认识与刚到时相比，正面评价减少了、负面评价增加了。正如前文所述，这说明刚到日本时对日本的认识太好了。随着生活、学习各方面都习惯了，也可以说对日本的评价落到实处了。刚来日本时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的留学生们，经过一年时间的生活、学习，对日本正负两面都有了亲身感受。而且这个时期的日本认识的特征，是对日本的一些社会现象开始提出质疑，并表露出通过与日本学生的交流寻找答案的倾向。从留学生 AI 的感想就可以看得出来此特征。

留学生 AI：

在日本生活了半年左右就习惯了。学校也比较自由，松松垮垮。因为老师只重视自己的科研，不太重视教学。学生也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多数学生只是在点名卡上添上自己的名字之后就回去了。上副科（课程分主科、副科）的时候都这样，主科时还都来上课。（日本）学生对于外国的事情不关心。原来我们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高，肯定很关心国际上的事情，但实际上不是那样。甚至有的人连美国都不怎么了解，至于中国就更不用提了。总而言之，他们不太喜欢与外国交流。

另外，在日本生活时间长了，对日本的现实了解得细微了，随之而来的与刚到日本时对日本的看法也就产生了变化。这里再举一个留学生 BY 的例子。

留学生 BY：

那时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觉得在日本活得特别累。看到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来来往往真的看着他们特别累。我不希望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时，早晨坐两个小时的车上学上班，晚上还要坐两个小时的车回家。我虽然不知道那是为了什么，但多数的日本人都那样，日本就是一个那样的社会。

还有，因为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来日本留学的，当时中国还处于落后的状态，那个时期日本还有很多人持有轻蔑中国的意识。那种情况被中国留学生看在眼里，有一种不堪忍受的感觉。将那种感觉讲给笔者听的是留学生 CV。

留学生 CV：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还能发现更多的东西，其中还有更复杂的情况，不像开始时见到的那么简单。开始时，总觉得见到的东西后面好像还能看出一些什么东西。其中，既有好的感觉，又有让你将那种当初感觉反复回味的东西。最初的感觉是大家对我们都是特别友好的接待，大学也对我们特别关照。但是时间一长，去大学的时候，就感觉不只是因为友好才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切。老师上课时，经常拿中国作笑话佐料，拿中国当例子举，他们眼中也会流露出觉得中国落后的眼神。那时为什么有这种情绪我也说不清，就是觉得心里别扭。

当然，这只不过是部分经历招致的认识恶化。总的来说，从正面评价的还是达到51.9%的数字就可以说明，这个时期对日本人持正面认识的留学生仍然是主流。

上面介绍的负面评价中，是由日本人与外国人的交往、对中国的不友好行动引起的评价。与此相反，持正面评价的留学生仍然居多。可以说这

些数字也说明了与居住地等周围人群的交往过程也会对留学生印象造成影响。例如，留学生 DQ 对日本人的良好印象就完全归功于周围人的行动。

留学生 DQ：

我去的是□□大学。跟东京不同，也许与我的年龄小有关吧，周围人对我的事情特别挂心。例如，这儿那儿的人都把我招呼到自己家里去招待，我去过各种各样的家庭，还挺忙乎的。因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特别少，所以环境对我们特别好。相反，现在留学生多了……当时很多人都想了解中国，特别是部分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所以他们对我特别好。比如，我去医院时碰上了一个人，他问我：你是从中国来的吧，跟我说了很多话。那以后，他就经常将自家种的蔬菜什么的送给我，对我可好啦。再有，我一年后搬家时，还有人开车来帮我运东西，我记得得到了很多帮助。

另外，在对日本的正面评价中，用的最多的语言就是“清洁、什么都方便的国家”。多数留学生都是与中国进行比较，强调日本在生活等方面的快捷便利舒适。这种拿中国与日本的差别进行比较也是对日本进行正面评价的特征。

对于日本人认识从刚到日本时的正面评价是负面评价的近一倍，而一年后如图 6－8 所示对日本人的正负评价几乎到相等的程度。这个数字与赴日之初的情况大不相同。进一步来看评价的具体内容就可发现，说“日本学生不学习，就知道玩”的留学生就占了 18 名。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是住宿制、从早到晚大学生都在大学里学习和生活。而与此相反，大部分日本大学生不住在大学的学生宿舍，而是住在自家或外面的公寓里，上完课就马上回家或者去打工的学生比较多。所以，对日本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具有不敢苟同的直观感觉是不难想象的。

其次，意见多集中于“日本朋友难交”、“日本老师不认真教课”等方面。特别是难交朋友问题在第三章中已作了说明。这是因为日本大学生多是上完课以后马上回家，留学生们想与他们多交往，但却找不到机会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再就是日本大学生大多参加俱乐部活动，而留学生们一是不懂、二是没钱等原因基本上都没有参加俱乐部的活动的情况也有关。

总而言之，可以认为赴日一年后对日本人认识的恶化，主要是由于中日两国教育体系不同引起的不适应。

五、赴日第四年（本科毕业前）

赴日第四年对日本的评价与第一年的相比，对日本持正面评价的比率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持负面评价的却有所减少，既有正面又有负面的持中

立观点的留学生增加了。这主要是因为在日本已经生活了四年，接触到了日本的各种各样的侧面，能够较为全面地分析日本了。留学生 CD 对笔者就谈到了以下的矛盾感想。

留学生 CD：

因为我在的地方比较朴实，总之一句话印象比较好。坏印象几乎没有。我周围的老师、同学和社会上的人们对我们都特别好，所以我们的状态也许与其他的人不一样。但另一方面，社会上好像有一股势力，例如，我住的那一带有一个像保皇派那样的组织。还有就是跟日本学生同住在一个寮里，有时候会辩论历史问题。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有时说起钓鱼岛（日本叫尖阁诸岛）问题，他们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拿那么个小岛当回事呢？再有就是多数人那个时期对于历史问题不是太清楚。后来日本人经常（关于历史问题）不道歉。这些事情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吧，或许他们还年轻还不算大人。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认为这或许是日本民族的特性了。这是不好好认错的问题。例如，在外面吵架，只要不抓住他，他就不承认。另外，当时正好一座原子能发电站发生爆炸，但负责人就是不承认，后来将录像放给他们看了才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有尽量隐瞒丑陋的倾向，对此，只要是拿出事实证据也就承认了。好多方面都是这样，日本的很多问题都是（媒体）报道以后，把事闹大了才承认。

正如留学生 CD 所说，在日常生活及学习中与日本人交流接触时对日本人的认识不错，但只要接触到历史问题等时就会产生意见不和，对日本持批评态度。但综合来看，到日本第四年时的正面评价还是占绝对多数的。

同时，赴日四年对日本人的认识比赴日一年时持正面评价的留学生增加的幅度大得多。相反，持负面评价的留学生从 42.2% 大幅减少到 17.6%。为什么对日本认识变化不大而对日本人的正面评价却上升了如此之多呢？下面用对日本人持负面评价转变为正面评价的留学生 BL 和 BM 来探究其原因。

留学生 BL 大学一年级时，因为觉得日本学生的学习态度不好，所以对日本人评价不高。问 BL 到了四年级以后对日本人的认识时，BL 的回答是这样说的。

留学生 BL：

大学四年级进入研究室以后完全变了。大学三年级以前，虽然一个班也有七八十个同学，但总也聚不到一起。因为是自己选课，也能与一部分人见面，但下课以后就都走了。有时也能聊上几句话，但因为不住在一起，接触也并不多。但大学四年级去了研究室，与研究室的老师同学接触多了，学习上互相探讨、生活上互相帮助，所以

相互之间的接触也就加深了。特别是有两个同学家住在我们大学附近，离研究室很近，我们一起去他们家玩，一起去看放焰火。另外，我们大学这条街鳗鱼特别有名，我们租了一条船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吃着鳗鱼看焰火，加深了感情。关于日本学生的学习态度，我也看到了愿意学习的人。进入研究室以后，有几个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的学习态度与本科生全然不同。上四年级后，多数同学整天忙于找工作。但研究生们却在努力学习，特别是那些博士生们可真叫努力。

留学生 BM 在来日第一年时持有日本学生水平低的印象，四年级时这一印象完全改变了。

留学生 BM：

我感到日本学生实际活动能力高。说不定他们从高中、中学、小学就是受得那种教育吧，真让我很感动。他们的实验能力非常高。尽管大学的学习内容完全一样，但他们是中学、小学就那么教育过来的，实际的动手能力特别强，做点儿什么东西都特别棒。也许是我的实验能力比其他的中国人低，反正我觉得他们棒。而且在三年级以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四年级以后就是集团性的了。

从留学生 BL 和 BM 的例子可以了解到，赴日第一年看到大学的日本学生的学习态度感到失望，对日本人印象不太好，而到了四年级以后对日本人的印象突然改变了。那是因为日本的大学与中国不同，大学一、二年级时学的是基础科目，日本学生不大重视，觉得只要取得学分就可以了，所以不是那么努力学，不是真的没能力。而四年级进入研究室以后，看见实际埋头于研究的日本学生的身影，则被他们的认真学习态度及高超的实验能力所感动，所以四年级时对日本人印象发生了好转。笔者调查的对日本认识好转的留学生大部分都与留学生 BL 和 BM 的感受雷同。

六、赴日第六年（硕士毕业前）

赴日第六年时对日本人的认识没发生多少变化，但对日本的认识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赴日四年以前对日本的认识一贯是正面评价占优势，远远高于负面评价，但赴日第六年时开始，对日本持负面评价的人超过了正面评价的。

赴日第六年的时期正是开始发表硕士的研究成果的时期，热心于研究的留学生们对于研究条件、日本的学会等的感受也影响了他们对日本的认识。留学生 CG 和 CF 就是典型的例子。

留学生 CG：

关于日本的学会，就觉得日本的研究水平低。写个简单的论文也能登。当时的感想就是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留学生 CF：

日本的研究环境不怎么先进。我们的研究设备好多都是大企业赠送的。大企业不用了送给我们，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先进。在简陋环境中做实验，资金又少，而且都是大企业资助。如果研究课题好，就可以从大企业拿到资金。虽然大企业提供了机械设备，但都是旧的，不是最先进的设备。

另外，这个时期负面评价的上升，也是由于留学生们到日本已经有六年，正是硕士毕业之前开始考虑下一步去留的时期。这时的日本不单是留学目的地，他们在这时也已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活出路了，所以对日本的感情也就变得复杂起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的外国人政策并不完善，所以这时留学生们对这方面问题的关心明显突出起来。以下以留学生AM、CV、DE和CX的实例说明当时他们的感受。

留学生 AM：

与实验室的人们交流较多了。交流多也只是表面的。但时间一长，就觉得日本文化从本质上是不接受外国人的。刚开始就感觉有一些隔阂，一起玩儿时还觉得挺好，但心理上感到有些不一样。逐渐地想回国的心情也强烈起来。所以，硕士毕业以后回国的人多了。总之一句话，那个社会不大容易接受其他的文化。

留学生 CV：

如果整体地看日本社会，感到不像在中国想象得那么友好。特别越是上流社会反中国的势力越强。逐渐感到了这一点。

留学生 DE：

日本研究室中有派系。前辈后辈关系非常紧张。特别最不能容忍的是对我说话的用词。当时实验室买了黑白电视，他问我说："中国有电视吗？有冰箱吗？"我马上说："你听说过我们中国有人造卫星吗？而且已经发射三次了。人造卫星都能造，电视冰箱算得了什么！"给他驳回去了。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辩论训练，不会我们这样辩论，对中国的歧视还是存在的。

留学生 CX（女留学生）：

考上硕士以后，感到日本人没什么创造性。因为我们学自然科学，经常看英语论文，所以不觉得是在日本留学。另外研究生院中女生非常少，大部分是男生，这也是希望离开日本的一个因素。虽然说不上歧视，但都是男生，女生少，一般女生不上研

究生院，大多本科毕业之后就去工作了。我是在中国长大的，父母都在同一所学校教书，男性高于女性的概念一次也没有过。但在日本就有那样的感觉。我觉得那不大好，对于什么都想干的女性不是个好地方。

以上四位留学生的感想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与不能接受日本社会一些习惯的一面。然而，相当一部分留学生随着生活在日本时间的加长，硕士毕业在即，希望在日本生活下去的想法逐渐产生，对于日本社会接受外国人和女性的问题，由于日本社会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理解不足、相关配套政策等未能跟上等问题，都影响了留学生的日本认识。另外，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对于研究环境要求较高，所以在设备不好的大学学习的留学生也抱以不满。这些都明显造成对日认识的变化。

七、赴日第九年（博士毕业前）

赴日第九年对日本和日本人的认识与赴日第六年相比较，对日本持负面评价的留学生增加了近 8 个百分点，对日本认识及日本人认识正面评价的下降显著。这一变化与第六年日本正面评价的比率减少的理由相似。特别在博士毕业前的时期，与就业的关联性较大。以下是留学生 CB、CC 和 CG 的发言。

留学生 CB：

我想找一个与半导体有关的工作。日本半导体公司很多，但那些会社根本不雇用外国人。如果我只想搞些单纯的理论研究还是有可能的，可偏偏我的研究实践性特别强，只要一说希望搞那个立刻就遭到拒绝。因为那种部门是不让外国人进的。当时我特别失望，觉得日本社会特别封闭。以前也听说过日本排外，我的前辈们就业时也遇到过困难，我也想试试看，根本不行，谁也不替我着想。当时就业时大家帮我找大学的主管部门，因为从大学可以拿到进公司工作的名额，可是当我问校方时，人家连听都不听。

留学生 CC：

当时我感到如果想进日本的公司，不付出普通日本人两倍的努力是不可能得到与日本人同等待遇的。也就是说，客观地讲我是处于不利的竞争环境。

留学生 CG：

那时感到日本社会比较排外，他们（日本人）是集团性的。当时我之所以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是因为技术。但是，在日本要想靠工作成绩得到快速晋升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留要相当（长）的时间。

从以上的发言可以看出，可以说是在就业活动中遇到了与日本人的不同待遇，日本人的排外态度招致了留学生的反感。但是，矛盾的是，当询问对日本认识不好的留学生对日本人的认识时，正面评价的人还是有不少。当然，这里问到日本人，他们一般不会联想到社会整体的日本人，而是直接想起周围日本人对自己的亲切关怀和照顾，因此许多留学生都会谈到对日本人的好印象。如留学生 BH 就是一例。

留学生 BH：

当时，导师为了我完成博士论文，把我担任的汉语讲座几乎都给停了，只给我剩下一个。我当时教着四个汉语班，老师说如果这样教下去，会影响拿博士学位的。当然，老师还是理解我的心情的，如果突然辞掉不去了，怕学生们感到沮丧，所以老师还专程去了一趟，向我的学生们表示道歉。老师说取得学位是对我特别重要的问题，如果留级了，连奖学金也会没有了。当时我们特别困难，因为我不是文部省的国费生，如果我没了奖学金再延长一年的话，那一年对于我来讲可就成了大问题了。所以老师替我想到了这些问题要求我全力打拼论文。虽然在我们大学三年内取得博士学位实际上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拿到了。

八、就业后第一年

图 6－1 和图 6－2 中就业后第一年对日本认识和日本人认识的数据不只是在日本就业的，也包括在中国的和在美国就业的留学生。但这一数据中的 80.4% 是在日本就业的留学生。从图 6－1 可以看出，就业第一年留学生对日本的认识，与上学时相比更加恶化。这可以认为，就业以后进入了与大学不同的环境，感觉到公司里对外国人的歧视、日本人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造成的。下面举在日本就业的留学生 BO 和 CI 的经历为例说明。

留学生 BO：

在实际工作第一年对日本的了解，也许比十年的大学生活更多。能够看到真正普通日本人的生活，知道了他们的普遍想法。这里想说一件事，这件事让我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那是我在日本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 8 月，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因为是大公司，有数千人参加。跟我一个桌的某人特别能聊，是一个特别活泼的人。正好那天是 8 月 6 日，广岛遭原子弹轰炸的那一天。因为每年那天日本都要举行纪念活动，那天一起吃午餐时，他说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瞬间就死了很多人。那时，其他的人也附和着他说了起来，外国人就我一个，其他全是日本人，同桌坐着十几到二十来个人。当时我马上就特别认真地对他说："你的这种想法原本就是错误的。在日本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确实使日本遭受了很大损失，十几万人死亡。但是，原子弹爆炸之前日

本人干了什么了呢？为什么美国不在中国投而投在日本？不考虑这是不行的。”那时我与他对立起来。那是因为，我是学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的最大特征就是绝对不让别人把自己相信的真实说成是不真实的。我问他，“我不认为原子弹轰炸日本是被害者，日本人杀了多少人?”他说不知道实际情况。据说这样的事情在公司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特别是直接站起来说关于广岛问题的反对意见。我说的话好像给他们留下了应该投下原子弹的印象。对于日本人来说，这种认识是不能接受的。我不是说那些人的死是应该的，但我的意思是投放原子弹的责任缘于日本，而不是美国。这个时候，我还对他们的教科书问题说“你们的教科书错误连篇”，不知为什么那样地随便批判他们。可能是因为，正好我们上大学时发生第一次教科书问题，从那时起就已经有气了，但是没有激发到那种程度。而之后教科书每改订一次厉害一次，有点太过分了，其矛盾已经在心中激化太久了，在这次集中爆发了吧。

留学生 CI：

毕业后在大学就业。日本的研究室里有一名教授、一名副教授、一名讲师和两名助教。我的研究室中也有一名讲师，好像他觉得必须得管我这个助教。但是，有时候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他也想管。另外，日本人心眼儿特别小，当时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还特别少，所以也许他们觉得能在大学工作就不错了。他说：“你真是太幸运了，你能跟我们日本人挣到一样的工资。”我就觉得他是心眼儿特小的人。若在美国谁也不会说那样的话。

留学生 BO 的事例，在大学里议论历史问题时，因为他们会顾及中国留学生的（感情），一般很少和日本人发生冲突。但一旦进入社会，因为周围持什么观点的人都有，引起关于历史问题的冲撞，结果造成对日本的认识恶化。但另一位留学生 CI 的事例却不少见，听很多留学生都说过同类的问题。那是因为当时中国还相对落后，一部分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进入社会的留学生对于这一点就会有更多的感触。因此，刚就业时期对日本的认识明显下降是可以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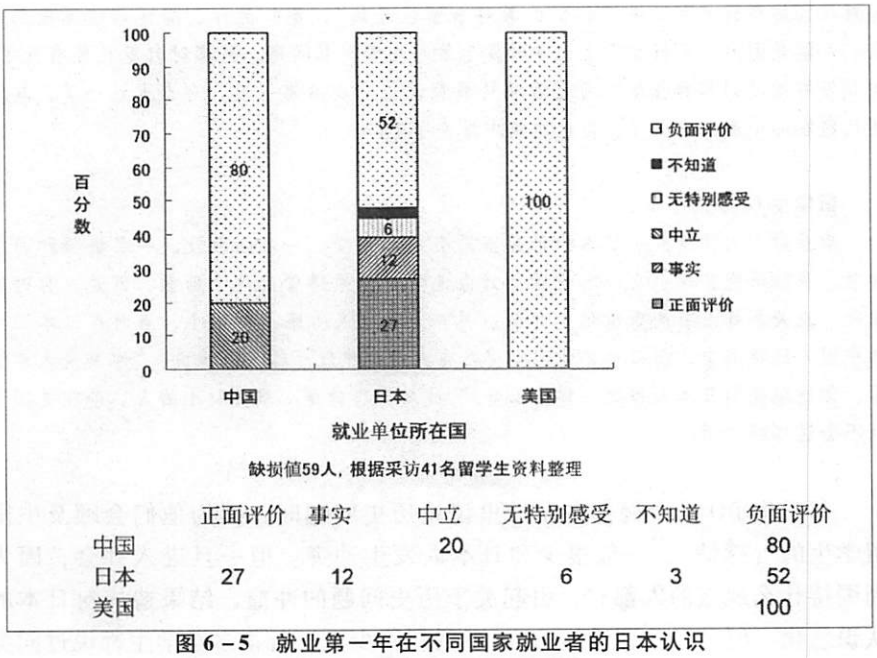
但是，从图 6－2 来看，可以说这对留学生的日本人认识影响并不大。这是因为就业以后，虽然对日本社会的闭锁性有些意见，但在单位，同事们认真的工作态度给留学生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下以留学生 CN 和 CO 为例介绍一下他们当时的感想。

留学生 CN：

因为与我接触的日本人都是一些比较上层的人，与整天刷盘子的人几乎没有接触，所以感到日本人特别优秀。公务员也都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所以特别优秀、理解能力也相当高。

留学生 CO：

我进的公司原本是不要外国人的，但我进去以后就作为正式员工被雇用了。因为我是第一个外国人，我的上司也很支持我。我也觉得上司的事情也要多想着点儿，作为外国人能够进公司、取得这个地位也是因为他们支持的结果。大家一起去野外调查时都相当照顾我，所以我也一样（学着）照顾别人。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每次回国都给他们买一些土特产回去。



缺损值59人，根据采访41名留学生资料整理

	正面评价	事实	中立	无特别感受	不知道	负面评价
中国			20			80
日本	27	12		6	3	52
美国						100

图 6－5　就业第一年在不同国家就业者的日本认识

根据留学生们的就业国别不同对日本认识和日本人认识也有所不同。图 6－5 是按就业国别分类统计的对日本认识的比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不同国家就业的留学生的认识有明显的差别。在中国和美国就业的留学生对日本进行负面评价的比在日本就业的要高。特别是在美国就业的留学生对日本的认识完全是负面评价。这是因为移居美国以后，与美国的状况相比较得出的回答。笔者认为这与在美国就业的留学生多是因为对日本的生活不满才移居美国的不无关系。下面介绍博士毕业之后移居美国的留学生 CY 的例子。

留学生 CY：

我来美国以后，他们（日本的大学）希望我回日本，但我没有回去。我的回答是，在美国命运基本上可以自己掌握。例如，假如我在大学工作，我还可以按自己的想法

去学习，还可以干我想干的其他事情。命运可以自己掌握。如果回中国，与中国的政策有关系，……命运不能自己掌握。上面的政策一变它（命运）也得变，或者周围环境一变它（命运）也得变。在日本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也就是说，现在的留学生也一样，好像是受了谁的恩惠似的，我有一个同年级同学现在好像在日本升了教授，他是最好的。但是，好像命运也是操在别人手里。比如，日本人说想聘一个外国人教授时，也许给你一个教授或副教授，但如果不想给你那个职位了，说也没用。这儿（美国）就不一样，这儿的大学有规定，不许有国籍、肤色、男女的歧视。但是在日本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事是不敢想的。所以我不想回日本。给他们回了这么一封信。

离开日本回中国的留学生与在美国就业的留学生相比，则较多地采取中立立场评价日本。这里以留学生 CZ 为例说明。

留学生 CZ（回国任大学教师）：

因为我的实际经验较少，对于日本负面的东西差不多都是从书本中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应该用两分法看日本，有应该学习的地方，感觉正面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我在做学生时就用两分法，希望学习它正面的东西。

九、调查时的情况

笔者从 2002 年至 2005 年用了三年时间对 100 名本科留学生进行了调查，所以“调查时”指的是这三年的时间。关于对日本的认识，在调查时比就业第一年时数字之差只有一点点，负面评价减少了 3.6 个百分点，正面评价增加了 6 个百分点，同时从中立立场评价日本认识的却增加了 12.2 个百分点、达 14.6%。这是因为，从 1980 年到 1984 年之间到日本的留学生们在调查时出国已经有 20 年左右的时间了，从调查时对日本的正面评价和中立评价的增加，可以认为是通过长时间在日本的学习和工作，对于日本的理解加深了的结果。但负面评价依然占了一大半，没有得到改善。另外，调查时对日本人的评价仍然保持正面评价高于负面评价的情况。

以下进一步按居住国不同来统计留学生对日本和日本人的认识的调查结果。生活在日本的留学生的近四分之三对日本进行了负面评价。相反，正面评价日本的留学生的比率，生活在中国、美国的留学生比生活在日本的还要高。正面评价最高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双方都有居所的留学生。

关于对日本人的认识，居住在中国和日本的留学生的一半以上都给出了正面评价。特别是生活在中国的留学生的正面评价比率，比生活在日本的留学生的还要高。

关于具体的评价内容，笔者以下按居住国分开进行分析。

图 6－6 和图 6－7 是生活在中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对日本和日本人认

识的汇总。生活在中国的留学生正面评价日本的占30%，比采访调查的全体留学生的比例还高。负面评价则比整体数据还低。这可以说明生活在中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对日本的评价较高。另外，对日本人的认识也是生活在中国的留学生的半数以上都进行了正面评价。可以说回国的留学生对日本和日本人的评价都很高。根据以下实例来看回国留学生的对日本、日本人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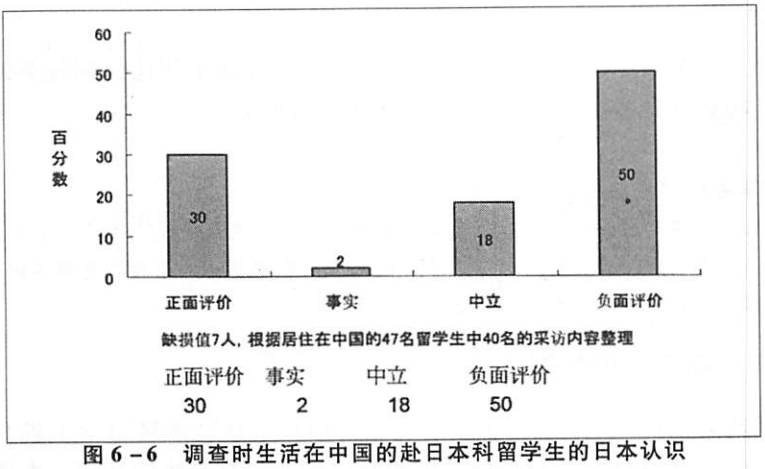


图6-6 调查时生活在中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日本认识

留学生AK：

我觉得日本的发展特别快。它不像北京这样是从原来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发展起来的，我离开那里（AK留学的那个城市）时，那里还是破破烂烂的，听说现在已经建起了高楼。那是十年后又去了一次，真是发展了。也许地区不同有的地方没怎么发展，虽然东京我去得少，但感觉那里也发展得很快。因为那里已经很繁荣，不是过去的北京什么都没有。在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建几座高楼非常显眼，但在已经高楼林立的地方即使再建新的高楼也不那么新鲜了。所以我觉得东京的发展仍然很快。

留学生CV：

我这些年没有长期在日本待过，去也是短期的。其他的也经常有媒体报道，好像日本不是那么太景气，不像过去那样骄傲自大了。但我总是觉得，实际上日本的基础是建立在技术发明上，虽然某些技术看上去也有比美国落后的，但很多方面比美国强。日本技术力量非常强，我不同意某些媒体说“日本已经不行了”的见解。日本仍然是一个非常强的国家。日本的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日本长期待过，所以了解日本的好的地方，也了解日本人的好人品，我对日本的整体印象不坏。也就是说，人有时将一个问题逐渐看成了全体，不能用一件事来否定另一件事。虽然日本有不好的一面，但不能用一部分来评价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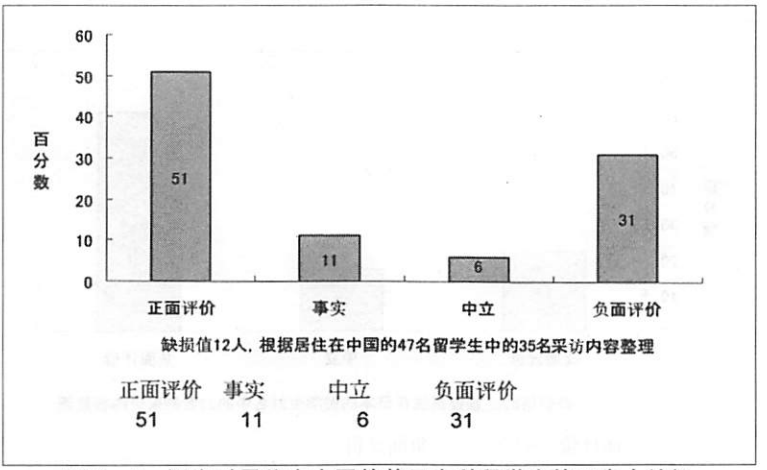


图 6－7　调查时居住在中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日本人认识

留学生 DQ：

每当我看到中国不好的地方，马上就想起日本好的地方，这是特别明显的，特别与学生接触时。我现在指导两个学生，指导他们感到特费劲。我一直是指导日本学生过来的，但指导他们时就很简单，和他们说话也随便，有时候说声音大一点儿他们也不生气，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怎么说我是他们的老师。但回国以后，就不知道怎么指导中国的学生才好，如果使用指导日本学生的方法，可能他们就不高兴。有时我觉得什么都不说他们都应该明白的，结果他们什么感觉也没有，这也是一个需要适应的过程吧。最初的学生没能处好，好像就觉得没成功，留了一个。我感到与他们交流非常困难。觉得我不说也应该明白的他们不明白，可有时直接说了他们也不重视，这种事情比较多。这种时候我就想起了日本学生。如果是日本学生，我还正在考虑的时候他们就急急忙忙地干起来了。特别是日本叫做前辈的学生，我只要说一句话博士生就让硕士生们去干了。但在中国就不行，我让一个学生“请你带着硕士生去完成这个任务”，可他却反过来说：“如果他们不想干怎么办？还是老师直接跟他们说吧。”这种现象经常有。我在日本时不太被人重视，可自己的导师承认我的努力，他不经常在实验室，我替他管理实验室。但其他的老师、大学的领导并没有看见我是怎样工作的。可是，回到中国以后马上就被选上了“百人计划”、“杰出青年”，周围的干部们非常重视我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我提出要求就能得到同意，从这些方面来说我也觉得中国挺好的。

如以上三例，回到中国的留学生们因为在日本生活的时间长了，回国以后与日本的情况比较，很多情况，往往比在日本的时候更能感觉到日本的好。另外，因为理解日本的事情，往往在媒体或某些人批判日本的时

候，会提出不同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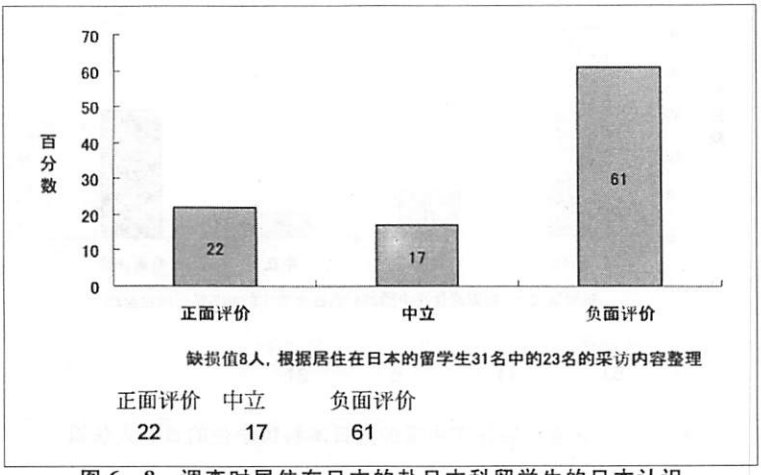


图 6－8　调查时居住在日本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日本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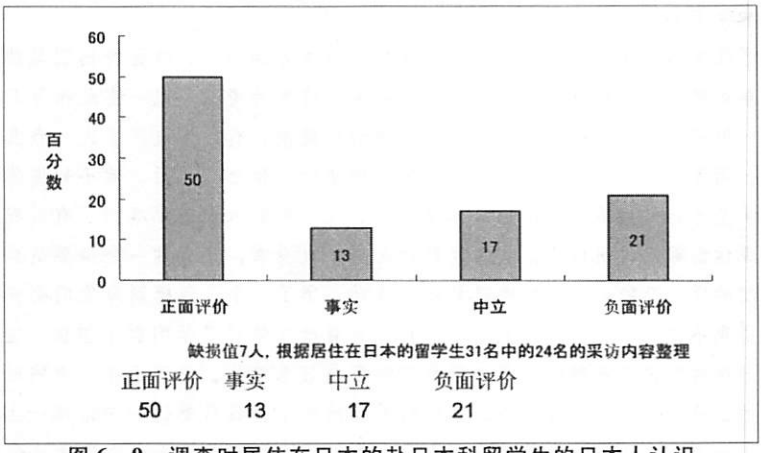


图 6－9　调查时居住在日本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日本人认识

图 6－8 和图 6－9 是生活在日本的赴日本科留学生调查时对日本、日本人认识的归纳汇总。让人吃惊的是，生活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对日本持正面评价的只有 22%，而持负面评价的却高达 61%。但对日本人的评价，持负面评价的数字很低，只有 21%，正面评价和中立评价共为 67%。这一数据显示，生活在日本的留学生虽然对日本评价不高，但对日本人的评价依然良好。为什么生活在日本的留学生却对日本评价不高呢？以下我们用实例来说明生活在日本的留学生的看法。

留学生 BJ：

关于日本社会说起来特别难。我在日本工作这么长的时间，好像很多问题都清楚了。很多问题不是只在日本存在的问题，中国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日本的经济状况特别坏，各种公司也在运行，大学也进行改革，但是速度特别慢，这也表现在很多方面。

留学生 BH：

要说日本社会，我想对你说，我国从唐朝以后很快就没落下来。因为日本的年轻人已经丢掉了日本人的勤奋精神，所以就跟我国唐朝繁荣以后的状态一样。尽管还没到清朝的状态。

留学生 AV：

我觉得日本已经不行了。我觉得日本唯一的路就是靠中国变得强大，中国的市场达到和美国一样的水平时，才是日本的经济真正恢复的机会。日本要想恢复必须依赖中国，关于这一点，日本还没有充分认识。这个问题，跟日本的政治家一说，他们就觉得恐惧，生活上的东西全部是中国的，担心也没有用，日本必须考虑世界分工。日本有技术，所以不是所有的都在日本生产，为了日本经济好转，就必须依赖中国。

以上三名留学生都在日本生活了20年以上，他们对日本的发展感到失望，与在中国国内工作的留学生对日本经济的期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因为长期在日本生活，对日本经济的不景气有亲身感受，所以对日本的发展感到失望。但是身处中国的留学生，考虑到中国的发展状况和日本的实力，对日本的期待感则相对大些。另外，长期在一个国家生活，就更加了解这个国家的问题点。而从其他国家来看，感到的却是它的强大。这不意味厌恶日本，而是对日本的发展没有信心。

虽然生活在日本的留学生们对日本负面评价较多，而对日本人却存在着好感。这里仍以留学生 BH 为例介绍。

留学生 BH：

我觉得日本民族特别好。即使作为中国人来考虑也认为（日本）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民族。很多人说日本人和中国人是“狗和猴的关系”，但我不赞同这种观点。这样的说法不仅与日本人之间有，同是中国人之间也有。不是把毛泽东与蒋介石也说成是“狗和猴的关系”吗？这就明白了，这种争论非常激烈，也非常残酷。这在中国人之间不能说成是不能恢复的关系吧。

另外，个人的人际关系对留学生的日本人认识也影响巨大。如有些留学生就是从与相处的某些日本人那里得出了结论。下面是留学生 BG 的

叙述。

留学生 BG：

关于日本人，我觉得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如果用形容词来表现日本人，就是责任感强、认真、勤奋等。

从图 6－10 和图 6－11 来看，生活在美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在调查时对日本认识的正面评价比生活在日本的留学生高出了 10 个百分点，负面评价还低了 7 个百分点。以下通过留学生的实例来分析他们对日本认识的情况。

留学生 CG：

因为日本基础特强，不会不行的。日本是在静静发展，逐渐变强，而且钱也越积越多了呀。

留学生 DU：

因为我在日本长期生活，有日本是第二故乡的感觉，日本的文化方面还是值得怀念的。

留学生 DR：

只要一听到日本这个单词，就会觉得是自己的一部分，就认为是自己的第二故乡。我一次也没有觉得自己是美国人，但作为日本人倒可以接受。在美国一直就觉得是外国人，但在日本时自己就没觉得是外国人。

从以上三例可以看出，居住在美国的留学生虽然对日本的情况不太了解，但由于在日本居住时间长，本来对日本就有好感，所以仍然保留着将日本作为第二故乡的感情。也可以看出，与回国居住在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依然对日本的经济实力具有较强的信心。这一点与居住在日本的留学生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以上的说明了解到生活在中国、日本、美国的留学生们对日本认识是有所不同的。其不同点在于就业第一年和调查时有鲜明的不同。就业第一年时对日本及日本人都是在日本就业的留学生正面评价高、负面评价低，而且负面评价多集中于指责历史问题和日本社会的闭锁性上。但是，笔者调查时的日本的正面评价反而是生活在中国和美国的留学生比生活在日本的留学生比率高。之所以会这样，通过调查显示，显然是因为生活在日本的留学生对日本的发展感到悲观，而不是有了厌日情绪。生活在中国和美国的留学生，反而对于日本的积极评价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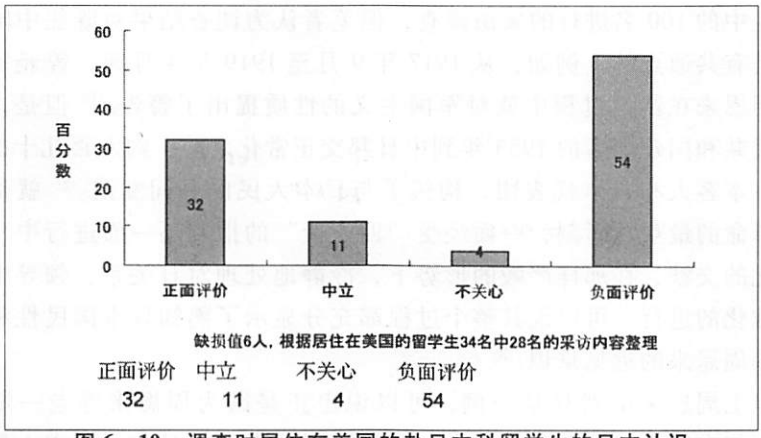


图 6－10　调查时居住在美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日本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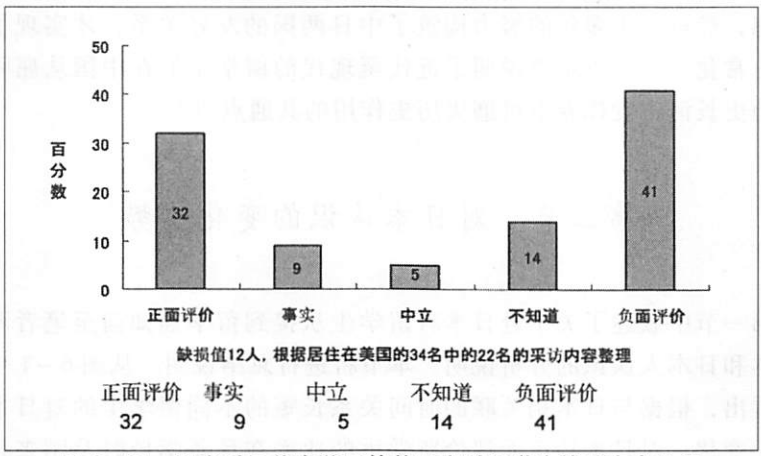


图 6－11　调查时居住在美国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的日本人认识

关于调查时对日本认识的调查结果，与就业第一年时有明显不同，是因为关于历史问题、日本社会的闭锁性的指责大幅下降了。而另一方面，对日本发展的失望感却成了中心议题。当然，这不是因为厌恶日本才给的负面评价，相反，正是因为对日本发展状况的担心才对其进行负面评价。进而再看居住在中国的留学生中，虽然有的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对日本进行的评价，那也是因为长期在日本生活过才会有那样的反应。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在日本留过学，对于日本的状况有着某种程度理解的结果。换句话说，虽然留学结束以后离开日本的理由多种多样，离开日本的时间也已经超过 10 年，可是正是由于留学的原因依然关心着日本的心态在发挥着作用。

虽然本次调查只是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派遣到日本的379名本科留学生中的100名进行的采访调查，但笔者认为调查结果对既往中国留学生也是有共通点的。例如，从1917年9月至1919年4月间，曾经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在留学过程中就对军国主义的性质提出了警告。[①] 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1953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约六百几十次直接接见日本客人和日本代表团，构筑了与日本人民的民间友谊。[②]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最艰难时刻，一面经受“四人帮”的批判还一面进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交涉，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冷静地处理对日关系，领导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行，可以说其整个过程都充分显示了熟知日本国民性和风俗习惯的周恩来的远见卓识。[③]

以上周恩来虽然只是一例，可以说也正是因为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在留学时深刻了解日本，而且回国后仍然对日本和日本人保持的亲近感，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构筑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才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点不也说明了近代至现代的留学生们在中国从屈辱至崛起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不可磨灭历史作用的共通点吗？

第二节　对日本认识的变化趋势

第一节中叙述了关于赴日本科留学生从接到留学通知前至笔者调查时对日本和日本人认识的分析说明。本节将进行总结说明。从图6－1中可以明确看出，根据与日本相关联的时间关系长短的不同留学生的对日本认识发生了变化。对日本持正面评价留学生的比率在预备学校时及刚来日本之后为最高，占66.3%。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日本的正面评价比率有下降的趋势；而负面评价比率则从预备学校毕业之后就开始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还可以看出正面评价一直高出负面评价的比率。但是，这种趋势从赴日第六年（硕士毕业前）开始逆转，正面评价下降到38.1%，负面评价上升到41.3%。这种逆转的理由就像前文所述，日本的发达程度，随着居住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周恩来旅行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民国七年二月十九日日记。

② 王永祥、高桥强编著，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会译：《周恩来と日本—苦悩から翔への青春》，白帝社，2002年版，第382页。

③ 崔淑芬：《来日中国著名人の足跡探訪—徐福、楊貴妃から汪兆銘、蔣介石、周恩来まで》，中国书店，2004年版，第226页。

时间变长，也就逐渐与当地人一样来看日本、思考日本了，再加上当时接收外国人的政策不到位、实验设备不理想等情况都对留学生的日本认识的恶化产生了影响。这种恶化趋势一直延续到就业第一年，从那之后至笔者调查时重新见到正面评价上升、负面评价下降倾向。虽然负面评价的比率仍然远高于正面评价，尽管是微量、终于出现了正面评价的上升，这可以归功于包括回国的和移居美国的留学生在内，因为与日本有长期交往，能够理解日本的长处和了解日本的经济实力之缘故。

与日本认识变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如图 6－2 所示的日本人认识的变化。赴日之后对日本人的认识也如对日本的认识一样正面评价比率高，负面评价只有 8.4% 的低水平。之后在赴日的第一年出现正面评价大幅下降、负面评价上升的倾向。这是因为进入大学的留学生们一时对日本学生的学习态度感到失望的结果。那之后得到恢复，正面评价的留学生比率始终高于负面评价的留学生。这种不同是考虑作为个人的日本人时，通过中国留学生自己亲自接触到的日本人朋友、普通日本人的亲切、勤奋来充分理解日本人的优点和长处的结果。但是，作为国家考虑日本时，是对于日本的政府、社会、外国人政策、经济整体等状况来判断的。一般来讲，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国民印象好，这个国家的认识也应该好，这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中国赴日本科留学生的调查，与作为国家对日本评价下降相反，对日本人的认识却一贯良好。也就是说，本科留学生对作为国家的日本和作为个人的日本人是分开来考虑和认识的。即对日本认识不佳未必就会对他们的日本人认识产生影响。

笔者进一步从交友关系、会谈对象、结婚对象、居住日本的年限以及职业职务等相关关系来分析对日本、日本人认识时，统计母数 100 名还是有些少，几乎找不出相关关系。其中，只有与居住日本年数还能看出些微的关联。在日本的居住年数与日本认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107，也就是说在日本居住年数越长，结果是对日本的负面评价越高。而在日本的居住年数与日本人认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222，则有相反的相关关系。即在日本居住年数越长，结果是对日本人认识的负面评价降低、正面评价提高。

结 语

本书针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及其具体实施情况，以被派遣到日本的本科留学生为中心，基于目前已经开放的文献和笔者的采访调查，对政府所期待的政策实施目标及其达成情况、还有留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结果总结如下。

一、改革开放后本科留学生派遣政策的派遣目的

改革开放后的留学生派遣是根据邓小平直接指示重新开始的。和向西方发达国家大批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相同，是让留学生学习先进技术、回国后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做贡献，这也是快速培养人才的一项具体政策。同时，促进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国际交流也是派遣留学生的重要目标之一。

作为大批派遣留学生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本科留学生也被派遣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派遣到日本的本科留学生不但人数多、时间也长。当初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的目的，是让他们学习日本的汽车工学、航空工学等工科方面的科学技术，让这些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本科留学生们回国后为中国国家建设做贡献。这才是派遣的最大目的。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赴日本本科留学生派遣政策的目标完成状况

1. 学习成果

98%的赴日本科留学生在留学期间按照政府要求完成了专业知识的学习，在政府指定的学科完成了本科学业。并有95%的本科留学生取得了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关于学习内容，有91%的赴日本科留学生按政府要求的专业学习到本科毕业。而且直至硕士或博士毕业也只有25%的人变更了政府指定的专业。从以上情况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政府对赴日本科留学生所期待的学习科学技术的目的。或者说达到了政府期待以上的成果。

2. 回国服务

根据笔者调查确认，到调查结束（2005年10月）为止赴日本科留学生的回国率为64%。毕业后未回国的36%赴日本科留学生中30.6% 的11名向中国政府上交了“培养费”违约金，算是对未完成回国义务的补偿。没有支付违约金的占25%。

回国留学生的69.7%就职于大学、研究机关、政府部门，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有部分留学生回国晚了，但多数留学生最终还是回国了。也可以说留学生们的多数达到了国家对他们要求的“回国服务”这一目标。

但是，回国留学生的再出国率高达37.5%。国内不能长期留住回国人才是留学生派遣政策效果低下的另一个侧面。回国留学生再出国率高的原因，主要是对政府的回国留学生使用政策、对工作安排不满等。这种不满的产生背景，与中国政府的留学生派遣政策决定当初和回国后的状况相违有关。派遣当初，中国政府是根据国家建设需要由政府决定专业领域而派遣的学生，但回国后政策发生了变化，改成了自由择业，导致留学生们找不到自己所希望的工作岗位。另外，由于研究等业务环境条件差，不能充分发挥其能力也是回国留学生再出国率高的原因之一。

回国留学生再出国问题之严重，在笔者调查时尚且留在国内的赴日本科留学生仅有28.5%。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希望派遣留学生回国后为中国的国家建设服务的目标并没有达成。这一点又和上文中谈到的让他们去学

习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回国服务的学习目标产生了错位。

3. 迅速培养为国家建设作贡献的人才

另一方面，即使从短期效果来看也难说达到了派遣目标。虽然本科留学生本科毕业后的回国率只有13%，但这些本科毕业即回国的留学生有92.3%再出国。而且至20世纪80年代末回国的本科留学生只有29%。从这一结果也可以看出，即使从追求即效性来看本科留学生派遣目的也没有达到。

而本科留学生回国率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第一期本科留学生博士毕业时受复杂因素的影响延迟回国和拒绝回国。

4. 国际交流

留学生的派遣目标还有促进国际交流一项。赴日本科留学生中的64%工作上与中日两国之间的教育、贸易、政治、文化等领域有关，起到了两国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作用。通过派遣本科留学生，不仅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懂技术的尖端人才，还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两国文化和语言的交流使者。通过留学生活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说政府当初的目标是完全达到了。

本科留学生的派遣目标完成度需要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因为本科留学生出国时年龄还小，有利于外语学习、有利于适应外国社会。他们中的大多数本科毕业后没有马上回国，而是选择了继续升学，甚至攻读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在他们读本科、读硕士、直到取得博士学位的过程中，给他们与包括留学在读大学的教授、研究学者、甚至社会名流及普通百姓接触创造了良机，在日本结交了朋友、构筑了友谊，这些都无形中增强了中国与外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交流的资本。而且，现在不仅多数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回国的本科留学生们直接效力于祖国，就是未回国的留学生们也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为祖国保持着合作关系。从这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相当程度上达到了本科留学生派遣所期望的目标。关于当时本科留学生派遣中止的问题，虽然可以说有一定的理由，但仅仅开始派遣两年就判断留学成果而使派遣工作中止，未免有些过于草率。作为一项留学生的派遣政策还是应该着眼于长远眼光才能真正看出对于国家建设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三、派遣政策的中止与再评价

改革开放初期的本科留学生派遣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因为某些原因受到教育部某些负责人的反对，中国政府决定停止派遣。中止派遣的理由是政治思想问题、认为本科留学学习效率低等。对于这些理由，笔者通过调查进行了分析。

1. 政治思想问题

派往国外留学难免带来与外国人较多的交流与接触机会。因为赴日本科留学生年龄较低，站在中国国内角度看，认为这些留学生会接受“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回过头试问，在政策实施之前难道就没有预想到留学生会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吗？根据邓小平的发言，留学生的派遣目的也是包含了国际交流目的的。派遣当初也并未禁止中国留学生与外国人交往，而是还期待通过派遣留学生让留学生理解外国文化、进一步深化与外国人的友情。因此，将留学生派往西方各国而招致受西方文化影响这种情况应该是预料之中的结果。

但实际上派遣政策实施后，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大，致使本科留学生派遣工作被中止。中止理由之一就是留学生们被西方思想所影响。这种情况的产生也可以认为是由于在国内没有进行充分辩论的情况下就实施了派遣政策的必然结果。从因判断出现了政治思想问题而强制留学生回国的情况来看，并不是由于在为中国发展做贡献的观点方面思想上出了问题，而是因为有的留学生对于大使馆的管理方法提出了批评意见才被认定为有问题。这样的问题对于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留学生来讲，无论是谁都是有可能发生。百年前的 1872 年清朝政府也向美国派遣过 120 名“幼童”，当时的派遣也曾被停止了，停止的理由中也有思想问题这一条。从这一点可见，作为“培养”人才战略，只要是实施、推进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就有可能发生。

2. 本科留学学习效果低的问题

关于学习尖端知识和技术的问题前面已有记述，基本上达到了所期目标。正如本书中所验证的，留学生们在本科一、二年阶段对日本的大学本科学习持批评态度，但到了本科四年级进入研究室经历了实验、研究活动

之后，原来对日本的大学水平持批判态度的留学生大部分从负面评价转变成正面评价。从这种评价转换也可以看出，在本科时期的以基础教育为中心的基础课阶段，就对学习的“专业性”、“尖端性”进行评价未免有些勉强，只有追求用长远眼光进行评估才是科学的评价。中国政府改变本科留学生的派遣理由认为是本科学习不适合“专业性”、“尖端性”人才培养，其判断的根据恐怕只是依据本科基础教育阶段的某些片面意见得出的。但从这一点也可以认为中国政府对本科留学生派遣政策的结论评价下得也许有些过早了。

参考文献

一、中文书籍：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 18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陈学飞等：《留学教育的成本与收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派留学效益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年。

王政挺：《留学备忘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

全国出国留学工作研究会编：《全国出国留学工作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裴华：《中日外交风云中的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

于富增、江波、朱小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千题史丛书——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 年。

吕乃澄、周卫平编：《大棋局——中日美关系风云五十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

苗丹国编：《出国留学工作手册（2001 年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年。

刘金田：《走出国门的邓小平》，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 1949 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 年。

武市红、高屹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0 年。

胡令远、徐静波编：《近代以来中日文化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神州学人》编辑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编：《出国留学生工作 2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编：《教育团组出访报告选编（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共和国教育 50 年 1949—199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大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第二次中日青年论坛：文化创造中日共同发展之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
岳庆平编：《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科教实录》，上卷、中卷、下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直属机关党委编：《邓小平理论引导下的中国教育二十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
沈殿成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1896—1996》，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
龙平平：《邓小平与他的事业》，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年。
钱宁：《留学美国》，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编：《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邓小平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
田桓编，孙平化、肖向全、王效贤监修：《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 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93 年。
国家教育委员会留学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件汇编（1978—1991）》，群众出版社，1992 年。
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 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年。
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 年。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二、日文杂志论文

田嶋淳子：《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際人口移動—中台関係からのアプローチ》，《淑徳大学社会学部研究紀要》，第35号，2001年，109—129页。

奥原淳子：《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予備学校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予備学校の概要と2000年度の報告》，《国際学友会日本語学校紀要》，2000年12月1日号，68—91页。

奥川义尚、梶川裕司、朱一星、巳波义典：《私立大学における外国語留学生に対する教育研究指導の改善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Ⅴ）—中国人元留学生に対する日本留学効果の評価に関する調査結果報告》，京都外国語大学国際言語平和研究所，1999年。

奥川义尚、梶川裕司：《私立大学における外国人留学生に対する教育研究指導の改善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Ⅳ）—在日留学生との交流団体に対する実態調査結果報告》，京都外国語大学国際言語平和研究所，1997年。

冈益巳、深田博巳：《日本で就職した中国人元留学生の特徴》，《岡山大学經済学会雑誌》，1996年12月，29—45页。

冈益巳、深田博巳：《中国人留学生の日本での就職意思》，《岡山大学經済学会雑誌》，1996年8月，23—37页。

周玉慧：《中国人私費留学生の日本社会への適応とソーシャル・サポートの関係》，《岡山大学經済学会雑誌》，1996年6月，1—22页。

奥川义尚、梶川裕司：《私立大学における外国人留学生に対する教育研究指導の改善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Ⅲ）—在日留学生と日本人ボランティアの交流に関する意識調査結果報告》，京都外国語大学国際言語平和研究所，1996年。

奥川义尚、梶川裕司：《私立大学における外国人留学生に対する教育研究指導の改善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Ⅱ）—全国大学の留学生担当部局に対する調査結果報告》，京都外国語大学国際言語平和研究所，1995年。

田嶋淳子：《日中間における国際人口移動と社会的ネットワークの形成過程》，《淑徳大学社会学部研究紀要》，第30号Ⅰ，1995年，187—208页。

冈益巳：《現代化路線の下における中国の留学生派遣政策》，《岡山大学

經済学会雑誌》，1994 年，第 26 号（2），49 — 74 页。
冈益巳、深田博已：《中国人私费留学生の日本企業等への就職意思の規定因》，《岡山大学經済学会雑誌》，1994 年 3 月，181—198 页。
奥川义尚、梶川裕司：《私立大学における外国人留学生に対する教育研究指導の改善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Ⅰ）—大学学部大学院に在籍する在日留学生に対する意識調査結果報告》，京都外国語大学国際言語平和研究所，1994 年。
石川启二：《中国大陸の文革後の留学生政策の推移》，《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12 — 23 页。
石川启二：《中国の留学生政策の変遷—社会主義政権下の人材育成の一形態》，《学習院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調査研究報告 NO. 40》，1993 年 6 月，47—77 页。
袁振国：《在日中国人留学生の日本意識に関する調査報告》，《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79—83 页。
大畑笃四郎：《アジア留学生と日本一体験の感想》，《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4—12 页。
金贞淑：《二つの日本そして鉄砲》，《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94—101 页。
近藤纯子：《台湾からの留学生》，《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39—47 页。
钟清汉：《留学体験あれこれ》，《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114—124 页。
朱永新：《在日中国留学生と中国現地の日本合弁企业の従業員の日本意識についての調查》，《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69—78 页。
朱建明、蒋乐群：《日本の留学生受け入れ対策と留学生問題について》，《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84—93 页。
赵军：《武器としての日本論—『日本論』から見た戴季陶の日本観》，《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60—68 页。
坪井健：《在日留学生と日本人留学生一何が留学交流を阻害しているか》，《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102—111 页。
松崎厳：《留学生受け入れの問題点について》，《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112—113 页。
水原寿里：《日本におけるアジア留学生の現状と役割についての一考察》，《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48—59 页。

杨思伟：《戦後台湾人の日本留学》，《アジア文化》，1993 年 4 月号，24—38 页。

奥川义尚、梶川裕司：《教育の国際化（3）—私立大学における留学生研究指導の改善に関する調査方法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京都外国語大学研究論業》，第 39 号，1993 年。

奥川义尚、梶川裕司：《教育の国際化（2）—私立大学における留学生受け入れの現状と展望》，《京都外国語大学研究論業》，第 38 号，1993 年。

奥川义尚、梶川裕司：《教育の国際化（1）—私立大学における留学生受け入れの現状と課題》，《京都外国語大学研究論業》，第 37 号，1992 年。

秦佳朗：《中国留学の変遷と問題点》，《季刊中国研究》，1990 年，第 18 号，93—109 页。

田中宏：《80 年代における日本の留学生受け入れ政策と中国人留学生》，《季刊中国研究》第 18 号，1990 年，1—14 页。

薬进：《在日中国人留学生の推移と現状》，《季刊中国研究》，第 18 号，1990 年，59—69 页。

学術国際局ユネスコ国際部留学生課：《留学政府派遣留学生の受け入れ》，《文部時報》，1980 年 2 月号，39—49 页。

久松敬弘：《日中間の学術交流について》，《文部時報》，1980 年 2 月号，30—38 页。

坂本是忠、橘高知义、黒羽亮一、天诚勲、篠泽公平：《座談会　中国との教育・学術・文化交流を今後どのように進めるか》，《文部時報》，1980 年 2 月号，8—23 页。

斎藤秋男：《彭湃—中国人日本留学生の一典型》，《国立教育研究所紀要》，1978 年 3 月，81—97 页。

三、日文书籍

横田雅弘、白土悟：《留学生アドバイジング－学習・生活・心理をいかに支援するか》，株式会社ナカニシヤ出版，2004 年。

有川博：《有効性の検査の—政策評価との交錯》，全国会計職員協会，2003 年。

段跃中：《现代中国人の日本留学》，明石書店，2003 年。

贺来影英、平野健一郎：《21 世紀の国際知的交流と日本—日米フルブライト50 年を踏まえて》，中央公論新社，2002 年。
井上孝代：《留学生の異文化間心理学—文化受容と援助の視点から》，玉川大学出版部，2001 年。
小柳伸一：《幕末維新初期海外留学生の背後にうごめいたもの》，文藝書房，2001 年。
松邨賀太：《日本留学生列伝一黎明期の日本を導いた先駆者達》，文芸社，2001 年。
平野健一郎：《国際文化論》，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 年。
平野健一郎編：《国際文化交流の政治経済学》，勁草書房，1999 年。
小山騰：《破天荒＜明治留学生＞列伝》，講談社，1999 年。
田嶋淳子：《世界都市・東京のアジア系移住者》，学文社，1998 年。
浅野慎一：《日本で学ぶアジア系外国人—研修生・留学生・就学生の生活と文化変容》，大学教育出版，1997 年。
小岛朋之、国分良成：《国際情勢ベーシックシリーズ①東アジア》，自由国民社，1997 年。
山口修：《日中交涉史—文化交流二千年》，株式会社東方書店，1996 年。
田嶋淳子：《就学生問題と日中文化摩擦—人的交流の変容》，小岛朋之编：《アジア時代の日中関係》，サイマル出版会，1995 年。
田村裕子：《留学生受け入れ政策についての研究一“留学生 10 万人計画”を中心として》，慶應義塾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平成 7 年度修士論文。
田嶋淳子：《新宿のアジア系外国人》，めこん，1993 年。
大桥敏子、近藤祐一、秦喜美惠、堀江学、横田雅弘：《外国人留学生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ハンドブック一トラブルから学ぶ異文化理解》，株式会社アルク，1992 年。
国際留学生協会编：《留学生と国際化時代—21 世紀の指導者たちへ》，国際教育アカデミー株式会社，1992 年。
厳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岩波書店，1991 年。
田嶋淳子：《池袋のアジア系外国人》，めこん，1991 年。

四、英文资料：

Dre C. Gladney，“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Refiguring Majority/Mi-

nority Identit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53, Issue 1 (Feb., 1994), pp. 92 - 123.

David M. Lampton with Joyce A. Madancy and Kristen M. Williams,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 S. - 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 - 1984.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Margaret L. Cormack, "American Students in India: Ambassadors or Cultural Pollut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 17, Issue 3 (Sep., 1973), pp. 337 - 357.

Jerry G. Gaff, Robert C. Wilson, "Faculty Cultur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No. 42, Issue 3 (Mar., 1971), pp. 186 - 201.

Mary C. Hodgkin, "The Role of Kinship and Authority Patterns in the Cross - Cultural Education of Asian Studen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o. 37, Issue 1 (Autumn, 1963), pp. 71 - 89.

William T. R. Fox, Annette Baker Fox, " The Teach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Politics, No. 13, Issue 3 (Apr., 1961), pp. 339 - 359.

后　记

本书是选取笔者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政策与媒体研究科做的博士论文《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留学生派遣政策——以向日本派遣的本科留学生为中心》的一部分进行整理出版的。由于博士论文主要是在对1980年到1984年由中国政府国家公派到日本留学的379名本科留学生中的100名进行的访谈的基础上，对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后的派遣留学生政策进行了政策评价。所以该论文中使用了大部分篇幅记载笔者对调查对象的100名留学生进行的访谈记录。这些访谈记录虽然极有史料价值，但在出版时，考虑到受访者的个人隐私和篇幅问题，对这些访谈记录进行了总结性的分析介绍。同时对中国的留学生政策方面的论述也集中在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的政策上，割舍了对其他政策的分析和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到2009年已经度过了60年的时光。这60年，也正是中国的留学生政策从起步走向成熟的60年。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就开始了向苏联和东欧各国派遣留学生，派遣政策也在摸索中逐渐成熟，走过了由派遣本科生到研究生，再发展为以进修人员为主的留学生派遣。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从1978年开始向西方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也经过了由派遣本科生、研究生到进修人员的过程。而本书讨论的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向日本派遣本科留学生政策的尝试过程。中国向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的政策是从1979年正式开始实施的，而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也是在1979年成立的，因此1979年对中国派遣赴日留学生政策来讲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本书的出版，能在中国大量派遣赴日留学生三十周年的年份中实现，也是值得高兴的。

本书的调查，是在接受富士施乐小林节太郎纪念基金2002年度和2003年度外国人留学生研究资助、森泰吉郎纪念研究振兴基金2003年度研究助成金“研究者育成费”资助，才得以实现的。另外，在笔者实施本书的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还接受了日本文部科学省公费留学奖学金和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奖学金的资金援助。正因为有了这些研究和生活资助，

笔者才得以全身心投入研究，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另外，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笔者还得到了导师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政策与媒体研究科的小岛朋之教授（已故）的精心指导。同时，在本书的调查研究和执笔过程中还得到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山田辰雄先生、法学部国分良成教授、政策与媒体研究科香川敏幸教授、梅垣理郎教授、重松淳副教授、加茂具树副教授、综合政策学部神保谦副教授、敬爱大学家近亮子教授、东洋学园大学朱建荣教授、东京大学川岛真副教授、防卫研究所增田雅之教官、南开大学历史系李喜所教授等前辈学者们的有益指导。笔者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的调查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中国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苗丹国先生、原中国教育部官员彭家声先生、东北师范大学赴日本国留学预备学校原校长陈斌先生、该大学副校长郑国爱先生、该大学退休教师刘文田先生、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蔡建国先生、该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杭国生先生、原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鲍超侠先生、日本文部科学省留学生课、杏林大学外国语学部伊藤芳照教授、椎名和男教授、金田一秀穗教授、本田弘之教授等的鼎力相助。在此深表感谢。

最后，对接受笔者采访调查的赴日本科留学生第一期至第五期的原留学生们深表谢意。虽然从保护受访者的个人隐私的角度考虑，未能将各位的姓名一一列出，也在此向各位受访者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雪萍

2009 年 1 月 1 日

于日本西宫市寓所

责任编辑：沈中明
封面设计：沈中明
　　远　望
责任校对：陈可望
责任出版：林　琦
　　刘　喆

当代中国留学政策研究

1980—1984年赴日国家公派本科留学生政策始末

ISBN 978-7-5012-3549-0

定价：28.00元